武俠世界

殺手，掌門，盟主(殺手傳奇故事集)

西門丁．著

容山河武功雖然低微，但他憑着巧奪天工之易容術和機智，贏得了「變幻煞星」之譽，他在最後一宗大生意中，用奇謀殺死了武林巨擘翁吉祥，但風雲際會，最後自己卻被迫以翁吉祥面目出現，接着展開其生命最光輝的一頁……本故事曲折離奇，引人入勝，容山河之遭遇，令你非一口氣看畢不可！



第29年
31

$ 7.00

編者話

西門丁先生所撰寫的殺手故事篇篇精彩，變化莫測，今期的巨型小說：「殺手·掌門·盟主」更是一篇出人意表的佳作，故事中主角容山河，是一個武功低微，而又機智狡滑的殺手，在暗殺武林大俠翁吉祥的行動失敗後，却被逼以翁吉祥的面目出現，最後更當上盟主……其中過程迂迴曲折，引人入勝，請讀友切勿錯過。

☆　　☆　　☆

黃鷹先生的詭異奇情故事膾炙人口，今期本刊刊出的「陰魔」便是黃鷹又一新作，故事內容詭異莫測，扣人心弦，陰魔化作一股龍捲，襲向玄門正派人物，最後結局如何？請各讀友細意欣賞！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是馬行空先生的「花蝶情仇」，故事一開始便是緊張激烈的武鬥場面，「縛龍手」秦擒虎這位出名武林高手，竟然會死在「灰衣左煞」手中，到底是誰去買兇殺死他呢？

雲中飄的「飛鳳鎖龍輪」也將在下期刊出，故事描述烈日[illegible]龍列大虹率領八個高手施展九龍鞭對付當年結義兄弟的後人……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半年	一年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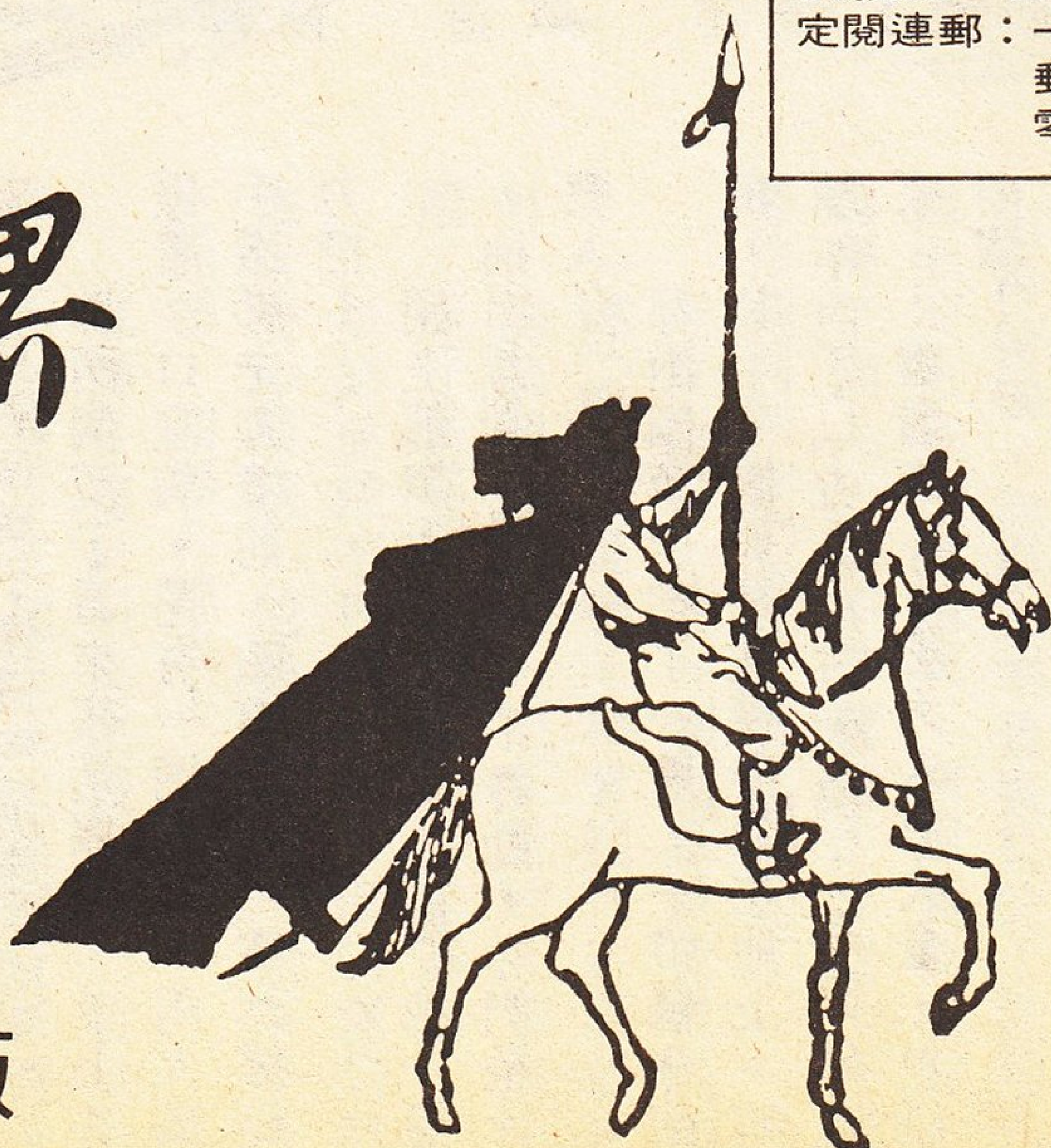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31期

（總號147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盟主

妙計殺人

西天夕陽紅，紅得像血水抹在牆上一樣，教人看了渾身不舒服。

九嶺山下，郊野小道兩旁都是些參天的古樹，樹枝上夾七纏八地掛着長短粗細不一的樹籐，樹上還盤旋着歸巢的宿鳥。

呱呱的鳥叫聲，說不出的悽厲，周圍的景象，形成一幅蒼涼恐怖的圖畫，何況還有一隊吹打的，和一道送殯的人流。

喪樂本就不是好東西，吹打的又無精打采，不時有人吹走了音，與樹上的宿鳥叫聲，合成一闋刺耳錐心的樂章。

樂曲聲中，有若斷若續，似遊魂的飲泣和低哭，抬棺材的漢子都穿着芒鞋，踩在地上，發出沙沙的聲音。死者看來生前並非富豪，但肯定與武林沾了關係，因爲送葬的有許多是虎背熊腰的練家子！

死者的親屬似不多，哭得最厲害的是位四十不到的婦人，背後跟着高低大

偷天換日

小不一的五六個孩子，料是孝子，最大的孩子約莫十八九歲，最小的才七八歲。

送葬的人羣向山坡進發，抬棺材的漢子，脖子都粗了起來，小腿的青筋也突了起來，因爲棺材是楠木所造，也許死者是個大胖子，故而顯得十分吃力。

再走一程，土坡上有個土坑，黃土堆滿了四周，棺材放在土坑旁邊，死者家屬，哭得更加傷心，那女的更是哭倒在地。

一個長者在旁苦勸，穿黃袍的法師，搖鈴唸了一陣咒，便令仵工將棺材放在土坑中，婦人哭聲更响，法師說：「送終的到此爲止，請各自回家！」

送殯的吊客都十分奇怪，蓋通常都要待死者入土之後，方告一段落，像這情況，絕無僅有。

法師說：「古公萬安生前受惡魔纏身，致英年早逝，貧道須先做一場法事，不宜有人在場，除了未亡人之外，餘者請退！」古萬安今年剛四十出頭，英年早逝，知情者無不婉惜，亦都暗覺蹊蹺，只是死者家屬對其死，隻字不提，此刻聽了法師的話才恍然大悟，亦再無異議，紛紛向死者家屬告辭。

法師着古萬安的子女也離去，未幾，荒郊山坡上只剩一男一女和四個仵工，西天的夕陽，逐漸變成暗褐色，就像乾了的血跡。

歸巢的宿鳥更多了，聒耳的叫聲，不絕於耳，把法師的唸咒聲也掩蓋了！

古萬安的妻子捧出祭品，四個仵工已開始將棺木放落土坑，法師又唸了陣咒，婦人抬起頭，只能望到法師的後背。

仵工開始堆土了，一堆黃土新墳造成。法師說：「請夫人節哀順變，天已黑了，請回吧！」

「多謝道長大恩大德，未亡人感激不盡！」古萬安妻李氏邊哭邊轉身往來路走去，法師和仵工亦隨後而去。

天邊的夕陽早已隱去，天上降下了黑幕，大地一片漆黑。鳥兒已不再啼叫，夜風却漸漸加緊，風吹葉動之聲，甚是清晰，反襯出夜之寂靜。



風未止，有衣袂聲至，一道黑影突然飛近古萬安墓旁的一棵大樹下，黑衣人向四周看了幾眼，雙肩不晃，身子畢直拔起，落在樹上，像鳥兒一般，棲在枝頭上歇息。

時間逐漸流逝，夜風更大，吹得樹枝亂顫，墳墓四周好不淒涼，夜風把天上的烏雲也吹掉，眉月吐出淡淡的光華來，忽見兩個漢子慢慢向這邊走過來。

那兩個漢子看來甚是猥瑣，手上各提着一口麻袋，還有一柄鋤頭，兩人躡手躡脚走到墳前，四顧無人，突然揮鋤力挖！

樹上那黑衣突然躍下，「刷」地一聲，抽出長劍，喝道：「不許動，你們是什麼人？」

那兩個漢子吃了一驚，一齊轉身回頭，其中一個更是被嚇得跪在地上，叩頭不已，「古……古大俠，咱們只是來……看看您……您大人有大量，包涵則個！」

黑衣人喝道：「放什麼屁！我是人不是鬼！」若此兩人黃昏在此，當能自其聲音中認出，他就是那個穿黃袍的法師！

另一個漢子道：「你既然不是鬼，在此作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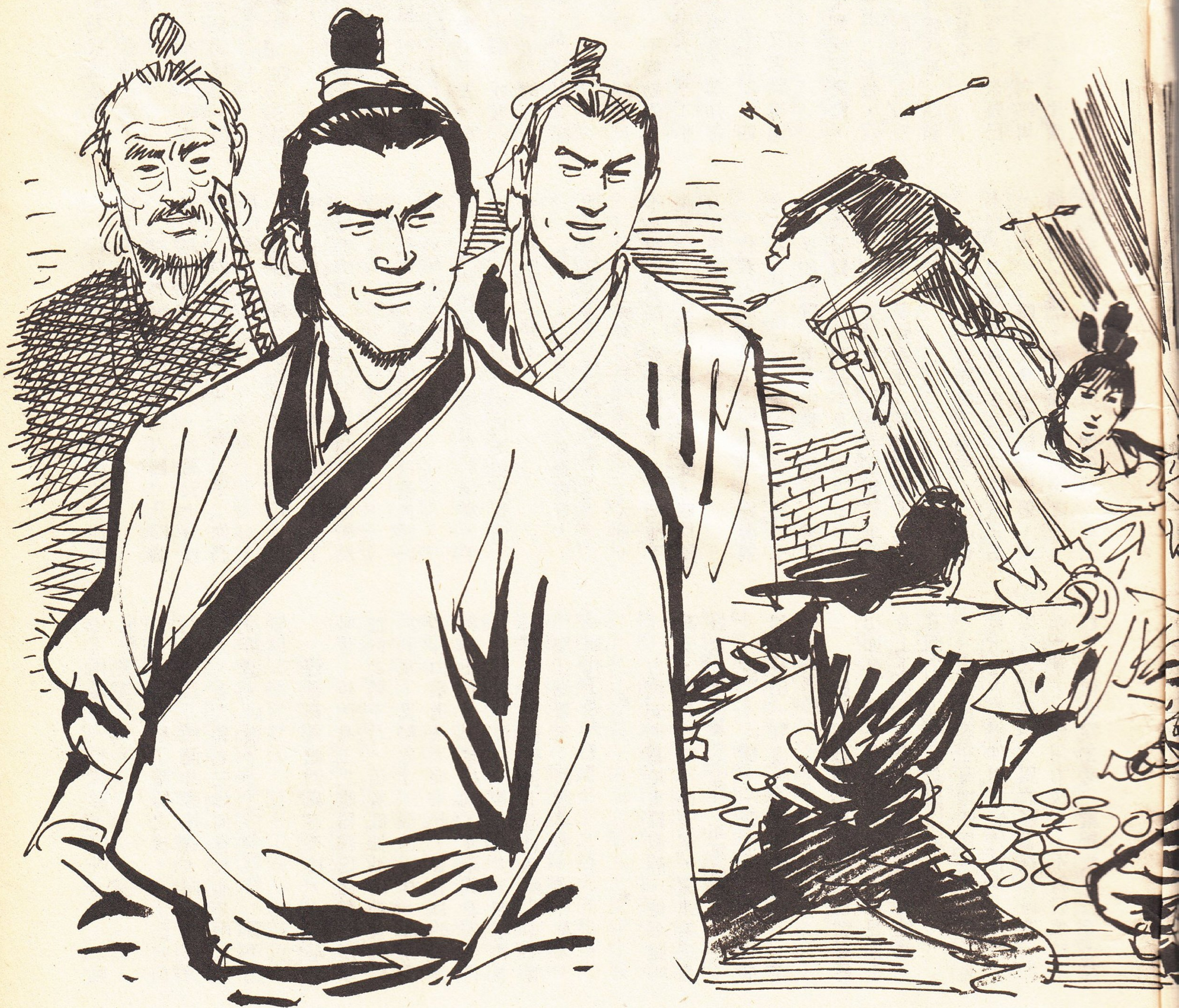
法師怒道：「我正要問你們，三更半夜來此又爲了什麼？趕快報上名來，供出誰是幕後主使人！」

跪在地上的那個漢子道：「大爺，您的話教人糊塗了，什麼是幕後主使人？」

法師長劍一落，指住其喉頭，沉聲

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掌門



道：「可是合義寨派你們來的？」

「你誤會了，咱們只是兩個盜墓的小混混……嘿嘿……嘿嘿，幸好如今還未動手，嗯，什麼叫做幕後指使人？」

法師目光一變，寒聲道：「古萬安連小康也稱不上，即使家裡有點錢，也拿出來周濟貧寒，他的墳墓也值你們來盜？」

盜墓賊道：「咱們看他這座墳墓，比任何人的都大，所以……」

法師忽然一把將他扯了起來，道：「別再狡辯，你根本不是盜墓的！這種人臉上天生有一層陰氣，你兩個都沒有，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貧道！快說，合義寨徐長河派你們來此，目的何在……」

話未說畢，另一個盜墓賊雙臂微抬，一陣「嗤嗤」聲响，袖管裡飛出兩蓬毒針。法師聞聲色變，把手上的人移來一擋，慘呼聲立起，劃破了黑夜之寂靜！

法師反應不可謂不快，但仍讓兩根毒針射中肩膀，他臉色大變，拋下手上之屍體，向那人掠去！

那漢子毒針射出之後，早已拔足飛逃，法師身子三起三落，已追近那漢子，誰知那漢子一回身，雙臂再一抬，又射出兩蓬毒針。

法師輕喝一聲，拔身而起，似飛鳥一般，在空中滑翔，隨即如蒼鷹搏兔般，向他撲去，一望即知他是武林高手！

那漢子身子倒飛幾尺，雙臂連揚，似車輪一般，射出三四十件不同的暗器，看得人花撩亂！

法師凌空難以閃避，身子又中了幾

件暗器，眞氣一洩，似隕石般直墜落地，扒在地上，爬不上來，一張臉泛滿了黑氣。

那漢子得意洋洋地道：「你中了祝某的『五更鷄毒針』，遲早去見閻羅王，後來的那事件，純粹是免費贈送的！」

法師身子一挺，顫聲道：「你……你是『八臂鼠』祝……祝君安……」

那漢子哈哈笑道：「白雲牛鼻子，算你還有點見識，你們武當派雖然是武林的泰山北斗，但我『八臂鼠』可也不是省油燈，你死在某手中，也該瞑目了！」

白雲道人頭一抬，又垂了下去，身子蜷縮如同一隻煮熟了的小蝦，祝君安自他身邊走過去，忽然白雲道人的身子自地上彈起，十指箕張，向祝君安抓去！

祝君安身子似泥鰍一般，滑開幾尺，白雲道人身子再度落地，不能動彈，四肢却慢慢舒張，祝君安冷笑一聲：「牛鼻子想騙老子，豈有這般容易？須知每種毒藥均有其特性，中了『五更鷄』，四肢會伸直，你蜷起身子，又怎瞞得過我？」

祝君安邊說邊走，來到同伴屍體，見他四肢亦已伸直，搖頭道：「老張，祝某是爲了救你才下毒手，誰想你這般短命！」說着一脚將老張的身體踢飛，四顧無人，抓起鋤頭，繼續挖起墓來。

黃土新堆不久，挖掘容易，未幾已被掘平，祝君安趁舉袖拭汗時，向四周觀望，眉月又被烏雲遮住，四周一片漆黑。

祝君安喃喃自語：「他奶奶的，他怎地還不來？」

忽然黑暗中冒出四條人影，分四個方向將祝君安包圍起來，祝君安十分機警，立即拋下鋤頭跳開，喝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四條漢子正是扛棺材的仵工，其中一個左頰長着一顆大痣，痣上又長了一撮毛的道：「這話咱正想問你？你居然敢來盜墓，胆子好大呀！」

祝君安笑嘻嘻地道：「咱只是貪好玩而已，有話好說！」

「有話好說！」一撮毛走前幾步，手中單刀一揚，怒道：「你再不招出實情，今日便要你陪葬！」

「是……咱說實話，這墓造得好大，所以咱起了貪意，想討點便宜！」

另一個臉有刀疤的漢子道：「大哥，不必跟他廢話，先將他擒下，還怕他不說實話。」四個漢子縮小包圍圈，四柄鋼刀在黑暗中，泛着寒光。

祝君安忽然跪下，叩頭道：「好漢饒命！」話音未落，後衣領突然飛出三枝小矢，疾如閃電，黑暗中瞧不清楚，待刀疤漢發覺，已經閃避不及，胸膛被小矢射中，慘叫聲乍起，祝君安已如豹子般跳了起來，雙臂連揚，眨眼間射了二三十件暗器！

祝君安的武功雖然不高明，人品也不好，但他的暗器，在武林中極負盛名，包圍他的四名大漢，乃結義兄弟，人稱「淮河四義」，武功都在祝君安之上，但腦袋並不靈光，老四一個失算，身上中了兩鏢和一根毒針，慘叫一聲，如瘋虎般撲上！

祝君安射了暗器之後，身子已向前射出，自刀疤漢身旁掠過，向小道那方奔去，老大和老三如何肯放他？兩人拔足苦追，叫道：「今夜不殺你，誓不爲人！」

祝君安見他們窮追不捨，心頭暗暗叫苦，皆因身上之暗器經已用罄，所幸他武功雖不行，但脚底抹油的功夫却頗爲到家，見勢危立即飛進樹林，淮河四義和白雲道長半夜來此，各有目的，誰料到正點子未曾找到，便讓祝君安弄得丟命，試想淮河四義之老大李亦寧和老三譚升，如何嚥得下這口鳥氣？亦不管什麼江湖警句：窮寇莫追，過林莫入，一頭扎了過去。

* * *

古萬安的墓地重歸寂靜，他名雖叫萬安，但死後却不得安寧，還連累三名好友一名盜墓者陪葬，亦算風光。

「呱——」樹上一頭宿鳥突然振翅飛起，發出一聲凄叫，接着樹上飛下一條高大的黑影。

黑影來至墓前，眉月剛又自雲層露出面來，洒下灰濛濛的光華，只見他全身上下被黑布裹着，只在臉上部位開了五個小洞，讓五官發揮作用！

黑衣怪客在墓地四周走了一匝，見黃土之中斜斜伸出一條竹管來，那竹管直沒入草叢中，黑衣怪客輕輕怪笑，抓起竹管，微微用力拔之，不料居然拉不起來，他改變主意，重新放下竹管，忽然對着黃土撒了一泡尿，再用濕了的黃土塞進竹管，將管口牢牢封住！

眉月重新隱在烏雲之後，大地重歸黑暗，李亦寧和譚升仍未回來，黑衣怪客則伏在旁邊的一塊大石之後，與黑暗融爲一體。

黑暗中不時見到石後那對閃亮的眼睛，周圍却沒有一絲動靜，偶爾一陣夜風吹來，揚飛黃沙，平添幾分詭異！

時間逐漸流逝，看看已近四更天，忽然墓地土坑上的黃土，慢慢向上拱起，怪哉，莫非古萬安死而復生？

黑衣怪客躡手躡脚，自石後走出來，手上多了一對弩弓，這是雙發的，只要他雙手一按掣，四支短矢便應聲而出，這種弩矢的速度和力量，都非尋常的弓箭和袖箭所能比的！

黃土「沙」地一聲噴了起來，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穴，但並沒有鬼怪自內出來，黑衣怪客踏前幾步，脚步比貓還輕。

黃土洞穴，慢慢探出一顆腦袋來，向四周轉動着，口中發出人語：「道長，道長！」

荒野之中，無人應他，白雲道長的幽魂，早在黃泉路上等他。洞穴內的人身子倏地升高，就在此刻，黑衣怪客手上的弩矢已經發射！

這人正是古萬安，他雙眼在墓穴內時間已久，甚至連身體的器官亦有點遲鈍，剛才他雖然轉頭四望，但根本沒有發現有位拘魂使者已候着他！是以四支短矢，全部射進其體內，直沒至羽，他

甚至連吭也沒吭一聲便斷了氣！

這一次古萬安才眞正死亡！他詐死是爲了逃避死神，誰知到頭來，還是逃不過！

黑衣怪客好整以暇走前，以小刀割下其首級，將之盛在一個裝滿石灰的木盒裏，再將古萬安的屍體塞進洞穴，然後堆上黃土。

一切都像剛才那樣，好像什麽事也未發生過，就連黑衣怪客也像來時那樣，倏來倏去，不知所終！

＊　＊　＊

陽光洒在大地上，也帶來了兩個人：李亦寧和譚升！只要看他倆的神情便知道，是否追到祝君安！

兩人來至墓地看了幾眼，見沒有異樣，鬆了一口氣，在地上坐下。譚升道：「老大，白雲道長的死狀與老四一樣，看來也是那廝幹的好事！可惜讓他逃脫了！」

李亦寧縱目四望，道：「愚兄如今心中最怕的是古兄，他……昨夜咱們不在場，未知那廝來了沒有？」

「風聞殺手『變幻煞星』神出鬼沒，易容術更加妙絕人寰，莫非那廝便是他所扮的？」

李亦寧搖頭道：「看來不是，白雲道長說過，『變幻煞星』容山河身材高大，而那廝身材矮小，容山河易容術雖高，但未必有移天換日之能，何況江湖上人人均說此人手段雖然厲害，但武功並不高，料不懂縮骨術等深奧的絕技！」

譚升心頭一跳，道：「莫非他昨夜沒來？」

李亦寧道：「這有何奇怪？此人狡計百出，說不定今晚或明晚才來！」

譚升嘆息道：「如此老二和老四便死得寃枉了！」他見李亦寧眉頭深鎖，不由訝然道：「大哥，你還有什麽事煩惱？」

「昨晚那廝，發射暗器如斯了得，決非無名小卒，他又怎會來盜墓？何況他好像故意引開咱們！」

話非說畢，譚升已跳了起來，在四周走了一匝，忽然他蹲下身抓起竹管，目光一及，叫道：「大哥，竹管被人用泥封住！」

李亦寧大叫一聲，抓起鋤頭用力急挖，忽然他拋下鋤頭，大叫一聲：「咱們中計了，容山河已來過了！想不到古大俠詐死便成眞死，咱們如何向他遺屬交代？」

＊　＊　＊

天剛濛濛亮，祝君安來至一塊岩石前，抬頭四處瞻望，喃喃地道：「他奶奶的，他會不會騙我？哼哼！他要我去挖古萬安的墳墓，有何作用？爲何白雲牛鼻子和淮河四義都在那裡？」他心中懷着無數個謎團，在周圍不斷地踱着步，又不時抬頭瞻望。

四周寂靜，人獸絕跡，祝君安越想越驚，心中嘀咕不已！那廝爲何要迫老子替他辦事？他跟古萬安有仇？

忽然小道上走來一個身材高大健壯，皮膚黝黑的樵夫來，祝君安立即緊張起來，若他身上有暗器，此刻必已先抓定一把。

那樵夫畢直向他走去，祝君安喝道：「你是誰？」

樵夫傻乎乎地道：「俺叫趙九，是山下青松村的樵夫，剛才有個全身被黑布纏住的人着俺替他送信，說收信人會給俺酬勞！您貴姓大名？」

祝君安道：「在下姓祝名君安，信可是給我的？」

「對啦，他正是要俺把信交給你！」

樵夫將信交給祝君安，祝君安拋了一吊錢給樵夫，打發他上路，忙不迭撕開信封緘口，他倒出裡面的東西，沒有他想要的解藥，只有一張短箋，祝君安連忙展閱之：祝兄如握，多謝兄台鼎力相助，使小弟能順利殺死了古萬安。至於上次兄台酒中拋下之藥丸，並非什麽慢性毒藥，乃名聞天下之趙大夫秘製之補藥，據云凡人服後能固腎壯陽，補中益氣，只須服三顆，就連夜尿頻數之惡疾，亦能根治，兄台雖無此疾，然有益無害，兄台當無須亟欲找解藥。兄台仗義幫助，小弟感激不盡，仍恐吾兄驚慌，特隨函附上一張銀票，賠償兄台壓驚之資！專函致謝，祇請台安。

弟容山河頓首百拜，即日

祝君安看了，頗有哭笑不得之感，他素以機智狡猾，聞名江湖，想不到今日却讓容山河玩弄於股掌之間，驚怒之下，忍不住呼道：「好一個容山河，日後你別讓老子遇上，否則教你吃老子幾枚五更雞毒針！」

祝君安將信撕得粉碎，望天一抛，紙屑似蝴蝶般在半空盤旋，他人已如小鹿般，向小路馳去！

石後忽然走出一個人來，正是那個自稱趙九的樵夫，只聽他低聲冷笑道：「憑你也想動我一根毛髮，老子站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尚敢誇口！」言畢又縮在石頭後面。

不錯，這人便是以狡猾馳名江湖的殺手「變幻煞星」容山河！

武林有史以來，出現過的殺手，不計其數，但像他這樣令人頭痛的，則從未有之！

容山河武功絕不可怕，可是他狡計百出，加上神乎其技的易容術，使人防不勝防，也使他從未失過手，甚至絕大多數死在他手中的人，連他的眞臉目也未見過！

祝君安雖也機智，但比起他來，眞有點小巫見大巫之感！單看他殺古萬安的手法，便教人嘆爲觀止！

容山河自大石後走出來，却已是另一副模樣，一個皮膚白晰的遊歷秀才，年約二十，生得唇紅齒白，玉樹臨風！眞不能想像，剛才那個趙九與他有一絲關連！

容山河向來路走去，走了半里，撮嘯一喝，林中忽然走出一頭毛驢來，驢背尚掛着兩隻裝書的布囊，他跳上驢背，毛驢便慢慢走出九嶺山。

＊　＊　＊

容山河一人一驢，走進漢水之畔的長壽店，這裏只是一個小集，往來的客旅不多，因此他一入集，便惹來不少奇異的目光，容山河直趨漢畔客棧。

小二忙着替他拿行囊拉毛驢，容山河進店朝掌櫃道：「有上房麼？」

掌櫃道：「還有一間，客官要住多少天？」

「七七四十九天，一天不少，一天不多！」

那長着山羊鬍子的掌櫃目光倏地一亮，道：「歡迎之至，不過客官預先付賬！」

「我要五間上房！」

「客官還有朋友？」

「沒有，我喜歡四周沒有人騷擾，一口氣租下來的！錢照付！」

「可惜小店的上房一共才三間，而且現在只剩一間空着！」

「那就暫且勉强湊合一下吧！快着人帶路！」

掌櫃道：「客官還是先付賬吧！」

容山河頭也不回地道：「你要房租，就隨我到房內拿吧！」掌櫃吩咐小二看店，親自引容山河到最後一間大房，容山河看了一下，道：「可惜這床不是新床！」

「小店有新床，不過是留給皇上住的！」

「皇上是天子？」

掌櫃道：「是天神之子！」

「我要見他！」

「凡人見不得！」

「我是天上的煞星，你告訴他，他一定肯見我！」

掌櫃看了他一眼，道：「客官且休息一下，待老朽去請他，看看他肯不肯來！」

掌櫃去後，容山河立即忙碌起來，在桌下放了一枝竹管，再縛了一根魚絲，拴在桌脚上，接着又在門頂和席下安置了一件東西，他武功不行，自然須處處小心，事事提防。

過了一陣，房門敲响，容山河道：「進來！」

房門被推開，一個人以背進來，迅速將門關上，雙手在臉上一弄，再轉過身來，只見來人臉上戴着一個青銅製的面具，看來有幾分天神的味道。

「請坐！」容山河首先在桌後坐下，天神之子猶疑了一下，終於在他對面坐下。容山河自行囊中取出一隻木盒，放在桌上，輕輕推前，「幸不辱命！」

天神之子乃一個專門做殺人生意的人，要找人殺人的固然會找他，要使錢替人殺人的，亦會找他！當下他打開木盒蓋子，看了一眼，立即又將蓋子合上，道：「果然是古萬安的首級，聽說他跟武當白雲道長是親戚，你怎能下得手？」

「先付錢，在下殺人並無義務將殺人之過程告訴你！」

「你我已交易了五六宗生意，至今尚不信任我？」

容山河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告訴你是人情，不告訴你是道理！」

天神之子冷哼一聲，自懷內取出一張銀票，道：「你看清楚，是五千兩的！」他等容山河收了銀票，再道：「以前我可曾問過你？」

容山河目光倏地一亮，道：「有一宗大生意，你尚未決定是否交給我。」

「不錯，你很聰明，所以不必多費唇舌，說不說隨你！」

容山河道：「我到九嶺山下，發現白雲和淮河四義一直在其身旁，即使我下得了手，也怕逃不脫，因此行險着，寫了一封信給古萬安，說一個月之內要殺他，他起初當然不信，於是我先向他家內的小鷄小鴨下手，又縛去了其老僕，然後寫第二封信給他，叫他自殺，否則先殺其一家老少！」

天神之子道：「目的何在？」

「我要他們寸步不離，反正你給我的期限是三個月，我還可以等！其實我是極希望他詐死來瞞我的……」

「爲什麼？」

容山河搖搖手，示意他不可再打岔。「古萬安果然詐死，他把老婆兒子也瞞過了，一家大小哭得甚是淒涼，白雲和淮河四義一直留在家中，我便知道他是詐死！」

「起初只是他想打發我，不料很快我便知道他是另有目的的！因爲眞死不可能停棺這般久的！他詐死當然是爲了引我上釣，再聯手殺了我！

「我悄悄到別處買了許多暗器，却讓我在無意中遇到祝君安……」

天神之子道：「是『八臂鼠』祝君安？後來又如何？」

「我在酒家遇到他，斯時他正在牛飲，我靈機一觸，順便取了一顆藥丸，拋在其酒中，讓他喝時覺得有東西進喉，又吐不出來，然後不動聲息尾隨他到客棧，到半夜才去敲他的門，告訴他在酒中下了慢性毒藥……」

天神之子又插腔道：「他自己擅使毒針，對毒藥必有一定認識，怎肯信你？」

容山河輕笑一聲，道：「他只是擅使毒針，對毒藥有所涉獵，但絕非使毒的行家，但凡這種對事物一知半解的人，最容易受騙，我只須嚇唬他幾句，他便疑心生暗鬼，最後必會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受我指使了！」

天神之子聽得興緻勃勃，道：「快挑重要的說！」

「我要他到古萬安居住的古家村附近聽我之命令，解決了他，我便先他一步到古家村，又寫了一封信給古萬安，拆穿其詐死之狡計，迫他們趕快安葬！

「果然過了兩天，他們便扛着棺材出殯了，我一看棺材的重量和大小，便知道古萬安躺在棺材裡面，也知道他們要引我去挖墓查眞相，所以着祝君安去挖墓，誰知祝君安還找了個眞正的盜墓者，將白雲道長他們引開，好下手……」

他一口氣將殺人之經過說了出來，天神之子長嘆一聲：「變幻煞星果然名不虛傳！古萬安、白雲道長和淮河四義受人擺佈，不足爲奇，蓋君子可欺其方，難得的是你連祝君安也玩弄於股掌之間！」

容山河道：「我要說的話已說完了，輪到你說正事了！」

「我決定讓你去做這一宗價值五十萬兩黃金的大買賣！」

容山河問道：「殺誰要花五十萬兩銀

子？」

天神之子聲音雖低，但字字清晰：「翁吉祥！」

容山河臉色再變，澀聲問道：「天翁門之主翁吉祥？」

「不錯，正是他，你害怕麼？不過你現在不接也不行，因爲你已知道秘密！」天神之子手臂一抬，袖管中突然射出一條細長之極，不知名的蛇兒！

蛇兒行動極快，一下子便纏住了容山河的脖子，蛇頭微昂，對正容山河的喉頭！

容山河强作鎮定，垂首暗中揑住魚絲，輕笑道：「你這是什麼意思？要迫我就範？五十萬兩銀子的生意，誰不願意做？何須迫我賺大錢！」

天神之子目光凌厲，厲聲道：「我告訴你，這宗生意，只許武功，不許失敗，而且你有了這筆錢，再加上以前的積蓄，做了這宗生意，以後便不必再殺人了！」

容山河鎮定地問道：「你懷疑我的能力？」

「不錯，天翁門這幾年的地位越來越穩固，頗有問鼎武林之勢，翁吉祥周圍都是些武功高强的死士，你有什麼辦法殺得了他？」

容山河一挺胸，冷笑一聲：「假如你認爲我完全沒有辦法，又何須迫在下殺他？你若是將他交給在下，便不必過問，在下自有辦法！你該知道在下殺人向來用腦，不是用武！」

天神之子撮唇輕嘯，那蛇兒又「颼」的一聲飛回其袖中。「若果失手，不但你不能在殺手行中混，而且生命亦有危險！」

容山河冷冷地道：「在下如今亦有生命危險！」一頓反問：「可有限期？」

「當然有，兩個月！」

容山河斷然道：「不行！在下要求一年，若是兩個月，我寧願讓你的蛇兒咬斃，也好過砸爛自己的招牌！」

「此乃僱主之要求，某只是代爲轉達而已，他是否肯延期，還須請示過他！你還有什麼要求？」

「殺翁吉祥非比尋常，說不定屆時須用錢收買其手下，因此僱主須先付一半訂金，放心，你還是照舊收取三成！」

天神之子長身道：「你且在此住幾天，三日之內必有回音！你最好不要出去跑！」

容山河笑道：「在下一切用不着閣下担心，既然如此，飲食也請你代爲安排！先叫人送盆澡水來，在下須輕鬆一下！」

天神之子安排甚爲週到，不但澡水是熱的，而且還有個美麗善解人意的女人替他擦背揑骨。容山河知道此刻他安全得很，因此放心享用。酒菜十分精美可口，這都是免費的，容山河樂得受用，何況有美在抱？

那女人叫虹虹，容山河也鬧不清楚是紅紅，還是洪紅，還是洪虹，只管叫她虹虹，因爲在床上時，她腰軟如蛇，拱起如同一道彩虹，虹就比紅貼切了。

虹虹在他房內三天，容山河也就三天不踏出房門一步，第四天一醒來，伊人不見了，容山河若有所失，强打精神，又暗中作了一番佈置，果然吃過早點，天神之子又來了。

「僱主只肯多寬四個月，由今日起計，至明春正月初十日爲止，在此期間，翁吉祥必須死！逾期死的是你！」

容山河精神煥發地道：「放心，死的是他，而且他多數過不了今年，只怕去殺了他之後，你沒把握取得餘款，若有此情況，你有何打算？」

天神之子眼神一變，道：「不可能有此情況發生！即使有，只要你帶來翁吉祥的首級，某自然給你二十萬餘數！」他自懷內掏出一張二十萬兩的銀票，交給容山河。「這是訂金，你先收下，其他的話，料你心知肚明，也不必多說！」

容山河收了銀票，道：「請你替我備一匹馬，午後在下便起程！」天神之子唔了一聲，將門關上，容山河這時候才敢露出興奮的表情，這當眞是宗大買賣，實收四十萬兩的一宗買賣，對他來說，這是第一遭！

容山河出道時，曾經發誓要賺夠五十萬兩，可是做過幾宗生意之後，便覺得五十萬兩，實在算不得什麼大錢，不夠他日後花用，因此將目標增加至一百萬兩，可是當他有了一百萬兩銀子時，仔細算過，又覺得買了田地房舍，娶了老婆，所餘不多，是以又將目標提高一倍。

二百萬兩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做成這宗生意，已足湊足此數，容山河決定收手，享享淸福，二百萬兩白銀實在不是小數目，一担大米才七錢白銀，二百萬兩可以買多少斤大米，他討再多的老婆，生再多的兒子也吃不完！

＊　＊　＊

襄陽是座古城，也有最古老的行業，青樓妓院，儘管襄陽旅客不多，但此地還有大小妓院七八家。

容山河以商賈的身份到襄陽，他投了店，天色已向晚，遂更衣去小紅院。小紅院在那七八家妓院中，雖不是最下等的，也跟上等沾不到點關係。

容山河囊中多金，再貴的妓女他也嫖得起，想不到他「自奉甚儉」，竟來這種地方。

龜奴哈腰問道：「公子可有相熟的姑娘？」

「要白牡丹。」

龜奴臉色微變，道：「對不起，白牡丹已經從良啦，你挑別的吧！」

「那就叫黑牡丹吧！」

龜奴又道：「小店從來沒有一個叫黑牡丹的姑娘！」

「就改叫富貴花吧！」

龜奴臉色再一變，低聲道：「富貴花也分顏色，您……」

「要大富貴！」

龜奴舒了一口氣，道：「請公子隨小的進來！」他一直把容山河引到內堂，廳裏有個丫環在打掃，龜奴低聲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丫環去後，龜奴再引容山河到客房。「請公子稍候！嗯，您喝點什麼？」

容山河遞了一塊碎銀與他。「來到這種地方，酒不醉人人自醉，還是喝茶的好！」

龜奴輕聲道：「您請坐坐。」他出去了一會兒，便沏了一壺上好的茶來，道：「這是武夷岩茶，剛到的！」

茶確是好茶，而且烹茶的工夫還不賴，容山河喝了一口，長長舒了一口氣，道：「近來大富貴生意可好？」

龜奴哈腰道：「對不起，這個小的可不敢說，您請原諒！」容山河滿意地點點頭，又斟了一杯茶呷了。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龜奴道：「來了！」隨即出去，門帘一掀，帶來了一陣濃濃的香氣，教人有點透不過氣來，容山河抬頭一望，進來的是個打扮妖冶風騷的徐娘，知道乃自己要找之人，立即欠欠身，坐得端正。

大富貴只是這女人在某種情況下之代號，她表面上開了三間妓院，其實賺得最多的是販賣有關武林的一切消息，一般人都稱她爲品姨。因爲她年輕時，在青樓裡叫一品花。

當下品姨在容山河對面坐下，盤起雙腿，瞇着眼望了容山河幾眼，道：「小兄弟面生得緊，不知怎會找到賤妾？」

其實容山河來此已有五次，只是他每次來，都以不同的身份出現，故此品姨認不出來。「品姨，在下並無惡意，你又何必問這些事？」

品姨走過去替他斟了一杯茶，也爲自己斟了一杯，道：「好，那麼咱們言歸正傳，你來向我買什麼？」

「有關翁吉祥的一切！你照你所知盡傾出來，在下決不讓你吃虧！」

品姨問道：「包括他的私事？他的親屬？」

「也包括他的敵人！」

＊　＊　＊

容山河離開客房，品姨親自送他出房，臨別道：「多謝您的酧金，瞧在您出手闊綽，賤妾便免費送你一個消息！華三川有個親戚叫老周，就在本城凌記大押當夥計，你可以去問問他，這人賭錢賭得很凶，你不要去凌記，去富貴賭坊找他，這時候他必在那裏！」

容山河道：「老周既是華三川的親戚，他未必肯說！」

「他一定肯說，因爲他本在長虹幫，因爲偷了幫內的錢去賭，故此被華三川打了一頓，趕了出來！」

容山河抱拳道：「多謝品姨，後會有期！」

＊　＊　＊

襄陽城只有三間賭坊，富貴賭坊是最大的，生意亦是最好的。這時候，賭客已漸少，空出幾張桌來，容山河走了進去。到那幾張桌有人的地方走了一匝，憑他的直覺，認定一個臉色青白，手指修長，眉目透着精靈，但滿頭大汗的瘦長中年漢，必就是品姨所說的老周。

這一桌是牌九，容山河走過去，老周坐在莊家對門，他押了二十兩，分前後兩注。容山河放下五十兩，押在前面，還將老周後面那注的十兩推前。

老周回頭怒目以對，容山河笑笑。

「輸了算我的，贏了是你的！」

天下間那有這種便宜事？老周回心一想，覺得可以忍受，便不再反對。四張牌拿來了，容山河道：「就由你主意！」

老周掀起一看，斧頭搭板櫈，後面是一對地，變無可變，他心中十五十六，誰知莊家掀牌，前四後六，老周贏了。這陌生人無端端替他多贏十兩，他綻開笑容問道：「這一手如何下？」

「把贏來的都押下去，分前後兩注！」

說來眞玄，這一手前面是天九，後面又是寶子，兩注都贏了。老周一張臉脹得通紅，雙手亂搓，道：「全押下去吧！」誰知容山河把贏來的錢都收回來，只押五兩，老周一看，心中嘀咕：「這人也許是財神爺，好歹再跟他一下！」當下也只押了五兩。拿牌來一看，心中樂開了，拿了一副蹩十配六點，除非莊家運氣霉到底，否則必輸無疑！莊家掀牌，來個通吃。

容山河再押一把五兩的，然後又把贏來的全押下去，老周依樣葫蘆，最後那一手又讓他贏了。自容山河出現之後，老周已贏了一百兩，他興奮得眼皮直跳，道：「老兄，眞有您的，以後如何下注，俺都信你的！」

容山河笑道：「得些好意須回手！每天贏一百兩，一年下來，也眞夠瞧的！在下只是碰運氣而已，根本是門外漢，說起來，也是仗您的威勢，就讓在下作個小東如何？」

老周拍拍胸膛，道：「好，俺請你去宵夜！」

「你我一見如故，誰請都無所謂！」兩人携手離開富貴賭坊，就像是多年的老友般，富貴賭坊本錢足夠，生意又好，輸了三幾百錢，也不放在心上，任由他倆離開。

＊　＊　＊

老周帶容山河到千秋小館喝酒，老周連灌三杯，方哈哈笑道：「對不起，俺樂昏了頭腦，至今尚未請教大名！」

「敝姓何，單名一個易字，老兄貴姓？」

「俺叫周濟，嘿嘿，俺老子替俺起錯了名，周濟周濟，老是把錢周濟給賭場老闆，眞他奶奶的晦氣！不過俺不死心，終有一日，教我把整間賭場贏回來！」

容山河伸出拇指讚道：「周兄果然有志氣！來，小弟敬你一杯！」兩人吃六七個小菜，喝了三四壺酒，周濟已有六七分醉。容山河扶着他道：「周兄醉了，咱們走吧！」

周濟雙眼一瞪，道：「誰說俺醉？再來十壺，俺也無動於衷！」

「好極了，周兄既然未醉，何妨到小弟客居處，作秉燭夜談，只恐天未亮，周兄已人事不省！」

「放屁，三天三夜也休叫俺合上雙眼！」

容山河心中暗笑，扶着他到客棧，他着小二沏了一壺茶，趁老周未清醒，問了許多長虹幫的人事，周濟有問必答，知無不言。容山河將他每句話都記住

，他稍停不問，周濟便歪倒在床上，打着呼嚕，容山河躺在他身邊，吹熄了燈，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周濟提供的線索，對他來說實在太有用了！

當前武林中除了七大門派尚保持一定地位之外，天下武林只剩下一幫一門一寨在角逐。長虹幫、天翁門和合義寨，各據一方，論實力，長虹幫最完整，合義寨最差，但天翁門和合義寨之間有協議，在危急時，互相支持，故此長虹幫亦不能獨霸，而天翁門和合義寨雖然有協議，但也有矛盾，是以亦不能團結起來，消滅長虹幫，這三個勢力已鬥了七八年，情況毫無改變。

翁吉祥之天翁門最早崛起武林，但年事已老，魄力不如前，合義寨才崛起七八年，根基較淺；長虹幫幫主華三川今年才四十歲，十八歲闖蕩江湖，二十三歲創立長虹幫，只因他對手下格外照顧，因此有一大批肯為他犧牲一切，又肯將自己的一切賣給長虹幫的武林高手，是故勢力最强！

要殺翁吉祥比要殺華三川困難得多，因為翁吉祥老謀深算，而且一個人年紀一大，便小心謹慎起來，也怕死亡之神突然降臨，奪去寶貴的生命，故此，身旁的侍衛特別多，侍衛工夫做足，甚難下手。

容山河一早已知道憑自己一個人，根本沒法殺死翁吉祥，最好的辦法便是借刀殺人！

天下武林，能夠殺死翁吉祥的應該有四五名之多，但最想殺他的，不是別人，而是華三川，所以容山河決定假華三川的手取翁吉祥之命！

周濟對容山河提供的資料極為有用，再加上品姨提供的，已可以製造出一個完美的計劃來！

＊　＊　＊

七月底，天氣熱得地上的石頭也發燙，容山河却在此時到達江夏！

長虹幫設在大洪山下，南面以湖泊為屏障，北靠大山，西臨漢水，眞乃個好地方，但華三川最寵愛的小星紫昭，却住在江夏。

還有一個人住在江夏城，他便是天翁門的外三堂堂主洗鐵夫！洗鐵夫跟隨翁吉祥已有多年，他担任外三堂之一的鐵馬堂堂主，亦已有多年。此人作戰十分驍勇，但有個缺點：好色！

洗鐵夫家有高齡母親，因此留下妻子在家伺候，不幸他妻子最近染急病死了，洗鐵夫帶了兩名親信回家辦理喪事。

容山河到江夏時，洗鐵夫已辦好了妻子的喪事，因老母傷心兒媳早逝，故多留幾天在家安慰老母。洗鐵夫既然有寡人之疾，日久之後，自然呆不住，所以容山河立即利用這個機會，找到洗鐵夫兒時的好友：商酎仁。

商酎仁的武功不行，因此當年並沒有隨洗鐵夫加入天翁門。但洗鐵夫對這位兒伴還是挺照顧的。商酎仁無所事事，少不免沉緬嫖賭，欠下了一屁股的債，容山河不是直接找他的，而是通過商酎仁的一位債主：莊老闆。

莊老闆把商酎仁找來，問道：「小商，你欠的債已經過期許多天了，到底還不還？」

商酎仁因有洗鐵夫撐腰，這幾天說話的聲音也粗了。「莊老闆，再寬容幾天吧！」

莊老闆沉下臉來，問道：「我正要問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肯還？欠債還錢，乃天公地道的事，別的債主，都是你欠他們的賭債，但我可是拿白花花的銀子借與你的，莫以為有洗鐵夫便可以不還債！你不是誇口說過他待你如手足麼？叫他替你清還吧！」

商酎仁苦着臉道：「這個……洗大哥剛有斷弦之痛，在下又怎敢開口……」

「你不開口難道他會知道你欠我的債？」莊老闆嘿嘿笑道：「須知他一離開江夏，債主盈門，只怕你死無葬身之地！」

商酎仁臉色青白，顫聲道：「莊老闆，你千萬要救救小的……小的家裏還有父母在堂……」

莊老闆喝道：「沒有人救得了你，只有你自己才能解決，想個辦法教他拿錢出來！」

商酎仁忙問：「老闆有什麼辦法？」

「一個男人死了老婆，他那話兒不會因此而爛掉，他會不找女人麼？我記得他以前來江夏，家有嬌妻，還經常往花街柳巷鑽……」

商酎仁道：「這幾年他早玩厭了那種風塵女子！」

「有一個小寡婦，住在城外，正需要一筆錢，肯陪男人睡覺，她是好人家的女兒，說不定洗鐵夫事後合意，還可以續弦！嘿嘿，那小寡婦又嬌又俏又風騷，包洗鐵夫滿意，他一滿意，你不是可以開腔了麼？」

商酎仁心中有點動，問道：「小寡婦要多少錢？」

「五十兩銀子。對他來說，實乃小數目！」

「她是誰家寡婦？」

「外地來的，寄居親戚家，說什麼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都是些廢話，出門只靠一件東西：銀子！你懂得麼？」

商酎仁想了一下，毅然道：「好極了，就這樣辦！」

莊老闆道：「那我們現在就去，但我先說清楚，你不可進去，只能在外面等候，人家到底是正經女子，再說這件事我一絲兒好處都沒有……」

商酎仁道：「事成之後，我多付你二十兩銀子！」

＊　＊　＊

洗鐵夫一聽有這種女人，心頭大喜，道：「他奶奶的，三百兩銀子睡三晚，貴了一點吧！」

「不貴不貴，只是您試過之後，包大哥你滿意！」

洗鐵夫道：「好，你來帶路！」

商酎仁道：「大哥，她要先收銀子……」洗鐵夫不虞有詐，付了三百兩銀子給他。商酎仁把二百兩銀子還給莊老闆，回頭帶洗鐵夫出城去找小寡婦。

到了莊老闆所說的地點，商酎仁先進去，有個長得標緻伶俐的小丫環在內，商酎仁低聲道：「俺是莊老闆介紹來的。」

小丫環把手一伸，問道：「錢呢？」

「人呢？」

小丫環掀起一角布帘，只見床上坐着一名女子，雙頰似火，嬌艷欲滴，商酎仁暗道：「莊老闆果然沒有騙我。」當下交了五十兩銀子給小丫環，然後出去，道：「大哥，你可以進去了，裡面只有那女子和一個小丫環，小弟在外面等你，你慢慢享用吧！」

「皇帝不差餓兵，這兩錠銀子你拿去吧，明天再來。」

商酎仁假意推辭一下，收下銀子便興高采烈地走了。洗鐵夫推門進內，小丫環道：「主母在房內，請進去！」

洗鐵夫已蹩了好幾天，恨不得立即進房去，拿了一錠銀子打發她走。「去買點東西來，今晚吃！」他推門進內，見床上躺着一個少婦，輾轉反側，眼波含春，雙頰似火，不由忖道：「咦，這娘兒似乎吃過春藥，妙極！也許她害羞哩！」

洗鐵夫見滿床春色，立即替自己寬衣，床上那少婦一見到他，跳下床，四肢像蛇兒一般緊緊纏住他，口中發出嚶語。洗鐵夫搖頭道：「小騷蹄子，你等得不耐煩了吧！」一把將她攔腰抱起，放在床上，身子立即壓下去。

霎時間，房內喘息聲，此起彼落，床上的人兒心眼中只有慾念，天塌下來也不知道！

天不會塌下來，但死亡之神已臨降，房外走進一個男人來，手上提着一隻噴管，忽然「嗤嗤」一陣聲响，幾根毒針噴出，全打在洗鐵夫的後背上！

洗鐵夫「呀」地叫了一聲，剛轉過頭來，身子已歪下來，但少婦忙緊緊地摟住他。

進房的那個男人正是容山河，他把一方手帕放在少婦臉上，那少婦登時暈厥，他再將洗鐵夫拉到外面，取出一面鏡子，仔細在自己臉上修改起來。他本已扮成洗鐵夫的樣子，再經修補，簡直可以亂眞！

容山河把洗鐵夫的屍體拉到樹林裡，先用藥在他屍體上塗了一遍，那裡早已掘了個深坑，他將洗鐵夫的屍體用草蓆捲住，拋下土坑，掩上泥土，再把一堆帶土的野草舖在上面，除非仔細觀察，否則看不出一絲異樣。

弄好這一切，容山河才回去，他脫光衣服，拿開少婦臉上的迷魂帕，代洗鐵夫而爲。

過了一陣，少婦醒來，春藥未散，反應十分熱烈，良久才歸於平靜，房內喘息聲中，夾雜着飲泣聲。容山河喝道：「咄，你哭什麼？剛才還把咱纏得透不過氣來！」

少婦哭道：「你……可知賤妾是誰麼？」

「你是長虹帮華三川的愛妾，嘿嘿，你我有同鄉之誼，如今又有香火緣，好得很哪！嗯，老子剛死了妻子，你若有意思的話，大可以改嫁給我！」

這少婦原來就是紫昭，當下她怒道：「你速速將我送回家，要不我夫君必將你殺死！」

容山河大笑：「別人怕華三川，老子才不怕！他是個人物，老子也不是小脚色，告訴你！我是天翁門的鐵馬堂堂主洗鐵夫！」

「三川一定會殺死你的！」

「反正他要殺老子，老子樂得多樂幾次，你看我比他如何？」

紫昭啐了他一口，罵道：「沒廉恥的東西，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

容山河哈哈笑道：「你莫忘記剛才是你拉我上床的！」說着又毛手毛脚起來，紫昭羞愧不過，伸出舌頭來，用力一咬，幸好容山河手快，緊緊捏住其牙關，道：「你死了，華三川豈知道是老子得到你的？」

這句話十分有效，紫昭登時止了自殺之念，任由他輕薄，只是不斷地哭泣着。容山河在她身邊躺下，道：「好啦別哭啦，我也是愛你不過，才將你弄來的！俺也不勉强你，咱們說些知心話吧，說不定老子一高興，便送你回去！」

* * *

次日下午商酎仁又找洗鐵夫，迎接他的，當然是容山河。「小商，瞧你這副熊相，九成又輸光了，你運氣不好，就少賭一點吧！」

商酎仁乾咳一聲，硬着頭皮道：「大哥，小弟不敢瞞你，咱欠了一家一大筆債，所以……您是否……」

「你我雖然是兄弟，但我那來的這許多錢給你輸？以後就別賭了吧！」容山河拋了一錠銀子給他，道：「沒飯吃，可以商量，還債的事，你自己解決，假如你贏了錢，你會分給我麼？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凡事都有個準則，不能做得太過份！」

商酎仁自討沒趣，快快地告辭，誰知他剛走了不遠，便被一羣賭場打手圍住，活生生打死了，屍體被埋了起來，這當然也是容山河的計劃，他一向是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

到第三天，容山河自信已自紫昭口中查到不少資料，便道：「你再考慮一下，俺的確有意討你爲繼室！」

紫昭道：「你別做夢，三川絕不會放過你！」

容山河冷哼一聲：「既然如此，老子須得再玩一次，你如果有心報仇的，便等華三川到你家裡後才自殺！」他不由分說，霸王硬上弓，又將她汚了。

* * *

容山河離開小舍，掘出洗鐵夫的屍體，裝在布囊裡，策馬急馳七八里路，將屍體棄在一座樹林裡，再在林內弄了些手脚，造成混戰的跡象，然後化裝成商酎仁返回洗鐵夫家。

洗鐵夫帶來的兩個親信，一個叫李進，一個叫盧利東，因洗鐵夫失踪了幾天，正在焦急，見到商酎仁，便忙將他拉住，問道：「商大哥，咱們堂主失踪了，你一定知道他去何處！」

容山河氣喘吁吁地道：「你倆快來，昨夜洗大哥遇到長虹帮的人，被他們圍

住，後來他突圍！咱與他分散了，到今天咱才敢來……什麼？他還未回來？快去找他！」

李進和盧利東聽得一頭霧水，只好跟着他後面出城。容山河邊走邊編了個故事，說得天花亂墜，聽得李進和盧利東大急。

容山河先帶他們至商酎仁被殺之處，道：「吹，咱們昨夜便是在這裡被陸盛圍上的，後來咱們分頭突圍，咱走東，冼大哥走西……吹，他是由那邊跑去的！」

盧利東道：「還不快去看看！」當下容山河故意帶他們在附近亂兜，直至日落之後，才帶他們進樹林。

「哎唷，地上躺着一個人，快過去看看！」

李進走前，晃亮火摺子一照，驚呼道：「果然是堂主！」

盧利東道：「堂主是中毒針而死的！」

李進咬牙道：「一定是陸盛幹的，他素來擅使毒器，長虹帮，咱們天翁門跟你沒了！」

容山河道：「也許敵人還在附近，咱們分開搜一搜，看看情形再說！」言畢首先向內走過去，盧利東亦向東行，李進猶疑了一下，亦向西走過去。剛走了十來丈，忽然後背一陣疼痛，接着一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的痲痺感襲上心頭，迅即擴展全身，隨之眼前一黑，毒斃倒地，連聲音也沒吭過一聲！

容山河自樹後走出來，在屍體上洒了些化骨散，再回頭到原處，也在冼鐵夫屍上洒了化骨散，然後畢直向前，突然發出一道淒厲的叫聲！

盧利東聽見叫聲，毛骨悚然，忙回原處，見冼鐵夫的屍體已開始腐爛，心頭更驚，忍不住低聲喚道：「李進李進！」

李進當然不能回答他，盧利東向西走過去，一忽便踢到一件事物，低頭一望，火光下看得分明，倒在地上的正是李進！

他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跌跌撞撞跑出樹林，也不管商酎仁了，忙不迭跑回天翁門報告。

盧利東一離開樹林，容山河也離開，他必須再去殺一個人，陸盛！

陸盛是長虹帮的堂主，為了防患東面的天翁門，因此，華三川着他駐守黃梅鎮分舵。黃梅鎮離江夏五百里，他每三個月必須回總堂滙報工作和情況，這個月又是回總堂之時候，他在初一起程，今日已是初二，計算行程，明天應該到達這附近。

容山河自周濟口中了解到陸盛的為人，此人狡猾，擅使毒針，武功並不可怕，但人却極可怕！

不過此人善於吹捧拍馬，却是個缺點，容山河知道他每次去大洪山總堂，必走水路，乘舟到江夏，送一些禮物給紫昭。

他深諳討好紫昭，比直接討好華三川來得更有效之理，因此容山河必須趕回江夏等他。

容山河返回江夏，尚未過午，他估計陸盛尚未來至，便連忙到寧夏客棧，他首先更了衣，然後留意門外的情況。

到黃昏，才見到五六個人來投宿，容山河見其中一個猴腮尖臉，一對眼睛雖細，但眼珠子却骨溜溜地轉個不停，便知道他是陸盛，他知道陸盛換過衣服，便會去紫昭家，所以等他進房，便離店，伏在半路等他。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果然見到陸盛手上捧着一大包禮物，獨自一人向紫昭家走去。

華三川家中已有一妻一妾，不妖的是這兩個女人都是醋娘子，所以才將金屋築在此處，亦因此紫昭的住所十分偏僻。

紫昭家的那條小巷有一條暗水溝，這是容山河上次來擄劫紫昭便已探查清楚的。水溝上面本有石板，容山河偷偷地將石板搬開，再蓋上一張木板，這塊木板他已在下面動過手脚，人一走上去，必然會折斷！

陸盛懷中抱着一大包禮物，視線受阻，加上這條路他已走過多次，也造成了他的大意。當他的脚踩上木板時，「啪」地一聲响，木板折斷，他人亦墜了下去！

水溝深約六尺，他雙脚落地，覺得有尖銳的東西刺進脚底，緊接着，頭頂上洒下了好幾把飛刀，他來不及閃避，讓飛刀射中，鮮血立即流了出來。與此同時，眼前一片白濛濛，一大包化骨散，迎頭傾下。他忽然覺得渾身上下有說不出的痛苦，抛下禮物，雙手亂抓，喉頭發出「胡胡」的叫聲！

容山河好整似暇地把石板舖上，周圍不見一絲異樣，一扇大門「呀」的一聲打開，紫昭的一個小丫環探頭出來，看了幾眼，又將門關上。容山河施施然到酒家吃飯！

桌上擺了四色精美小菜，還有一壺酒，容山河十分開心，他的計劃一直進行得十分順利，照這樣看，四十萬酬金將袋袋平安，是以據案大吃。

容山河吃飽了之後，到街上買了信封信紙，然後返回客棧。如今他還要辦一件事，寫信給翁吉祥和華三川！

兩封信，其中以翁吉祥名義寫給華三川；另一以華三川名義寫給翁吉祥，信上各將對方罵個狗血淋頭，再以為了不將事情擴大，犧牲手下生命為由，約戰大別山天柱峯朝天岩，單打獨鬥解決私人恩怨！

從中挑釁　兩敗俱傷

紫昭返回江夏之後，果然念念不忘報仇，立即修書給華三川，告以詳情，又因覺得無顏再見華三川，是故悄悄離開江夏。

華三川接信之後，氣得七竅生烟，一邊着人準備報仇，一邊準備親赴江夏安慰美人，就在此刻，他又收到「翁吉祥」的信！

翁吉祥居然會約他在天柱峯朝天岩單打獨鬥，實在大出其意料，因為他以

前曾經約戰過他，爲翁吉祥所拒。道理很簡單，因爲翁吉祥自知不敵，正如十年前，翁吉祥約鬥，斯時華三川武功未曾成熟，亦置之不理一樣！

當下他將信給內三堂總堂主聞大成觀閱。聞大成閱後問道：「帮主要赴約？」

華三川道：「本座早有此意，難得他先下戰書，此乃咱們的良機，爲何不去？」

「那老傢伙肯約戰，定有必勝之把握！帮主，此事還須從長計議！」

華三川想起愛妾受辱之事，怒火沖天，道：「他有必勝把握，難道本座便沒有，還是你看不起本座？」

聞大成忙道：「帮主息怒，屬下全無此意，不過這事透着蹊蹺，你想想，此戰本應由帮主先約方合，他反而先下戰書，必是認爲有把握，咱們須仔細研究一下，老傢伙會使什麼手段！」

華三川猛吸一口氣，道：「無論如何，重陽之戰，本座必要赴戰，爲公爲私，此戰都不能避免，其他的事，便交由你去研究！」

聞大成頷首道：「屬下遵命！」

華三川道：「此事須嚴密，不可讓夫人知道，否則又要生出無數事端來！」

「這個屬下知道，帮主但請放心！」

「還有，你派人去天翁門那裡打探一下，同時暗中調動人馬，準備在重陽之戰後，趁對方主子新喪，人心不穩時，進行突襲！」聽華三川之語氣，這一戰，他似有十足的把握，彷佛翁吉祥已是死人。

聞大成又稱遵命，華三川走了兩步，回頭又道：「本座如今閉關練武二十一天，不可來打擾我，一切事務，由你暫代表本座發落！」

＊　＊　＊

翁吉祥同樣收到華三川約戰之書，忙與謀臣商量。他下面有三個志士，一個叫諸葛通，是其智囊，一個叫齊百飛，另一個叫姚史儀，兩人分掌內外之堂，姚史儀智勇雙全，齊百飛忠心耿耿，但爲人比較魯莽，這三人都受過翁吉祥大恩，同時將天翁門視作自己的家當，因爲底下許多人說，這三人不是天翁門的頭目，而是翁吉祥之家將！

翁吉祥去年剛做過五十大壽，他妻妾頗多，兒女亦多，大兒今年已二十八歲，名重道，次子名重任，最少的女兒，今年才三歲。翁吉祥的兩個兒子都頗長進，作戰勇敢，身先士卒，故此兩人均升爲副堂主，手下無人不服，但在翁吉祥眼中，兒子的地位，還不如諸葛、齊、姚三人之重要！

一個人上了年紀，魄力自然較差，因此翁吉祥漸漸保守起來，但天翁門却有許多人，對掌門最近的策略有微言，須知原來天翁門的勢力最大，有誰願意眼睜睜看着別人壓在自己頭上？

翁吉祥有他的看法，他認爲只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守」得住，輪到他兒子執掌時，長虹帮和合義寨的老大，年紀亦都大了，屆時形勢將會有變，說不定天翁門可以獨霸武林。可是他又不放心把天翁門交給兒子。

諸葛通和姚史儀認爲翁吉祥的心境老得太快，按說五十出頭，對一個男人來說，還是黃金時候；齊百飛則常反對其做法！不過天翁門上下，無人懷疑齊百飛對翁吉祥的忠誠！

當下諸葛通等人看了「華三川」的信之後，互相望了幾眼，無人敢吭聲。翁吉祥道：「本座請你們來，就是要請你們發表意見，你們都坐着作甚？如此，本座又何須請你們來？」

齊百飛首先忍不住，囁嚅地道：「如果帮主有把握取勝的，屬下贊成之至！」

翁吉祥瞪了他一眼，道：「如果本座有把握的，又何須聽你們的意見！」

諸葛通沉吟道：「取勝不一定要武功，所謂以智取勝……」

翁吉祥道：「本座若不應戰，將來鋒頭將被華三川出盡，因此本座想聽聽諸葛護法的意見，如何以智取勝？」

「比如使毒，比如用暗器，又比如咱們先到朝天岩做點手脚……」

翁吉祥不忙地道：「這個可得仔細研究！」

姚史儀接道：「不錯，最好能先到那裡勘察一番！」

「這封信如何處理？」翁吉祥揚一揚手中的信，道：「總不能不回答，待本門研究過後才答覆，人家還在外面等咱們！」

姚史儀等噤若寒蟬，翁吉祥又道：「近日來，本座仔細想過，若不給點顏色華三川看，只怕以後他們會迫得更緊，附在咱們天翁門的小組織，也會星散，所以本座下決心與他鬥一場，不過一定要想個妥善的辦法，華三川年紀雖輕，但絕不是魯莽之輩，他若無把握，也不會下戰書！」

齊百飛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那就先回信給華三川，接受挑戰！」

翁吉祥神色凝重，着人送上文房四寶，揮筆而就，封上緘口，道：「百飛，你把信交給來人，立即回來，本座還要話說！」

齊百飛興奮地接過信，高聲道：「屬下遵命！」

＊　＊　＊

翁吉祥和華三川的書信，都交到容山河手中，他看了之後，見妙計得逞，高興得大笑起來，立即提筆，將他們的信抄上一遍，再派人分頭送信。

如今萬事齊備，只欠東風，到了重陽節，四十萬両銀子便可進入口袋，他容山河辛苦了幾十年，冒了不少風險，也可以告一段落，從此之後，過着快樂平安的日子！

一想到此，容山河眞也忍不住，反正離重陽節還有一個月，容山河決定先去找個地方輕鬆一下，他首先想到的便是襄陽城！

他光顧過品姨許多次，但都與女人無關，因此這一次他要改變一下，到品姨經營的青樓：襄陽城最好的一家怡紅院。

誰知剛到門口，旁邊忽然走來一個女人。「哎，這不是容公子麼？」

容山河大吃一驚，只道被人識穿了身份，右手立即縮進袖管裏，握着一管小噴筒，同時回頭望去，目光一及，不由一呆，原來這女人竟是與他有三夕之緣的虹虹姑娘！

虹虹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忽然走前一步，把一條粉臂穿進其臂彎裏，含嬌帶嗔地道：「公子，難道妾身還不如那些粉頭不成？」

虹虹的確是個尤物，容山河已經試過，見她一副小鳥依人之態，早把其他女人抛到九霄雲外，含笑道：「你當然比她們好，只是來無踪去無影的，教我去那裏等你？」

虹虹白了他一眼，道：「我這不是來了麼？」她輕輕用力，把容山河拉轉身，低聲道：「妾身一個人住在高陽客棧……」

容山河也有寡人之疾，尤其是他在完成任務時，必定要找個女人輕鬆一下，當下笑嘻嘻地道：「你先回去，待在下去買點酒，等下好慶祝一下！慶祝咱們有緣再相逢！」

容山河買了一瓶酒，還有一大包送酒的食物，到高陽客棧，至門口總算他未因色而亂了神志，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虹虹是上次天神之子送與我的，她怎會在這裏？又怎會突然間在怡紅院門口出現？莫非他一直跟着我？」

心念未了，他後背已冒出了一陣冷汗，不由自主地轉頭向周圍望了一下，長廊無人，更不覺有何異狀，容山河輕輕吸了一口氣，正想拿出那管噴筒，誰知房門忽然打開。

開門的正是虹虹，虹虹笑道：「妾身早料到你該到了，這也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這句話更加教容山河起了戒心，她何須極力討好自己？當下堆下笑臉，道：「在下也早料到，你一定會開門等我！」

虹虹啐了他一口，嗔道：「你是在門縫內瞧人，以爲我是下賤不知廉耻的女人！」她讓容山河進去，立即將門關上。

「在下並無將你視作下賤的女人，而且覺得你做得很好！」容山河將酒肉放在桌上，邊道：「你在怡紅院門口遇到在下，那才叫做心有靈犀一點通！」

「死鬼，早知道你懷疑我了，我一個女流，又未曾學過武，你竟然會懷疑我，眞叫人失望！」

容山河慢慢地拔出木塞，斟了兩杯酒，道：「還不坐下談？對啦，在下還要聽你的解釋，你別告訴我，說你本就是怡紅院的姑娘！」

虹虹臉色倏地變了，怒道：「你將我看成什麼人？豈有此理，我就不去的……」

「對呀，叫你去等我的人，爲何還不出來？」

「早就來了！」床後忽然走出一個臉帶銅青面具的漢子來，「是我要她去等你的！」

容山河背後又冒出一陣冷汗，忽然覺得此人十分可怕，因爲他居然這般了解自己！當下冷笑一聲：「原來你還是不放心，暗中跟踪我！」

「沒有此事，不過我有線眼埋伏在一幫一門一寨裏，知道你已完成了一連串計劃，亦料你必會去找女人，所以才着虹虹去等你！」

「你倒了解在下！」容山河回頭問虹虹。「我這副面孔與上次不一樣，你怎會認得出來？」

虹虹格格地笑道：「每個人身上都有一股與衆不同的氣息，他當然沒有例外，而且你的男子氣息比別人濃烈，別人認不出來，難道我也認不出來！」

容山河這才明白了，冷笑一聲：「難怪天神之子要你陪我睡覺，在下懵懂，至今方知！」

「不必自艾自怨，咱們並無惡意。」天神之子坐在容山河對面，道：「某也是希望你能成功！我說過，這宗生意，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容山河道：「你有什麼話要說，還是快說吧！」

「某是怕你困在花叢中，忘了正事，你應該早點去朝天岩佈置！」

「俗語謂，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翁吉祥是不會活着下山的！僱主並無指定要我親手殺死的，有華三川代勞還不是一樣？」

天神之子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誠哉斯言，但你認爲死傷的一方，肯定是翁吉祥？」

「因爲我查過，華三川的武功在翁吉祥之上！」

「連你也知道翁吉祥不如華三川，你說翁吉祥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能有今日之成就，自然非傻子，既知自己武功不如人，還要應戰，說明他可能另有絕招，因此不能下山的可能不是他，而是華三川！但咱們要的是翁吉祥的首級！」

這句話又教容山河吃了一驚，因爲他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一時間，嘴巴如被臭泥塞住，開不得口。天神之子又道：「所以某才希望你早點到朝天岩佈置，以免有意外，而且越早越好，最好明早就起程！」

容山河道：「好，在下明早便去，如此你可放心吧！」

「好極了，你是個明白人，用不著某多費唇舌，今晚虹虹還是你的，後會有期！」天神之子含笑便開門出去了。

虹虹道：「此後再無人打擾咱們了！」

「我連酒也不喝了！」容山河一把將虹虹抱上床去。

* * *

容山河趕到天柱峯下，見四周都有人把守，只好默默地等。等來等去等不到機會，反而教華三川亦盼來了，長虹幫也派了人去另一邊把守。一幫一門貼了告示，閑人不得走近，否則格殺不論。

容山河在附近匿藏了三天，都找不到機會，便決心冒險化裝天翁門的人混上山去。未幾，只見遠處來了二十多個人，山下的嘍囉見到其中一個蓄着三綹長髯的中年漢子，都恭聲呼總堂主，容山河暗道：「此人大概便是姚史儀了，他

來這裏作甚？」

只聽姚史儀着人傳令下去，不得張揚，不許洩露他來此的消息。他先進一座營帳，回頭又下令：「誰對山上的情況最熟悉？請他進營！」

容山河心中恍然：「他要帶人上山佈置？」

姚史儀帶來的人，散去四周，大概經過長途跋涉，許多人都忙不迭找地方小解。容山河立即竄進林中裏等候機會。果然讓他找到了一個蹲在地上大解的漢子，他躡手躡脚走過去，抽出一柄軟劍來，架在其後頸上，低聲喝道：「不許作聲！」

那漢子還以爲是同伴跟開他玩笑，罵道：「老許，你他奶奶的逐臭之夫，這時候也好玩！」

容山河手上微一用力，劍刄嵌進皮肉裏，那漢子這才意識到背後那人是煞星，不是同伴，驚呼道：「你是誰？」

「再敢高聲說話，老子便一劍取你狗命！」容山河一把將他扯了起來。那漢子褲還未穿，光着屁股，十分尷尬。「你叫什麼名？在什麼堂供職？」

那漢子在劍下只好從實供道：「我是內三堂之一的虎堂副香主梁多喜！」

「姚史儀來此有何目的？」

梁多喜囁嚅地道：「姚總堂主要帶咱上山勘察……僅只知道這些！」

姚史儀又問了幾個問題，忽然一指戳在其暈穴上，迅速脫下他的衣服，與自己的換上，再找回地上的褲穿上。然後取出小鏡，對着梁多喜易起容來，弄好一切，便一指戳在其死穴上，將其屍體拖至草叢中，再割下其首級，以劍砍爛，抛到遠處。最後才施施然走出樹林。

剛出樹林，便見一個漢子迎上來，道：「老梁，你去哪裏，快出發了！」

容山河不知其身份，不敢貿貿然答覆，含糊地道：「他奶奶的，俺拉肚子！」

旁邊幾個漢子卻笑了起來，「剛才副香主還在笑許副香主，誰知自己也染上河魚之疾！」

「別笑俺，他奶奶的倒霉！」

只見營內又走出一名矮小的老漢，雙眼烱烱有神，衆人立即靜了下來，老許走前問道：「殷香主，總堂主有命令？」

殷香主道：「立即召集弟兄們，準備上山，老許，你負責運輸器械，老梁，你準備繩索！」

過了一陣，所有的人物都已準備好，姚史儀自營內走出來，背後跟着兩名駐守在山下的手下，道：「上山！」當下衆人在那兩名漢子引導，由一條山道上山。

天柱峯乃大別山之主峯，既高且險，攀登實不容易，何況還揹着許多器械，幸好這些人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均可以應付。

姚史儀一直緊跟着那兩個帶路的手下，沿途問這問那，甚是細心，容山河故意靠近他們，得益不淺。大概姚史儀治軍嚴格，因此一路上無人敢說無聊話，是以容山河亦不必担心被人拆穿身份。

走到半山，看看實在夠累的，姚史儀才下令休息，自有手下送上乾糧食水，歇了一陣，繼續攀登，終於在日落之前，到達朝天岩！

那朝天岩乃一塊大石頭，平臥在地上，就像一張巨大的石床，甚是平滑，但四周則凹凸不平，山石亂佈，在此比武，落敗的一方若被踢下朝天岩，滾落山跌個粉碎的機會極大！不過，話說回來，此又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戰場。

姚史儀見天色漸晚，便着人找地方紮營、燒飯，再將殷香主和老許、容山河喚去，道：「再過十來天，掌門便與華三川在此決鬥，掌門要咱們想個安全之法，必能取勝，大家有什麼意見？」

殷香主道：「所謂安全之法，不外乎是在失敗時，出奇制勝，令對方措手不及，因而反敗爲勝。而所謂出奇制勝，亦不外乎是設陷阱、使毒、發射暗器幾個方法而已！」

老許道：「咱們可以暗中埋伏人馬，屆時一湧而上！」

姚史儀道：「廢話！長虹幫絕不會給咱們這個機會，老梁你認爲如何？」

容山河道：「咱們可以多幾個步驟，第一，在石旁暗藏暗器，但必須外表看不出來，但又容易拿得到的，第二，藏毒物，驟然下手，等華三川的手下來不及救援！」

姚史儀問道：「藏什麼暗器最適合？」

容山河心中暗道：「老子怎知道翁吉祥擅使什麼暗器？」嘴上卻說：「這就得仔細研究一下了！」

殷香主道：「堂主，屬下認爲老梁的話比較可行，因爲決鬥時，必有許多規定，比如雙方手下必須遠離多少丈，又可能要搜過身，規定不能用暗器！」

姚史儀點頭，又問：「假如噴筒不能產生作用，又如何呢？」

殷香主道：「那就難說了，就是在附近挖過深坑，上面加以僞裝，叫掌門將華三川引到那裏！」

姚史儀想了一陣，道：「還是暗藏噴筒比較實際，現在便開始埋伏吧，咱們帶了四管來，剛好可夠埋在岩石四周，其他的明天再說！」

當下立即着人埋藏，由姚史儀和殷香主親自主持，不久手下送上熱氣騰騰的肉包子來，衆人席地而吃，忽然有個探子跑上來報告：「啓稟總堂主，長虹幫又派了一隊人上來。」

姚史儀臉色一變，問道：「如今到達何處？」

「離此處約莫三里！」

姚史儀當機立斷，道：「立即撤退，快！把營幕等拔掉，等下再回來！」衆人雖然莫名其妙，但時機緊迫，不敢多問，立即行動。姚史儀又要殷香主親自檢查，是否有物遺下。

眨眼間，衆人走得乾乾淨淨，只留下兩個人暗中窺伺。過了頓飯工夫，果然見到長虹幫的飛龍堂主劉雲龍帶着三四十個手下來到朝天岩。

劉雲龍令手下散開，將朝天岩包圍住，道：「不許讓天翁門的人走進一步，快派人去放哨！」

山上的天翁門探子，立即向下面打手勢，姚史儀一見，立即下令手下轉身向朝天岩走去，俄傾，長虹幫的人已發覺，姚史儀故意冷笑道：「劉堂主來得好快呀！」

劉雲龍嘿嘿笑道：「姚堂主也不慢，只差一步！」

姚史儀喝道：「你們圍住朝天岩，意欲何爲？」

「恐怕閣下來此做手脚！」

「放屁，敝上武功蓋世，豈怕一個華三川，要做手脚的正是你們，否則怎會一早將朝天岩圍住？」

長虹幫的人聞言叫駡起來，天翁門的人亦不示弱，雙方展開一場駡戰。姚史儀大喝一聲：「住口！劉堂主，你們是不是眞的想以武解決？」

劉雲龍反問：「這是什麼意思？」

姚史儀道：「若果華三川有心單打獨鬥，便該讓咱們的人過去，互相監督，這才公平，誰敢亂動朝天岩一草一木，誰便是犯規，決鬥便取消！」

劉雲龍心中忖道：「華幫主自信能取勝，只怕翁吉祥那老匹夫有陰謀而已！這姓姚的說的有道理，何況他們比咱們遲到，嗯……此事答應他，有益無害。」當下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姚史儀道：「誰犯規，誰便是龜孫子！」

「好，你們過來吧！」

姚史儀道：「在重陽節之前，雙方都不得動手，不得辱駡對方，和平共處！」

「此乃理所當然！」

當下姚史儀帶人過去，雙方各佔一方，互相監視，劉雲龍忍不住問道：「姚堂主，翁掌門以前不敢應戰，爲何今次這般熱心？」

姚史儀亦不相讓：「劉堂主，以前華幫主也不敢應戰，因何如今興緻勃勃？」雙方各有一次不敢應戰之紀錄，劉雲龍覺得姚史儀詞鋒犀利，自己非其敵手，索性閉上嘴。

容山河料不到自己要在此呆十來天，甚怕露出馬脚，只盼重陽節早點來臨。

* * *

次日天亮之後，姚史儀悄悄派香主下山，回合肥向翁吉祥報告一切，而劉雲龍亦派人到總舵報告，雙方表面上十分平靜，其實只要有點導火線，說不定會起衝突，未至重陽節，已先拚一場。

雙方不時有人下山，亦有人運糧草上山，大概梁多喜辦事比較仔細，因此姚史儀派他到朝天岩，而令老許負責放哨。

在朝天岩那裏，由於敵我混雜，少了許多顧忌，手下固然不敢與他攀談，即使他們互相閑聊，亦爲容山河勸止：「少說話，引起衝突的機會總較少，小不忍則亂大謀，切記切記，想想咱們這幾年受長虹幫的氣，便該盼掌門殺死華三川，咱們好殺向大洪山，出一口鳥氣！」

這是實情，這兩年，長虹幫氣燄迫人，天翁門早已受夠，人人均盼望有朝一日能夠吐氣揚眉，何況大家都知道己方已埋了四管噴筒在岩石邊，翁吉祥已立於不敗之地，因此即使對方有人出言不遜，也能以大局爲重，硬生生忍住，心中暗道：「他奶奶的，再過幾天，你們就知道天翁門的厲害！」

日子雖然難挨，但總算有過去的時候，重陽節終於降臨！

九月初九，清晨。山上已有點涼意，碧空萬里如洗，陽光普照，眞乃一個好日子！

太陽一爬出來，山上的人都開始緊張，而容山河就更添幾分興奮。他暗中禱告上天，要老天爺保佑華三川能順利殺死翁吉祥！

只要翁吉祥一死，他容山河從此之後，便可快樂地過日子！

翁吉祥會否死在華三川掌下？按道理說，他應該比華三川早死，而且功力應該比華三川深厚，因爲他年紀比華三川大十歲，但世事並非一成不變的！俗世間，白頭人送黑頭人的事，屢有所聞！

忽然長虹幫的人聳動起來，山下跑來一個漢子，高聲道：「幫主到，快接駕！」

對容山河來說，華三川可能是他的財神爺，他亦很想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忍不住站了起來，引頸瞻望。

華三川的排場甚大，坐在一乘軟轎上，由四名赤着上身的彪形大漢，抬上山來，前面既有開道的，後面又跟了一大串人。

軟轎一至，劉雲龍便率人跪下迎接：「屬下劉雲龍恭迎幫主大駕，幫主威及四海，武林無出其右！」

手下們齊聲呼道：「長虹幫幫主天下無敵，威鎭四海！」

聲音嘹亮整齊，把山上的棲鳥，都嚇得振翅而飛！

容山河心中暗道：「華三川果然有幾分霸王之威勢，難怪這兩年，長虹幫能夠壓住天翁門！」

華三川示意手下放下軟轎，他身着大紅袍，又披大紅披風，就像一團火般，緩緩自軟轎中走下來，手下們這時候才敢站起來。「翁掌門，來了沒有？」

劉雲龍道：「啓稟幫主，那姓翁的老匹夫，還不敢出現，也許他無胆應戰。」

華三川哈哈大笑，隨即斥道：「劉堂主不得胡謅！翁掌門是本座生平第一大敵，本座都不敢對他不敬，何況是汝等！」

他走前幾步，山風吹來，衣袂獵獵作响，大紅袍似燃燒的火焰，教人不敢逼視，手下送上一張軟椅，華三川坐下，問道：「天翁門誰在此主持？」

姚史儀踏前幾步，道：「在下姚史儀，未知幫主有何見教？」

「聞說你是個人材，今日一見，果有幾分道理，只可惜明珠暗投！」華三川大刺刺地道：「貴上爲何還不到？莫非臨時變卦？」

「敝上答應過的事，從不改變！」姚

史儀不卑不亢地道：「至於敝上為何未至，姚某這幾天寸步不離朝天岩，不知詳情，想幫主必有耐心等候！」

華三川臉色微微一變，道：「本座等候此日已久，莫說等一天，三天也等得！」

「若過了三天呢？」

劉雲龍喝道：「姚史儀你竟敢對本幫幫主不敬，難道不要命了麼？」

姚史儀冷笑道：「不要命的是你，不是姚某！姚某與華幫主說話，幾時有你插腔的份兒！」

華三川揮手止住劉雲龍再答腔，沉聲道：「翁吉祥三天不至，華某便殺上合肥等他，未知姚堂主相信否？」

姚史儀有點懾服，但他身為天翁門內三堂總堂主，自不能塌台，當下道：「對於華幫主的信心，姚某不敢有所懷疑，至於能否成功，却是另一回事，姚某只知道敝門上下，一定拚死阻止！」

華三川，心吃了一記悶棍頭恚怒，但自顧身份，不肯與比自己身份低的人反臉，以免落人話柄，當下發出一陣大笑，以掩飾窘態。「翁掌門這幾年培養了這許多唇槍舌劍的高手，華某望塵莫及，難怪這幾年天翁門還鼎盛得很。」

姚史儀自然聽得出其話中譏諷之意，正在思量如何措詞反擊，又聞華三川對劉雲龍道：「本座不想與人鬥口，翁吉祥若至，再來通知！」言畢返回軟轎，閉目假寐，手下立即打上陽傘。

時間逐漸流逝，但翁吉祥始終未出現過，姚史儀心頭比華三川還急，連忙派人下山去打探消息，誰知到中午，仍毫無消息。姚史儀心中暗道：「掌門為何至今仍未到？莫非臨時出現什麼事故，躭誤了行程？」

容山河比任何人都急，心中暗罵：「翁吉祥那老匹夫不會做縮頭烏龜，臨時不來吧？」

華三川睜開雙眼，舉目一瞥，哈哈笑道：「想不到翁吉祥不敢來應戰！也好，讓武林人多個話題助興！開飯！」

長虹幫的人高呼道：「翁吉祥是縮頭烏龜，不敢應戰，翁吉祥應該退出江湖！」

天翁門的人均感臉上無光，有的忍不住要反駁，却讓姚史儀止住：「任何人不許回話，咱們也開飯！」

老許忍不住走過來，低聲問道：「總堂主，掌門為何至今尚未到？不會臨時變卦吧！」

姚史儀斥道：「胡說！掌門是這種人麼？這是諸葛護法的妙計，故意讓華三川生驕氣，或者心浮氣躁！」

老許恍然道：「原來如此！」

姚史儀忙又道：「不許你說出去，要沉得住氣！」那邊的長虹幫上下各人吃過飯之後，又不斷辱罵，但天翁門的人得到指示，沉默對付，不回一句話。

容山河自老許口中得悉翁吉祥的用意，忖思道：「不知這是翁吉祥的原意，還是姚史儀捏造出來，安慰手下的？若是前者，那就不好，說不定今日死在朝天岩的是華三川，不是翁吉祥！」

再想起岩石四周的噴筒，容山河更驚：「不好，我這番心血，看來是白白花掉了！」

太陽逐漸偏西，山上的燠熱已散，華三川已顯得有點不耐煩，回頭道：「紮營！三天他不來，咱們去找他，熊長雄，你下山通知弟兄們作好準備！」

熊長雄是巨熊堂堂主，聞言應聲帶了十個手下下山。就在此刻，忽然天翁門的人發出一道歡呼聲：「屬下恭迎掌門！」

華三川霍地站了起來，只見對面山頭出現了幾個人，為首那個鬍子灰白，雙目炯炯有神，看來和靄，但眉宇間自有一股威嚴，正是平生大敵，天翁門掌門人翁吉祥！

華三川走前幾步，哈哈笑道：「翁兄，小弟還以為你不來了！」

「決戰雖訂明在今日，但並沒有時間，如今太陽尚未下山，翁某並無違約！」翁吉祥身穿一襲灰袍，看來甚是樸素，與華三川成一強烈對比。「華幫主久候了，幸虧貴幫準備周詳，有轎有椅有營，否則翁某難安！」

華三川臉色一沉，道：「廢話少說，今日之鬥有何規矩，速速說出來！」

翁吉祥不慌不忙地道：「單打獨鬥，都不許加入戰圈，當然如果對方認輸，己方又有惻隱之心者，便可停手！」

華三川哈哈笑道：「華某頗有惻隱之心！」

翁吉祥心頭奇怒，臉上却不動聲息，道：「華幫主若感不支，亦不必明言技不如人，只須暗示一下，翁某便會收手！」

華三川嘿嘿笑道：「你還是下令手下，恭祝你吉祥吧，說遲了恐怕來不及！」

兩人唇槍舌劍一番，同時抬步走向朝天岩，姚史儀忽道：「且慢，為求公平，兩人最好讓人搜搜身！」

華三川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這老匹夫，要在此處使詐？」

他沉吟不定，翁吉祥已道：「好極了，翁某願意先被搜查，請華幫主派人來搜！」言畢高舉雙手。

華三川給對方這一招打亂了心神，不知對方的用意，奈何翁吉祥已舉起雙手，只好硬着頭皮着劉雲龍過去搜查。

劉雲龍心中有點担憂，恐怕翁吉祥會猝下毒手，誰知翁吉祥讓他內外搜查過，毫無動靜，他舒了一口氣，回去覆命。「老匹夫身上連銀票也沒一張！」

華三川輕哼了一聲，解下披風，道：「翁兄也可派人過來搜查！」

翁吉祥道：「你們誰過去一下！」姚史儀令殷香主過去搜查，華三川見姚史儀不來，放下心頭大石，任由殷香主雙手在其身上摸索。殷香主表示沒有暗器毒物，翁吉祥道：「華幫主要用兵刄麼？」

華三川傲然道：「誰不知道本座一身武功，全在這對手掌上，翁兄若有需要，但請開聲！」

翁吉祥笑道：「湊巧翁某的一身武功，亦在一對掌上！」他抱拳道：「華幫主請！」

華三川目光一凝，亦抱拳道：「翁掌門先請！」

翁吉祥忽然厲聲道：「今日訂明是本座與華幫主單打獨鬥，任何人在未分勝負之前，都不准走近朝天岩作任何舉動，快給本座遠遠退開！」

華三川暗道：「翁老匹夫，果然是個人物！」當下亦吩咐手下退開，兩人同時踏足朝天岩石上，相距九尺，有如兩尊石像，紋風不動。

兩人雖未動手，但四道目光已先在半空中交擊，在互找對方的破綻！半晌，兩人都未露一絲怯意和意志鬆懈的跡象，心中都暗暗佩服對方。

忽然兩人同時向前踏出一步，又再站停，目光仍在對方身上掃射，毫無動手之意！兩人似乎都不急於動手，反把周圍的人急壞了。

長虹幫和天翁門在朝天岩附近的人，加起來少說也有數百人，但此刻却靜得落針可聞，只有偶爾山風來打擾。

太陽西墜，染了半天的血紅，反映在朝天岩上的兩個人，翁吉祥的灰袍，看來甚是詭異，而華三川的紅袍却更加似血！

棲息在附近樹上的鳥兒，也不知是感染了周圍的氣氛，還是抵受不住華三川和翁吉祥兩人的殺氣，紛紛展翅高飛，聲音也不敢留下一道。

就在此刻，兩人同時發動攻勢，一紅一灰撲前，便似龍飛鳳舞，在岩石上翻騰撲打！許多人根本看不清招式，只見撩眼的人影，和呼呼的風聲。

兩人以快鬥快，四掌不曾接觸過，但見紅起灰落，灰進紅退，煞是好看，只看得其手下的心房都「突突」地跳個不停，容山河更是緊張，他日後的好日子，全仗這一戰，他慢慢走前，心中又暗暗禱告上天，保佑華三川殺死翁吉祥！

一百招過去，二百招也過去了，兩人四掌仍未正式接觸過一次，但附近的野草和沙石，早已被掌風刮掉！

太陽已掉了一半在西山後，兩人的動作忽然慢了起來，慢得出奇，就像剛學武的雛兒，在互相餵招般，可是，這時候，兩人的額角反而淌下了汗珠！

姚史儀和劉雲龍等人更加緊張，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因為他們都看得出，華三川和翁吉祥之鬥，如今已到了最後關頭，就在這幾十招間。

勝的自此之後，便可雄霸武林，敗的那一方，自此之後，便於武林除名，這幾十招，不但關係到他倆的生死榮辱，亦關係了兩個組織數千人之前途！

激鬥中，華三川把雙臂的內力提至八成，他發覺對方亦正慢慢加强內力，同時他又發現一件事，翁吉祥的氣力似乎不如自己之悠長。

他忽然想起一個傳說：翁吉祥有寡人之疾，不但妻妾衆多，而且每晚都要女人陪伴，他暗暗慶幸自己討了兩個醋娘子，否則氣力不繼的可能不是翁吉祥，而是自己。

翁吉祥忽然覺得自己有點力不從心，暗吃一驚：「想不到華三川這廝年紀輕輕，內功練得這般精純，須得趁早解決他！」

心念未了，雙掌已加强攻勢，同時，尋找機會準備與對方硬拚一掌！誰知華三川見他氣力不繼，同樣亦加强攻擊力，每招攻出都帶起一片罡風，刮得附近的野草，直不起來。

太陽已完全沉在山後，天色向晚。激戰間，翁吉祥見對方一掌擊向自己的脅下，當下當機立斷，故意等對方掌近，才猛地一掌迎前，不讓對方有機換招變式！

華三川當然知道其用意，心中暗道：「難道老子的內力不如你這老匹夫不成！」當下再加上一成眞力！

「蓬！」兩掌未曾接實，掌風已先接觸，發出一道震耳欲聾的響聲，兩人同時向後退了三步！

華三川喝道：「你也試試華某的掌力！」他一退即進，挾勁發出了第二掌。

那一掌接觸後，翁吉祥只覺體內氣血翻騰浮動不已，雙腳虛浮發軟，這一驚非同小可，豈敢再與對方硬拚？見對方雙掌臨身，連忙閃開，隨即向華三川脅下擊出一拳！

這一拳力蘊千鈞，當眞有開碑裂石之能，華三川勢不能以血肉之軀擋之，唯一的辦法便是後退，只要他一退後，翁吉祥便可一口氣攻十七招，把對方氣勢壓住！

誰知華三川早已料到他不敢再與自己硬拚，因為剛才那一掌之後，他發覺對方退後不能立即前進，証明雙腳虛浮，內力不如自己，翁吉祥是頭老狐狸，既知不敵，當然不會再拚，是以，翁吉祥一拳擊向其脅下，華三川一側身，在間不容髮之間，讓過其拳頭，突然一掌擊向其胸膛，同時左膝一提，撞向其小腹。

翁吉祥來不及收拳，左臂又盪開在外，華三川這幾個動作又來得突然，閃避不及，被擊個正着！

「蓬」的一聲，翁吉祥身子如皮球倒飛，跌落在岩石邊，背向着華三川，不能動彈！

變生肘腋，周圍的觀衆都尚未看得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勝負已分！

華三川見翁吉祥已倒地，心想此乃千載難逢之機會，豈容錯過？當下立刻撲前，就在此刻，翁吉祥忽然發出一聲呻吟，低聲道：「翁某敗了！」

華三川獰笑一聲，此刻心目中只有武林霸業，那還有什麼武林規矩和道義？不但不停止，還加速撲去！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翁吉祥轉過身來，但聞「嗤」地一聲響，一蓬毒針迎面射至，華三川因剛才的搜索，已完全失去戒備心，那裡閃得過？利那間便被幾根毒針射進體內！

華三川虎吼一聲，雙掌發出兩股淩厲的掌風，但翁吉祥已伏地滾開了！此刻，雙方人馬都由山上衝下來。翁吉祥掙扎着站起來，笑道：「華三川，毒針滋味如何？」

華三川怒道：「你好卑鄙，破壞規矩！」

翁吉祥冷冷地道：「先破壞規矩的可

是你！翁某已認輸了，你還要殺我，尚敢怪老夫？」他一揮手，對手下道：「走！」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誰知結果兩敗俱傷！看來華三川比翁吉祥更有生命危險，容山河只好跟着天翁門的人下山。

＊　＊　＊

姚史儀和殷香主架着翁吉祥往山下跑，下令老許和梁多喜(容山河)帶人押後，避免長虹的人幫追上來。

到了山下，已見齊百飛帶了一羣人在附近戒備，一見翁吉祥被扶下山，忙上前問：「老姚，情況如何？」

姚史儀道：「掌門人中了華三川一掌，但華三川亦中了掌門的毒針，兩敗俱傷。」

齊百飛目光一亮，道：「你帶人保護掌門回合肥，待我帶人乘勝追擊。長虹幫上下，皆因華三川中了毒針，而陣脚大亂，此乃千載難逢之機。」

姚史儀不敢決定，轉頭望着翁吉祥，翁吉祥喘着氣道：「先找個地方讓老夫坐下來。」

姚史儀連忙揹他進營，翁吉祥只准齊百飛和姚史儀進營，其他人不許走近一步。容山河心頭大急，想不到自己這借刀殺人之計，居然不能成功，以後要想再殺翁吉祥，困難更大。

過了頓飯工夫，齊百飛首先出營，當衆宣佈：「掌門人受了重傷，但將養一下，便無問題，相反華三川中了毒針，必死無疑，除了虎堂的弟兄之外，其餘的全隨本座出擊。」

天翁門內三堂爲禮堂、刑堂和虎堂，虎堂其實是「御林軍」的身份，保衞總舵的安全。當下姚史儀也出營，着人準備一乘轎子，準備班師。

天翁門在此已駐紮了近月，對這一帶的情況十分熟悉，是以很快便找了一乘轎子來。姚史儀扶翁吉祥上轎，着殷香主帶人開路，老許和梁多喜(容山河)押後，火速向合肥前進。

容山河本可乘機溜掉，可是回心一想，憑自己如今之身份，混進天翁門的總舵，易如反掌。如果能在那裏下根，要殺死翁吉祥，尚有機會，否則尚需退還二十萬兩銀子，故此決定冒險入虎穴。

入虎穴自然有危險，因爲他的身份有被揭穿之可能。梁多喜有沒有家室？他是副香主，對總堂的人必定十分熟悉。但自己却一個不識，將來如何應付？這個困難，在事前做工夫亦解決不了，全憑臨場反應及運氣，故而容山河一路上都忐忑不安。

看看離合肥只剩半天的工夫，容山河決定冒險了解一下梁多喜的情況，遂乘馬走近老許身邊，低聲道：「老許，咱門今次沒有出紕漏，回去應該慶祝一下。」

旁邊一個叫黃克用的手下笑道：「不知兩位副香主，準備如何慶祝？」

容山河道：「我很久未痛痛快快地喝酒，回去一定要飽飲一頓，過足酒癮。」

老許道：「這個當然啦，大家都禁了一個月的酒，嘴巴都淡出鳥來。」

容山河道：「今夜就喝個通宵，不醉無歸。」

黃克用笑道：「梁香主難道不知許副香主怕老婆？」

老許罵道：「去你的！我出來這許多天了，難道回去不先跟老婆睡一覺？你們沒有老婆的，又怎知道女人囉嗦起來多討厭。」

黃克用道：「梁副香主，不如去玉香院樂一晚吧，您那個小翠姑娘怕等得不耐煩了。」

老許道：「喂，今晚你們輪值，讓我先回去慰妻，兄弟們多多包涵，明天我請喝酒。」

容山河忙道：「那敢情好。」

未幾，合肥城已在望，天翁門的總舵，在本城一座大院內，圍牆高逾丈五，大門外站着許多彪形大漢，牆頭上亦有人放哨，看來天翁門的防守十分嚴密，容山河又緊張起來。

諸葛通早在門外迎接。當下打開中門，把轎子抬了進去。

一入門，一個紫色臉膛的中年漢走了過來，道：「老許、老梁，你們今晚留一個當值，提防合義寨來收漁利！」

老許看了容山河一眼，道：「彭堂主，小的家有老婆……」

容山河估計此人必是虎堂堂主，當下抱拳道：「啓稟堂主，小的願意先當值。」

彭琦喜道：「念在你們辛苦了一場，今晚你便協助林香主駐守內院吧，那裏的工作輕鬆一點，現在先去休息一下，吃過晚飯便開始工作。」

容山河又驚又喜，喜的是可以順利混進內院，驚的是人生路不熟，一露出馬脚，身在內院，根本毫無機會逃跑。

忽然又有一個問題泛上心頭，梁多喜的住所在何處？若連自己的臥室都不知在何處，不露出馬脚才怪，他急中智生，把袖內的一包東西送給黃克用，沉着臉道：「小黃，你先替我拿到我房內，我先去解個手。」

黃克用應聲而去，容山河混在人叢中，遠遠跟着，見他走進一間廂房，跟着又再出來，走進旁邊一間臥室，暗中噓了一口氣。

由於一路急行軍，虎堂弟兄需要解手的很多，容山河又輕易找到了茅厠，解了手才返回自己的臥室。只見房內有兩張床，其一放着一個布包，料是梁多喜的床，可是另一張睡的是誰？

梁多喜跟人同室起居，那人對梁多喜必然十分熟悉，換言之，他露出馬脚的機會甚高，梁多喜還有什麼未爲自己知道的嗜好和秘密呢？

容山河當機立斷，跑到鄰房，只見黃克用那間臥室，共有四張床鋪擠得密密的，幾個人還在床上玩骰子，其中一個道：「老梁，過來玩幾把。」

容山河道：「我等下還要當值，不玩了。」

那漢子道：「去你娘的，只你一個要當值嗎？我做莊，你敢下注麼？」

黃克用道：「梁副堂主，鐵副香主今

日手氣差得很，難得他肯輸錢給你，還不趕快下注？」

原來那漢子亦是副香主，容山河忖道：「未知虎堂有幾位香主？幾位副香主？」

他還在猶疑，老鐵又道：「老梁，你先回房替俺把床底下那口鐵箱子取來。」他說罷抓起骰子便往碗裏抛去，喊道：「六呀六！」

容山河心頭一動，暗道：「莫非他與梁多喜同房？」他返回臥室，在對面那張床下，找到一口小鐵箱，入手沉重，輕輕搖了一下，發出鈴鈴之聲，料裏面裝的是錢。當下將鐵箱拿過去，隨便下了幾注，輸了一吊錢。這時候有人道：「吃飯啦。」

於是衆人收拾起來，一齊到旁邊的一所大屋裏。裏面是座大堂，擺了十多張八仙桌，料是天翁門吃飯之所。飯菜居然不錯，只是沒有酒。容山河小心翼翼，生恐露出馬脚。

行藏敗露　躍登掌門

翁吉祥被抬進內院，諸葛通便掀起一角簾子，只見他臉如金紙，心頭大駭，着轎夫將轎停在內廳，隨即親自揹他出轎，走進密室。

這間密室，除了翁吉祥、諸葛通等人之外，即使是一般的堂主亦不能進去。姚史儀尾隨而入，將門封住。

諸葛通將翁吉祥放在床上，翁吉祥嘴一張，哇地一聲，吐出幾口鮮血。諸葛通見血中有小塊物體，心頭登時一沉。

姚史儀急道：「請諸葛護法照顧掌門，待屬下去請大夫。」

翁吉祥呻吟一聲，道：「不必……」

姚史儀忙道：「掌門傷勢不輕，再不能躭誤……」

翁吉祥苦笑：「本座已不行了……連內腑也碎了……一路强忍，終能忍到……華三川那一掌好不厲害……」

諸葛通道：「既然如此，更加不能不延醫治療。」

翁吉祥道：「去向羅氏取一顆九轉丹來試試，千萬不可將本座的情況洩漏出去……一個都不准……」言畢氣喘不已，雙眼緊緊閉上，姚史儀忙上前替他推血過宮，翁吉祥又吐出幾口血出來。姚史儀雖非大夫，但看此情況，也知道翁吉祥這條命，九成保不住。

姚史儀越想越擔憂，天翁門其實是翁吉祥一家的，故此有個翁字，翁吉祥死後，若果由外姓人主持，必引起混亂。再說諸葛通，雖然是個人材，又有威信，但只是個宰相式的人，缺乏擎天巨柱之作用。而他自己自信沒法駕馭這個一直以翁家爲主的組織，至於齊百飛，就更加不能了。

翁吉祥氣息微弱，姚史儀扶他躺下，忽覺他身體非常沉重，比石還重。

翁吉祥在天翁門就像一座山，山一傾，山上的樹木還能保得住麼？

姚史儀忽生末日之感，看來天翁門崩潰的日子不會太遠。他正在擔憂間，諸葛通進來了，手上還提着一壺水。姚史儀連忙把桌上的杯子送上，諸葛通邊斟水，邊向姚史儀遞來一個詢問的目光。

姚史儀輕嘆一聲，搖頭表示希望不大。諸葛通臉色凝重，取出一顆丸來，放在杯內等它溶化。低聲問道：「替他推血過宮否？」

「稍微用力，掌門便不停地吐血……」

諸葛通嘆了一口氣，見杯內的藥丹已化開，便捧起走到床前。姚史儀忙又將翁吉祥扶起來，諸葛通和姚史儀費盡工夫，方把那碗藥全灌進翁吉祥口中。兩人坐在床前，好一陣，見翁吉祥仍然昏睡不醒，心頭沉重。

姚史儀將諸葛通拉到一邊商量。「諸葛護法，咱們要不要通知大公子？」

諸葛通道：「大公子和二公子在城外，他們尚不知道此事。嗯……且忍耐一陣，暫且不通知他倆，反正掌門受傷之事，目擊者甚多，不虞被人懷疑咱們。」

「護法，萬一掌門不幸，咱們天翁門……」

諸葛通揮手止住他繼續說下去。「諸葛某早已立志爲天翁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萬一掌門不幸，唯有扶持大公子……總堂主有何高見？」

姚史儀恐他誤會，忙道：「屬下亦早已發下重誓，爲天翁門獻盡畢生力量。不過大公子恐怕未必能起掌門的作用，掌門不幸消息傳出去，那些歸附本門的小門派，必定會乘機投向長虹幫和合義寨。」

「這是難免的，咱們唯有盡力！」諸葛通道：「齊總堂主亦是忠心耿耿，只要咱們三人，同心合力，天翁門始終是武林巨霸。」

忽然翁吉祥發出一聲呻吟，兩人連忙走前，只見翁吉祥睜開雙眼，掙扎着要坐起來，姚史儀連忙助他一臂之力。

諸葛通問道：「掌門，你覺得如何？」

翁吉祥苦澀地一笑。「精神好多了，不過老夫自知此乃廻光反照，故此你們靜靜聽老夫說幾句話……」

姚史儀忙道：「掌門，你一定會藥到病除的。」

翁吉祥輕嘆一聲：「難道本座自己還不明白……五腑都傷了，還能活命？在半途上若非老夫拚命用內力護住心脈，早已垮了。你們聽我說……」

諸葛通道：「屬下洗耳恭聽。掌門有命，屬下兩人必盡力而爲，萬死不辭。」

「老夫正要聽你說這句話。」翁吉祥神志清晰，說話亦十分清楚。「天翁門不能倒下去，而且要獨霸武林，號令天下，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諸葛護法將老夫話全部記錄下來，快！」

姚史儀忙將桌子搬到床前，爲諸葛通磨墨，諸葛通取紙筆準備。翁吉祥道：「先將老夫剛才那幾句話抄錄下來。」

半晌他才續道：「老夫逝世之消息，秘而不宣，只許你們和齊百飛知道，即使是老夫的妻妾子女，亦不能知道。」

姚史儀問道：「掌門，這消息要保密

多久？」

「如果華三川亦死，則三個月後可以讓老夫家人知道，半年後對外發佈，若果華三川未死，則三年後方可發佈。老夫死後，將老夫屍體藏在床下地道裏，再將地道封住，避免臭氣溢出。

「在此期間，你們三位必須扶植重道，讓他三年後能安然接替老夫。」翁吉祥神態忽然猙獰起來：「假如你們三人敢對老夫和翁家有一點不忠，老夫死後化鬼也要來找你們。」

諸葛通和姚史儀都有一身武功，但聽了這句話之後，都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諸葛通更是小心翼翼地道：「掌門人放心，諸葛某與姚總堂主必為天翁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翁吉祥厲聲道：「不是天翁門，是翁家！天翁門永遠都是翁家的。」

姚史儀和諸葛通又是一驚，連忙應是。翁吉祥噓了一口氣，道：「事成之後，老夫在天也會保佑你們。」

姚史儀覺得有點好笑，但又笑不出來。問道：「掌門，他們見不到您，屬下該如何解釋？」

翁吉祥罵道：「飯桶！難道不會說本座閉關練功麼？聽清楚，老夫死後，暫由你們三個代老夫處理一切事務，以諸葛通為首，姚、齊兩人為副。」

說到此，他臉色顯然黯淡了，道：「寫好了沒有，快拿給老夫過目。」諸葛通忙將信紙送上。翁吉祥匆匆看了一下，又道：「拿筆來！」諸葛通又將筆遞上，翁吉祥在上面署了名，喘着氣道：「此信由護法保存，必要時方可拿出來。不可負我……不可負翁家……」

話音未了，喉頭咯地一聲響，嘴角滲出大量的血來，雙脚一蹬，已不能動彈，諸葛通伸手探探鼻息，向姚史儀搖搖頭。

兩人好像做了一場夢，又好像失去了主宰般，呆呆地坐在床上，你望我，我望你，一聲不响。

* * *

夜漸深，天翁門內堂一片靜悄悄，由於是最內線的關係，此處只有林香主和容山河率領的十八個守衛，而外面尚有四重守衛，每重的人數都比內堂的多得多！

容山河心情十分緊張，不斷拿眼望着密室的房門，房門嚴絲密縫，裡面的動靜，外面全不知道。他心中委決不下，該不該再冒險下去，若離開天翁門，將永無機會，但若果留下來，時間一長，必然會露出馬脚。

忽然密室房門打開，姚史儀和諸葛通自內出來，神態有點疲累，林香主忍不住問道：「護法，掌門人他……」

諸葛通道：「掌門人服了九轉丹之後，已無大碍，只是精神不濟，如今已睡着了，你們不可讓人進去騷擾他……」

衆人聽見翁吉祥無恙的消息，都噓了一口氣，臉上露出笑容。姚史儀問道：「齊總堂主可有消息傳出來？」

林香主道：「屬下不知道！」姚史儀揮揮手，與諸葛通出去，當他倆轉身過去時，容山河發現他倆後衣都濕了！

容山河心中暗道：「他倆用本身的內功助翁吉祥療傷？看來翁吉祥雖無性命之危，但傷勢亦必十分嚴重！」忽然一個念頭竄到心頭：「我何不易容翁吉祥混進去，趁此機會殺了他？」

他心頭突突亂跳，林香主走過來，道：「老梁，我肚子不舒服，此處且交由你負責！」容山河沒口答應，更立下主意化裝翁吉祥，混進密室！

適才諸葛通進出，他已暗中留意，密室的門並無機關，而今裡面更應沒有上門，因為翁吉祥既然睡着了，諸葛通離開，怎敢叫他下床閂門！

容山河想來想去，覺得如今這個機會難逢，乃決定再冒險一次，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主意拿定，遂喚黃克用。「俺肚子不舒服，去解個手！」言畢匆匆出去，鑽進卧室，取出易容品來，點着燈，對着鏡，仔細易容。

雖然沒有眞人對着，但容山河憑記憶，自信有八分相像，加上在夜色中，魚目混珠，成功之機極高，當下又帶上噴筒匕首，吹熄油燈，開門出去，由於他怕在中院露出翁吉祥的面目會令衆人懷疑，是以低頭疾走，誰知道黑暗中撞到一個人！

容山河吃了一驚，目光一瞥，見是林香主，便沉下腔來，沉聲道：「你是怎樣走路的？」

林香主驚喜地道：「掌門人你下得床啦？」

容山河喝道：「住口，不許你傳出去，本座要暗中巡視一下！」

林香主連忙應是，慌忙走了。

容山河噓了一口氣，覺得此行任務實在艱辛之至，不由躊躇起來，忽然後腦麻穴一麻，已不能動彈，接着背後走來一個人，容山河目光一及，見是諸葛通，心頭猛地一沉，正想再裝腔作勢，誰知諸葛通臉色一變之後，又一指戳在自己身上，他只覺眼皮沉重，腦海裡嗡地一聲响，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 * *

當容山河醒來時，發覺自己是躺着的，他慢慢睜開雙眼，見面前坐着兩個人，一個是諸葛通，另一個則是姚史儀！他心頭一驚，下意識地想坐起來，可是四肢却不聽使喚，目光一垂，又發現一件事，自己全身上下不着一件衣服！

姚史儀冷冷地道：「你被封住麻穴，休想逃跑，事實上你插翅也逃不了！」

諸葛通聲音十分尖銳：「你好大的胆了！居然敢潛進本門，還敢化裝本門掌門，老實招來，是誰指使你的！你叫什麼名字？出身何門何派？敢有一字含糊，便教你嘗遍痛楚！」

姚史儀加上一句：「教你活活痛死！」

容山河但覺指尖發麻，他的美夢化成泡影，甚至以前用生命換取來的金錢，也化為烏有了——一個人若連生命也保不住，金錢再多也無用處！

這刹那，他心頭似閃過無數個念頭，又似一片空白，所有的一切都似停頓了下來。



林香主向諸葛護法詢問翁吉祥的病情。

姚史儀笑道：「好小子，你敢情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待姚某先讓你嘗一點滋味！」

容山河道：「慢來，有話好說，嗯，這裡似乎是密室吧？翁掌門為何不來？」

諸葛通喝道：「住口，此刻是咱們問你，還是你問咱們？」

容山河盡量使用拖延之計，道：「我被你們制住尚且不急，你們又急什麼？放心，我絕對不是長虹幫的人！」

諸葛通道：「那到底是什麼人？」

容山河覺得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不說實話，枉自討苦吃，因此坦然道：「我是個殺手，有人派我來殺翁吉祥，但我不知道顧主是誰，只怕你們不相信！」

「值不值得相信，咱們懂得判斷，」姚史儀道：「再說下去！」

諸葛通冷笑道：「原來你是近年來，被認為最出色的殺手之王『變幻煞星』容山河！難怪有此厲害本領！」

容山河苦笑道：「諸位既然知道，又何必多問！」

姚史儀略為提高聲調：「咱們要知道，你是怎樣混進來的？」

「容某殺死梁多喜，以他的身份混進來！」

姚史儀吃驚地問：「你用其身份多久了，有否人懷疑過你？」

容山河傲然道：「在天柱峯上的梁多喜，便已是在下，總堂主是否懷疑過？只要在下有心扮誰，時間不長，就有八九成把握！」話剛說畢忽然想起自己被諸葛通拆穿身份的事，笑了一聲道：「可惜在下不知翁吉祥傷勢重得不能下床，否則護法也未必能一眼發現在下是個西貝貨！」

「你準備如何下手？」諸葛通的聲音不帶一點感情：「本門是否有你的人作內應？」

「沒有，一個也沒有！翁吉祥傷重，只要沒有別人在場，要殺他還怕不能得手？」

姚史儀望一望諸葛通，諸葛通搖搖頭，表示沒有什麼話可問，姚史儀以掌作刀，用刀一切，容山河忙道：「且慢，你們殺死我也沒有好處……」話未說畢，又不醒人事……

待容山河再度醒來，四周一片漆黑，什麼東西也看不到，他覺得腹如雷鳴，饑火灼腹，但四肢卻不能動彈，原來被牛筋緊緊縛住，他忖道：「想不到我容山河不被人殺死，卻活活餓死，諸葛通果然毒辣！」

想起這幾年的努力，將化為泡影，如夢成空，一時悲從中來，頓覺了無生趣，心底又有股不憤之氣，不甘心於此失敗，他開腔叫道：「諸葛通……」

話一出口，他又吃了一驚，他拚盡全身之力喊叫，誰知又微弱又沙，全身氣力似被饑火燒光，心間頓時充滿了悲哀，卻又無勇氣咬舌自盡，未幾，腦際一片空白，又一忽，眼前出現了許多食物，山珍海錯，逐樣在眼前閃過，最後出現的卻是一個黃澄澄的饅頭，他幾乎要伸手去攫取，真沒出息，連一個饅頭

也引得他垂涎三尺！

容山河這時候才知道食物之重要，他覺得諸葛通用這個手段折磨自己，是最毒辣的……一會兒，眼前的饅頭不見了，代之而來，却是地府的引路小鬼。容山河輕嘆一聲，至此地步，也只能認命……

＊＊＊

齊百飛突然率領部屬回師合肥，諸葛通立即邀他到自己的住所裡商談，除了一個姚史儀之外，所有人都被摒於外。

姚史儀問道：「老齊，爲何匆匆回師？」

「咱們起初頗爲順利，攻佔了他們一塊地盤，誰知後來聞大成帶人攔截，他人數比咱們人數還多，而且上下鬥志鼎盛，小弟見再戰下去，於己有害無益，故連忙班師，把得來之地盤也放棄了！」

姚史儀訝然道：「想不到華三川死後，長虹幫人心尚未渙散！」

齊百飛道：「小弟來此尚有一事報告，華三川那廝中了毒針，居然尚未死！」

姚史儀吃驚地道：「豈有此理？他中了劇毒尚未死？此消息確然？」

「有九成準確！」齊百飛態度堅定。「聽說當時他們做了各種準備，還帶了兩顆天山雪蓮子上去，華三川一中毒，立即服下雪蓮子，先拔了大半毒氣，再轉回大洪山延醫治療！」

諸葛通怒聲道：「華三川有天山雪蓮子，可惜咱們沒有千年人參！」

齊百飛臉色一變，急聲道：「難道掌門的傷勢十分嚴重？」

「出乎意料地嚴重，咱們事前對華三川的估計實在不足！」諸葛通將翁吉祥的遺書取了出來，交給齊百飛。「總堂主看了再說！」

齊百飛看了遺書，臉色青白，一張嘴巴張得老大，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掌門已經……」

諸葛通點點頭，收起遺書，齊百飛因被翁吉祥救過一命，故此對翁吉祥最是忠心，忽然伏案痛哭。姚史儀喝道：「老哥，你作甚？你這一哭，驚動別人，違背了掌門的遺囑，後果有多嚴重，你知道麼？」

這句話比聖旨還厲害，齊百飛登時收聲，可是眼淚還是淌個不停。諸葛通道：「以後的任務更加艱巨，諸葛某只怕齊總堂主義氣用事！」

齊百飛道：「護法，爲了天翁門，爲了將來替掌門報仇，齊某什麼氣都忍得住！」

諸葛通搖頭道：「難難難！」

齊百飛霍地長身而起，不悅地道：「你不相信我？」

諸葛通搖搖手，道：「非不相信你，而是假使你雖然忍得住氣，但臉上神色卻表露出來！」

齊百飛似洩氣皮毬般，癱倒在椅上，姚史儀接道：「老齊，咱們不是單只爲了報掌門知遇之恩，最難就是要助大公子他日雄霸武林，試想想，這任務有多艱巨！」

齊百飛猛吸一口氣，道：「你倆怎樣，某便怎樣辦！若怕某誤事，某寧願長年在分舵練兵！」

諸葛通點點頭，道：「首先咱們三人必須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齊百飛道：「咱們相處十多年，某對兩位信任之極，更相信你倆沒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至於某那就更加不必說了！」一頓又問：「三年的時間，如何瞞騙天下人？若騙不了人，一幫一寨也會來攻打咱們，最怕他們聯合起來，則大事不好！」

諸葛通緩緩地道：「今有一個人在此，可以魚目混珠，將他代替掌門人，三年之後，再將他廢掉，乾淨俐落！」

齊百飛再度站了起來：「是誰？什麼人？」

諸葛通道：「咱們到密室內去！」當下三人返回密室，諸葛通指着床上餓昏了的容山河。「就是他！」

齊百飛道：「這小子一點也不像掌門，如何能魚目混珠？」

姚史儀道：「他是江湖上著名的殺手『變幻煞星』容山河，其易容術妙絕天下！」當下將他假扮梁多喜和翁吉祥的情況說了一下。

齊百飛道：「只怕還是會露出破綻！須知三年不是三日！」

諸葛通道：「由現在開始，咱們訓練他成爲掌門，在必要時才讓他露面，料無問題！」

齊百飛道：「過年之前，他一定要露面！」

「有三個月時間，已足夠，這小子除非不想活命，否則必然聽話！」

姚史儀接道：「何況如今也無第二個更佳的辦法！」

齊百飛點點頭，道：「小弟沒有意見，就由兩位主持吧，過兩天小弟便去分舵練兵，提防長虹幫突襲！」

＊＊＊

容山河又恢復了知覺，覺得有東西由口腔流過喉頭，他貪婪地吸吮起來。過了一陣方有氣力微張雙眼，一片光芒刺眼，他忙又閉起雙眼，良久方敢再張開。

只見床前坐着三個人，認得是諸葛通、姚史儀和齊百飛。諸葛通正在餵他吃稀飯。「你久餓不可以吃得太多！」

容山河呻吟似地道：「你們何必再折磨我……索性一刀將我殺了吧！」

齊百飛喝道：「你要找死還不簡單！」

諸葛通連忙止住他再說下去，道：「容山河，你今年不超過三十歲吧，你不想在這個風華正茂的年紀死吧？」

容山河道：「容某剛屆二十八歲！是好漢的就不能用此手段……」

諸葛通道：「某只問你，到底想不想活？」

容山河心頭一動，問道：「想活又如何？」

「便得聽咱們的擺佈，爲期三年，三年之後恢復你的自由，這三年你可享盡榮華富貴……」

容山河笑道：「只怕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吧！」

諸葛通單刀直入:「我要你假扮敝掌門,以維繫本門上下之信心!」

容山河一怔,脫口道:「要我扮翁吉祥?難道他已傷重斃命了?難怪你能一眼看穿我是西貝貨!」

「廢話!你如今還未答覆我!」

容山河尷尬地一笑:「螻蟻尙且貪生,何況人乎?在下自然想多活幾年!」

「好,那就一言爲定,假如你不聽命令,便立即取你生命!還有一點,你休想逃跑,更不能踏出總舵半步,由內至外,最少有五重守衞。」

容山河道:「在下由階下囚變成掌門,做夢也不敢想,有此機會,還逃跑作甚?」

姚史儀接道:「還有一點,你由現在起,必須將自己當作是眞正的掌門,不得露出一點破綻,除了咱們三人之外,也不許露一點口風,否則立將你五馬分屍!」

「這個當然,所有的條件,在下一概答應,只是在下對翁掌門的了解有限!」

「由現在開始,咱們便將一切告訴你!」

* * *

三日之後,容山河已能下床,齊百飛回分舵去,姚史儀當衆宣佈掌門閉關,門內事務暫由諸葛通和自己處理,然後他們每天均到密室指導容山河假扮翁吉祥,由動作、聲線、說話神態、走路姿勢,對妻兒說話的神態冷熱,到武功。

諸葛通當然不會眞正傳授武功與他,只要他能擺出個架式。容山河爲了活命,潛心苦學。此事說來容易,但學起來,實在不簡單,他稍爲露出一點不像的地方,便遭姚史儀和諸葛通斥責。

眨眼過了個多月,天氣已甚寒冷,容山河的表現才逐漸令姚史儀和諸葛通滿意,兩人至此方能鬆一口氣。

接着下來,兩人又輪流將武林大勢,以及凡與天翁門有關的人和事,仔細告訴他,並時加考核,一點也不放鬆。容山河看來似甚優悠,其實十分吃力。一個人要長期假扮另一個人,等於由頭到尾改造過來,其間之辛苦艱難,以及煩悶沒趣,實非外人能以理解。

不過他容山河却是個人物,吃得起苦,而且他還不想死,所以學得仔細,因爲他還想三年之後,到外面的世界享樂去。

由他醒來到今爲止,他從未踏出密室半步,今天聽聞諸葛通說會放他出去過年關,因爲每年臘月廿五日,都是翁吉祥與手下歡聚之日,那一天,天翁門上下大排筵席,慶祝今年的成就,以及迎接新一年的到臨。

容山河很想抽空練習武功,以應付突然事變,忽然房門開了,姚史儀走了進來,道:「快準備一下,跟我出去!」

容山河吃了一驚,以爲有變,忙問:「什麼事?」

「合義寨的徐長河和朱伯坤突然到訪,他們此行目的,主要探查掌門的生死,所以你不能不出去一下,有關合義寨和本門的關係你都記得清楚了?」

容山河猛吸一口氣,道:「一定都記得,表演包你滿意!」

「好,且跟我來!」姚史儀帶他到一間耳房後,隔着紗窗,暗中指點廳內諸人姓名,原來翁吉祥的兒子也在座,待容山河都記住了,姚史儀才帶他進廳。

「掌門人駕到!」

廳內的人都站了起來,容山河見此場面,微吃一驚。幸好翁吉祥素來無甚表情,話也不多,因此他略爲點頭,即邁步向正中那張虎皮椅,至椅前,轉身輕捋鬚,道:「徐寨主,朱寨主請坐!」

徐長河和朱伯坤謝了一聲坐下,容山河坐下,下人送上香茗,他不慌不忙揭盅蓋,先將浮在茶湯上的葉沫子撥開,輕呷一口,道:「兩位寨主遠來,本應出迎,只因翁某閉關練功,適才方告一段落,失禮之處,尙請原諒!」

徐長河年紀未到五十,神態驃悍,聞言哈哈一笑,道:「掌門客氣!你我乃老朋友、好朋友,非比尋常,又何必客氣?」

容山河再呷一口茶,將茶盅放在旁邊几上,笑問道:「兩位寨主遠來,未知有何指教?」

徐長河看了義弟朱伯坤一眼,乾咳兩聲,道:「小弟聽到江湖傳聞,知翁兄重九日與華三川在天柱峯決鬥,翁兄不愼中了一掌,受了點傷,近日寨務空閑,故與二弟來探望翁兄!」

容山河忽然抬頭笑了起來,廳內諸人只有諸葛通和姚史儀知其乃西貝貨,一直担心他會露出馬脚,見狀更驚,兩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暗作準備,假如容山河違約,胡說八道,便立即殺上!

容山河笑了一陣,道:「多謝兩位寨主關心,翁某受了點傷還死不了!」

朱伯坤惋惜地道:「只可惜華三川那厮,雖中了翁兄毒針,居然還能活下來!」

容山河笑道:「生死在天,朱寨主又何必惋惜?翁某痛定思痛,決心以三年時間苦練武功,三年之後,嘿嘿……承兩位寨主關懷,不但翁某得以康復,就是天翁門亦不會倒下去!」一頓又問:「徐寨主,貴我雙方以前訂立之協議,未知尙有效否?」

徐長河本因聽了傳聞,懷疑翁吉祥已死,故此特地來探查眞相,如今見他尙在人間,疑慮全消,忙道:「當然有效,翁兄怎有此言?」

容山河又呷了一口茶方道:「我料華三川必然會放出消息,謂某已死,恐徐寨主有變耳!」

徐長河也笑道:「翁兄太看小小弟了,小弟若是這種人,又豈能得了弟兄們擁戴,而創下今日之局面?合義寨永遠與天翁門一道,共同進退!」

翁重道心中暗暗冷笑:「若眞如此,重陽節前,爲何連一封信也沒有?分明存心坐山觀虎鬥!」

「好極了,此乃徐寨主與華三川之分別!」容山河轉頭問道:「諸葛護法,如今是什麼時候了?」

諸葛通道:「啓稟掌門,如今乃酉牌

時分！」

容山河道：「吩咐下去，設宴為兩位寨主接風，本門香主級以上之弟兄，若在總堂者，都必須陪客！」

諸葛通暗鬆一口氣，忖道：「想不到這小子還眞有兩下子，這些話咱們來不及教他，他居然答得這般合適！想翁掌門在生，亦不過如斯！」當下傳令廚房準備。

容山河又道：「兩位寨主請恕少陪一陣了！道兒和任兒，代為父陪客，護法和總堂主，請隨本座來！」他長身走下來，居然有幾分龍行虎步之勢。

三人重回密室，容山河笑嘻嘻地問道：「兩位，在下成績如何，滿意否？」

諸葛通點頭道：「還算滿意，就不知以後你會否因驕而誤了大事？」

容山河瞿然一驚，道：「誤了大事，豈不是害了自己一條命，護法但請放心，容某一定小心！」一頓又道：「對啦，接下去該怎樣應付？」

諸葛通看了姚史儀一眼，道：「吃了飯，你便請罪，然後跟大公子和二公子聚一聚，勉勵他倆做事須三思，不可憑一時之意氣，要他倆勤練兵！」

容山河道：「在下發現一件事，臘月廿五日，必須把追隨本門的小幫會頭目也請來，以安其心！」

這個問題，諸葛通和姚史儀不是沒有想過，就怕容山河在斯時出紕漏，則得不償失。容山河見他倆沉吟不語，忙道：「兩位敢情是不相信在下，那也不打緊，反正這只是提議，決定權在兩位！」

姚史儀道：「臘月廿五日，距今尚有一個月，慢慢再商量未遲！」

當下三人又再出大廳，容山河向徐長河抱拳道：「翁某因閉關已有一段日子，門內之事，不太清楚，故須先了解一下，累兩位寨主久候，甚是不安！」

徐長河道：「小弟倆來得冒昧，該不安的是咱們，翁兄康復，不但是天翁門之福，亦是武林之福，小弟更望翁兄早日報却大仇，若貴門要滅長虹幫，小弟與敝寨，會全力支持！」

容山河微笑道：「多謝寨主，不過長虹幫和華三川都不是好惹的，須先作好準備！嗯，合義寨在徐寨主領導下，近日必又有進步？」

徐長河道：「託翁兄之福，小弟與敝寨方有平靜的日子過！」

容山河見姚史儀向自己打眼色，乃道：「酒菜上來！」天翁門的人，親眼見到掌門風采依舊，上下均精神振奮，是以辦起事來，格外俐落，眨眼間，三席酒菜已全擺上來，容山河舉杯敬酒。「菜粗酒劣，請寨主包涵！」

徐長河和朱伯坤亦回敬了一杯酒，容山河亦敬全體手下，惹來了哄堂歡呼聲。容山河微笑道：「本座受傷之後，累諸位弟兄担心了，亦辛苦了大家！」

衆皆曰不辛苦，容山河道：「菜快涼了，請大家動箸！」

諸葛通和姚史儀交換了個眼色，都覺得這個計劃十分成功，決定亦正確，單看衆堂主香主的表現便已足以說明，心中頗覺安慰。

* * *

容山河送走了徐長河和朱伯坤，回頭道：「道兒任兒，你們到爲父書房來！」稍頓又道：「諸葛護法，姚總堂主，你們也來！」姚史儀應了一聲，恐他走錯地方，忙在前引路。

到書房，分頭坐下，容山河瞥了諸葛通一眼，道：「道兒任兒，有一件事只能告訴你們，不許洩漏出去！爲父這次傷得極重，僥倖保住一條命，但武功只能保住三五成，因此日後的大任便落在你倆身上！」

翁重任吃驚地道：「難道爹沒法恢復以前之功力？」

「機會不大！」容山河道：「當然爲父不會放棄，亦因此日後閉關之時間必多，你倆凡事須多請教護法和總堂主，聽到沒有？」

「是！」翁重道問道：「爹須保重！」

「唔，你倆須勤練武功，日後方可接任！護法，總堂主，請替老夫看着他們，讓他們多負責點事，玉不雕不成器！」

他說話之語氣神態，彷如翁吉祥，加上翁重道兄弟倆做夢也想不到護法和總堂主會拿個假的來騙他們，即使容山河並不完全像父親，也只道是重傷初癒之原因，因此毫無懷疑。

當下諸葛通和姚史儀齊稱遵命，翁重道又問：「未知爹還有什麼吩咐？」

容山河看了姚史儀一眼，見他悄悄搖頭，便道：「沒有了……嗯，你娘那裏，你倆代爲父交代一聲！」言畢長身。

翁重任忙道：「爹，你跟娘她們許久未見過面，不如親自去……」

容山河沉下臉道：「能夠的話，難道爹不去？三個月閉關期未屆，今日若非徐長河來，爹亦不會冒險出關，莫誤爲父練功！」言畢拂袖而去。

諸葛通道：「大公子，二公子，掌門傷重，若非老天爺保佑，咳咳……你倆須體諒他，幾位夫人跟前，還望兩位替掌門解釋一下！」他乾咳一聲，道：「本門內三堂及外三堂之副堂主之職尚虛懸，兩位公子須力爭，時機成熟，諸葛某必向掌門推薦！」

姚史儀亦道：「稍候姚某會跟侯堂主和楚堂主商量，請他們多給機會你倆！」

翁重道和翁重任聞言大喜，蓋他倆亦不想單靠父蔭而陞職！

* * *

容山河之表現，極得諸葛通和姚史儀之讚賞，但兩人恐容山河樂極忘形，對他不給一點好顏色，要他永遠戰戰兢兢。

容山河覺得今天過得特別快樂，最低限度，他既未當過一門之主，亦未做人父親，今日卻過足了癮，心中暗道：「難怪有幾分本領的人，都喜歡創立幫會，再不行也弄個寨主玩玩，原來是這般好玩的！只可惜我是假的，不是眞的！」

忽生奇想：「要做個眞的又有何難哉？我就趁此三年，苦練武功，屆時既有錢，又有眞實本領，也弄個幫主玩玩，又有何不可？」

心念及此，便專心勤練武功，他本就聰明，只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雖遇明師，卻不肯吃苦，一心認爲一個人只要聰明，便可發跡，所以武功不行。這番立了志，又練得十分克苦，每日關在密室內，苦練不輟。

容山河之輕功本就不錯，因爲此乃逃命絕技，不能不下點苦功，最差的是內功，是以把時間花了一半在修練內功方面。

諸葛通和姚史儀輪流到密室「探望」他，又常把翁吉祥的一切告訴他，以免他日露出馬腳。

容山河卻纏着他倆將翁吉祥的成名絕技「奔雷掌」傳授與他。姚史儀問道：「你學奔雷掌作甚？」

「既然你們要求完善，若不學奔雷掌，終是個破綻！」

姚史儀道：「這套掌法，只有翁家兒子方准學，咱們也只是懂得一點皮毛，連口訣都不知道，又如何授你？不過他有一套武功，稱爲『天翁三全』的，倒可教你！」

「何謂『天翁三全』？」

「便是內功、身法和招式均全，本門所有的弟子都學過，問題是深淺以及其資質佳劣而已！」

容山河道：「那最好，請總堂主傳授！」姚史儀先教他將口訣記熟，原來那只是一套內家掌法，練久了自然會增長了功力。

姚史儀臨走時，又道：「莫忘記你本身的職責和身份，否則你休想活着離開！」

容山河心中暗罵：「眞豈有此理，憑容某的表現，有誰看得出破綻？老是威脅老子！哼哼，日後教你知道容某厲害！」

姚史儀和諸葛通輪流傳授「天翁三全」，容山河學得認眞，練得又刻苦，進展甚快，半個月時間，他便已經全部學懂，不知不覺，臘月廿五日又降臨了！

* * *

臘月廿五日，天未亮，便下起大雪來，眞是個好兆頭哇，瑞雪豐年！

容山河尚在睡夢中，便爲諸葛通弄醒來，他睜開雙眼，便見到密室內點着燈，床前坐着三個人：諸葛通、姚史儀和齊百飛，便一骨碌地坐了起來。「三位一早來，未知有何指教！」

姚史儀道：「今日是臘月廿五日，是翁掌門與本門弟子歡宴同樂的日子……」

容山河道：「這個在下知道，但也用不着這般早！」

「不錯，但上次承你『關照』，附屬於本門的那些小幫會頭目昨夜便已趕來了！」

容山河急道：「在下也是爲了貴門才會自作主張！」

諸葛通道：「話已說出口，下面的人自然會照辦，咱們亦無責怪之意，不過今日人多，咱們不得不早點來替你準備一下！」

容山河忙道：「三位儘管指敎，在下洗耳恭聽！」

姚史儀道：「本門內三堂香主以上的弟兄你都已認識，組織亦已知個大概，但那些附屬的小幫會，你便不知道了！」

他吸了一口氣才繼續說下去：「願聽天翁門命令，接受管制的有：巢湖之湖天水寨，洪澤湖的三個寨、長江中游的白水幫、淮河的三才幫，另外還有七刀會、紅衣教、天目山的懷義幫……等十七個組織，你且將這些幫會頭目的名字記住……」

姚史儀只唸了兩遍，容山河便記得一個不漏，齊百飛接道：「本門外三堂的堂主香主，你未會見過，也先將名記住。」

容山河記了名字，苦笑道：「記住了名字，認不得人也是枉然！」

「等下咱們會暗中指點你！」諸葛通道：「掌門共有一妻六妾，夫人羅氏，小名阿翠，二夫人小名紅玉，三夫人……七夫人棗兒，掌門最寵愛她，她年紀最輕，今年才廿七歲，通常在人前，你最尊敬大夫人……」

容山河記得頭昏腦脹，問道：「還有沒有什麼要記的？都一古腦說出來吧！」

諸葛通嚴肅地道：「你再唸一遍給咱們聽！」

容山河道：「且讓在下先洗個臉，易了容再唸好麼？」他有心賣弄，故意好整以暇，花了頓飯工夫才將一切弄好，然後把所有的人名身份唸了一遍。

諸葛通三人聽得臉臉相覷，齊百飛豎起大拇指讚道：「諸葛兄，你眼光不錯，沒有找錯人！」

諸葛通不苟言笑地道：「還有幾個名要記，重道重任是大夫人所出，而其他夫人均有所出，只有七夫人未有生育過……」他又唸了一大串名字。最後再將各人之容貌性格說了一遍。

容山河道：「你們昨天為何不先告訴我？」

姚史儀道：「怕你昨天記得，睡了一晚，今日又忘記了！」

諸葛通道：「稍候，你先到內廳跟諸夫人公子小姐吃早點。到時候，諸葛某便會去找你，你先跟諸幫會頭目見過面，然後請他們去看戲……」

容山河心頭一跳，問道：「去那裏看戲？」

諸葛通瞪了他一眼，道：「咱們請了一班戲子到會，在庭院裏搭台！」

「看戲這調調兒也是翁掌門所喜歡的麼？」

諸葛通搖搖頭，道：「以前都是掌門與手下們到處喝酒說笑，記住，今天你對手下不能擺架子！咱們恐你在醉後露出馬脚，所以改看戲！還有，喝酒時，你也不能盡興！」

「翁掌門酒量如何？」

齊百飛道：「往日掌門最多只喝兩斤高粱酒！」三人又叮嚀了一番，然後由諸葛通引容山河去內廳。諸葛通只送他到附近，便指引途徑，要他自己進去。

容山河有點緊張，因為上次面對的是手下和朋友，這次面對的是妻兒子女，不能出了一點兒差錯！

一入內廳，只見裏面放着兩張八仙桌，他女人坐一張，正中剛好空着一個位子，另一張坐着他的子女，亦剛好是八位！

醜媳終須見家翁，容山河只得硬着頭皮走進去，乾咳一聲，道：「好早呀！」他在空位坐下，先來個微笑，道：「愚夫想不到今日還能跟你們見面，幸好老天爺保佑……」

七夫人棗兒抿嘴笑道：「那你得感激大姐了，她每天在菩薩面前燒香許願，請菩薩保佑你早日康復！」

羅阿翠忙道：「七妹不是也在菩薩面前上過香？」

紅玉道：「既然掌門已康復，還說這種話作甚！」

容山河道：「阿玉說得好，過去的已成過去，以前的事，誰也不許提，否則便該罰！」

阿翠年紀已近五十，皮膚雪白，生來福相，甚為豐滿，淡掃蛾眉，頗有母儀，容山河雖然好色，可惜年紀相差太大，處身「花叢」中，不喜反愁，幸好阿翠轉頭道：「春花，快叫她們上菜！」

棗兒道：「掌門，今日的菜全是你最喜歡吃的，你且猜猜！」

容山河心頭一動，心想他近來每頓都有紅燒湖鯉，便笑道：「當然少不免有紅燒湖鯉了！」

六夫人阿梅道：「掌門只記得七妹的紅燒湖鯉！」

容山河忙道：「剛才為夫不是已說過麼，以前的事，誰也不許提！什麼菜為夫都喜歡吃！一個人本以為必死，誰知閻羅王不肯收留，重回人間，你們說，還有什麼東西不喜歡吃的？」

阿翠白了他一眼，道：「你自己又提往事了！」說笑間，丫環們已捧菜上來，第一道菜果然是紅燒湖鯉，丫環替每人斟了一杯酒，衆人便輪流敬酒，妻妾敬了，又輪到子女。容山河邊喝，淺呷即止。他又對每個子女說幾句話，氣氛逐漸活躍起來，但容山河却頗不耐煩，臉上又不敢有一點丁表露，恨不得諸葛通早點進來帶他出去！

好不容易等到了最後一道菜，可是諸葛通還不進來，容山河只好有一搭沒一搭地跟「妻妾子女」們胡扯，「道兒任兒，等下你倆也去陪劉寨主他們一齊看戲！」

棗兒道：「咱們也去看！」

「今日是臘月廿五，誰不讓你看！」

阿翠急問說：「掌門，你五十二歲生日，準備怎樣慶祝呢？」

容山河吃了一驚，諸葛通可沒告訴他，翁吉祥何時生日，只好應道：「五十二歲又不是整數，隨便吧！」

棗兒道：「怎能隨便，今年不比以前，今年生日特別有意思！」

容山河正在担憂，幸好諸葛通進來道：「掌門，他們都在等你，外面戲台鑼鼓已敲起來了！」

容山河連忙起身，道：「道兒仁兒，你倆先到大廳等為父！」隨即與諸葛通出去，急不及待問道：「翁掌門幾時生日？」

諸葛通瞪了他一眼，道：「輕聲一點！某也記不清楚，只記得是近月中旬！」當下又帶他到大廳旁的客房，透過紗窗，暗中指點廳中諸人姓名身份。

容山河問道：「都到齊了麼？」

「只有洪澤湖的楊寨主、三才幫的洪幫主未到！」

「那麼護法必須跟着在下左右，隨時提點，以免露出破碇！」

諸葛通聽後覺得他頗有責任感，寬懷不少，當下帶他出廳，容山河一一與他們打招呼，並多謝他們在歲晚離鄉別井到合肥。

一個矮胖的漢子長身道：「聽人說翁掌門受了重傷，咱們一直十分担心，今日見掌門安然無恙，至爲寬懷！」

容山河忙道：「多謝劉寨主關懷，如今翁某已痊癒，諸位可有華三川的消息？」

原來那人是巢湖天水寨寨主劉景賢，是天翁門的不二之臣，當下又道：「聞說華三川那斯，毒氣尚未拔清，如今亦閉關逼毒！」

白水幫幫主田世海接道：「可惜他居然能不死，眞是皇天無眼，翁掌門，天翁門與長虹幫這樑子除了用鮮血沖洗，否則任何東西都化不開！」

紅衣教教主王紅蓮道：「不錯，這段仇咱們一定要報！」

容山河乾咳一聲，道：「仇當然要報，天翁門與長虹幫勢不兩立，天翁門即使不敵，也有信心跟他們戰至最後一人，把長虹幫拖垮，諸位大可以放心，長虹幫敢踏進大別山之右一步，天翁門必全力以赴，保護大家的利益，不讓長虹幫在咱們的土地上踐踏！」

王紅蓮道：「聽掌門之言，並不將咱們包括進去，難道掌門有意棄咱們？」

容山河微微一怔，忙道：「翁某是不想連累大家損兵折將而已，教主幸勿誤會！」

田世海道：「翁掌門，你說這句話，便是不將咱們當作兄弟，天翁門有事，也就是咱們的事！」他激動地站了起來，高聲道：「翁掌門，你千萬莫認爲，經過天柱峯之役，咱們的人便散了！咱們還是與以前一樣，堅決擁護天翁門！」

七刀會代表墨傳書道：「不錯，若讓長虹幫打過來，咱們大家都無安樂日子過！長虹幫若攻打咱們，只要掌門一個命令來，咱們立即帶人趕來，共同抵禦！」

容山河實在料不到翁吉祥居然有此號召力，如此得人擁戴！他這時候，已完全將自己當作是翁吉祥，甚至忘記自己是容山河，因此感動地道：「有諸位這幾句話，長虹幫還有什麼可怕，諸位，我翁吉祥先謝過了，總之，天翁門永遠與諸位一道，互利共存！」

言畢大廳裏响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氣氛激烈，熱情高漲。諸葛通雖然對容山河的表現十分滿意，但仍恐他言多有失，不斷向他打眼色。

容山河忙道：「諸位，外面的鑼鼓已响起，請先到庭院觀戲！」

劉景賢道：「戲可看可不看，不過翁掌門，有些話咱們不能不說！」一頓又道：「掌門可知咱們爲何這般擁護您麼？」

這問題不好答，容山河暗吃一驚，轉頭望向諸葛通，但諸葛通也不便開口，他只好道：「劉寨主，翁某也正想聽聽諸位的心聲！劉寨主，你可以告訴翁某麼？」

劉景賢道：「俺是粗人，直話直說！咱們擁護你是因爲您對咱們統而不管，管而不嚴，充分尊重咱們，不像長虹幫那樣，弄得下面的人非唯他馬首是瞻不可！」

諸葛通暗道：「咱們還以爲是掌門沒有魄力，誰知這是掌門有意造成的，讓雙方的附屬幫會可作比較，如今看來掌門這個策略十分成功！」

容山河道：「原來如此！不過此乃翁某做人之原則，所謂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只有能互相尊重，合作才能長久，這個原則，以前如此，以後也是如此，永不變更！」

廳堂裏又响起一陣掌聲，歷久不息，容山河揮揮手，掌聲立停，如臂揮指，隨心所欲，容山河心頭一陣飄飄然，更忘記自己是個西貝貨，續道：「如今知道諸位擁戴翁某的原因，就更加不會違背！」

他目光一掠，輕吸一口氣，又道：「咱們彼此之間，能夠長期相安無事，亦端賴諸位的共同努力，將來誰也不許違背此原則！凡事都可以商談，不可動用武力，以免自己消耗實力，讓長虹幫有機可乘。」

姚史儀心中暗道：「其實這幾年大家融洽相處，乃因長虹幫咄咄迫人，形成緊張有所致之！」

紅蓮問道：「掌門，請恕小妹斗胆問一句，您受傷之後，完全康復了沒有？」

容山河略爲沉吟即道：「翁某身體已完全恢復，只是不知爲何內功却似稍退了許多！」

諸葛通和姚史儀聞後，心中暗罵：「這小子瘋了，這種話也說得出口！」

誰知劉景賢却高聲道：「翁掌門，咱們果然沒有看錯人，你的確把咱們當作兄弟，否則這句話，你絕不會說出來！」

衆人之中，以墨傳書最有感情，他忽然站了起來，道：「且聽墨某說幾句！」他目光一掃，問道：「翁掌門，你可知咱們爲何今日全部來此，又不去看戲？」

容山河臉色一變，哈哈笑道：「看來翁某一定是在什麼地方出錯了！」

「掌門沒有出錯！」墨傳書道：「只是咱們想知道掌門對咱們的態度！」

「如今大家都清楚了，翁某很想聽你解釋一下！」容山河轉頭望向諸葛通和姚史儀，只見他倆十分緊張，臉上露出無助之色。

墨傳書道：「咱們已知掌門受重傷，又聞傷後未出，即閉關練武，肯定武功未恢復，今日來探測掌門的態度，假如掌門坦言相告，即是對咱們沒有異心，天翁門是大哥，咱們是弟，只有大小之分，而無上下之別，假如掌門瞞騙的，証明掌門對咱們只如上司之對手下！」

容山河忽然抬頭大笑，良久方道：「說到底，諸位對翁某還是不放心！」

「也難怪咱們懷疑，不過如今已信任矣！」墨傳書抱拳道：「掌門，請原諒！」

容山河又發出一陣大笑。「這也難怪諸位，翁某沒有立即通知諸位，又怎能怪你！」

紅蓮道：「好啦好啦，今後大家以天翁門馬首是瞻，視如兄弟姐妹，不許再猜忌！」廳內爆起一陣歡呼聲。

諸葛通與姚史儀交換了一個眼光，兩人至此方放下心頭大石。

容山河道：「既然大家能互相信任，如今便請到外面看戲，等下吃飯時再談。」衆人均站了起來，容山河回頭道：「道兒任兒，你倆過來，多向諸位叔叔討益！」翁重道兄弟立即過來，隨衆出廳。

姚史儀見他們去遠，忍不住低聲道：「這小子眞有兩下子，若非小弟參與此一計劃，連小弟也看不出破碇！」

諸葛通嘆息道：「他不但只扮得像，簡直比翁掌門更像翁掌門！難得的是這小子好像是顆福星，剛才若非他，只怕事情已糟了！」

姚史儀想了一下，覺得若翁吉祥在生，他決不會說出內功消褪之話，則後果如何實難想像，不由也嘆息道：「說不定這是天翁門之福，如此說來，將來三年屆滿……」

諸葛通輕咳一聲，道：「他們去遠了，咱們也該走了！」

功業初成　毀於一夕

戲台上的帳幕，終於拉開，先是跑龍套的出來亮亮相，然後才是正點子戲，這是天翁門派人去崑山請來這崑曲戲班，譽滿藝壇，演的是陽顯祖編的「牡丹亭」。

故事是：南宋初年，江西南安太守杜寶，有個聰明貌美的女兒，名喚麗娘。杜家教深嚴，終日只要女兒隨老儒讀書，不許踏出閨門半步。一日，麗娘和丫環春香偷偷到後園玩耍，倦極而眠，夢見一書生與她在牡丹亭梅花樹下幽會。此後便念念不忘夢中情人，終於抑鬱而終，死前叫春香將其一幅自畫像埋於太湖石下，屍體葬於牡丹亭畔。後杜寶升遷，後花園被改作道觀。

麗娘病逝後，爲尋訪夢中情人，上下求索，幸得判官垂憐，許其還魂。

三年後，嶺南秀才柳夢梅遊學至南安，投宿道觀，偶遊後園，無意中拾得畫像一軸，畫中美女似曾相識，他一片痴情，連聲呼喚，不料麗娘現出身來，互訴衷情，柳願自殺隨麗娘而去，麗娘告之還魂之法。

次日柳掘墓開棺，但道姑欲阻攔，不料花香濃郁，棺材綻開，麗娘果然回生，二人成就了美滿姻緣。

才子佳人戲，對那些老粗來說，本來沒有什麼吸引力，但崑曲容合詩、劇、歌、舞於一爐，很具感染力，加上樂曲悠揚，台下人雖多，但鴉雀無聲，人人均聚精會神而觀之。

第二場幕未啓，樂曲「鵲踏枝」已先傳了出來，容山河聽得心花怒放，覺得自己此刻之心情，盡爲樂曲宣洩出來，以前他殺人賺錢雖然快樂，但怎及得今日如此得意？叱咤風雲的人物，以己馬首是瞻，受盡千百人之尊重景仰，有如南面稱王，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到這一刹那之滿足！

幕啓了，首先走出一個輕佻靈俐的丫環，佈景一望即知是後花園一角，牡丹亭畔。紅蓮坐在他身旁，轉過頭來，呵氣如蘭地在他耳畔道：「掌門，這丫環料就是春香了！」

紅蓮將屆標梅，但體態婀娜，嬌憨之色仍存，難得的是剛健中不失嫵媚，翁掌門本就是好色，三個月來，不曾接觸過女人，能夠忍耐得住，皆因生命無保障，再加上日日獨自在密室內練功，此際有美在側，鼻端又嗅到女兒香，一顆心便卜通卜通地狂跳起來，逐漸不知台上演些什麼東西，就連杜麗娘唱的曲子，也如夢囈。

容山河記得諸葛通說過紅蓮尚未許人，忍不住色胆包天，轉頭低聲問道：「教主如今找到意中人否？」

紅蓮笑嘻嘻地道：「小妹的意中人尚未找到，杜麗娘却找到了！」說着向容山河拋一個媚眼。

容山河抬頭望去，原來台上已多了個男人，書生打扮，瀟洒之至，杜麗娘則伏在石桌上假寐，容山河大着胆子道：「那杜麗娘是個西貝貨，有什麼意思？」

紅蓮故作不懂地問：「什麼西貝貨呀？」

「戲子豈有女的，男人跟男人談情說愛，是什麼玩意兒？」

紅蓮笑嘻嘻地道：「所以掌門才有七房妻妾！」

容山河還想跟她搭下去，誰知後腰被人担了一下，他猛地回頭，却見諸葛通，只見他眼光有怒火，低着頭道：「掌門，莫妨碍別人聽戲！」

容山河只得收起心猿意馬，專心看戲。這時，書生已隱去，春香上前推醒杜麗娘，杜麗娘猛地抬起頭來，喊了聲郎君，把春香嚇了一跳，轉身對觀衆拍拍胸膛！

這刹那，容山河突然發覺這春香是個女的，而且十分面善，只是她臉上塗了許多油彩，一時認不得，但那眼神却騙不了容山河！

「我一定見過她！」容山河心中嘀叨：「她是誰？」他盡力思索，始終想不出來。

紅蓮湊首過來，聲如蚊蚋地道：「想不到掌門還眞聽護法的話。」她氣息噴在容山河的耳朵裏，又溫又癢，連帶一顆心也癢了起來，却無從搔之，他暗自告誡：「容山河呀容山河，你千萬不能胡思亂想，否則會把腦袋丟掉！」

當下雙眼望着台上，只當作沒聽見般，可是人不動心動，紅蓮身上那一股幽香，教他坐立不安。

戲演至麗娘葬於牡丹亭畔，杜家他遷爲止，告一段落，休息吃飯，這當兒，春香哭別杜麗娘芳魂，容山河才想起來，這春香是虹虹！

虹虹怎會來此，起初容山河還不敢肯定，但虹虹臨下台時，對他投來一個

眼神，使他肯定了她的身份！再回心一想，半年之期將屆，而自己失踪，天神之子恐沒法向僱主交代，故迫虹虹混進來暗殺翁吉祥！

想至此，容山河後背出了一陣冷汗，心中又驚又急，假如向她說出身份，則自己被天翁門殺死，若讓她動手，自己固然危險，也害了她一條命！

容山河雖然風流，却絕非無情，他固然不想死，也不希望虹虹死於此處！

他懷着心事，忘記了戲已演完，後腰一痛才猛然一醒，連忙站了起來，道：「諸位請到大廳飲宴！」

紅蓮低聲道：「掌門，你很受感動哩！」

容山河一愕，問道：「教主說什麼？」

「我在說戲！掌門捨不得杜麗娘因相思而死！」

劉景賢等人均知翁吉祥風流，聞言都笑了起來，翁吉祥亦哈哈大笑，道：「任何人都不希望這個多情的麗娘病故！」

一句話又引得哄堂大笑，衆人魚貫走進大廳，紅蓮又道：「等下掌門大可以叫戲子改一改，讓杜麗娘活過來！」

「人死了還能復生麼？」容山河話出口，猛覺自己必須及早拿定主意，否則被虹虹暗殺了之後，便再不能復生，他振作精神，走到座位，舉杯敬酒，先敬嘉賓，再敬手下。「諸位幫主寨主，今日是敝門狂歡之日，下面弟兄們若果醉後失態，敬請原諒！」

劉景賢道：「掌門，小弟若醉後失言，亦請掌門和天翁門的弟兄們原諒！」

「諸位遠來是客，豈有主人怪客人喝醉之理？」容山河道：「上菜！」

下人們開始上菜，容山河目光一掠，無意中觸到一個捧菜漢子的眼神，心頭猛地一跳，忖道：「這對眼睛爲何這般銳利？怎像是個捧菜的小廝？」憑他多年的經驗，覺得此人對己不懷好意，忍不住不斷留意之，又忖道：「奇怪，此人的眼神好生熟悉？我在何處見過？」

他一對眼睛一直留意着那漢子，邊又要招呼客人，頗有點魂魄不附的樣子，諸葛通坐在斜對面，又不方便提醒他，幸好那漢子沒有過來，他邊吃喝，邊說笑，邊打開回憶之窗，就是想不通，自己爲何會覺得此人眼神在何處見過！

上第二道菜時，那漢子捧菜至鄰座，又向他投來一眼，容山河心頭一跳，暗罵自己糊塗：「我怎地這般混賬！我只認得他的眼神，記不起其面孔，又與虹虹一齊出現，豈不是天神之子？嘿嘿，他親自出馬了！」

他心頭一緊張，連忙道：「護法，你過來一下！」

諸葛通心頭一懍，暗中準備，若果容山河失態，便立即將他拉開。他來至容山河身前，問道：「掌門有何吩咐？」

容山河附耳道：「那個穿褐衣的小廝，如今捧着空碟出廳的，你看到沒有？」

諸葛通只看到其背影，但仍然點頭，容山河道：「我懷疑此人不懷好意，而且武功不弱，你悄悄派人試試他，一有不對，立即下令亂刀砍之！」

諸葛通尚在猶疑，誰知容山河沉下臉來，道：「諸葛護法，你沒聽見麼？還是要本座再說一次！」

諸葛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恭聲道：「掌門言重，屬下立即去辦！」言畢抬步出廳。

容山河道：「諸位，咱們再乾一杯！」衆人又開始動箸，過了一陣方見諸葛通神色匆匆而來，容山河問道：「辦得如何？」

諸葛通低聲道：「那廝不知去了何處，也許已看出咱們對他有所懷疑！」

容山河回頭仍附在他耳邊道：「此人武功高，又有心計，我對他的底細，知得清清楚楚！」

諸葛通問：「此人到底是誰？」

容山河道：「總之他不守本份，你不必多問，一定要將他搜出來，還有那個扮春香的戲子，如今在何處？她是個雌兒！戲班那有娘兒的？」諸葛通聽了此話，忙又再出去。

當上第四道菜時，諸葛通回來了，表示那一男一女都不見了，未知躲在何處！

容山河失聲道：「快搜！一定要捉到他兩人！」

翁重道見父親發怒，連忙走了過來，問道：「爹，什麼事？」

「沒你的事！」容山河在緊張中，動作語氣仍然酷似翁吉祥。「你回去，護法，此事交由你與姚總堂主辦！」

諸葛通又驚又怒，又恐此乃容山河之詭計，然此刻却不敢斥其非，只好委屈地道：「掌門，姚總堂主跟諸位幫主稔熟，讓他過來陪客，還是請齊總堂主協助屬下較合！」

容山河想了一下，點頭道：「護法果然想得周到！就照你的辦！」諸葛通向姚史儀打了個眼色，請他留心，便與齊百飛出廳。

紅蓮格格地笑問道：「掌門若有事用得着咱們的，但請吩咐！」

容山河笑道：「一個小价沒規矩，正所謂殺鷄焉得用牛刀，教主請多喝兩杯！」他恢復鎮定，又舉杯敬起酒來，廳內諸人，不管內外，都長身回敬。

說時遲，那時快，窗櫺突然裂開，窗外飛進一塊石頭來，但不見有人，虎堂堂主彭琦，霍地長身道：「貴門且繼續飲宴，待屬下去捉拿那塊石頭的死囚！」

彭琦去後，紅蓮關心地問道：「翁掌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容山河笑道：「小事一樁，是有關本門的，掃了諸位酒興，翁某過意不去，翁某自罰三杯！」

田四海道：「掌門，若用得着咱們的，但請吩咐！翁掌門的事，就是咱們的事！」

「多謝諸位，若有需要者，必請諸位協助，兩三個跳樑小醜，不值得介懷！來，大家繼續！」

菜繼續上，天神之子不再出現，而諸葛通則不斷派人回來報告，未找到要找的人。最後一道菜也吃過了，衆人在廳內聊天，但諸葛通仍未回來，却派了

殷香主來找容山河。「護法說時間已差不多，掌門仍帶他們去看戲，他會在您四周派人保護！」

容山河點頭道：「傳令護法，就說依計行事！」當下長身道：「諸位，戲開鑼了，請繼續觀賞，今晚大宴，再來喝個夠！」

諸葛通安排姚史儀坐在容山河背後，紅蓮坐在其左邊，田世海坐在右邊。前面則是劉景賢和墨傳書，即使有人要暗殺他，亦難以得手。

台上幕拉開，出台的是柳夢梅和書僮。紅蓮低聲道：「掌門，這戲子雖然俊秀，却嫌其太多娘娘腔！」

容山河隨口道：「很多女戲迷，都喜歡這種男人！」

「小妹絕不喜歡！我喜歡像帮主這般穩重而又坦率的男人！」

容山河心頭一蕩，忖道：「不知道這騷蹄子跟翁吉祥有沒有一手？」嘴上却道：「教主這句話教老夫受寵若驚，像教主這等年紀的，又怎會喜歡一個老頭！」

「誰說你是老頭？」紅蓮腰肢越來越軟，在衆目睽睽之下，幾乎靠在容山河身上。

姚史儀在背後輕聲道：「教主，你擋住在下的視線了！」紅蓮粉臉泛紅，連忙坐直。

容山河瞿然一醒，忖道：「這騷蹄子莫非另有目的？咦，若天神之子收買了她，我危矣！」

就在此刻，一個紅衣教女弟子走了過來，道：「教主……」

紅蓮道：「什麼事？」

說時遲，那時快，那女弟子嬌軀突然橫飛，背後伸出一隻手來，將紅蓮推開，一柄長劍如出洞毒蛇，直取容山河胸膛！

容山河見紅蓮轉身問弟子，亦不由自主轉過身去，突見白光一閃，一柄長劍已至胸前！幸好他一直認定虹虹和天神之子是來暗殺自己的，因此心裡有了準備，長劍未至，他一擰腰，身子已滾落地上！

「嗤！」長劍割破他的灰袍，虹虹一劍不中，第二劍又至，但這一次姚史儀已抽出刀來，將劍架住，喝道：「把這賤人縛下！」

容山河狠狠地自地上爬上來，忽覺勁風臨身，他感應力一向極強，不暇思索，雙脚微一用力，斜飛而起！

白光一閃，又一柄長劍擦肩刺空！容山河目光一掠，見一道褐影自身旁掠過，他脚尖落在一個婦人的肩上，再度飛起，落在行人道中！

這時候，台下秩序大亂，連台上的戲子亦停止了演出，天神之子一落地，便被田世海等人圍住，齊百飛和諸葛通亦連忙跑過來，容山河見紅蓮向自己走來，忙道：「齊總堂主，你過來！」他邊說邊向人羣中走去。

紅蓮急向容山河奔去，道：「掌門，那裡人多不安全，快出來！」

齊百飛幾個起落飛躍在容山河身前，喝道：「所有的人都讓開！」翁重道和翁重任也忙過來護駕，紅蓮見狀只好抽出劍來，站在前面。

容山河跳上一張板櫈望去，只見天神之子一柄長劍如游龍，把三四件武器全蕩開，向姚史儀的後背攻去。虹虹在姚史儀的鋼刀底下，只有招架之力，而無反擊之功。

天神之子的劍尖已送進姚史儀的後背，諸葛通的劍和田世海的掌已擊至！天神之子不求有功，但求自保，突然拔身而起，再一個起落，向屋頂飛去！

說時遲，那時快，但聞一片「嗤嗤」聲响，屋頂上射來一陣箭雨！

天神之子大叫一聲，揮劍急舞，被迫落地，他剛落地，便又被諸葛通等人團團圍住，戰鬥再起。

容山河心中暗自感慨：「想不到我向以暗殺為生，被譽為最出色的殺手，今日却反遭人暗殺，眞是報應！嗯，想不到天神之子的武功這般厲害，以前眞是小覷了他！」

忽然心頭一動，「他一向找人去殺人，今日自己赤膊上陣，即嘗敗績，也是個報應！只可惜虹虹……」他忍不住道：「道兒，傳令下去，男的死活不計，若能生擒那女的最好，為父要知道誰派他們來刺殺我的！」

紅蓮耳尖聽見，道：「掌門，那還用問，當然是華三川！」

天神之子以寡敵衆，久戰之下，體力消耗極大，被墨傳書的判官筆劃了一道血槽之後，又讓諸葛通的長劍刺中了脅下，衣襟全是血跡。

諸葛通喝道：「你是什麼人？是誰派你來的？快從實招來！」

田世海道：「護法，何必枉費唇舌，先將他擒下來，慢慢拷打，還怕他不招供？」說着，趁天神之子轉身，立即飛身撲上，雙掌齊出，向其後背擊去！

誰知天神之子自知今日必死無疑，存心找人墊背，突然轉過身來，雙手握劍急刺！

這一着既快又出人意料，因為諸葛通的劍已到，他竟然不顧一切，大出田世海意外！電光石火之間，實不能撤掌，移形換位！「蓬！」他雙掌結結實實，印在天神之子的胸膛上，但天神之子的長劍亦同時刺進其小腹！

刹那間，兩條人影向後倒飛，諸葛通的長劍已深深刺進天神之子後背，劍尖自前胸透了出來！他用力拉開，拉出了一股鮮血，墨傳書判官筆再一招戳在其頭上，飛起一脚，將其踢翻！

天神之子，人在半空，鮮血已狂噴，果然一聲落地，不能動彈。

田世海小腹血流如注，劉景賢忙將他拉了過去，叫道：「快拿止血散來！」

姚史儀要殺虹虹，易如反掌，只是要留活口，諸多顧忌，尚未得手。此刻，虹虹突喝道：「停，我投降！」

姚史儀收刀道：「快拋下兵刃！」誰知虹虹翻掌震劍，往脖子上一抹，竟然自殺了，姚史儀見她活不成，大怒之下，又在她身上砍了一刀！

容山河舒了一口氣，道：「把屍體拉開，先替田帮主治傷，戲不演啦！」

* * *

今天本該狂歡，却因天神之子之出現，而把氣氛攪壞了，最後又因田世海受傷命危，賓主均無心情。

容山河沉聲道：「找最好的大夫，拿最好的藥來！一定要救活田帮主，齊總堂主，今夜必須嚴加防守！」

墨傳書乾咳一聲，問道：「掌門，這兩個刺客是什麼人，你可知道？」

「翁某不知，正想請教諸位！」

劉景賢道：「你不懷疑咱們吧？」

容山河急道：「劉堂主這樣說可是寃枉！彼此親如兄弟，天翁門兄弟誰都不會懷疑諸位！」

紅蓮格格地笑道：「小妹相信掌門不會捕風捉影，但剛才吃午飯時，掌門似乎有所覺，莫非那男的是掌門的仇家？」

容山河哈哈笑道：「翁某若知道，又何懼明言？教主多心！」

紅蓮臉上笑容不改，但語氣却有點咄咄迫人。「小妹斗胆再問掌門一句話，爲何掌門事先會有所警覺？」

姚史儀不悅地道：「敝上閱歷目光何等銳利，若沒有幾分本領，又怎樣創下天翁門？」

容山河忙止住他，道：「這根本算不得什麼本領！剛才那廝上菜時，翁某覺他步履起落，輕快而又沉穩，眼神充足，分明是個高手！翁某雖無什麼本領，但絕不忌才，若本門有這等武功的人，又怎會讓他端菜，所以翁某生了疑……」

紅蓮插嘴道：「那個女的又如何？」

容山河哈哈笑道：「上午教主坐在本座身旁，難道沒發覺春香在台上一直望着老夫？而在最後一場戲，她在哭杜麗娘時，翁某發覺她是個女的！戲班有女人上台，那不晦氣呀？」

墨傳書嘆息道：「掌門果然心思縝密，吾等萬萬不及！」

紅蓮低聲道：「春香一直望着你？爲何我不覺？」

劉景賢道：「因爲你只看到翁掌門！」話音一落，惹來哄堂大笑，把尷尬的場面扭轉。

紅蓮怒道：「劉寨主，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容山河道：「劉寨主只是一句戲言，教主不必當眞，送香茗來！」

殷香主進內稟告：「啓稟掌門，屬下查過戲班了，原來他們那個扮演春香的戲子，被人封住了穴道，塞在戲台下面，剛才方找到！」

容山河道：「算了，不用再迫供了，以免連累無辜！」未幾，諸葛通親來報告，田世海已甦醒了，傷勢雖重，估計可以保住生命。容山河悲聲道：「田帮主是爲了翁某人才被害的，敎本座心中難安，護法請傳令禮堂堂主黎家禮，請他親自去一趟白水帮，將情況告訴副帮主！」

「是，幸好白水帮也有弟兄在場，目擊一切！」

墨傳書向劉景賢等人打了個眼色，道：「掌門，今日出現這種事，咱們也十分沒趣，料掌門還有許多事要料理，且如今年關在即，咱們就此別過！」

容山河忙道：「今夜無論如何請諸位留下來過一夜，天亮後再走！」

紅蓮道：「掌門，彼此既然沒有誤會，友誼長存，還怕以後沒有機會麼？」

墨傳書再道：「掌門請放心，咱們依然忠心於您，有事發生，請傳天翁令，咱們立即趕來！」

容山河見諸葛通和姚史儀都無挽留之意，只好道：「如此待本座送諸位出門，明春有機再聚！失禮之處，尚請包涵！」當下羣豪又謙虛了一番方告辭。

容山河果然親自送他們出大門。諸葛通和姚史儀恐他乘機逃逸，暗中戒備，誰知容山河毫無逃跑之意，回頭道：「護法，帶本座去探望田帮主！」

諸葛通見他似乎忘記自己的身份，頤指氣使，心中有氣，却又不能發作，只好冷冷地道：「請跟我來！」他大步走在前面，引他到中院一間廂房，輕輕推開房門。「掌門請進。」

「嗯。」容山河進內，見房內有三個人，田世海躺在床上，床前坐着兩個人，一個老一個年輕，容山河一進去，床前兩人立即長身喚了一聲掌門。容山河點點頭，舉目望去，見田世海紋風不動，吃驚地問道：「田帮主又暈過去了？」

那老的道：「啓稟掌門人，田幫主喝了藥，因失血過多昏睡過去，老朽不敢走開，在床前侍候。」

諸葛通道：「這是本城最好的蘇大夫，這是蘇大夫的得意門徒詹大夫。」

「謝謝兩位，請盡力醫治他，老夫絕不會虧待兩位！」

蘇大夫道：「救死扶傷乃吾輩份內事，掌門你請放心，老朽已告訴家人，三天不回家！」

容山河回頭道：「護法，傳令下去，蘇大夫要什麼給什麼！」言畢又出房。

田世海帶了四名親信來，其一與黎家禮回去，其他三人都在房外。容山河的話，都聽進耳內，是以待他出房，三人立即向他行禮道：「翁掌門仁心宅厚，又義氣過人，白水幫上下，五內俱感！」

容山河嘆了一口氣，道：「三位千萬不可說這種話，不救回田幫主，翁某畢生難安。」回頭又對手下道：「好好招呼這三位兄弟。」

諸葛通道：「掌門，屬下有事報告，請到密室一談。」容山河點點頭，隨其後而去，姚史儀又跟在他後面，進了密室，立即將門關上。

容山河先下手爲强，道：「護法對在下的表現，似乎不大滿意。」

「不錯，因爲你太過放肆。」

容山河智珠在握，吭聲道：「在下並不覺得過份，翁吉祥在生，料亦是如此，若護法認爲在下在人前應該對你必恭必敬，在下完全可以辦得到。」

「你這是無理取鬧！莫忘記，咱們若果要殺你，有如踩死一隻螞蟻而已！」

「這一點，在下從未懷疑過，不過護法爲何不動手？」容山河故意頓了一頓方續道：「因爲彼此都是爲了天翁門！假如你認爲受氣，又何必當初？」

姚史儀忙打圓場，道：「彼此既然有誤會，何不當面說清楚？」

諸葛通猛吸一口氣，道：「諸葛某想聽你解釋，你爲何一眼便能看穿那個刺

客？你瞞得過別人，瞞不過我，因為你是假的。」

容山河冷哼一聲，心中罵道：「諸葛通你小覷了老子，你心胸如此狹隘，終有一日要吃苦頭。」他心中這樣想，嘴角却不敢說出來，正容地道：「因為那人叫做天神之子，他每次與我見面，雖然都戴着面具，但在下仍能認得他一對眸子！」

姚史儀訝然道：「天神之子？其人是何身份？怎地咱們不曾聽過？」

「江湖上的人和事，你們未聽過的還多得很，別自以為了不起！」容山河道：「這人是僱主和殺手之間的聯絡人，亦可以說是座橋樑！」

諸葛通道：「是他派你來殺翁掌門的？」

「不是派，是請！相同的是，彼此都沒有成功，他的下場却比我還慘！」

諸葛通沉聲道：「諸葛某想知道其人之眞姓名！」

「在下亦想知道，可惜一點兒也查不到，那個女的叫虹虹，一向與他在一齊，亦是一個謎樣的人物！」容山河稍頓反問：「諸葛通，你今日還看到什麼？」

諸葛通微一怔，怒道：「如今是諸葛某問你，不是你問我！」

「不知翁掌門以前跟紅蓮的關係如何？紅蓮此人是否水性楊花？」

這句話，使得天翁門兩名頭領的心頭都是一跳！諸葛通道：「關係只一般，紅蓮雖未必是處子之身，但絕非水性楊花的女人！」

姚史儀則道：「適才她對你的態度則有點奇怪。」

容山河道：「在下懷疑她可能已被天神之子收買了，只是沒有動手的機會，在下估計她不必殺人，只須在天神之子失敗時，制服了在下，再威脅天翁門讓他們離開。」

姚史儀道：「有此可能。」

諸葛通則道：「但某却想不通，她為何要這樣做，總之你今後必須小心提防。」

容山河道：「除此之外，未知護法尚有何叮囑？」

諸葛通再吸一口氣，道：「只要你不過份，咱們不但當你朋友，還會敬重你。」

容山河道：「有護法這句話，在下便放心了，如今該出去了吧？」

＊　＊　＊

晚上，天翁門上下人等席地在庭院中飲酒，連翁吉祥的幾位妻妾都出席。今年與以前不同，大伙兒都在談論掌門人的生死，以及今日之事故，先是田世海等人的試探，再是天神之子的暗殺。

容山河表現十分坦率，與衆同樂，他酒量極佳，二斤高粱下肚，仍無多大反應，却要裝作已有幾分醉態。流水席的酒菜，雖然比較粗，但勝在份量足夠，衆人放懷吃喝，歡笑聲滿院。

容山河故意裝醉，說話也不俐落，「諸位，本座精神未完全恢復，要休息了……田幫主在養傷，請大家說話輕一點。」

他言畢，歪步而退，翁重任上前扶住他，道：「爹，你早點歇息吧！」容山河點點頭，踏醉而退，羅阿翠等人連忙跟着出去了。

容山河見翁重任不走密室的方向，忙問：「任兒，你要帶為父去何處？」

翁重任笑嘻嘻地道：「送你到娘房內，爹，你跟娘一定有許多話要說。」

容山河心頭吃了一驚，悄悄回頭一望，不見姚史儀和諸葛通，却見翁吉祥的大小夫人跟在背後。他尚未想到推搪的藉口，已被翁重任推進一間房。

羅阿翠隨之進房，對房外的姐妹道：「愚姐有僭了，明天愚姐送他去二妹房裡，嗯，秋月，送碗醒酒湯來。」

容山河吶吶地道：「阿翠，為夫還是回密室睡的好……」

「這是什麼意思？」羅阿翠白了她一眼。「莫非你討厭賤妾了？」

「不是不是……為夫身子還未十分恢復……」

羅阿翠再白了他一眼，道：「你幾時把賤妾當作淫娃蕩婦？」說着丫環已送了一碗醒酒湯來，羅阿翠又吩咐她打水。容山河心中暗暗叫苦，他雖然好色，奈何一向只喜歡年輕貌美的姑娘，要他跟一個快五十歲的女人上床，實在提不起興趣，只好硬着頭皮喝醒酒湯。

羅阿翠洗了臉，要服侍他，容山河忙道：「夫人別客氣，待為夫自己來。」他背着面，裝模作樣洗了臉，又解下鞋子浸脚，羅阿翠已急不及待解了衣裙，露出一身白雪雪，但顯得多餘的肥肉來，一對又肥又長的胸脯，拖到肚臍上，容山河只看了一眼，便暗叫娘。

羅阿翠撥一撥床前矮几上的火爐，道：「掌門，你浸好了沒有？」

「你先睡吧。」容山河只好使用拖延戰術。羅阿翠拉了被子，睡了進去。容山河仔細將脚抹淨，再吹熄燈，也坐上炕，慢慢躺下去。

羅阿翠道：「掌門，你好似變了一個人似的，怎不寬衣？啊，對啦，你一向要賤妾替你寬解。」說着伸出一對肥手來，替容山河解衣，而且解得一件不剩。

「好啦，睡吧。」容山河重新躺下，以背向着她。

羅阿翠道：「掌門，這三個月你想賤妾不？」

「有……為夫只顧練武，以期早日恢復，所以……」容山河話未說罷，忽覺身子一暖，已被羅阿翠自後抱住，嚇得他不敢動彈，心中暗罵：「諸葛通，枉你自詡聰明，却不教我如何應付這種場面，他日若讓翁吉祥的兒子知道，老子汚了他們娘親，只怕我死無葬身之地。」

耳畔又聽到一個膩膩的聲音：「掌門，不知為什麼，賤妾老是覺得你跟以前有很多地方不同，但一時又說不上……啊，咱們已很久沒有親熱了吧。」

容山河暗暗咬牙，忖道：「管她娘的，先顧目前吧，老子把她當作虹虹就是。」當下標過身去，伸手到她身上撫摸。

慢慢羅阿翠呼吸便急促起來，受驚似的道：「現在才有幾分像。」

容山河將她一推，跨上身去，閉着眼覺幹，忽然羅阿翠叫嚷了起來：「你……你不是掌門，你是誰？」她雙手用力將容山河擋住。

容山河吃了一驚，急道：「阿翠，你說什麼？連自己的丈夫也懷疑。」他只道自己因沒興趣，而不夠堅强，連忙用力催策。

誰知如此一來，事情更壞，羅阿翠高聲叫道：「你不是掌門。」突然用力將容山河推下去，她聲音極大，遠遠傳了出去，容山河一驚，連忙伸手掩住其嘴巴，却不知自己在何處露出馬脚。

＊ ＊ ＊

容山河被翁重任拉進內室，姚史儀這才突然想起一件事來，連忙向諸葛通跑去，誰知諸葛通也走過來，兩人互相打了個眼色，向諸葛通的書房走去。

諸葛通關上房門，來不及點燈便道：「姚兄，此事非同小何，若讓大公子他們知道，你我恐連性命也未必保得住！」

姚史儀道：「小弟也是爲此而担憂，如今還來得及阻攔麼？」

諸葛通道：「夫人會否因此而怪咱們？只要容山河鎭定，大概不會發生問題。」

姚史儀搖頭道：「夫婦在床上必有些外人不知的小動作……只是咱們不讓容山河與夫人……又說不通，即使今日瞞騙得了，但以後又如何？」

兩人猶疑不決，那邊廂已傳來聲音，諸葛通吃了一驚，急道：「快去看看！」兩人忙不迭衝向內室。

＊ ＊ ＊

容山河心想自己身份若被揭發，在這種情況下，諸葛通三人也必會爲自己掩護，因此沉聲道：「阿翠，爲夫那裡不像？你大呼大嚷，不怕別人聽見笑話？」說着鬆開了手掌。

羅阿翠喘着氣道：「掌門……已經有五年不能成事，但今晚爲何……」

容山河暗叫倒霉，心想自己本不願與她歡好，勉强成事，誰知反而出了紕漏。

羅阿翠突然坐了起來，罵道：「你這淫賊，居然敢來戲弄老娘，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容山河哈哈笑道：「難道諸葛通和姚史儀敢找人來騙你，夫人放心，爲夫並非西貝貨。」

「好！待賤妾問你幾件事，你若能答得出來，便相信你，否則……」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翁重任的聲音：「娘，發生了什麼事？」

容山河急道：「沒事，快回房，別來騷擾爹。」

羅阿翠道：「任兒，你來得正好……」

容山河用力摟住羅阿翠的嘴巴，道：「快請護法和總堂主來。」翁重任不虞有詐，應了一聲走了。

羅阿翠極力掙扎，容山河怒道：「賤人，你眞要爲夫出醜，不要命麼？」這句話說得極重，羅阿翠審時度勢，心想這個男人若是眞的，傳出去，實在丢臉，若是假的，不順其意，恐有性命之憂，只好安靜下來。

容山河則匆匆穿了衣服，外面已傳來諸葛通之聲音：「掌門，未知深夜傳屬下，有何命令！」

容山河暗道：「來得好快。」當下道：「你倆稍候。」他待羅阿翠也穿好衣服，然後道：「夫人，咱們到密室內說清楚，你不相信我，也該相信諸葛通。」

羅阿翠點點頭，當下兩人打開房門，只見外面站着諸葛通、姚史儀、翁重道和翁重任，附近房間的房門都打開，許多腦袋在探動。容山河又吃一驚，他仍力持鎭定，道：「護法和總堂主隨本座到密室。」他一手挽着羅阿翠，回頭又斥退兒子。

四人來到密室，羅阿翠道：「護法，這個男人是假冒的。」

姚史儀臉色大變，忙道：「夫人何出此言？滿門上下，無一個有所懷疑……」

羅阿翠厲聲道：「我來問你，他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諸葛通和姚史儀不知就裡，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

容山河笑道：「實與你們說了，本座以前因削戈太過，不能人道，今夜重振雄風，故夫人有所懷疑，本座恐傳出去，惹下人笑話，所以來此說清楚。」

姚史儀兩人暗暗叫苦，心想男人失雄風乃最難以啓齒之事，難怪外人不知。

羅阿翠寒聲道：「我與掌門做了幾十年夫妻，平日還可以瞞得過我，但在房內……再且感覺也不一樣……重振雄風不奇怪，而體積怎會突然小了許多？」

容山河自問不是小丈夫，却料不到翁吉祥有過人之本錢，頓時無話可答。一直不作聲之諸葛通此刻乃道：「夫人且靜，先看看這封信。」

姚史儀立即點起燈來，諸葛通將翁吉祥的遺囑交給羅阿翠。羅阿翠看後，身子不斷地抖動着，澀聲道：「他……他死了……」

容山河嘆息道：「夫人，在下根本不想佔你便宜，只是你……」

「死賊住口！」羅阿翠滿臉怒容，罵道：「你兩個好大的胆子，敢以假的來凌辱老娘，該當何罪？」

容山河恐最終降罪於自己，忙道：「夫人此言錯矣，咱們原意均是爲了天翁門，而且此亦是掌門之意，豈可怪責兩位？」

羅阿翠怒道：「你是什麼東西敢與我說這種話？」

「我是個擅於易容和模仿他人舉止的人。」

羅阿翠道：「護法，你立即替老娘斬了他！」

諸葛通道：「此事萬萬不可草率，掌門一倒，附屬三幫今若一舉投向長虹幫懷抱，情況危矣，而下面人心亦會渙散。」

「你敢讓掌門夫人被這種惡賊侮辱？」

容山河道：「素聞夫人深明大義，原來這般小器，翁掌門遺囑寫得清清楚楚，其死訊絕不能洩漏，夫人殺了我，由誰來代替，能夠對人說翁掌門閉關三年

，絕不見客麼？若三年內有人犯境，又由誰來主持大局，振奮人心？」

姚史儀喝道：「容山河，你還不快跪下謝罪。」

容山河暗罵晦氣，只好跪下叩頭，道：「在下冒犯夫人，實有不得已苦衷，請夫人原諒。」

羅阿翠側身問道：「我能夠辨別出眞僞，紅玉她們也同樣能辨別出來，屆時又如何？」

諸葛通以退爲進：「正要夫人指點！」

「簡直豈有此理！你若有善法解決此問題，又不致掌門丟臉，便可暫時留下這小子一條狗命！」

這實是個難題，諸葛通和姚史儀臉臉相覷；容山河大着胆子道：「如果夫人肯爲天翁門着想，能坦誠相向，在下料可以瞞得了其他夫人！」

「放屁，你給老娘站在一邊去！」

就在此刻，門板忽然響起暗號，姚史儀知道是齊百飛求見，連忙開門迎入，低聲道：「夫人已知道一切了！」

羅阿翠冷冷地道：「齊百飛，連你也會參與此事，用個死賊來欺凌掌門夫人！」

齊百飛與姚史儀兩人不同，抱拳道：「夫人，屬下對掌門和天翁門忠心耿耿，此實是無可奈何之事，可恨屬下無胆違背掌門之遺囑！」

羅阿翠向容山河一指，道：「你既然對掌門忠心耿耿，如今這小賊汚辱我，你先替我殺了他。」

「夫人，此人萬萬殺不得，還得小心保護。」

「爲什麼？」

齊百飛道：「屬下剛接到大別山告急信，長虹幫知道臘月廿五日是本門的好日子，他趁此帶領十九個組織，向咱們進犯，殺了他，天翁門必垮無疑！除非夫人要弄垮本門。」

羅阿翠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諸葛通忙道：「夫人千萬別哭，洩了風聲，大事不好。這件事以後再說，請您保守秘密。」

容山河不耐煩地道：「你們要殺便殺吧，大家一齊死，總也乾淨！你以爲假扮一個老頭子，還是扮一個不能人道的老人，是件愜意的事？只要我仍然是翁吉祥的身份，便教華三川知難而退，保你天翁門。」

羅阿翠找到下台階，忙道：「好，若有什麼長短，便先殺你祭旗。」

容山河傲然道：「若能打敗華三川，三年之內，在下要誰陪我睡覺，你都不得反對。」

「你敢！」

「你不肯，難道老子不能再納妾？」

容山河臉上突現威嚴，道：「護法，請先送夫人回房，好好消除其他人對本座之疑心，然後回來商量應付長虹幫事宜。」

＊　＊　＊

密室只剩下四個男人，容山河問道：「齊總堂主，長虹幫的進攻路線，查清楚了沒有？」

「只知他們兵分兩路，一路去大別山北，一路去大別山南。」

容山河想了一下，道：「可能還有一路，由長江下游過江，抄我後路，快派人查。」

此言一出，姚史儀和諸葛通心頭都是一跳，咸認有可能，心中都忖道：「想不到這假的比眞的還英明！」

容山河看了一下地圖，道：「目前對方猖狂，不必驚慌，先下令慢慢退却，對方佔據的地盤大了，自然會顯得人手不足，必會露出空隙，屆時再派一隊精銳，由那裏突破，過了大別山，兵分兩路，一路偷襲其老巢，一路襲其後部，至此我方才全線出擊，長虹幫腹背受敵，不戰自潰。」

齊百飛一拍桌子，讚道：「好極了，就這樣辦！」

容山河又道：「護法，我方高手的實力如何，你最清楚，由你分配一下，誰人出擊，誰人留守！出擊的人必須胆大心細方行，本座願領兵突破防線，直搗華三川巢穴。只要長虹幫一倒，在下便不須再假扮翁吉祥，屆時就宣佈翁吉祥不愼中伏犧牲，也無損其威名。不過有一件事須再說清楚的……」

諸葛通道：「什麼事？」

「事成之後，恢復在下自由，在下永世不踏進天翁門勢力範圍內，亦兩不相欠。」

這當兒，諸葛通還能反對麼？是以掃了同袍一眼，便道：「一言爲定。」

容山河道：「你和齊百飛留守此處，在下帶姚總堂主出擊！立即傳天翁令，召集附屬幫會。」

＊　＊　＊

容山河率領的大軍，在三日後便出發。隨他而去的除了天翁門內三堂總堂主姚史儀、虎堂堂主彭琦、禮堂堂主黎家禮之外，便是由附屬幫會組成的精銳部隊，但主要還是在附近的組織：紅衣教、湖天寨、七刀會、三才幫和白水幫。田世海雖未能下床，但副幫主沈清水却代他出戰。

爲恐行動爲長虹幫偵破，容山河決定化整爲零，分批突破防線，然後他與姚史儀率領天翁門弟子直搗長虹幫大洪山老巢，其餘者則由墨傳書率領，襲長虹幫後背。

不料此一意見却爲紅蓮反對。「掌門，咱門歸附於天翁門，乃因爲您，假如你不指揮咱們，可能在合作上會出現問題，屆時牽一髮而動全身，則危險矣。」

沈清水亦讚成紅蓮之議。由於七刀會實力較强，故容山河有此議，但七刀會之實力尙無法作爲統領，而且姚史儀也不想讓墨傳書在此一役坐大，是以暗中向容山河打眼色。

墨傳書忙道：「請掌門收回成命，不如由小弟隨姚總堂主去攻打大洪山吧，其他人則由您指揮。」

容山河是徵求姚史儀意見，姚史儀考慮後，道：「如此也好，黎堂主，你率本部跟隨掌門吧。」言畢又附耳交代了他一番。

容山河心中暗暗高興，臉上不動聲色，道：「既然無人反對，立即行動！」

當下分成兩路，姚史儀那一隊北行，容山河這一路則南下。

一路急行軍，正是馬不停蹄，至次日黃昏，已集結在長江中游，當下分頭乘舟過江，然後西進，如此便不怕被長虹幫發覺。

天翁門在容山河等人去後，便將兵力收縮，並把一部分人，隱伏在外圍農莊內，靜候機會。諸葛通令天目山懷義寨負責背後安全，洪澤湖則負責北面，縮窄防線，引敵深入。

那邊廂的長虹幫雖懷疑有詐，但恃武力較强，又在東南兩邊作了佈署，因此一鼓作氣，要將天翁門的勢力連根拔掉。果然一路順利，很快便攻至六安、舒城一帶，距離合肥，不過百多里，但天翁門仍然採取且戰且退之策略，既不放棄抵抗，亦不拚死抵抗。

華三川躊躇滿志，容山河亦十分興奮，他自認這個計劃十分成功，打敗長虹幫的機會甚大，問題是能否殺死華三川而已。另者他如今少了姚史儀監視，有如鳥出樊籠，大有海闊天空任我飛翔之感。

說起來，他還得感激華三川，因為華三川幫他殺死翁吉祥，如今又救了他一命，若非他揮軍大擧進攻，他容山河哪有這個機會？說不定已被羅阿翠處斬了。

容山河望着那奔騰不絕的長江水，雄心勃勃，在此之前萬萬想不到，一個見不得光的殺手，竟然會變成武林巨幫之一的翁吉祥，率領千軍萬馬，逐鹿武林！即使今番失敗，他容山河這一生亦已無憾。

心念電閃，他忽然覺得自己是一個最幸運的殺手，也是成就最高的殺手，雖未絕後，卻是空前的。

容山河率領的大軍，又自江南返回江北，卻由九江過江，這時候岸上還不時傳來鞭炮聲，就似在為他預祝凱旋。

不過，容山河卻知道要打敗華三川絕不容易，因此他一上岸，便派人去打探情況。

容山河只在岸邊召開一次簡單的軍事會議，便以雷霆萬鈞之勢，直壓黃梅鎮。

黃梅鎮附近盛產銀魚，這一帶戲曲小調極為流行，只是這時候，誰還有心情去欣賞？長虹幫以黃梅分舵為前哨，在衆分舵之中，實力和規模最大，所以容山河認為攻佔了黃梅分舵，便有了立足點。

圍攻黃梅分舵，容山河兵分四路，一入鎮，便將分舵緊緊圍住，只用了半炷香工夫便攻陷。所有在分舵內的長虹幫幫徒，不死即被俘，無一漏網。

容山河立即着人審問分舵內的諸頭目，以了解情況，邊又派人去與姚史儀接洽，與天翁門的密探聯繫，以便決定下一步行動。

這一晚，容山河等人都歇在黃梅分舵內。容山河在深夜仍去觀看地形圖，推測華三川的行動。他慶幸當日為了計劃殺翁吉祥，做了許多工夫，包括華三川的一切也了解了，更慶幸他當年在師門內，不與同門師兄弟一般見識，只顧學武，而多方面涉獵，今日方能指揮若定。

忽然房門被敲響，容山河只道探子回來報告，頭也不抬地道：「進來！」

門開了之後又關上，容山河忽然嗅到一陣幽香，他心頭一跳，已猜到來者是誰，道：「教主還不睡？」

不料那人同時問道：「掌門還不睡覺？」言畢格格一陣嬌笑。

容山河抬頭問道：「教主夤夜到訪，有何高見？」

紅蓮走至桌前，容山河這才發覺紅蓮已卸裝準備就寢，衣衫甚是單薄，長髮似瀑布般披在肩後，另有一番動人心弦的魅力。「掌門，小妹來探你，你不歡迎麼？」

容山河對她不無疑心，板着臉道：「教主若為公來訪，翁某無任歡迎。」

「唔，不對呀！你根本不像是翁掌門。」

容山河心裏一驚，哈哈一笑道：「你認為翁掌門是怎樣的？」

「人人均說翁掌門風流成性，而且不怕老婆。但你見到小妹，卻好像見到鬼一般。」

「教主言重了！翁某雖然風流，但決戰前夕，不能分心，再說教主是一教之主，翁某絕不能有所冒犯。」

「一教之主也是人，人便有七情六慾。人謂掌門每逢大戰，必先風流一番，以鬆弛心情，與你所說，完全不同。」

「江湖上之傳聞，與事實往往有很大的出入。」

「但小妹是為了替你鬆弛而來的，算得上是為公吧？」紅蓮幽幽地道：「你别以為小妹下賤，我至今尚是處子之身。小妹自小便發誓要將最寶貴的貞節，送給我最尊敬的男人。」

容山河不敢望她，忙低下頭去，忽然燈光一晃，他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來，目光一及，再也挪移不開，只覺一顆心怦怦狂跳，幾乎跳出口腔。

燈光下，但見紅蓮赤身露體，皮膚像羊脂一般，腰肢似水蛇；年近標梅，但依然找不到一點瑕疵。容山河吶吶地道：「教主，妳……」

「你還是不是個男人？我知道沒有人可以在此情況下，拒絕我的，除非那人不是男人！」紅蓮閃動着水汪汪的眼睛，問道：「掌門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容山河只覺腦袋「嗡」地一聲響。早把警覺拋到九霄雲外，心中暗道：「他奶奶的，不幹白不幹，所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先風流一下再說。」嘴上卻言道：「本應是却之不恭呀！」言畢上前，一把將紅蓮抱起，輕輕放在床上。

＊　＊

春情消褪，房內只剩輕微的嬌喘聲。半晌，紅蓮道：「多謝掌門。」

容山河一把摟住她道：「該說多謝的是老夫。」

紅蓮輕笑道：「你寶刀未老，老當益壯，以後就讓小妹服伺你吧。你放心，小妹絕不會纏你，你回合肥，我也回紅衣教。」

容山河正中下懷，却故意道：「如此不是太委屈你麼？」

紅蓮不管，提出另一個問題：「掌門，你武功未恢復，此戰到底有幾成把握？」

「高手鬥智不鬥力，本座自有辦法。」

紅蓮喜道：「不知有何辦法？可否先告訴小妹？」

容山河心頭一動，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可惜現在還未想到。若教主有妙計者，歡迎提供。」

紅蓮深情款款地道：「你要小心，這次華三川絕不會輕易放過你。」容山河心頭一激動，幾乎將計劃說出來。紅蓮又道：「睡覺吧，明天再計劃。」容山河很想等她先睡，可惜不爭氣，方才消耗了他不少體力，很快便沉沉地進入甜蜜夢鄉裏，紅蓮輕輕拉被，將他蓋上。

* * *

各方面的情況很快便滙集到黃梅鎮，容山河分析過後，立即召集會議，說出自己的計劃：「咱們先攻岳西，再派一部分人去安慶，先把長虹幫的退路封死！」

羣衆向來佩服他，無人提出更妙的辦法，便決定立即出發，經過一夜激戰，又殲滅了長虹幫在岳西的力量。這時候，容山河不急於進攻，派人四處傳言，謂已攻陷了長虹幫總舵，又故意讓對方知道，天翁門的主力在岳西，翁吉祥也在岳西。

容山河好整以暇，帶着沈清水和洪靖波出城勘察地形。城西有一片高可及膝的野草，容山河想了一下，道：「兩位回去之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千萬不可洩漏一句，成功失敗全在此一舉。」沈清水和洪靖波唯唯諾諾。

三人返回城中，紅蓮迎前問道：「有何發現？」

容山河哈哈笑道：「老夫又非神仙，本座認為安慶那邊的人太少，決定加派沈、洪兩人去支援。」

紅蓮吃驚地道：「安慶那邊只是防止對方逃跑耳，岳西方是決戰之所，豈可本末倒置？屆時如何抵擋長虹幫大軍？」

容山河笑道：「本座自有妙計，教主不用擔心，只須盡快搜集弓箭。」

沈清水和洪靖波兩人去後，容山河甚是悠閒，只不斷派人去散播謠言和打探消息，終日與紅蓮飲宴作樂。紅蓮對容山河的態度越來越親熱，連旁人都知道她已是「翁吉祥」的人。

紅蓮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不斷催容山河早日定奪，甚至連劉景賢等亦忍耐不住，但容山河始終不為所動。

到第四天，探子傳來兩個好消息：一是姚史儀已攻陷長虹幫老巢，而且出乎意料地順利，正在回師中；二是華三川聞得翁吉祥在其背後，急不及待轉身奔來，已到離岳西只剩二十里路。

容山河也緊張起來，成敗在此一戰，他當然希望名留武林史，因此這一戰必須戰勝。

二十里路，瞬息即到，姚史儀是來不及會師了，不過容山河知道諸葛通一定會尾隨其後趕來，因此不慌不忙地作了佈置，把劉景賢的人，埋伏在草叢中，弓箭手埋伏在附近樹上，然後帶了人浩浩蕩蕩出城。

老實說，容山河心情亦十分緊張，因為他知道以自己的武功，實在擋不住華三川五十招，假如此計劃失敗，此處便必成其埋骨之所。

太陽偏西，把大地染得鮮血般猩紅，也就在此刻，遠處塵頭揚起，但見一大羣人馬，風馳電掣而來，探子來報，尚未開口，便已為容山河止住。

容山河坐在馬上，左紅蓮，右黎家禮，背後跟着黑壓壓一大隊人。那些鐵騎來至三丈前才突然勒韁停住，馬嘶人聲，響成一片，容山河都不為所動，端坐如儀。

帶頭那人是劉雲龍。容山河道：「叫華三川來說話！」

劉雲龍打了個哈哈：「敗軍之將尚敢言勇，幫主未至，但劉某已足以取你性命。」

容山河忽然哈哈乾笑三聲，笑聲未了，兩旁樹上箭矢亂飛，長虹幫猝不及防，倒下了許多人，劉雲龍大怒，罵道：「翁吉祥，你用此卑鄙手段，算得什麼英雄？」

容山河大笑道：「你們趁我歡樂之日，施以突襲，難道也是英雄所為？翁某只是以牙還牙而已。」三輪箭矢過後，長虹幫已死傷了三分之一，容山河立即揮軍衝殺，他自己則勒韁不前。

劉雲龍武功雖然不錯，但對於行軍佈陣，顯然不熟，讓天翁門一陣衝殺，死傷盈半，而樹上的箭手，依然不時發冷箭，連他自己也受了箭傷，被黎家禮纏得喘不過氣來。

眼看劉雲龍即將全軍盡墨，忽見遠處塵頭再起，又冲出一羣人馬，這一次來的則是華三川，華三川見狀揮軍急馳，容山河連忙鳴金收兵。

華三川一到，見地上有箭矢，即下令：「先將樹上的人趕掉！」容山河再度鳴金，示意樹上的弓箭手撤退，可惜大多數來不及逃生，便被長虹帮殺死。

容山河鐵石心腸，不讓後面的人越雷池半步，華三川哈哈笑道：「翁吉祥今次你再沒有機會了！你使用毒計不顧道義，我今日來討回公道，乃天經地道之事，你還有何話好說？」

容山河笑道：「彼此彼此，算你福大死不了，但今日你再沒有機會了，此處便是你葬身之地，有什麼遺言，趁早說吧！」

華三川大笑。「只怕你死無葬身之地，不過翁兄武功恢復了沒有？華某是勝之不武呀！哈哈……早幾天你手下一見到某之大旗，便望風而逃，今日亦不會例外！」

「單打獨鬥？老夫無任歡迎！」容山河道：「你有胆的便來吧！」言畢一馬向草叢馳去。

華三川有了上次在天柱峯之經驗，才不會中計，又見草叢內人影幢幢，不由大笑起來：「翁吉祥，你用這種低劣的手段對付華某不怕笑掉江湖英雄之大牙

麼？」

容山河故意道：「什麼低劣手段，翁某不知其意，尚請你解釋一下！」

華三川才不欲費唇舌，轉頭道：「岑堂主、馬堂主，你倆帶人冲殺過去。」他背後兩個彪形大漢，各帶幾十個人，向草叢冲去。將到草叢，劉景賢伏兵盡起，起初還眞有點效果，但長虹帮的人定下神來，雙方便形成膠着狀態。

那邊紅蓮揮兵與蔣百合並肩反向華三川大軍冲去，但亦爲對方的人攔住，一時間，殺聲震天，慘叫聲更是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太陽越來越大，距離大地却越來越遠，寒意漸重，冷風一陣緊過一陣。

華三川見已方可以控制大局，便飛下馬鞍，向翁吉祥奔去。口中道：「翁吉祥，上次讓你奸計得逞，未能分出生死，今次再來！」

容山河見他追來，便轉身向後急跑。他武功雖不行，但輕功了得，短距離下，速度實不下於翁吉祥，是以很快便跑出草叢範圍，道：「這裏人少，華三川，你敢過來麼？」言畢站停，擺下門戶。

「只怕你脚底抹油！」華三川最怕是草叢中尚有埋伏，待他走出草叢，登時放下心頭大石，大笑道：「其實今日就算讓你跑掉也不要緊，你從此之後，在武林中已沒法抬起頭來，更遑論與華某爭一日長短了！」

容山河一直十分緊張，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這個態度更使華三川放心，因爲他上次戰勝對方，假如翁吉祥有恃無恐，反要引起其戒心！當下也向前走去。

說時遲，那時快，兩旁的地上泥沙齊飛，接着有人自地底躍起。與此同時，容山河一對神管突然噴出兩篷毒針！廣及一丈，人不退反進！

華三川反應亦快，泥沙飛揚，毒針迎面射來，他立即躍起！誰知頭頂上突然撒下一張巨網，網上有倒鈎！華三川吃虧在手上沒有兵器，而那網又是柔軟不受力之物！他人在半空，急忙吸氣移形換位！

就在此時，由地上跳出來的沈清水連發四支弩矢！

揮袖拂之，顧得了下面；顧不了上面那張巨網！漁網一罩上，揮網的洪靖波立即用力扯下，華三川凌空沒處着力，被扯了下來！他人未落地，四面八方已射來數不清的弩矢！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直至身中十矢，發出慘呼聲，也只不過是一瞬息間之事！

華三川人在網中，雙眼似欲噴火，容山河則發出大笑：「我成功了，我成功了！」狀甚瘋狂，不類翁吉祥之舉止！

華三川驚怒交迫，雙手扯住漁網，猛地用力一拉一甩，洪清波抵擋不住，只好棄了自己的成名兵刄：天蠶絲寶網！

華三川甩開寶網，又一陣弩矢射至，他人似刺猬一般，呆呆地站着，狂笑未止。突然發出了一句話：「翁吉祥，我好恨！華某做鬼也不放過你！」

容山河笑聲仍未止，但華三川已砰地一聲，仰天直挺挺倒地上。沈清水高興得跳了起來：「死了，死了！」

三才帮和白水帮的人齊聲呼叫：「華三川死了，翁掌門成功了！」聲震四野。

就在此刻，一陣雷聲响起，原來是諸葛通和齊百飛率領十個帮會的精銳趕至，把長虹帮的殘餘團團圍住！

一陣冷風吹過，帶來了刺鼻的血腥味，容山河瞿然一醒，忖道：「我成功了，那一位殺手有我的成就？但……應不應該溜掉？」

心念未了，一個軟綿綿的嬌軀貼近，紅蓮挽着他的手臂，道：「掌門，你眞是一個英雄，連華三川也讓你殺了，原來你早有預謀，却不告訴我！」

容山河苦笑道：「你該體諒老夫！」

「掌門走吧，他們不死的都已投降了！」

「去那裏？」

「到敝教慶祝一下！」

* * *

紅衣教設於太湖鎮，距岳西只有百餘里。紅衣教的弟子不多，可是却有一座巨宅，巨宅附近還有許多廟宇可供借宿，因此諸葛通也不反對。一邊又派人去通知姚史儀。

晚上，筵開百餘席，紅衣教總壇歡笑聲不絕於耳。人人均讚賞翁吉祥之能！

諸葛通和齊百飛兩人滿不是滋味，全場之人衆多，但只有他倆知其底細！對於他倆來說，心中有如打翻了五味散。翁吉祥數十年的心血辦不到的，容山河幾日之間便辦到了！

假的勝眞的，不學無術者，勝過武林高手，還有什麼話好說？而天翁門和「翁吉祥」本人的威信，亦以今時最高，「翁吉祥」亦最得人敬重擁戴！

以前，三才帮、湖天寨、七刀會等多少是因天翁門勢強，不得不屈服，但看今日他們却是眞心誠意擁戴「翁吉祥」的！

齊百飛低聲問道：「護法，這人如何解決？」

諸葛通道：「某亦還未想到個妥善之策。」

容山河長身道：「諸位弟兄，翁某敬大家一杯，今日能夠打敗長虹帮，全仗諸位大力……」

沈清水道：「若非掌門殺死華三川，勝負還未可知哩！」

「那只是雕虫小技，微不足道，還是賴諸位力量！」

劉景賢忽然長身道：「諸位，俺有一句話說，翁掌門爲人如何？夠不夠義氣？俺提議推選他爲武林盟主！」

此言一出，諸葛通愕然，但大廳內却爆起激烈的掌聲，有些已不喊掌門，改稱盟主了！

容山河亦十分興奮，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今日之成就！忙道：「多謝各位好意，但翁某無德無能，突然勝任，況大家和平共處，又何必要一個盟主？」

洪靖波道：「盟主，你不必推辭了，

咱們已經決定隨你南征北伐，在掃蕩了長虹幫之殘餘，和擊潰合義寨之前，你都是盟主，以後是否再繼續下去，再召開武林大會決定！」

大廳內又响起一片歡呼聲。容山河見推辭不得，心中樂得幾乎叫出來，表面却裝出一本正經，舉杯道：「既承大家錯愛，翁某再推辭，便屬矯情了，假如翁某做出對大家不住的話，便有如此杯！」言畢將酒杯揉個粉碎！

天翁門弟子更加高興，酒席未散，許多人已喝得爛醉。諸葛通低聲對齊百飛道：「如今他已坐大，動他不得了！老齊，今後對他說話須小心，否則他大可以指揮別人殺了咱們！」

齊百飛身子一抖，嘆息道：「至今小弟尚未分得出，當日的決定是正確還是錯誤！」

兩人尚在說話，容山河反而持杯走來邀飲。「辛苦兩位賢弟了，若無兩位，翁某豈有今日？」他伸手在諸葛通肩上拍了一下，道：「諸葛弟，你我苦樂與共，有禍同當，有福共享！」言畢大笑。諸葛通和齊百飛唯唯受教。

容山河又道：「諸位弟兄，咱們的任務尚未完成，今晚早點睡，明日休息半天，下午出發！」

紅蓮過來扶住他，道：「盟主，你醉了，小妹扶你進房休息吧！」

劉景賢笑道：「俠士風流，英雄難過美人關，教主要好好服伺盟主哇！」衆皆大笑。

* * *

寢室內，紅燭高照，把紅蓮一張俏臉也映紅了。容山河心頭一蕩，一把將她拉進懷抱，道：「我的好娘子，某今晚要好好與你樂一樂！」

紅蓮粉臉嬌紅欲滴，道：「盟主，你別叫我娘子，小妹只想做你情婦，將來你有空便來這裏跟小妹聚幾天，小妹於願已足，若要入宮，又怕受不了你老婆的臉色，再說下面還有許多姐妹，要小妹照顧！」

「那些都是老弱殘兵，某一見到她們便倒胃，沒有你長伴，日子怎麼過？」

紅蓮道：「那還不容易？小妹有位姐妹，十分愛慕盟主，不如將她送與你作伴如何？」

「漂亮否？」

「比小妹美十倍！」

容山河色心又起，道：「你不叫她先讓老夫看看？」

紅蓮道：「有何不可，今夜便要她陪你！」

容山河道：「你倆一齊陪我！」

紅蓮輕啐他一口，掙扎着離開，出房一會兒又回來，只見她帶來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來，含羞答答，不敢仰頭。

容山河大笑：「好極了，教主厚禮，老夫生受了！兩個美人兒都上來吧！」

紅蓮笑道：「先讓小昭妹子陪你，等下小妹再來！」她掩上門出去了。

小昭一口將燈吹熄。容山河道：「黑乎乎的，什麼也看不見，有什麼意思！」

小昭低聲道：「小妹尚未經人道，盟主你體貼一點……」她坐在床緣，弄一弄席子，便解下髮髻，容山河一把將她拉過去，引頸在其頰上，先香了一口。

小昭嚶嚀一聲，投懷送抱，容山河急不及待，替她寬衣解帶，一把抱住，軟玉溫香，連骨頭也酥了。

容山河將她按倒，跨身欲上，小昭急道：「盟主，你要憐香惜玉……賤女尚是處子，慢慢來……」

容山河怪笑道：「老夫今夜喝得太多，等不及了！」他揮軍入港，忽覺不設防大軍如入無人之境，那裏是處子之身？正在奇怪，忽覺後面一痛一麻，尚未知道發生什麼事，已被小昭推開：「你，你……」

「我不是小昭，我叫紫昭，是華三川的情婦！去年你手下洗鐵夫污了我，我便一直想方法要報仇！他死了，我只好殺你，也替華郎報仇！」

「你是紫昭？你刀上……」

「刀上沾了毒，無人救得了你！」紫昭早已滾下床穿好衣服。「我也不會活！不過須先寫一封信交代一切，免得連累了教主！」

容山河只覺麻痹感佈滿全身，連說話也困難。「不是洗鐵夫污你……其實……是，是我……」他喉頭咯的一聲响，已然斷氣。

容山河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由一個殺手，在短短幾個月之內，登上盟主寶座，却又光輝奪目。他殺了不少人，造了不少孽，最後在事業高峯中，死在紫昭手中，應該無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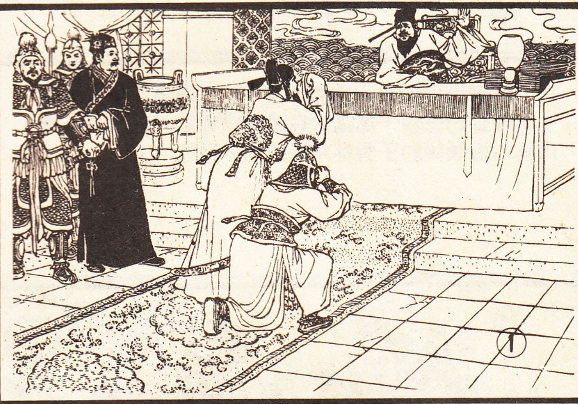
像他這種人，不在今夜被殺，以後的日子恐怕亦不好過……所以他還算是幸運的，因爲這是最好的結局！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六　　高石・編繪

大破連環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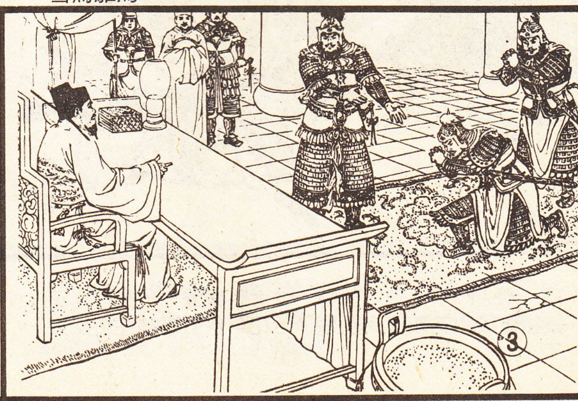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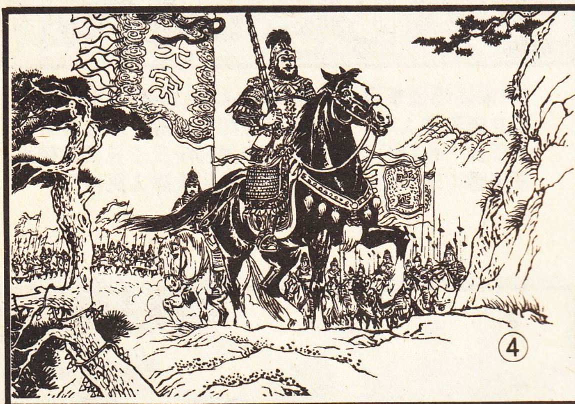
1　話說梁山兵馬攻破高唐州，殺了高廉，自有人到東京向高俅稟報。高俅聽說他兄弟被殺，大吃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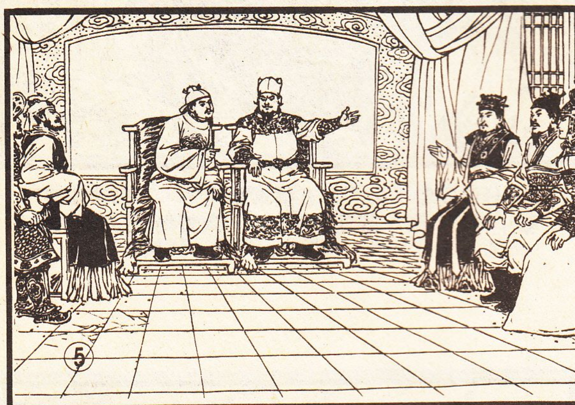
2　第二天高俅上前奏本，請皇上派大軍進剿梁山，還保舉了呼延灼作兵馬指揮使。徽宗准奏。徽宗見呼延灼精明强悍，儀表不俗，心下歡喜，賞了他一匹踢雪烏騅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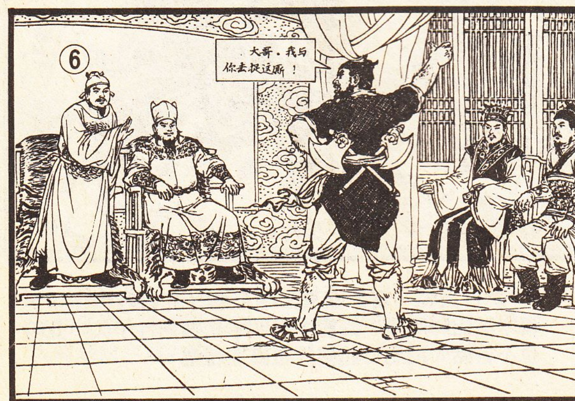
3　呼延灼謝恩畢，隨高俅到殿帥府，又向高俅保舉陳州團使練使韓滔、穎州團練使彭玘爲正負先鋒。韓滔、彭玘來到東京見了高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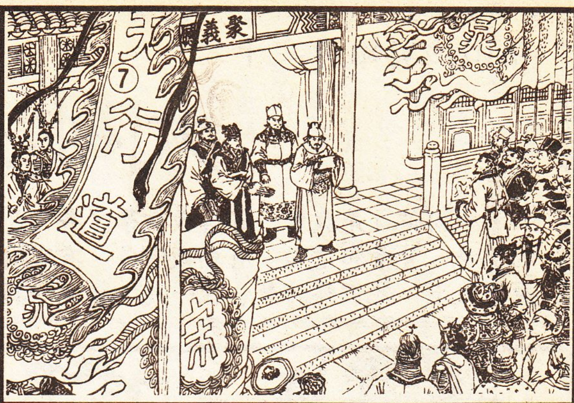
4　不到半月，三路兵馬都已編組停當：韓滔爲先鋒，彭玘爲後軍催督，呼延灼自主中軍。總共步軍五千，馬軍三千，加上隨軍人等近萬人，向梁山進發。



5　早有梁山遠探報馬，報到大寨。聚義廳上，晁蓋、宋江、軍師吳用及各位頭領商議迎敵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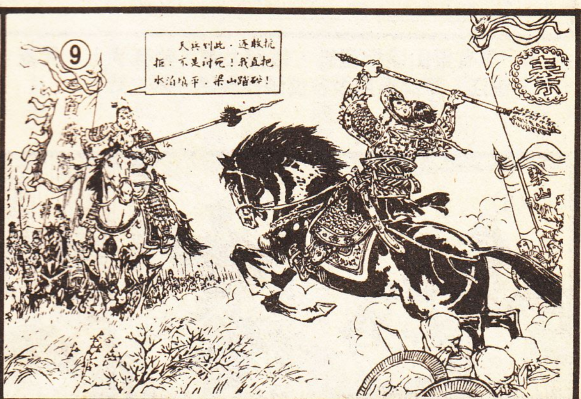
6　軍師吳用早知呼延灼武藝精熟，建議先以力敵，後用智擒。說話未了，黑旋風李逵便跳到晁蓋、宋江面前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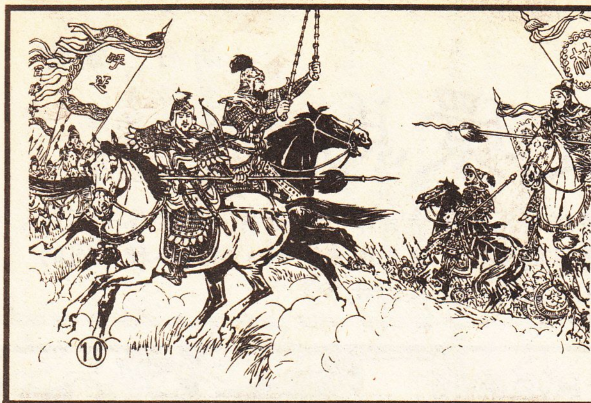
7　宋江喝退李逵，派秦明、林冲、花榮、扈三娘、孫立領五隊人馬，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派李逵、楊林分兩路埋伏；李俊和阮氏三兄弟帶領水軍接應；宋江自己親領十個頭領引大隊人馬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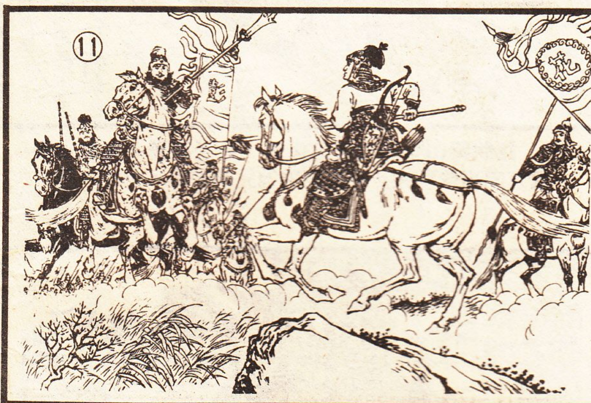
8　分派妥當，秦明等五撥軍馬領先，下山後安營下寨；等了一天，望見官軍到來。兩軍相對，紮下寨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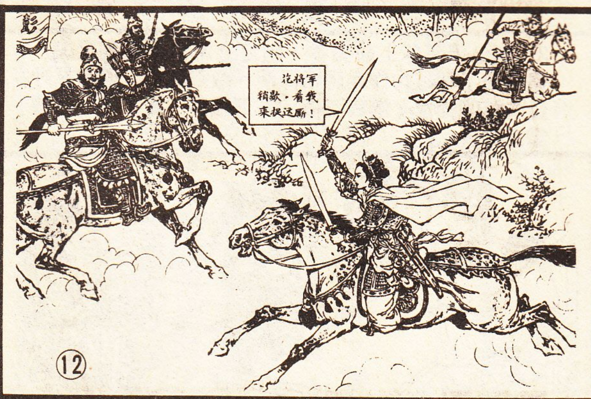
9　次日天曉，官軍營裏三通鼓響，先鋒呼韓滔橫提棗木槊出陣叫罵。霹靂火秦明本是個急性子人，此時也不答話，拍馬舞起狠牙棍直取韓滔。



10　鬥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正待要走，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那踢雪烏騅馬咆哮着冲到陣前，梁山第二撥頭領豹子頭林冲挺起蛇矛敵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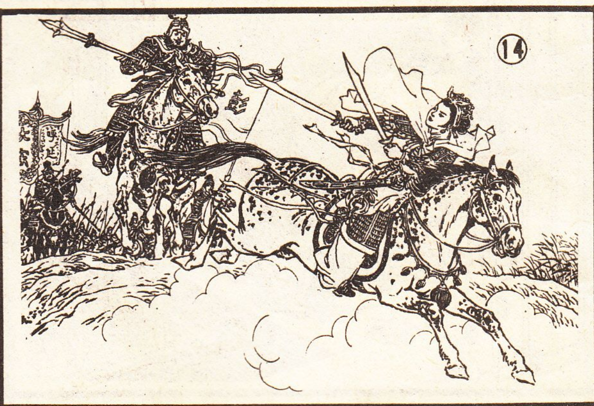
11　林冲和呼延灼戰了個平手各自退去。梁山第三撥軍馬出陣，小李廣花榮挺槍直撲呼延灼的部下天目將彭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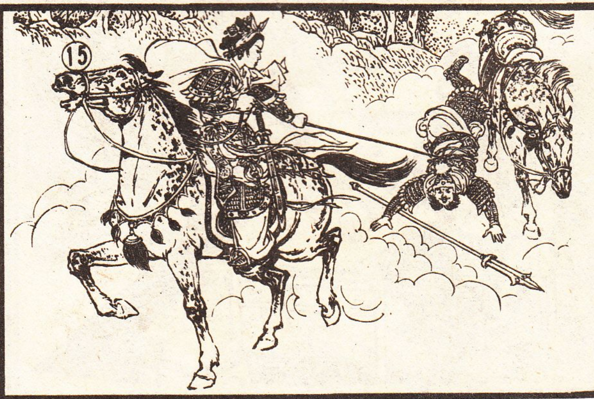
12　兩人鬥了一陣，忽聽一位女將喊聲，一丈青扈三娘領着梁山第四撥人馬到了。花榮自引軍轉往後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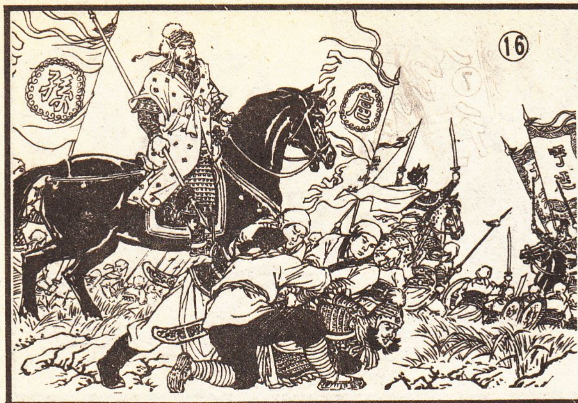
13　扈三娘和彭玘，一個使大杆刀，一個使雙刀，殺在一處。這時，病尉遲孫立的第五撥人馬也趕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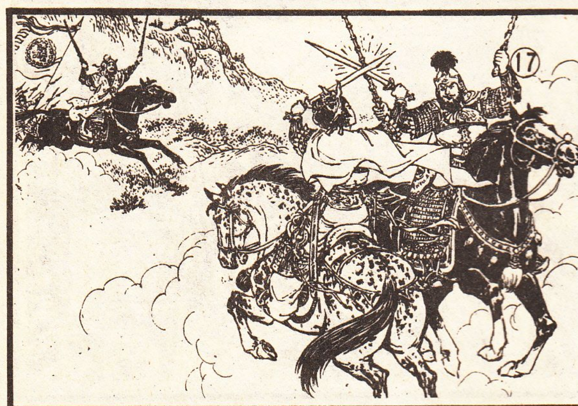
14　彭玘見扈三娘是女將，不把她放在眼裏，越戰越猛。扈三娘知道他輕敵，分開雙刀，回馬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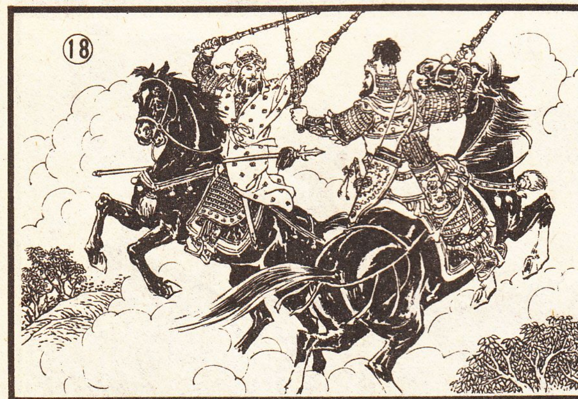
15　彭玘拍馬趕來。扈三娘掛了雙刀，從紅袍下取出紅錦套索望空一撒，彭玘躲避不及，早被套住。扈三娘順勢一拉，把彭玘拖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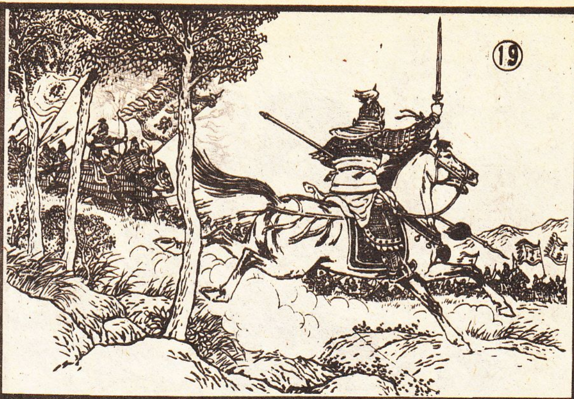
16　孫立喝教衆軍士上前，截住官軍，把彭玘活捉了。



17　呼延灼大怒，掄開銅鞭，朝扈三娘頂門上打來。扈三娘眼明手快，舉刀一隔，呼延灼的鞭正打在刀口上，錚的一聲響，打得火光迸散。扈三娘回馬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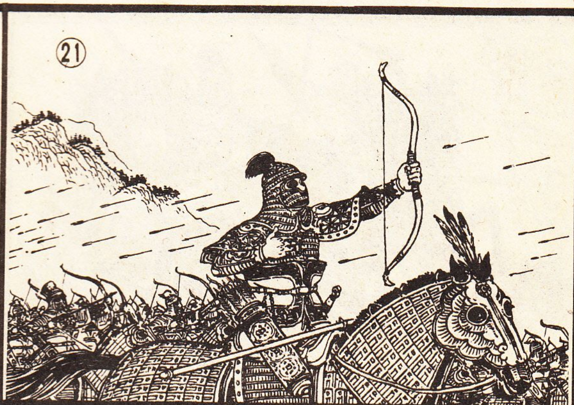
18　呼延灼縱馬趕來，孫立見了，迎住厮殺。他見呼延灼使鞭，也把槍帶住，抄起竹節鋼鞭打下來。兩個人在陣前左盤右旋，鬥了三十餘合，不分勝負。



19　官軍正先鋒韓滔，聽說折了彭玘，便從後軍隊裏盡起軍馬，向梁山陣前冲殺過來。



20　宋江見了，急忙把鞭梢一指，中軍十個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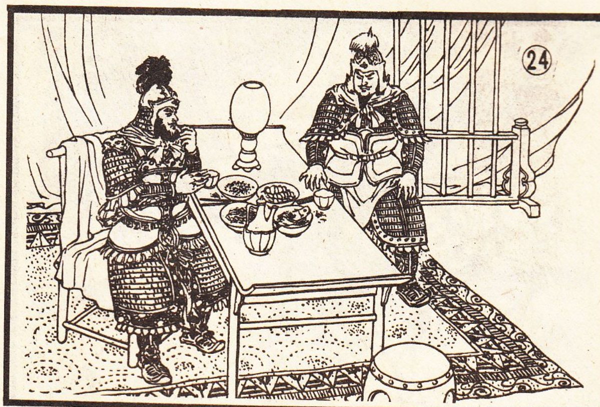
21　原來官軍陣裏，都是“連環馬”——馬帶馬甲，人披鐵鎧，三千馬軍用亂箭射來，梁山兵馬無法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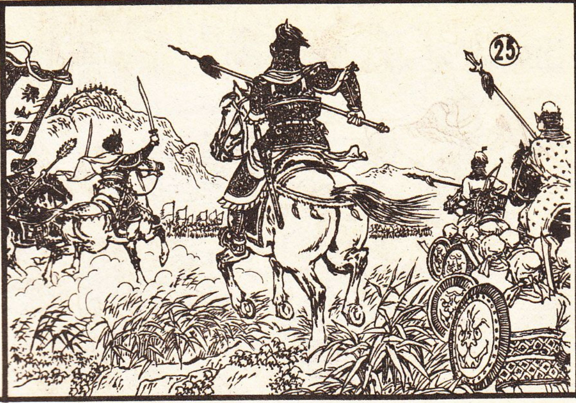
22　宋江見官軍的甲馬確實利害，射過去的箭一點也不能傷及他們，立刻命令鳴鑼收兵。呼延灼也退二十里下寨。



23　梁山兵馬退到山西下寨，屯往軍馬。宋江叫把彭玘帶進來，親自爲他解了繩索，扶入帳中，說明官府黑暗，官逼民反的道理。彭玘見宋江如此義氣，願意歸順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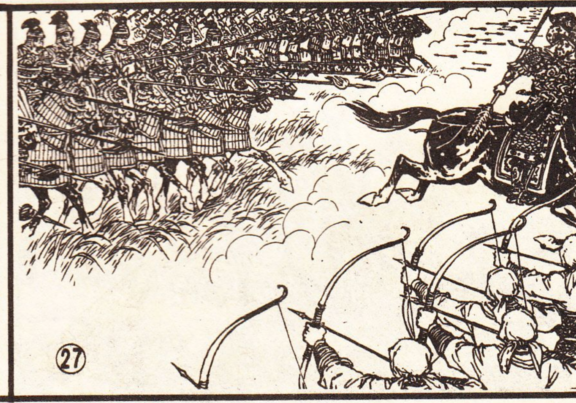
24　再說官軍折了彭玘，呼延灼與韓滔計議，明天把三千馬軍分作一百隊，每三十匹用鐵環連鎖，想以連環馬軍，分三面冲擊梁山軍馬。



25　第二天宋江又帶領了人馬下山，兩陣相對，秦明、林冲等五位頭領將前鋒各軍，一字擺開。但是官軍營裏一千步卒只擂鼓吶喊，却無人出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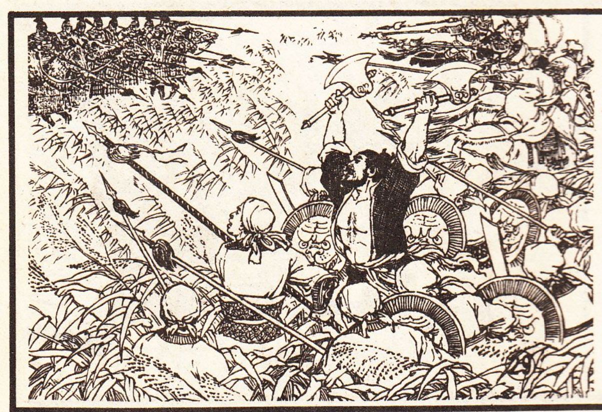
26　宋江心裏正在疑惑，忽然對陣連珠砲響，步卒分作兩邊，放出了連環馬軍，一百隊連環甲馬一齊跑發，漫山遍野，直冲過來。



27　宋江急令軍士放箭，那連環馬軍一點也不受損傷。前面秦明等五位頭領率領的五隊軍馬，立刻被冲散了，後面大隊人馬也抵擋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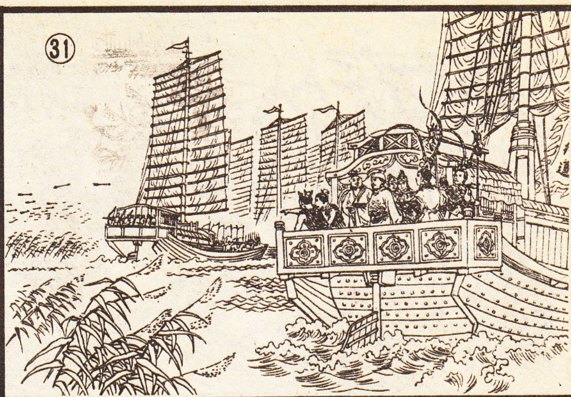
28　一隊連環甲馬直向宋江追來。左右軍十位頭領騎着馬，護着宋江且戰且退。



29　宋江等跑到葦塘邊，連環馬軍已逼近。葦塘裏跳出李逵和楊林，率領軍士，來救宋江。



30　李逵和楊林奮力擋了一陣，官軍的連環馬陷入葦塘，無力冲殺，宋江等才算逃出險境。



31　他們退到水邊，李俊、張橫、張順及阮家三兄弟急忙將宋江、吳用和受了箭傷的頭領安置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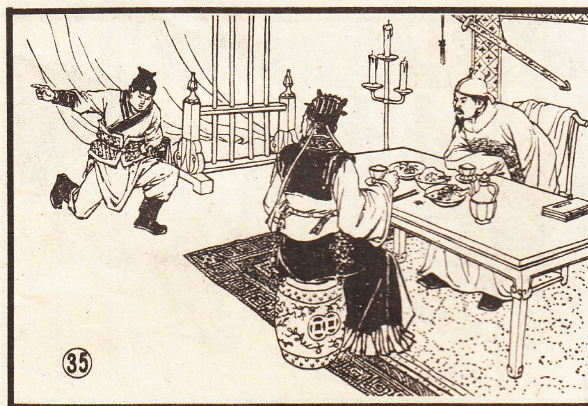
32　宋江退入鴨嘴灘水寨，清點人馬，損失了一半多。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都受了箭傷，宋江親自撫慰。



33　晁蓋、吳用、公孫勝等人知道，都下山來慰問，請宋江上山安歇。宋江執意不肯，只叫受傷頭領和軍士上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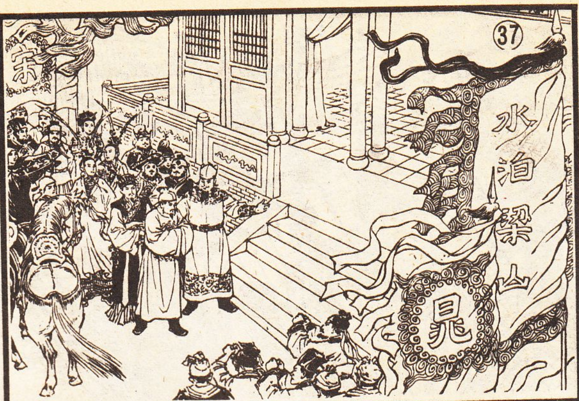
34　梁山兵馬退入水寨，呼延灼無法進攻，戰事停頓下來。宋江和吳用每日登大船眺望，但總是想不出退敵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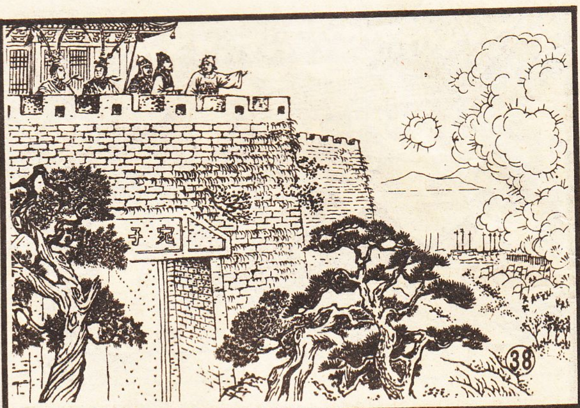
35　這天，探子來報，官軍裏新從東京差來一個炮手，正在水邊豎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水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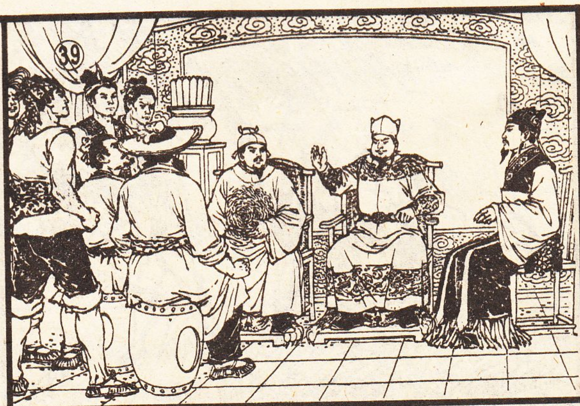
36　宋江和吳用商議。吳用知道呼延灼邀來了轟天雷凌振。此人善造火炮，能打十四五里遠，又精通武藝。吳用對宋江先退上宛子城再作計較。



37　宋江棄了鴨嘴灘小寨，帶了衆頭領引兵上關，晁蓋和公孫勝接他們到聚義廳，商議破敵之計。



38　計議未定，就聽見山下炮响。宋江等到宛子城瞭望，只見鴨嘴灘小寨已受炮轟。宋江心中輾轉憂悶，衆頭領也覺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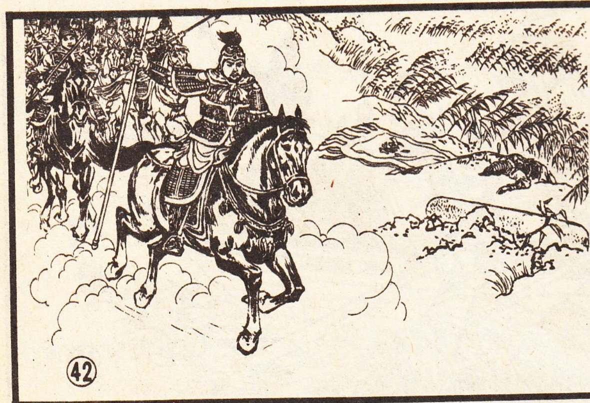
39　回到聚義廳，晁蓋、宋江、吳用商量了一陣。吳用說："若得一人誘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再商議破敵之法。"晁蓋立即召來水軍頭領李俊、張横、張順及阮氏三兄弟，安排計擒凌振的辦法。



40　黎明時份，李俊、張横帶了四五十個會水的軍士，架了兩隻快船，悄悄穿過蘆葦，向對岸划去。張順和阮氏三兄弟帶了四十隻小船隨後接應。



41　李俊、張横上到對岸，一聲吶喊，衆水軍冲出蘆葦，跑到炮架子跟前，把炮架子全給掀翻了。



42　凌振聽說炮架被毀，便帶了風火二炮，拿槍上馬，引了一千官軍趕來。李俊、張横領人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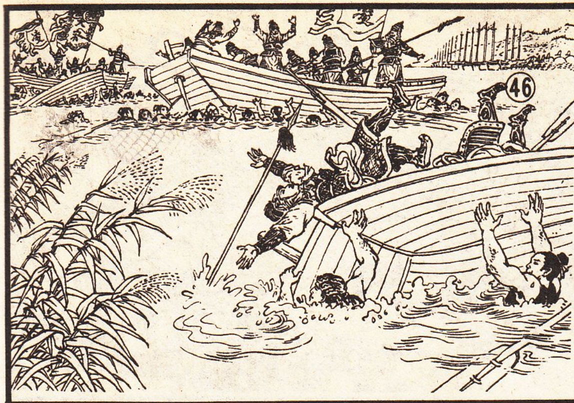
43　凌振追到蘆葦灘邊，只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總共不過百十餘個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却故意不開船。



44　凌振人馬冲到水邊，李俊、張橫、張順及阮氏三兄弟和衆水軍一聲吶喊，都撲通撲通跳下去了。



45　朱同、雷橫在對岸吶喊擂鼓。凌振便叫官軍搶船，人馬盡數上船，向對岸殺去。



46　凌振船到湖心，岸上朱同、雷橫又鳴起鑼來，水底下鑽出四五十個水軍，盡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裏。凌振急待回船，誰知連舵帶櫓都被拽下水去了，還鑽出兩個頭領，一下子把船掀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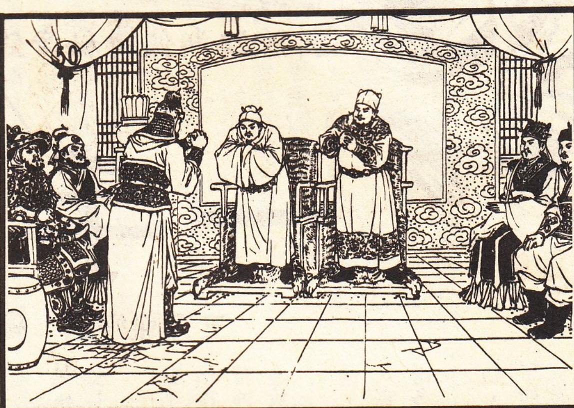
47　凌振不識水性，丟了槍撲倒在水裏，正撞着阮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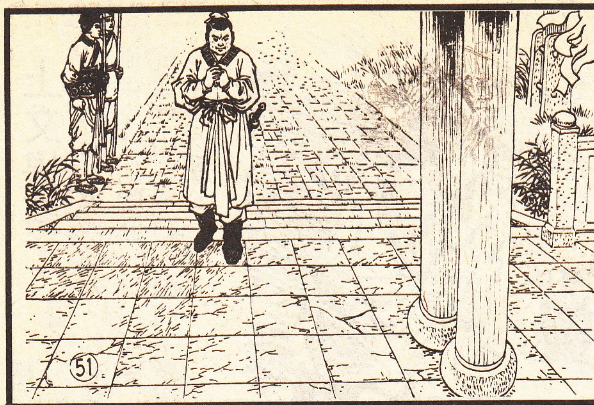
48　阮小二把凌振拖到岸上，叫水軍綁了往山寨送。這一仗生擒軍官二百餘人，一半落水淹死，只有少數逃了活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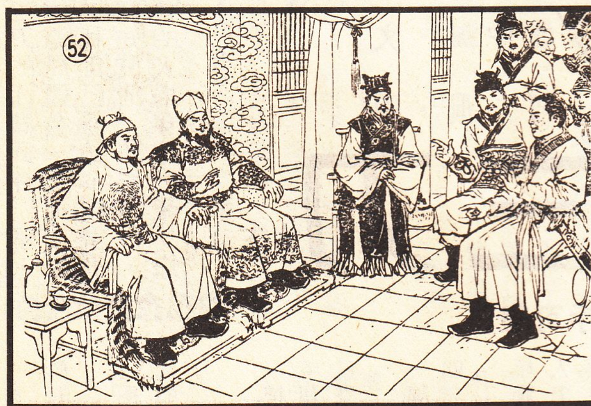
49　阮小二解凌振上山，宋江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來迎接，親自爲他鬆綁，相請上山，還埋怨阮小二等無禮。彭玘這時已作了頭領，也在旁相勸。



50　凌振換了衣服，被請到聚義廳坐了。他請求從東京將他母親、妻子接上山來，宋江當時就答應了。



51　梁山雖說收了彭玘、凌振，可是還無計可破連環馬。頭領中有個金錢豹子湯隆，他家幾代都以打造軍器爲生，知道只有鈎鐮槍能破連環馬，便來獻計。



52　湯隆還說，只是這鈎鐮槍只有他表哥徐寧使；徐寧會有一副雁翎圈金甲，是傳家寶物，如能將甲盜來，不愁他不上山去。林冲也知道徐寧是京師金槍班的教頭，也極力推薦。

(待續)



上文提要：

趙燕豪是一個耍兩面三刀的江湖武林巨擘，暗中勾結龍虎山莊劫走威遠鏢局鏢金一萬兩，誣陷是陰陽刀祝雷劫去，目的是除去江湖英雄，以利自己營私，祝雷不慎中了他的圈套，退出江湖，事爲雙刀封雲湧察知眞情，願爲復仇，應龍虎山莊邀約江湖高手聚會之便，準備向聚會的人揭穿趙燕豪劫鏢金誣陷之事……



新派江湖俠情秘辛錄／雲中飄・文／可飛・圖

一手三刀（下）



三刀除奸惡　獨手可復仇

祝雷看到金銀花手抱着一隻狹長形的長盒子。

祝雷才一走出來，金銀花便將手中的長形盒子，向祝雷遞了過去，道：「給你的！」

祝雷一怔道：「是什麼東西？」

金銀花十分稚氣而又興奮的道：「是一把好刀，鋒利無比，爹常誇他自己的手藝，但是却說，他自己也打不出一把這麼好的刀來！」

金銀花的話，令得祝雷的心頭感到一陣的疼痛，他吸了一口氣，道：「妳拿回去，我要刀有什麼用？」

金銀花却急急的轉到祝雷的面前，頓着足，却責怪似地道：「祝雷，你這個人怎麼那樣沒出息，你一直受人欺侮，要是你也帶着一把刀——」

祝雷心頭的劇痛更甚，倏然的，他突然大叫起來，道：「拿去，快拿回去！」

他突然之間吼叫起來，倒將金銀花嚇了一大跳，後退了一步，祝雷望着金銀花，面肉抽搐着，過了片刻，他才痛苦地道：「銀花……妹……別怪我，我不是故意向妳發脾氣的，妳不知道……」

金銀花不等他講完，便道：「你別難過，我倒喜歡看你發脾氣，那總比你被人家踩在脚下，連哼都不哼一聲，要好得多了！」

祝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金銀花的話，是那麼地不留情，那樣深痛的刺痛了他的心！

然而，他也明白，金銀花對他不留情的責備他，這正是對他極度的關切！

那使他痛苦之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幾乎要伸出手來，將那刀盒接了過來。

然而在那刹間，他低下頭去望自己左邊的空袖子，他咬了咬牙，道：「不，我不要！」

金銀花瞪眼直視祝雷，過了一會兒，她才道：「要不要由你，我既然帶了來，我就不會把它帶回去！」

她彎低身子將那刀盒放在地上，轉過身，就急步的走了開去，祝雷怔怔地望着地上的刀盒，不過了一會兒，他突然一伸脚，將刀盒的盒蓋打了開來。

盒蓋一被打開，月色之下，只見刀盒之中，一股寒泓。

祝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眞是一口好刀，望着那股寒森森的光芒。

祝雷眞難相信在這小鎭之中，會有那樣的一把好刀！

他忍不住的彎下身去，五指緩緩的伸出，握住了刀柄，將那柄刀提了起來。

他已經多久沒有在手中緊緊的握着一柄刀了！

在他自斷左臂之後，他只握過菜刀，滿是鐵銹，充滿了油腥味的菜刀！

而這時，他的手中又有一口眞正的好刀了！

祝雷握刀在手，發出一下低嘯聲，順手揮了一揮，刀光映起了一片寒光，祝雷倏然地使了一招又一招，斷臂之後，他還是第一次再使刀，他覺得沒有什

麼不自然，他發招越來越快。

他並不知道這時，封雲湧已在小飯店的屋頂上，居高臨下地望着他。

他使了十七八招，倏然收住了刀勢，雙眼發定，望着那柄刀，望了好久，才將刀收了起來，仍放在那盒中，蓋好之後，將刀盒挾在脅下，再停了一停，便向前走去。

祝雷將刀放回盒中，向前走去，經過了一片田野，走進了長橋鎮。

他不須要那口刀，他已經自斷一臂退出江湖，他眞的不需要那一口刀，他要去對金銀花說明解釋清楚，讓金銀花明白，他絕不是一個沒出息的人，而是一個傷心透頂的人。

鎮上的街道上，已經沒有什麼行人了，只有祝雷一個人，挾着刀盒子，踽踽的向前走着，一直來到了金銀花的鐵舖那個小巷口。

他才到小巷口，就聽得巷內，傳來一聲短促的驚叫聲來。

那一下驚叫聲，十分短促，分明是一叫就被人家捂住了咀，而且，祝雷也立時認出那一下短促的驚叫聲，正是金銀花所發出來的！

祝雷陡然的吃了一驚，大叫道：「金銀花！」

他一面叫，一面就向小巷子中直飛馳進去，他才一跑進巷子中，就看到巷內有三條黑影，其中的一個停在兩匹馬旁，而另一個則拖着一個人，向馬旁走去。

祝雷向前跑得十分之快，他已經看清了那三個人，被捉住的一個是金銀花，而那兩個身形高大的，正是龍虎山莊內的兩個大頭目。

祝雷才跑出了幾步，那兩個大頭目已經挾着金銀花上了馬，蹄聲起處，馬兒已經疾馳飛奔而去了。

祝雷咬着牙，一直向前追，當他走出巷口的時候，那兩匹馬就在前面不遠之處，他還可以看到馬上的金銀花還在不斷的掙扎着。

可是他人向前跑，那有馬兒跑得快，他跑上了鎮上的大街，那馬已在十來丈之外了，他仍然緊緊地咬着牙關，向前追着，然而，那兩匹馬却離他越來越遠了。

等到他出了鎮口，在月色下，那兩匹馬已在老遠的了，分明就沒法追得上，但是，祝雷仍然向前追跑，他跑過了小飯店，他的耳際嗡嗡作响，他越跑越快，突然之間，在小飯店旁的一株大樹上，人影一閃，一個人跳了下來，攔在他的面前。

祝雷根本未曾看清楚那是什麼人，右手一揮，一掌向前揮出，他本來想將刀盒挾在脅下的，但一揮手出掌之間，刀盒便跌在地上，盒蓋跌開，那把精光雪亮的刀，也跌了出來，祝雷足尖一挑，已將刀挑了起來，提在手中，直到此際，才聽到自樹上跳下來，攔住他去路的那人喝道：「什麼事？」

這一聲斷喝，令得祝雷在極度驚怒之中，略定了定神，他也看清在他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封雲湧。祝雷喘着氣道：「他們……他們搶走了金銀花！」

封雲湧一聽，立時發出了一聲哨聲，一匹駿馬，自大樹後跑了過來，封雲湧一手拍在馬屁股上，身軀已騰空而起道：「我去追他們，你將刀先收起來。」

只不過是兩句話工夫，封雲湧一人一騎，已如箭離弦一樣，向前激射而出。

祝雷又是呆了一呆，俯身拾起刀盒，將刀放好，仍然挾在脅下，向前跑了出去！

封雲湧乘着馬，向前疾奔而去，他躲在樹上，是看到那兩匹馬馳去的方向，他拚命的催着馬，漸漸地可以看到那兩匹馬正在前急跑，看前面兩匹馬的去勢，分明是馳向龍虎山莊去的。

於是，封雲湧將馬催得更急，他離那兩匹馬，已越來越近了，前面馬上的兩個人也轉過頭來望他，封雲湧又連連催着馬兒，當他來到離那兩匹馬還有一丈多的時候，他身軀一縱離馬背而向上飛了起來，身在半空，雙臂振動，「錚錚」兩聲响，雙刀已然出鞘，立時舞起兩團刀光，相隔還有一丈五六之間，竟是疾揮而過，刀光如瀑雨疾砍而下！

那兩刀去勢之疾，當眞是難以形容，刀光向下一砍之間，只聽得馬兒一聲慘叫，其中一匹馬，馬屁股鮮血四濺，已經滾跌在地上，馬上的那人在地上滾了一滾，馬上立即躍起。

可是，他才一躍起，封雲湧身軀也落在地上，雙刀一分，左刀指住已落地的那個人，雖然未曾進招，但是刀尖一指間，已嚇得那人腳步一個踉蹌倒退了一步。

封雲湧右刀疾刺而出，將挾住金銀花的另一個人刺下馬來，那人肩頭中刀，一下了馬，便將金銀花推向前，直撞了過來，封雲湧左臂一縮，刀交右手，一伸手，便握住了金銀花的左臂。

金銀花雖然被封雲湧拉住，可是她實在驚慌過度，面色蒼白，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封雲湧疾聲大喝一聲道：「快到大樹下去，祝雷就快來了！」

他伸手一推，將金銀花推出了幾步，金銀花略爲停了一停，立即跑到那大樹下站定。

這時，龍虎山莊的兩個大頭目，已經靠在一起，一個肩頭雖然受了傷，他的兵刃也出了鞘，封雲湧一推開金銀花，立即轉過身來！

那兩人神情駭然，一個道：「封朋友，你已接受了我莊主請帖，如何還與我們爲難？」

封雲湧連連的冷笑道：「你們這兩個臭狗賊，替我向武英奇報信，說我定會前來與他算賬！」

那兩人一聽見封雲湧如此說，聽出自己生命已無虞，口氣立時又硬了起來，一個道：「好，後會有期！」兩人一齊拱拱手，就想離去，封雲湧大笑道：「命雖可保！卻需要留下些東西來！」

這時兩人一聽，立即面色發白，互望一眼，他們還未曾來得及開口，只聽

封雲湧一聲大喝，雙刀齊飛，身軀直掠向前，那兩人被嚇得一動也不敢動，刹那之間，他們也根本未曾看清楚封雲湧如何發刀，只感覺眼前刀光亂閃，寒氣逼人，緊接着，兩人都覺得頰邊一陣發涼，「拍拍」兩聲，似乎是有什麼東西跌到地上。

兩人嚇得亡魂皆冒，一時之間，也不知被對方留下了什麼東西，仍是一動也不敢動，直到刀光斂去封雲湧已然後退，他們兩人才發覺頰邊鮮血滴滴答答的滴下來，伸手一摸，暗叫了一聲苦！

原來剛才封雲湧雙刀齊發，一招之間，便將他們兩人四隻耳朵，一起貼着兩頰割了下來。

兩人伸手一摸，摸到了滿手是血。

封雲湧大喝道：「還不快滾！」

那一聲大喝，眞有如雷霆驟鳴之感，那兩人轉過身軀，爭先恐後地飛身上了馬，向前飛跑而去。

封雲湧還刀入鞘，轉過身來，只見金銀花倚在樹幹旁喘着氣，而遠處有一個人，正飛跑而來，跑到了近前，這人正是祝雷。

祝雷跑到了金銀花的面前，急速地喘着氣，金銀花直到此時，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伏在祝雷的身上，祝雷抬起了頭，望着封雲湧。

封雲湧向祝雷微笑着，祝雷的神情極其痛苦，陡地推開了金銀花轉身大踏步便走回去。

金銀花呆了一呆，要想追上前，可是封雲湧已到了她的身後，低聲道：「金姑娘，別急！」

金銀花滿面淚痕，抬起頭來望着封雲湧，封雲湧道：「若不是祝雷看到妳被這兩個賊子擄走，我也追不上妳。」

金銀花抖聲道：「祝雷？」

封雲湧道：「是的，我想他是去找妳，是要將妳給他的刀還給妳。」

金銀花低下頭去，道：「他……他爲什麼不要我送給他的那把刀？」

封雲湧嘆了一聲，抬起頭來，這時，祝雷已走出了四五丈，停在一棵樹下，背對着他們，封雲湧又是嘆了一聲，道：「妳不明白的。」

金銀花急忙道：「告訴我，或者我能明白！」

封雲湧想了一想，道：「祝雷以前的本領很高，可能比我更高，可是他却被人打敗了，從此他失去了一隻手臂，他再也不想記得自己是一個會武功的人，金姑娘，妳可知道，妳給他一口好刀，那會使他想到過去，那會令他痛苦莫名的！」

金銀花呆了一呆，半晌才道：「封大俠！現在我明白了！」

封雲湧緩緩的向前走，金銀花跟在他後面，兩人一起來到了祝雷身前，只見祝雷也緩緩的轉過身來，他臉上的神情十分平淡，甚至他的語氣也是平淡的，他道：「謝謝你！」

封雲湧伸出手來，祝雷略爲猶豫了一下，立即伸出手來，兩人互相緊握在一起，搖撼着，自祝雷的臉上，漸漸浮現起了一絲笑容來。

封雲湧沉重地叫道：「祝兄弟。」

祝雷又震動了一下，道：「過去的事，我絕不想再提，你會將一個小酒保，當着兄弟？」

封雲湧微笑着，仍用堅定的語氣叫道：「祝兄弟！」

祝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封大哥！」

祝雷和封雲湧兩人互相望着，他們仍然是握着手，向前走去，金銀花頓足道：「你們就不理我了！」

祝雷轉過頭來，笑着道：「來，妳來拉着我的空袖子！」

金銀花上前二步，眞的扯着祝雷左邊的空袖子，她望着祝雷，忽然道：「祝大哥，我從來也沒有看到你笑過！」祝雷並不說什麼，仍然是笑着，他們三個向前走着，在路上，月色的照映之下，現出三個長長的身影來。

＊　＊　＊

金銀花從來沒有看見過祝雷笑過，那是眞的，自從他敗在趙燕豪之手下，自斷一臂之後，他沒有了笑容，但是，這時却不同了。

祝雷的臉上，幾乎一直都帶着明朗的笑容，他趁空探頭望向廚房後，院子中的兩株樹中，結着一條老粗的麻繩，封雲湧坐在麻繩上，搖搖盪盪、悠悠自得。祝雷道：「到晌午，不會有人客來，我來陪你。」

封雲湧笑道：「你忙你的，別理會我！」

祝雷縮回頭去，他一隻手靈活的掀缸蓋，將缸蓋拋向半空中，迅速地在缸中舀出一瓢水來，任由缸蓋自己落在水缸之上。

他將水倒在罐中，炒着菜，李掌櫃在店堂中直着嗓子叫道：「快一點，客人催上菜哩。」

祝雷搭上了毛巾，一隻手裝菜，端着盤子走了出去，他從沒有那麼愉快過！

封雲湧躺在繩子上，透過樹葉的隙縫，望着藍天的白雲，他心中也很高興，他交了一個好朋友，友情使祝雷前後判若兩人。

他和祝雷結交，絕不是爲了什麼。

也只有不爲了什麼的友情，才是眞正可貴的友情！

日頭漸漸西斜，祝雷自廚房裡走了出來，拿着一張小櫈子，坐到封雲湧的身邊。

封雲湧道：「祝兄弟，你的日子過得眞舒服！」

祝雷笑了笑，忽然，他神情有點憂鬱地道：「封大哥，龍虎山莊的約會，你最好別去！」

封雲湧望了祝雷一眼，笑道：「祝兄弟，別爲我破了戒，江湖上的是非糾紛與你無關的了！」

祝雷苦笑了一下，道：「封大哥說的是，但是龍虎山莊的約會，我還是勸你別去！」

封雲湧仰視着天空，緩緩地道：「我怎可不去呢，除非我再也不在江湖上行走！」

祝雷忙道：「封大哥，我也正有此意，太湖離此不遠，湖濱土地肥沃，我們在那裏弄上幾畝地，務農爲生，却也快活似神仙！」

封雲湧低下頭來，望了祝雷半晌，才道：「你可以做這樣，我做不到，祝兄弟，這就是我佩服你的原因，你知道，我絕對是做不到的了！」

祝雷低嘆了一聲，低下頭去。

他自己心中明白，如果他不是受了斷臂的打擊，他也一樣做不到，一個人在聲名大噪，已被公認爲武林後起之秀時，要他退出江湖，那眞是不容易之事，可以說是沒有人可以做得到這一點！

祝雷呆了半晌，才又道：「封大哥，趙燕豪也在龍虎山莊上！」

封雷湧自繩上躍起，道：「別提他了，唉！是我不好，我不該引你提起他來的。」

祝雷淡然地笑道：「不打緊，我本來就是敗在他的三節棍上，天下皆知，封大哥，趙燕豪之三節棍，有一招十分之厲害，那一招……」

祝雷的話還未曾講完，封雲湧便一陣的長笑，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別說了，我到龍虎山莊去，只不過是找武英奇算賬，不會和趙大俠交手的！」

祝雷十分吃力地道：「趙大俠？」

封雲湧道：「是啊！我和他動手幹什麼？祝兄弟。」

他叫了一聲之後，停了一停，忽然又道：「我想，就算我拿不定退出江湖的主意，我從龍虎山莊下來，也得和你一起到太湖邊上去住上一年半載的。」

他講到這裡，又笑了一下，笑得很是神秘，祝雷忙道：「你笑什麼？」

封雲湧道：「我是在想，金鐵匠不知是不是肯讓金姑娘跟你在一起走！」

祝雷一聽，也笑了起來，說道：「封大哥又來取笑了！」

封雲湧又嘆了一聲，道：「我現在才覺得，會武功的人，武功越高，越不快樂，乾脆將自己會武功之事，忘得乾乾淨淨，或者還更快樂一些！」

祝雷並沒有出聲，他只是淡然地笑着，他早已下定了決心，要將自己的過去完全忘記，而這時，他雖然認識了封雲湧，兩人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也並沒有意思要改變自己的主意！

一個是大俠，一個是小酒保，但是他們都不想改變自己的身份，也不覺得他們身份不同，對他們的友誼，有什麼妨碍的！

* * *

封雲湧在小飯店的後院，感嘆着會武功的人，不一定是快樂，武功越高，越是不快樂，在龍虎山莊華麗的房間中，趙燕豪也有同樣的感覺，而他更比封雲湧深刻得多！

他享有武林第一高手之名，已經十多年了，他自問一點也不快樂。

他非但不快樂，而且還得時時刻刻提心吊胆，提防他天下第一高手的寶座被人搶去！

趙燕豪也曾想過，自己如果不當天下第一高手，那又會怎麼樣？

可是，每當他有這一個念頭之際，他總不免打了一個寒顫，他無法繼續想下去，因爲那實在太可怕了，他會不再得到人家的尊敬，他會變成默默無聞，他只要退一步，就會變得退百十步，一直退到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爲止。

所以他一步也不能退，他雙手緊握着拳，面上肌肉抽搐着，當他獨自一個人的時候，他往往是那樣子，但是一和別人在一起的時候，那就全然不同了。

趙燕豪緊握着雙拳，鬆了開來，臉向下沉，立時變成了一副莊嚴的神色來。

在那副莊嚴神色之下，誰也想不到，他的心中會是那樣的害怕，害怕退一步之後，整個人就會在江湖上消失了。

脚步漸漸的傳近，在門口停了下來，趙燕豪咳嗽了一聲，門外傳來了武英奇的聲音道：「趙大哥，是我！」

趙燕豪立刻答道：「請進來！」

武英奇推門走進來，神色十分尷尬的道：「趙大哥，昨晚莊中兩個頭目，又和封雲湧動了手！」

趙燕豪怒道：「他已接了請帖，定然會上龍虎山莊來，如何又節外生枝？」

武英奇苦笑道：「那兩個頭目看上了長橋鎮上一個鐵匠的女兒，半夜三更下手去搶劫，被封雲湧追上，自然是吃了虧。」

趙燕豪冷冷的道：「他們還活着回來？」

武英奇苦笑了一下：「他們兩人的耳朵俱被封雲湧削去，這兩人的武功本來也不低，可是遇上了封雲湧，却像三歲孩童一樣，我看……」

武英奇的話還沒有說完，趙燕豪已經知道他下面說的是什麼了，立時一瞪眼，厲色道：「你想說什麼？」

武英奇嚇得老大地一跳，忙道：「沒……什麼，我是說，我們得妥善安排去對付他才好！」

趙燕豪望了武英奇半晌；才緩緩的道：「你可別三心兩意，你要知道，要是對付不了封雲湧，先遭殃的就是龍虎山莊。」

武英奇連忙道：「這是當然的事，我明白，我豈有不明白之理！」

趙燕豪的神色，變得緩和了一些，道：「江湖上的朋友來得怎麼樣？」

武英奇答道：「已來了不少，預算到了約定日期，相信全部都會到齊。」

趙燕豪道：「記得，到了那天，封雲湧那小子來了，一定極不客氣，你得吩咐下去，全莊上下，不准對那小子動手，由得他去發威，也讓莊上的江湖朋友武林同道全知道，理虧的是他，不是我們！」

武英奇連聲答應着，退了出去，而武英奇才一退了出去，趙燕豪的雙手，又緊緊的握住拳，臉上肌肉也不由自主的抽搐起來。

這幾天，通向龍虎山莊的道上，眞是熱鬧非凡，方圓五百里的武林道上人物，接到了龍虎山莊莊主武英奇的請帖，莫不認爲榮幸之極，便紛紛起程趕來，有正路的英雄好漢，自認在武林中有

一定的地位，就算沒有請帖，到了莊上，都不會受白眼，是以也一起去湊熱鬧。

從南邊來，到龍虎山莊的人，長橋鎮上的人是看不見的，但是，從北方來的，到龍虎山莊去的人，却一定要經過長橋鎮。

要經過長橋鎮，自然也要經過鎮尾那家小飯店。

這樣的小飯店，自然不會吸引甚麼江湖上的高手，前來這樣小的飯店歇脚。他們只是一批一批地走了過去，絕無一個人料得到，時時坐在飯店竹椅上的，就是名震武林的雙刀俠封雲湧了。

一連幾天，封雲湧看到不少人走了過去，其中有他見過的，他心中在想，趙燕豪的面子眞不小！

他並不怕龍虎山莊上的人多，他希望到時，龍虎山莊上江湖高手越多越好，那麼，他就可以當衆揭發龍虎山莊在江湖所作所爲的種種壞事。

他在想，當自己從龍虎山莊下來之後，聲名自然更隆，自然也更受人尊敬，當年不論寒暑，苦練武功的一番工夫，總算是沒有白費了！

第五天早晨，祝雷忙了一個清早，封雲湧那匹馬，洗刷得乾乾淨淨，等到封雲湧自樹上躍下來之際，他發現祝雷的神色，有點憂鬱。

封雲湧伸手拍拍祝雷肩膊，道：「祝兄弟，正午時分，我就可以回來了！」

祝雷一面提着馬鞍，放在馬背上，一面道：「封大俠！」

他叫了一聲之後，又停了半晌，才又道：「趙燕豪的那一招，是用來對付雙刀的，封大哥，我與你說一說，你也好有個提防！」

封雲湧淡然一笑道：「祝兄弟，爲什麼你認定我會和趙燕豪動手的？」

祝雷直視封雲湧，道：「爲什麼你一定認爲不會？」

封雲湧像是覺得十分難以措詞一樣，才道：「祝兄弟，我說了你可別見怪，趙燕豪俠名頗著，雖然他是你的仇人……」

封雲湧才講到這裡，祝雷陡然地叫了起來道：「他不是我的仇人，我自退出江湖之後，所有恩仇都一筆勾銷，還有什麼仇人？」

封雲湧早已知道自己心中的話，十分難以說得出口，他已經盡量把話說得委婉的了，可是祝雷還是敏感的叫了起來，而且，祝雷的身軀立時一轉，背對着封雲湧，背脊起伏，可以看得出他的神情，是如何之激動，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平靜下來，道：「你再說下去。」

封雲湧頓了一頓，才道：「現在我已肯定，龍虎山莊的那一幫人，幹的壞事一定極多，我想，趙大俠一定還被瞞在鼓裡，只要我一前去，就可以明白了！」

祝雷一字一頓的用力地說：「你眞的是那樣的想法？」

封雲湧道：「我爲甚麼還有別的想法？」

祝雷呆了半晌，長長的嘆了一聲，道：「封大哥，但願如此，你早去早回，我在等你！」

封雲湧微微笑着，伸手在祝雷肩頭上拍了兩下，走到馬房，飛身上馬，祝雷直到此時，才轉過身來，向封雲湧揮揮手，封雲湧策馬走出五六丈，雙腿一夾，那馬兒便絕塵而去了。

祝雷看封雲湧漸漸的去遠了，心中又是嘆了一聲，他在想，但願封雲湧所想的是對的，但願趙燕豪眞是大俠，而自己的手臂，斷在他的手中也是應該的事，當祝雷想到自己斷臂之際，他的心中又感到一陣嚙疼，但是當他向着小飯店走去的時候，他心中那種嚙疼感，便迅即消失了，心情又變得十分平淡，這時，他所盼望的就是封雲湧快快的自龍虎山莊趕了回來。

* * *

封雲湧策着馬，馬蹄踏在路上，揚起一片塵土來，他一口氣跑出了五六里路，到了直通龍虎山莊那條路口，才停了一停。

他勒定了馬，抬頭向前望去，已然可以看到路的盡頭，那一條氣勢非凡的長橋，也隱隱可以看到，站在兩旁的莊丁，和他們手中所抱的雪亮鋼刀所反映出來的閃亮光芒。

封雲湧停了沒多久，便繼續策馬向前走去，他自然不知道，當他在岔路略停了一停之際，龍虎山莊的路上，便有人奔了下來，跑進莊中，向莊主武英奇稟告着，封雲湧來了，已到了路口。

接着，報告又在一個接一個喘着氣跑過來的莊丁口中，傳到了武英奇的耳中。

「封雲湧已上了路！」

「風雲湧已經走上了長橋！」

「封雲湧過了長橋，已經到了莊子來！」

當武英奇聽到了最後一個人報告時，他急步來到了大廳上，這時候，龍虎山莊的大廳上，鬧哄哄地全是人，少說也有百來個之多，全是各門各派的武林中高手，和各大鏢局的鏢頭。

武英奇一走進來，便有不少人和他打着招呼，但是武英奇却只是和向他打招呼的人，點了點頭，便直趨趙燕豪的身前。

趙燕豪坐在其中一張虎皮交椅上，他雖然只是坐着，可是看來勢也十分懾人。

武英奇來到了他的身邊，俯耳低聲的講了一句，各人看到武英奇的臉色十分凝重，知道一定有什麼突然的事情發生了，不禁都靜了下來。

然而，衆人却又看到，趙燕豪在聽到了武英奇的密語之後，却是滿面笑容，那又令得各人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就在衆人思疑之間，只聽得趙燕豪朗聲地道：「各位，今日我們有一位佳客，他就是近大半年來，名噪江湖的少年俠士，雙刀俠封雲湧！」

在大堂的那些人，人人皆聞封雲湧之名，一聽之下，不禁齊齊發出了「啊的一聲來，也就在那時，只聽得從莊子大門口處，一叠聲的吆喝，一層一層的

傳了進來，各莊丁齊齊呼叫的是，「封少俠到！」等到大堂門口所站立那排的莊丁，叫出了這一句話時，雙刀封雲湧已到了大門口。

在大堂中的各門各派武林豪傑，雖然是久聞雙刀封雲湧之名，但是見過他的人却不多，這時，每一個人都轉過頭去，望向門口，只見封雲湧長身而立，氣度昂然，站在門口，果然是年少英俊，非同凡响！

也就在這時，趙燕豪站了起來，大聲道：「封少俠，幸會，幸會！」

封雲湧循聲向前望去，看到了趙燕豪，他連忙上前搶上幾步，先抱拳行禮道：「趙大俠，久仰俠名，今日能見，幸何如之！」

他們一面行着禮，一面各自伸出手來，握住對方的手臂搖撼着。羣雄看到一老一少兩個俠道中人，一見面便如此親熱，不由自主地喝起采來。

趙燕豪指着身邊的座位，含笑說道：「封少俠請坐！」

封雲湧雙眉一揚，道：「趙大俠，且慢坐，我有一件事要了一了！」

趙燕豪一聽，心中暗自好笑，他已經鬆一口氣，心想年輕人眞沉不住氣，一來到便要發作，看來，要對付他不是什麼難事了。

他心中那麼想，却裝出驚訝的神色來，道：「封少俠，有什麼大事？」

封雲湧傲然一笑道：「趙大俠，你看看便明白了！」

他一面說一邊轉過身來，面對着羣雄，這時，各人都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幹什麼，封雲湧連眼睛都不望武英奇一眼，但是口中喝道：「武英奇，你過來！」

封雲湧突然之間，那樣指名道姓地呼喝着，不禁令各人齊皆一怔，要知道武英奇乃是龍虎山莊的莊主，又是今日此會之主人，而封雲湧這一喝，可以說是無禮之極，因此人人皆向武英奇望去。

武英奇自然知道封雲湧爲什麼要叫他，但是他却裝出一副淡然的神情來，說道：「封少俠有何指教？」

封雲湧一聲冷笑，道：「武英奇，當着這麼多的江湖朋友，趙大俠也在此處，你將龍虎山莊幹的是甚麼勾當，老實說了出來，或者還可以饒你一死！」

封雲湧這話一出口，所有的人更是錯愕不已！

龍虎山莊在江湖道上，聲名頗著，人人皆知，但是聽封雲湧的口氣，却像是龍虎山莊幹了什麼壞事，罪大惡極的一樣。

武英奇陡地一呆，大聲說道：「封少俠，此言是何意？」

封雲湧陡地轉過身來，雙眼瞪着武英奇道：「我一路前來，接二連三的有人向我說失了鏢，刼鏢的正是你們龍虎山莊的人！」

大廳之中，百來人本來就竊竊私語，等到封雲湧這句話一出口，衆人更是「轟」地一聲，叫了起來，封雲湧雙臂一振，「錚錚」兩聲，刀已出鞘！

武英奇知道自已也該到了發作的時候，他怒道：「封少俠，這是什麼話，我好意請你前來赴會，何以你竟然出口傷人？」

封雲湧道：「你若是不認，我雙刀却不饒你！」

武英奇大怒道：「你有雙刀，我難道沒有兵刃嗎？」

他叱叫着，手臂振動，一柄金環大砍刀，也已掣在手中，金環抖動，嗆啷啷地响着，大堂之上的氣氛剎時之間，緊張到了極點。

封雲湧一聲長嘯，雙刀一揮，已然發招，武英奇揮着大砍刀，迎了上來，「錚錚」兩聲响，火星四射，武英奇雖然擋住了封雲湧的那一招，但是身軀却倏地向後退了一步。

羣雄齊聲呼叫了起來，封雲湧一刀突然之間，竟生出了那樣的變化，那實在是所有人萬萬想不到的事，而也就在此時，趙燕豪大喝一聲道：「別動手！」

武英奇立時道：「趙大俠，你看，這是從何說起？」

趙燕豪却不理他，只是向封雲湧道：「封少俠，你說一路前來，遇到了兩起鏢被劫，却不知失鏢的是那一家鏢局？」

趙燕豪這一問，令到封雲湧一呆，他遇到的那批人，都曾向他哭訴，被龍虎山莊的人劫了鏢，但是却未曾說出是那家鏢局的，封雲湧也曾想追問，可是那兩撥人却立時飛跑了！

這時，趙燕豪問起來，封雲湧一呆之下，只好照實說：「不知道！」

趙燕豪皺着眉頭，朗聲道：「各位，近十日來，方圓五百里內，可有人失過鏢沒有？」

約有七八人齊聲道：「沒有，這裡方圓五百里內就是我們這幾家鏢局，失了鏢，我們豈有不知之理？」

趙燕豪呵呵的笑道：「封少俠，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武莊主好意相邀，你何以不分青紅皂白，便派武莊主的不是？學武之人，名譽比性命還重要，怎可胡亂被人汚辱，少俠，快向武莊主賠個不是吧！」

趙燕豪那一番話，全是一派武林前輩的口脗，說來可說是得體之極，人叢之中，立時發出了一片佩服之聲來。

封雲湧斜視看趙燕豪，一聲不出，他心中已經知道這事情有點蹊蹺了，可是蹊蹺在什麼地方，他却一時也說不出來。

他雙刀一併，一起入鞘，道：「好，既是這樣，等我弄明白清楚時再來！」他一面說着，一面轉身向外便走。

趙燕豪忙道：「封少俠去留聽便，但是還未向武莊主賠不是！」

封雲湧站定了身軀，冷笑道：「我憑什麼向他賠不是？」

却不料就是這一句話，趙燕豪却立即便拉下了臉，厲聲道：「你含血噴人，武莊主也不與你計較，只要你賠個不是，你都不肯，天下間那有這樣的道理？」

隨着趙燕豪的話，許多人都附和的道：「是啊！那有這樣的道理？」

封雲湧呆了一呆，直視趙燕豪道：

「趙大俠，你這樣說，明是幫着武英奇麼？」

趙燕豪沉聲道：「要是有什麼人，隨便指封少俠殺人放火，我也必然替封少俠出頭！」

人叢之中，又有人高叫道：「是啊，這才是英雄大俠本色！」

封雲湧又冷笑一聲道：「龍虎山莊劫鏢一事，我暫時還找不到証據，但是龍虎山莊的頭目，在長橋鎮上強搶民家婦女，這事假不了吧！」

封雲湧一面說，一面斜視武英奇，武英奇早已料到，封雲湧會提出這件事來的，是以他早已有了準備，聞言便道：「是，這兩個人蒙少俠教訓，削了他們的雙耳，回莊之後，被我問出情由，各打了一百大棍，待他們傷癒之後，還要令他到長橋鎮去向事主賠罪，這樣的處理，封少俠如果還認為不滿意，只管出聲，定當照辦！」

封雲湧雙眉一揚，他已經知道，在這件事上，是扳不倒武英奇的了！

誰都知道，龍虎山莊人多勢衆，其中有一兩個人做出了不肖的事，莊主已然嚴責，那麼，自然也不再是莊主的責任了。

是以封雲湧道：「那倒也夠了，只是劫鏢一事，我還要好好的去查！」

趙燕豪冷冷地道：「你先向武莊主賠不是，等你查明了武莊主確有這等胡作非為的事，我也定然向你賠不是，現在你不要就此一走，江湖沒有這種規矩！」

封雲湧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時，他心中已隱隱有點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而當他漸漸開始明白之際，他心頭的駭然，也難以言喻！

他以前，總奇怪為什麼祝雷一直要將趙燕豪的那一招告訴他，奇怪祝雷何以會認定他要和趙燕豪交手，現在，他總算知道了，趙燕豪是在逼他與之動手！

封雲湧又想到，當年祝雷和趙燕豪動手，可能也是在相同的情形之下發生的！

看來一切都是一個陷阱，而自己正在不知不覺中，走進陷阱之中。

封雲湧也知道，這時，自己就要向武英奇賠個不是的話，那麼，趙燕豪再也沒有什麼藉口要逼自己和他動手了，然而，封雲湧心高氣傲，却也並不怎麼將趙燕豪放在心上，他雖然也明白自己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對方佈下的陷阱中，但是他還是要闖一闖！

他迅速他轉着念，緊接着，雙眉一揚，冷然道：「要是我一定不肯呢？」

趙燕豪一聲大喝，道：「江湖上的規矩不可廢！」

封雲湧哈哈的大笑了起來，道：「趙大俠，你何不乾脆說，要和我動手？」

趙燕豪在封雲湧一到，他佈的計劃陷阱，便一步一步的展開，可是當封雲湧剛才一聲不出之際，他也看出情形有點不對之勢！

看來，封雲湧並不像以前他曾對付的那幾個年輕人，封雲湧要難對付得多，其他的年輕人，在他一逼之下，立即暴跳如雷，搶先出手，連祝雷也沒有例外，但是封雲湧却在想甚麼？

趙燕豪的心頭，也是十分緊張，但是他表面上，却還是做出一派正義凜然的樣子來，然而，等到封雲湧那一句話出口，趙燕豪那是何等樣人，自然知道，封雲湧已經識穿了自己的陰謀！

在那一剎間，他心中也不禁怦怦的亂跳了起來，但是他畢竟是個老奸巨猾的人，立即冷冷地道：「你若是想和我動手，我當然奉陪！」

封雲湧哈哈大笑着，道：「好，趙大俠，出手吧！」

趙燕豪雙臂一振，身上的大披風，如被狂風所拂一樣，帶起「呼」的一聲響，直飛上半空之中，也大喝一聲，道：「拿棍來！」

立即有兩個趙燕豪的門徒，大聲答應着，轉身就跑出了大堂去。

突然之間，事情會演變成這樣，這當眞有點出乎人的意外，大堂中所有的人，全都竊竊私議，有幾個老成的人向封雲湧勸道：「封少俠，你怎麼可與趙大俠動手，不如就向武莊主賠個不是，免傷雙方和氣！」

封雲湧冷笑道：「你們豈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近半年來，我在武林中略有聲名，趙大俠他就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哩！」

封雲湧一語道穿了趙燕豪的心事，趙燕豪這時的面色，變得更加難看，也就在這時，他兩個弟子已經持着一根三節棍跑了過來。

趙燕豪也不轉身，一反手便抓住了三節棍，手臂一抖，「嘩啦」一聲響，大聲喝道：「各位讓開些，棍子可不帶眼！」

趙燕豪這一喝，大堂中羣雄，如同潮水般也似的一齊向後退去，大堂正中，立即現出了一大片空地來，趙燕豪再將手臂一沉，「叭」的一聲響，一棍擊在地上，只聽得「格格」之聲不絕，那一棍擊在地上，將大堂地上所鋪的青磚，擊碎了七八塊之多！

趙燕豪又喝了一聲道：「你現在如肯以江湖規矩行事，還來得及！」

但是封雲湧却冷笑道：「我現在若是忽然向武莊主賠個不是，你豈非大失所望，又要重新安排過，所以我看，可不必了！」

封雲湧的話，每一句都是直刺向趙燕豪的心坎中，若果趙燕豪不是那麼老奸巨猾，這時，必然面紅耳熱，但是他却仍然若無其事的說道：「那你先出招吧！」

封雲湧已立定了心意，要和趙燕豪一見高下，是以他也不客氣。

他知道，趙燕豪實實在在是一個勁敵，如果自己一不小心，那必然步了以前幾個少年英俠的後塵，是以他雙臂一振，雙刀已然出鞘，身形便立即向前疾欺，雙刀一左一右已疾砍而出。

那雙刀去勢雖疾，但在會家子眼中，却是一眼便看得出，刀勢飄浮，乃是試探性質，並不是實招。

那趙燕豪的武功，果然是老到，一

眼便看出了這是虛招，是以雙刀雖然向他迎面砍了過來，但是他身仍凝立，却一動也不動。

人叢中有武功低微的，在那時候，齊齊驚呼了起來，他們實是不明白趙燕豪為什麼不還手。

然而，他們的驚呼聲還未完，封雲湧那疾砍而出的雙刀，已然收了回來，左刀前伸，刺向趙燕豪的臂下，右刀擋胸，護住了自己的要害。

用封雲湧的出招來看，他仍然是十分小心，不敢過份急進，他這一變招，只聽得趙燕豪一聲大喝，三節棍隨即揚起，中間一節棍，向封雲湧的左刀格去，前一節棍，却已直搠封雲湧的胸口！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封雲湧的左刀被三節棍自下而上，格了上來，向上疾揚起來，而也就在此際，封雲湧的右刀，一刀切下，正砍在攻向他胸口的三節棍上，也將三節棍直壓了下去，看來這一招，兩人打個平手！

然而，趙燕豪的棍法，一經發動，招數就連綿不絕，棍梢一被壓下，他身軀向前，踏了一步，一伸手，便已將棍梢抓住，緊接着，手腕一翻，將三節棍的兩端揮轉，倒翻而去，一棍已向封雲湧當頭砸出，那一棍的去勢，又是雄渾，又是迅速，封雲湧大喝一聲道：「來得好！」

隨着封雲湧的那一喝，只見他的身形陡然一斜，已將那一棍避了過去，在避開那一棍的同時，雙刀飄飄，已斜出砍了兩刀，攻向趙燕豪的左側。

趙燕豪也不躲避，身軀一個狂轉，三節棍呼嘯打橫掃出，攻擊封雲湧的腰間，封雲湧看出他這一棍，是要迫自己向後退去，是以他並不後退，身形一縱，拔起了四尺有餘。

他一拔起，三節棍當然就掃不中他，「呼呼」的掃了個空，而封雲湧的身形，忽起忽落，三節棍一過，他已然落下，於是雙刀又齊出！

那時，趙燕豪因為剛才那一棍的力度太大，右臂擋在胸前，被棍上的力度壓了過來，急切之間，收不回來，而封雲湧的雙刀，又恰巧是砍向他的右臂！

封雲湧這一招，真可以說得上險而且妙到了極點！

這時，大堂中有大半人，也看出封雲湧這一招佔了極大的便宜，趙燕豪恐怕要吃虧了，是以不約而同的驚呼了起來！

而就在各人驚叫聲中，只見趙燕豪的身軀，在剎那間，突然向右側了一側，他那一側，恰好順着封雲湧的刀勢而側的，封雲湧的雙刀「颼颼」砍下，刀光就在趙燕豪的右臂之上掠過，將趙燕豪的左袖劃開了兩道口子，然而那兩刀，卻被趙燕豪之身形硬扭避了過去。

趙燕豪避開了封雲湧這兩刀後，心中駭然，身軀向後連退數步。

封雲湧見自己這樣迅速奇妙的那一招，居然被對方臨危不亂，身軀順着刀勢的一扭，就避了開去，心中也不免吃了一驚，也後退了一步。

在大堂中的羣雄，看到了這樣情形，驚呼聲甫畢，又一齊喝起采來。

武英奇暗中受趙燕豪指使，幹了不少壞事，而趙燕豪雖然是俠名滿天下，但實際上是個心胸狹窄，難以容人，這些情形，江湖上人全是不知道的，所以前來龍虎山莊聚會的高手羣雄，都是江湖上武林道上的正派人物，這時，有好幾個人，一起叫了起來，道：「趙大俠、封少俠，你們兩位，可別打了，莫再傷了和氣！」

這幾個出聲呼叫的人，倒是誠心誠意，希望趙燕豪與封雲湧兩個人別再打下去了。

可是，他們那裡知道，在趙燕豪而言，是非要除了封雲湧不可，而在封雲湧來說，他已然識破了趙燕豪之奸謀，知道以前的幾個少年俠士，連祝雷在內，全是傷在趙燕豪奸謀之下，所以他如何肯就此停手？只想憑自己精堪的刀法，先將趙燕豪打敗，然後再迫他當着那麼多的武林高手面前，供出他歷年來的陰謀！

是以，雖有很多人叫他們停手，他們兩人心中各有所想，却是再也聽不下去。

就在各人呼叫之際，趙燕豪一聲大喝，抖起三節棍，又攻了過來，封雲湧也立即雙刀齊飛，疾砍而出迎住對方。

他們兩人由分而合，而由合而分，再動上了手，打得比剛才更要激烈，令得那些想做和事老的好人，頓足不已。

封雲湧的雙刀，出招疾快無比，他身形又靈活，刀法一展開，只見他身形忽左忽右，刀影縱橫交錯，若不是來來去去，只有他一條身影，當真使人難以相信，一個人使刀，竟可以幻出那麼多的刀影來。

趙燕豪沉住了氣，他也知道這許多年來，他對付不知多少人，但却沒有一個像封雲湧那麼難以對付的，他的三節棍上下飛舞，護住了本身，却是守多攻少，大堂之中，除了刀、棍相交，驚心動魄的「拍拍」之聲外，真是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兩人這一動上了手，轉眼之間已是有六七十招，封雲湧的刀勢，連綿不絕，越攻越快。趙燕豪想等他一套刀法使完，摸清了他的底子，可是封雲湧的刀招，卻層出不窮，每一刀砍出，招數都是絕不相同。

看看已到了一百二十多招，趙燕豪竟有點沉不住氣，他身形一矮，避開了封雲湧攻向他頭上的兩刀，三節棍「呼」地一聲，貼地掃出！

封雲湧雙手突然上下一分，左手刀，刀尖抵在地上，攔在自己的脚前，三節棍離地四五寸掃出，「叭」地一聲響，正掃在刀身之上。

而也就在此際，封雲湧的右手刀，已經迎頭劈面的砍了過去！

趙燕豪一聲大喝，那一刀來勢兇悍之極，但是趙燕豪的心中，却十分喜歡，因為那一刀的刀勢，封雲湧曾經使用過。

由此可知，在一百二十餘招之後，

他那套精妙的刀法，已經使完了，現在再使的刀招，不會再超出那一百二十餘招範圍之外了！

封雲湧那一刀，去勢迅速，但趙燕豪在一聲大喝之後，立即抽棍後退，三節棍宛若遊龍一般，向上揚了起來，又是「砰」地一聲響，格開了封雲湧的那一刀。

而封雲湧的左刀，這時，也揚了起來，自下而上，插向趙燕豪的腋下。

趙燕豪三節棍向下一沉，雙手順着棍身向上一挑，已變成抓住了三節棍中間的一節，沉棍向下壓來，又是「叭」的一聲響，封雲湧的左刀，砍在棍上，棍的第一節揚了起來，趙燕豪之五指一長，將棍抓緊，已將封雲湧的左刀牢牢的夾住，而他三節棍的第三節，也在刹那間，直插向封雲湧的胸口。

趙燕豪的那一招，厲害就厲害在他挾住了對方的一柄刀之後，還能立時進攻。

以封雲湧的武功而論，一柄刀被夾住，另一柄刀立即搶攻，逼得趙燕豪要還手的話，自己也可以趁機將被夾住的刀奪了回來，對方也就不能得逞了。

然而這時，封雲湧的左刀一被夾住，三節棍又已向他攻到，却是逼封雲湧非招架不可，封雲湧右刀向下一沉，一刀反砍而出，想將三節棍盪開去，趁勢退後，可是他的刀才一砍到棍上，「叭」的一聲，三節棍的第三節，反甩了回來，趙燕豪五指一伸一屈之間，又將他的右刀緊緊的夾住！

於是，封雲湧的雙刀，完全被對方三節棍所夾住，封雲湧立時雙臂向後一縮，企圖將雙刀一起奪回來。

然而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見趙燕豪雙手向外一分，「刷」的一聲響，他三節棍中間，特長的那一節，突然自中斷開，斷口處卻有一柄鋒利的鋸齒極短的刀，棍才斷開，他雙手向前一送，鋸齒鋒利的短刀已刺向封雲湧的胸口！

在那樣情形之下，封雲湧實在是沒有辦法可以避得開去的！

只聽得趙燕豪和封雲湧兩人，在那時候，陡地齊聲大喝，兩人的身形也突然分了開來。

他們兩人的身軀分了開來之後，封雲湧的雙刀仍然被趙燕豪的三節棍夾住，封雲湧是空手後退的。

封雲湧後退了四五步，方始站定，只見他腰上、脅下左右兩面，鮮血泉湧而出！

趙燕豪的那一招，本來是直攻向封雲湧的胸前的，但封雲湧在百忙之中，身軀向後一側，是以雖然中了招，却還未立即死去。

趙燕豪也吸了一口氣，冷冷的道：「封少俠，薑是老的辣，可不容你胡亂張狂的，我看你以後也不必再在江湖上走動了，自廢武功，下山去吧！」

封雲湧的臉色蒼白，陡然抬起頭來喝道：「你在做夢！」

人叢中有人叫道：「封少俠，不可造次！」

可是，封雲湧的身軀，已向前疾掠了出去，趙燕豪雙臂一振，被他夾住的兩把刀，「颼颼」向上飛射而出，而封雲湧的武功也真高，他在向前撲去之際，血洒了一地，但是當那兩柄刀向他射來之際，他雙手一探，居然還將那兩柄刀一起抓在手中！

可是，這時他身受重傷之餘，縱使握刀在手，也是強弩之末，難再有作為了！

他雙刀一握到手中還未及出招，趙燕豪的三節棍，「砰」的一聲，已掃中他的腰間。

那一棍，掃得封雲湧自半空之中，直翻跌了下來，「砰」的一聲，撞在一根大柱上，他立時身形一挺，站了起來。

只聽得封雲湧厲聲道：「趙燕豪，你那一招，我若是再有一柄刀，便可破了你！」

趙燕豪一聲冷笑，道：「你祇有一雙手，如何使三把刀？」

封雲湧一聲大叫，口中鮮血狂噴，身形半轉，雙臂抱住那根大柱，接着，他手指一鬆，雙刀嗆啷的跌在地上，身軀又猛向前一挺，轉過身來，瞪住了趙燕豪，那時，他的樣子十分駭人，但是他祇是向前走了幾步，「砰」的一聲，便跌倒在地上，已然慘死！

刹那間，大廳之中，靜到了極點，簡直一絲聲音也沒有了！

* * *

自日頭正午起，祝雷就在小飯店門外站着，向着龍虎山莊的方向眺望着。

他心中不斷在想，封雲湧應該回來了，可是路上卻空盪盪地，並沒有什麼人，祝雷一心盼望着封雲湧回來，連金銀花到了他身後他也不知道。

午時過去了，日頭已向西移，可是封雲湧還沒有回來，金銀花低聲道：「祝大哥，你進舖子去等吧！」

祝雷緊抿着咀，搖了搖頭。

一直等到未末時分，只聽得一陣陣的馬蹄聲傳了過來，路上塵頭大起，祝雷一望，只見三五成羣，足有三四十人疾馳而來。

那些人，轉眼之間，就馳過了小飯店，也不停留，向前疾飛而過，祝雷認得出那些人，就是這幾天來，陸續經過這裡，到龍虎山莊去赴會的武林中人！

如今，他們自然是從龍虎山莊下來的了，看來龍虎山莊的聚會已經散了，那麼封雲湧呢？為什麼還不見封雲湧下來？

在祝雷的心中，越來越焦急的時候，又有七八個人馳了過去，接着，便是一個老者，騎着馬不徐不疾而來，祝雷忙迎了上去，那老者勒定馬匹，祝雷道：「老丈可是從龍虎山莊而來的？」

那老者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祝雷，點點頭，祝雷忙又問道：「封少俠呢？怎不見他下山來？」

那老者苦笑了一下，長嘆一聲，他雖然還未說什麼，但祝雷只感到遍體生涼了，接着，那老者道：「封少俠與趙大俠動手，不幸身亡！」

那老者一個「亡」字剛出口，祝雷祇覺天旋地轉，蹬蹬的退了兩步，若不是

金銀花在後面將他扶着，他一定會昏跌在地上，那老者又長嘆了一聲，抖韁疾馳而去了。祝雷在剎那間，只覺得天色像是陡然之間黑了下來，漆黑一片，黑得什麼也看不見了！

接着，他才聽到了金銀花的呼叫聲，他咬着牙，一聲不出，跑進了飯店，金銀花也跟了進去。

金銀花才到了飯堂，衹看到祝雷手握着她給他的那柄利刀，衝了出去。

金銀花急叫道：「祝大哥，你不能去！」

可是，祝雷却像是狂風也似的捲了出去，到了門口，翻身上了一個食客的一匹馬疾馳而去，等到金銀花趕出來時，他已經跑遠了，金銀花扶着門，身軀搖晃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祝雷一口氣到了長橋之前，直衝而上，只聽得橋兩邊傳來了呼喝了聲，可是，祝雷簡直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到，只是向前直衝，等到兩邊的人湧上來，他才滾下馬來，利刀翻飛，日頭之下，只見刀光閃閃，接近他的人，非死即傷的向外跌出去，無一倖免，轉眼之間，他已衝到了長橋的另一端！

而當他衝到了長橋的另一端之際，橋上的屍體縱橫交錯，死人疊着死人，少說也有三五十人死在他的刀下，然而，祝雷連望都不望一下，雙眼直視向前，直跑向大門口，大門口前的好幾個人，看到祝雷如同瘋神一般的衝了過來，早已跑了上去，是以，祝雷一到了門前，武英奇就大踏步迎了出來，道：「什麼事？什麼人亂闖山莊？」

祝雷一見眼前有人，「刷」地一聲，舉起手中刀就劈，武英奇大吃了一驚，立時退避，祝雷已向前衝了進去，武英奇轉身便追了上來，可是他這一追，祝雷的身軀突然一縮，又到了他的身後，揮手一刀劈出，正劈在武英奇的後頸上，跟着飛起一腳，把武英奇的屍體踢飛丈外，他人已經跑過了兩三丈，跑進了大堂。

他才一上了石階，就看到趙燕豪手握三節棍走了出來，祝雷也立即站定。

趙燕豪一看祝雷，大喝一聲道：「是你！」

祝雷咬牙切齒，剎那之間，連發三刀，可是那三刀，却齊被趙燕豪架了開去。

趙燕豪大喝道：「上次我饒了你一命，只道你從此歛跡，但你還是要來送死！」

祝雷一聲厲吼，道：「你殺了封雲湧！」

趙燕豪道：「是他自尋死路！」

祝雷大聲呼叫着，又一連劈了五六刀，可是趙燕豪的棍法，也展了開來，「砰砰砰」一連五六下响聲，祝雷劈出的每一刀，都被他擋了開去，而且他每擋開祝雷一刀，就進逼了一步，祝雷五六刀一過，已被逼下石階來。

趙燕豪三節棍呼嘯盤旋，逼得祝雷步步後退，不一會，便退出了莊門口，到了長橋之上，這時，莊中也有人趕了出來，可是祝雷雖然打不過趙燕豪，但那些人到了他的身邊，却是無一倖免。

長橋上的屍體越來越多，祝雷也越退越後，他一面退，一面仍然不斷向趙燕豪發刀攻擊，刀勢也越來越狠。

突然之間，他一刀砍下，趙燕豪用棍格上去，祝雷衹覺得虎口一麻，刀已被震向半空中。

趙燕豪一聲大笑，祝雷一探手，在橋欄上一個已死的莊丁手中，抓過一把刀來，又一刀一刀砍下，可是趙燕豪三節棍又向上一揚，又將祝雷的刀震到天空之上。

於是，祝雷急即再探手，又在橋欄另一個莊丁屍體上抓起另一把刀來，這一次，趙燕豪的棍招一變，祝雷一刀砍下，「叭」的一聲，祝雷的刀被夾住！

祝雷連忙鬆手，這時，被震向半空中的兩把刀，已次第的跌了下來，祝雷一探手，就像是他在小飯店的廚房之中，獨手操作一樣，接住了一把刀，又是一刀砍下，趙燕豪三節棍另一端亦已揚起，立將祝雷劈來的刀夾住，趙燕豪夾住了祝雷兩柄刀，大笑道：「你還是要死在我……」

可是，他下面「這一招手下」幾個字還未說出，祝雷又向半空一抓，又將另一柄刀也抓在手中，一刀向前疾砍而下，於是刀鋒深深的陷進趙燕豪的額角之中！

趙燕豪大叫一聲，連連退了幾步，叫道：「你……你一隻手，竟能使……三柄刀？」

祝雷呆立着，望着趙燕豪，緩緩的說道：「你死得很冤枉，連我也不知道這一手功夫，能夠破你的絕招！」

趙燕豪大叫着，舉起棍來向前衝來。

祝雷只是凝立不動，他知道，趙燕豪是無法衝到他的身前的。

果然，趙燕豪只是來到離他身前五六尺之處，「砰」的一聲，仆跌在橋上，一動也不動了。

祝雷望着趙燕豪，望了好久，龍虎山莊的人遠遠地躲着，沒有人敢走近他。過了許久，祝雷才慢慢的轉過身來，一步一步的向外走去。

當祝雷來到了長橋鎮上的時候，天色已漸漸的黑了下來，金銀花像是個木頭人一樣，站在一株大樹下，祝雷來到了她身前，金銀花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撲向祝雷，伏在祝雷的肩頭，大聲的哭了起來。

祝雷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輕輕的撫摸着她的頭髮，天色越來越黑了下來，祝雷扶着金銀花，慢慢的走向鎮上。

當晚，祝雷、金銀花和金鐵匠就一起離開了長橋鎮，江湖上也沒有什麼人知道祝雷的下落了，祝雷本來就不準備再在江湖上走動，封雲湧一死，他是到龍虎山莊去拚命的，想不到他會殺了趙燕豪，替封雲湧報仇，替自己雪恨，但他仍然無意再闖江湖，他只是一個殘廢人，在經過那樣沉重地打擊之後，他如何還會在江湖上走動，自然就此銷聲匿跡，趙燕豪之死，也成了江湖上的一大疑案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黃山始信峯發生了武林浩劫，七十二人命喪於此，玉面天魔司空無愧被誤爲殺人兇手，遂與三絕神僧匿居避世，十五年後，兩人的屍體竟被發現於雁蕩鷹愁澗，何解？能治療任何受傷而名震江湖的贖罪堂挽救了不少武林人士的性命，但收費却怪誕奇妙無比；秦淮河畔的甜姐兒孫玉鳳深愛風流俊朗的花花公子狄雲，但二者都絕非等閒之輩……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武林大血案

金陵花花狄公子　竟語妙手回春術

「妳不後悔嗎？」狄雲輕吻著玉鳳，愛憐猶在溫柔地愛撫着她那迷人胴體，愛憐地問。

「我不後悔，我會永遠懷念這一刻，還有這座破廟。相公，賤妾有一事相求，希望你能答應我。」玉鳳含情脈脈道。

「甚麼事？如我做得來的話，我一定爲妳辦妥。」

「是關於春花、秋月兩個丫頭的。她倆自小便跟隨着我，與我情同姐妹，我希望相公能接受她們。」玉鳳道。

「我還道是甚麼事，那還不容易，難道我會趕她們走嗎？不過，女大不中留，妳難道想留住她們一生嗎？這會誤了她們青春的，我看不若留意誰家有好子弟，爲她倆撮合吧！」狄雲心裏如釋重負地道。

「相公誤解賤妾意思了！」玉鳳羞人答答道：「賤妾是希望相公能夠如疼惜賤妾一樣愛惜她們。因賤妾看出她倆對相公一見傾心，朝思慕想，只因自慚形穢，不敢表露出來吧。況且，曾經滄海難爲水，有你這珠玉在前，她們還能會看上誰？妾自爲她們選婿，徒自製造怨偶吧了。」

「這麼快妳便爲我納妾？」狄雲笑道：「妳不要看錯才好，不然誤了別人終生幸福，那就罪過了。她倆平日善解人意，我也非常喜愛，我看此事遲此再說吧，最好是順其自然。」

「錯不了的！」眼看狄雲沒有拒絕之意，玉鳳高興地道：「平日她們只要知道你來，便神不守舍，盡揀她們的拿手小菜來侍候你這大爺。相處多年，賤妾還不知她們心事嗎？不用說了，有機會時待賤妾與她們說好了。」

狄雲輕輕在玉鳳豐滿的臀上打了一下，笑道：「那有皇帝不急太監急的，是了，我還沒有問妳，妳們三個女孩子，來到金陵，寄身秦淮，是爲了甚麼？」

「相公即使不問，賤妾也要告訴相公你的。賤妾是龍鳳堂中人，寄身風塵中，一來可掩飾身份，二來易於打探消息。」玉鳳回答道。

「龍鳳堂？」狄雲驚訝道：「眞想不到，我還道妳是奉師命來此。但龍鳳堂白秀嵐與聶小鳳二人，不論武功身手，聰明才智，比妳還差一截，那妳爲何加入龍鳳堂？」

玉鳳輕輕一笑道：「誰說賤妾加入龍鳳堂了，龍鳳堂是我娘一手創辦的，自我娘數年前練功時，不知如何竟走火入魔，不良於行之後，我便主理龍鳳堂，賤妾現是副總堂主！」

狄雲哈哈一笑，道：「原來妳的來頭倒眞不小，我還以爲他倆是最高首腦，敢情還有妳這傻丫頭在暗裏主持大局。那麼，令堂便是總堂主了？」

玉鳳擰了狄雲一下，微嗔道：「今後不得叫我傻丫頭，我已不小了，你還這樣叫我。我娘自下身癱瘓後，便把總堂主之位傳給賤妾；賤妾自知才疏學淺，改爲副總堂主，總堂主一職便虛懸着，現在，相公便是總堂主了，不知可肯屈就？」玉鳳目中，滿是期待之色。

狄雲搖頭道：「我看總堂主之位，還

是由妳自己來担當吧，我不喜拘束，當起甚麼總堂主來，反令我處事縛手縛脚，況且我本身還有要事待辦，也不方便當甚麼職位。」

看着玉鳳那滿臉失望之色，狄雲繼續笑道：「妳不用担心，妳的事還不是我的事嗎？依我的話，妳當妳的總堂主，我在暗裏幫妳，做一個有實無名的太上總堂主。」

玉鳳聽見狄雲答應支持她，喜上眉梢，笑道：「那有太上總堂主這名堂？」

狄雲打趣着笑道：「妳是總堂主，我在妳之上，不就是太上總堂主嗎？」

玉鳳臉上一紅，大力捧着那仍壓在她嬌軀之上的狄雲一下，不依道：「你壞死了，還在笑我。」說罷，推開狄雲，便拿起身旁衣物穿上。

狄雲一邊穿衣，一邊問道：「說實在的，令堂當年成立龍鳳堂，可有甚麼目的沒有？」

玉鳳道：「娘當年成立龍鳳堂，意在幫助那些孤苦伶仃、無依無靠、飽受欺凌的苦命女子，原本全是女的，但後來發覺有些事情辦起來不大方便，才選擇一些有爲青年，也順道爲堂裏姐妹撮合美滿姻緣。」

玉鳳望了那正在點頭稱善的狄雲一眼，續道：「另外，娘還有一個比較自私的念頭，那就是培養一個力量，留待他日報仇之用，因爲仇人武功厲害，非我母女二人能敵。」

「竟有這麼回事？」狄雲道：「仇人是誰？看我能否略盡棉力？」

「眞的嗎？」玉鳳喜出望外，說道：「那就太好了，有你幫忙，何愁大仇難報？不過那惡賊武功高強，而且多年行踪不明，要報仇雪恨，還需大費功夫。」

「究竟仇人是誰？」

「便是司空無愧那惡賊！」玉鳳咬牙切齒地道：「他殺了我爹。」

「司空無愧？」狄雲心頭一震，匆忙問道：「玉鳳，妳沒有弄錯罷？司空無愧爲甚麼要殺令尊？」

「不會錯的！」玉鳳悲從中來，潸然淚下，嗚咽道：「我爹是死在那賊的眉心一劍下的，我爹人稱君子劍，在十五年前，應各大門派邀請，於中秋夜圍剿司空無愧，我爹初時因司空無愧雖脾氣古怪，但除此之外，並無惡跡，且所殺之人，不少是窮兇極惡之輩，故不擬參加。但經不起摯友白雲觀主苦苦相邀，方才同往。那知就一去不回，命喪黃山始信峯了。」說到這裏，已泣不成聲。

狄雲吁了一口氣，輕擁玉鳳入懷，憐愛地道：「玉鳳，妳不用悲傷，我一定會替令尊報仇的。不過，妳要聽我說清楚，妳的報仇對象弄錯了，黃山血案並不是司空無愧所做，是別人假冒他的手法嫁禍於他的，司空無愧於事發前數月，已答應他的愛妻，從此封劍，不再殺人。」

玉鳳聽了，抬頭問道：「是眞的嗎？你是聽誰說的？」眼裏充滿了疑惑，她對這驚人消息簡直不敢置信。

「這是先師對我說的！」狄雲遲疑了片刻，方才回答：「剛才我不是說還有要事待辦的嗎？我主要便是奉先師遺命，查出當年血案眞相，找出眞兇，公諸世上。」

「相公，不是賤妾不相信你，可是這消息實在太突然，太令人震驚了。相公，可否告訴賤妾你師傅是誰？」玉鳳抹乾淚水，問道。

「先師上無下心，人稱三絕神僧。」

「原來是他老人家，難怪你的武功這麼好，但他不是在雁蕩山與司空無愧同歸於盡嗎？」

「先師雖圓寂多年，但雁蕩山所發現的骸骨並不是先師的，而且另外那具也絕不是司空無愧，那只不過是我故佈疑陣，用來引那眞兇露面的，我懷疑正義門很可能與這事有關，不過，我只是直覺上感到兩者有所牽連，並無任何憑藉。以上所說，妳切不可透露與別人知道，否則惹來煩惱事小，以後追查眞兇便難上加難了。」

玉鳳偎在狄雲懷裏，輕輕道：「賤妾知道，一切但憑相公吩咐。」

狄雲側耳一聽，說道：「雨已停，我看不若先回妳船裏，略作梳洗，明早才探望令堂吧！她是否住在附近？」

「相公，你要見娘？」玉鳳嬌羞地問。每個少女都一樣，當要帶情郎回家面謁雙親時，總會嬌羞非常。

「難道我不應該參見丈母娘嗎？」狄雲笑道：「順道我也可看看令堂如何走火入魔，試試能否醫治。」

玉鳳聞言大喜道：「你會治病？」她高興得連「相公」二字也忘了稱呼。

「傻……玉鳳，」狄雲笑道：「難道妳不知道先師是以甚麼稱爲『三絕』的嗎？」

三絕神僧的徒弟，若然不懂醫術，那豈不是天大笑話？

狄雲攜着玉鳳，在夜色中，向秦淮方向奔去。

＊ ＊ ＊

狄雲與玉鳳二人回到船上時，已夜闌人靜。秦淮河畔，雖笙歌處處，於此更深夜靜之時，亦已曲終人散，一片寂靜。

春花、秋月兩丫環因玉鳳竟夜未歸，心懸玉鳳安危，猶未就寢，均憑欄等候。二人看見狄雲與玉鳳攜手回來，齊大喜道：「狄公子，你也來了？」

玉鳳微笑地瞟了狄雲一眼，像是說道：「你看看，她們看見你來，連我也忘記了！」她隨即吩咐二女道：「快準備浴湯，服侍相公更衣沐浴。」輕移玉步走向內間。

春花、秋月聽見玉鳳竟然對狄雲更改了稱呼，不禁互相對望，發出微笑，齊往裏間奔去。

片刻後，秋月來道：「小姐，浴湯已準備好，但我們何來衣服給公子更衣呢？」

「秋月姐，不用張羅了，我穿回這舊衣便行，待明天早上，我才回去更衣吧。」

狄雲與玉鳳分別沐浴，二人因初戀情熱，自是兩情繾綣，竟夜纏綿。

天方微亮，春花、秋月二人已捧了清水，面巾及一襲白衣進來，白衣簇新

適體，竟是二女通宵趕縫。

狄雲感動地道：「眞是辛苦妳們了。」

二女滿臉通紅，低下頭來，齊聲道：「這是婢子應做的。」兩人說罷，嬌羞地回身便奔了出去。

狄雲心中雪亮，轉身向玉鳳問道：「玉鳳，妳已和她們說了？怎麼我不知道的？」

玉鳳秋波微轉，嫣然一笑道：「賤妾昨夜趁你沐浴時，已和她們說了。你可想知道她們是何等高興嗎？春花簡直呆了，不知所措；秋月竟然摟着我，抱頭痛哭道：『小姐，多謝妳！小姐，多謝妳！』你說，我有沒有看差？要不，你今天何來這新衣？」

狄雲不禁苦笑道：「胡鬧，簡直胡鬧！我今後還能到別艘畫舫才怪。」

玉鳳梳洗完畢，笑道：「她們二人辛苦了一宵，賤妾認爲你也應該賞她們一下了，相公，你說是嗎？」

狄雲苦笑道：「我昨夜那身打扮，那有甚麼珍貴物品可打賞？稍後待我回來拿吧！」

「信物可以遲些才給她們，打賞過了時刻便沒意思了。相公，你武功才智，比賤妾强多了，但少女情懷，賤妾相信比相公懂得多些。相公可知道，有許多東西是比實物更討人歡心的呢？」玉鳳說罷，神秘地笑着。

狄雲笑道：「妳這鬼靈精，娶了妳可眞艷福不淺！」攜了玉鳳，往外間走去。

桌上已準備了精美早點，春花、秋月兩俏丫環在旁站着，粉頸低垂，羞人答答，不敢望向狄雲，與平日活潑可愛的情景不可相提並論。

狄雲放開玉鳳，直往兩女走去，老遠便聽見二人心裏卜卜地跳着。左右手分摟春花、秋月，低下頭來，在二人唇上輕輕一吻。

兩俏丫環芳心差不多從口中跳出來，緊緊的偎在狄雲懷裏，不肯抬起頭來。

狄雲溫柔地道：「昨宵可辛苦妳倆了，快進去休息吧，不然累壞了便不好啦。」

兩女齊道：「這怎可以？相公還沒用過早點。」兩女心裏如蜜一般甜。

玉鳳笑道：「相公這般體貼妳們，妳們還不依相公說話去做？快去休息吧，這裏待我收拾便行了。」

春花、秋月二人捨不得地離開狄雲懷抱，向狄雲、玉鳳施了一禮便退了出去，離去時，還依依不捨望了狄雲一眼。

「相公，賤妾這紅娘可沒有當錯了罷？」玉鳳打趣地道。

* * *

狄雲詳細地給孫夫人把着脈，說道：「夫人，請不要運氣抵抗，晚輩要施展『眞氣搜穴』查淸夫人何脈淤塞。」說罷，一縷眞氣，已從孫夫人手腕中傳了過去，走遍全身各穴，奇經異脈。

片刻後，狄雲收回眞氣，訝然問道：「夫人竟然也是練習『九玄眞功』，難道東海二仙沒有向妳們解釋練功要點嗎？」

「東海二仙？」孫夫人不解地道：「老身這練功心法並不是東海二仙所傳的，名稱也不詳，是否『九玄眞功』老身也不清楚。」

「這是『九玄眞功』沒錯，夫人可否告訴晚輩是如何得到這心法的，據晚輩所知，這心法是東海二仙兩夫婦獨有心法，別人絕不知曉如何練習，晚輩也只知皮毛。」

「當年先夫命喪黃山後，老身鑑於仇人武功高超，無望復仇；於心灰意冷中，便帶同玉鳳於燕子磯上投江自盡。那知竟被一中年美婦所救，問明情由後，因愛玉鳳精乖伶俐，便收玉鳳爲徒，並說因有要事在身，無暇傳藝，當時錄下數種心法，囑咐老身練成後，代傳鳳兒後便離去。老身也不知道她是否東海二仙。」

「夫人，難道她沒有說明是何武功？亦沒有透露身份？」狄雲問道。

「匆忙中，她並沒有說出武功名稱。心法中有內功，輕功及劍法三種，但她卻曾說姓甄名飄伶，但老身從沒有聽過這名字。」

「這就是了，甄飄伶便是淩波仙子的閨名，東海二仙因爲甚少踏足中原，故江湖中人聽過二仙名字的人只有寥寥數人，如沒錯的話，那三法便是九玄眞功，碧海劍法及淩波妙步三種絕世武功，這樣便容易辨了。」狄雲如釋重負地道。

「相公，娘的傷可治嗎？」玉鳳關切地問道，她得悉師傅竟是東海二仙之淩波仙子，喜從中來，話間，表露出無比笑意。

「當然可以。玉鳳，立即命人準備五十斤烈酒，最好是燒刀子，燙熱後放在盆內端進來待用，回頭我才告訴妳毛病出於何處。」

玉鳳立即前往吩咐下人購買燒刀子。

當玉鳳回來後，狄雲便道：「九玄眞功是一種極高深之內功心法，分九個階段，練畢九層便大功告成，功成後眞力用之不竭，亦剛亦柔，無堅不摧，刀劍難傷。練至第八層時功力亦非同小可，而且令練習者青春長駐，容顏不老。由第一層練至第八層，所需時間視各人天賦，決心與恆心而定，但最快亦需十年時間，而由第八層進入第九層則毫無準則，視乎個人悟性及機緣。可以說，有人窮一生功夫也未能進入最高境界，但亦曾有人於三數月間便練成，因九玄眞功源於道家，講求陰陽相濟，龍虎調和，孤陰不長，獨陽不生。所以九玄眞功練者，最着重陰陽協調；初練者尚無重大問題，但進入第八層境界時便有重要阻滯，如陰陽不調，强進入第八層時便會走火入魔，氣岔少陽，少陰二脈，令下身癱瘓。夫人傷勢便是如此而來。」

「那我豈不是會……」玉鳳大吃一驚，說道。

狄雲瞪了她一眼，傳音道：「傻丫頭，妳還怕甚麼？」

玉鳳聽了，登時臉紅耳熱，垂首不言。

孫夫人目睹玉鳳羞態，心裏雪亮，

只見她笑從心底來，老懷告慰。

這時，下人已端來燙熱之燒刀子，足有一大盆。

狄雲從懷裏掏出他那寸步不離的針盒，把盒裏金針拿出來放在燒刀子裏略浸，隨著迅速在孫夫人雙腿上刺了十多針。下針部位盡是奇經異脈。

狄雲隨即命玉鳳抱起孫夫人，把夫人下身浸在熱酒裏；右手放在孫夫人背後灌輸一縷眞氣，左手卻浸在酒裏。

孫夫人只覺得從背後命門穴竄入一股熱流，在身內各經脈裏到處遊走，暖洋洋的令人有說不出的舒服，耳邊傳來狄雲細小的聲音道：「夫人，請隨着晚輩運氣。」

孫夫人即時運起眞功，但見片刻間那股熱流已與本身眞氣二合爲一，在體內運行。

玉鳳在娘親身前扶着，只看見娘親已蒼白多年的臉色逐漸紅潤，盆中酒卻愈來愈熱，陣陣熱氣冒了起來，酒香四溢。玉鳳看着狄雲浸在酒裏的手，登時明白狄雲正在以本身眞力把酒加熱，通常人在杯酒中加熱已是耗力非常，如今這大盆烈酒所消耗的眞力多少，實不問而知，眼看愛郎爲自己娘親辛勞犧牲，不禁大爲激動，雙手不覺抖顫起來。如此不知過了多少時刻，驀然間，只聽見狄雲大喝一聲，滿臉通紅，額上汗流如注，抽回雙手，軟弱地道：「行了，快把夫人平放牀上，抹乾身體，我稍後再告訴妳怎麼做。」說罷即盤膝調息起來。

大約頓飯時間，狄雲已長身而起，臉上神采飛揚，疲態盡消，步向牀畔，在孫夫人腿上拔回金針，對玉鳳道：「玉鳳，麻煩妳在夫人腿上各穴及肌肉處不停輕拍，只消頓飯後，夫人便可神功盡復，行動自如。」

孫夫人但覺全身眞氣通行無阻，血氣暢順，原已麻木的下身逐漸感到痠麻，知覺在玉鳳不停輕拍下，漸漸恢復，不禁向狄雲投下感激之眼光。

頓飯時，孫夫人已能下床，繞房行走。

狄雲問道：「夫人感覺如何?」

孫夫人答道：「很好、很好!百穴舒暢，眞氣似是比以前更爲通順，更是雄渾。」

狄雲解釋道：「這是因爲夫人之九玄眞功之純陰眞氣已被晚輩調和，如今已是陰陽並濟，再也不懼眞氣走岔。少陽、少陰二脈已被晚輩打通，夫人之第八層神功已是功德圓滿。但因環境問題，晚輩恐怕夫人難以進修第九層，不過，據晚輩所知，第九層九玄眞功並沒有多少人曾練成，當年東海二仙窮多年苦修，也只能停留在第八層階段。依晚輩看，夫人也不必强求了。有事便留待玉鳳和晚輩效勞。」

孫夫人感歎道：「老身因禍得福，不但傷勢康復，還平白練成第八層眞功，這全是公子所賜，老身已是心滿意足，那還敢奢求呢?」

「夫人，晚輩小名青雲，『公子』二字實不敢當，請夫人便叫晚輩青雲吧!」

「很好，很好的名字。」孫夫人微笑道：「青雲，老身也大胆說了，你不如也改口，隨玉鳳稱老身爲娘吧!夫人長，夫人短的倒像是個外人。」

玉鳳羞得無地自容，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狄雲已一把拉着她，向孫夫人下跪道：「多謝娘成全，請受小婿一拜。」

孫夫人呵呵笑道：「起來，快起來!得此佳婿，尙復何求?玉鳳，雲兒乃人中之龍，妳切記爲娘以前告訴妳的話，不然那就自尋煩惱了。」

玉鳳低聲答道：「孩兒知道。孩兒尙有一事稟上。」

孫夫人道：「起來再說吧。」扶起二人。

玉鳳道：「春花、秋月兩人自小跟隨孩兒，孩兒擅作主張，也拉了她倆共事相公，請娘也一併成全。」

孫夫人笑道：「妳如此做法，深得我心，娘高興還來不及，那會不答應?我輩江湖中人，不拘禮節，而且時值多事之秋，也不舉行甚麼儀式了，口頭說了便算事實，儀式在大事辦妥後再行舖張吧!青雲，你意下如何?」

狄雲求之不得道：「一切但憑娘作主。」

孫夫人呵呵大笑道：「如此便作實了，數喜臨門，娘今日實在太高興了，快吩咐準備酒席，大家慶祝一番。還有，立即派人把春花、秋月倆也接回來吧。」

狄雲做夢也想不到，一日間竟得了嬌妻美妾三人，艷福可眞不淺，但他可不知道，更多的艷福，也即是更多的煩惱，正在前頭等着他。

一連數日，狄雲都住在玉鳳船上，他把行囊也帶來了，行李甚是簡單，只有衣服數件，經書數册，另外他分贈玉鳳、春花及秋月玉佩各一，雕工精細，玉色晶瑩，端是罕世奇珍，春花與秋月兩女，當接過玉佩時，高興得流下淚來，可不是嗎，這是定情信物嘛!

這數日來，三女長伴狄雲身側，玉鳳國色天香，溫柔可愛，春花、秋月小鳥依人，善解人意，箇中旖旎風光，繾綣纏綿，實不足爲外人道。

這日，龍鳳堂傳來兩個重要消息。

第一個消息是狄雲心中有數：設於太行山的黑衣幫總壇在一夜間被夷爲平地，駐守總壇的幫衆除副幫主司徒了原與旭日堂堂主謝建章重傷逃去外，無一倖免。當黑衣幫幫主率衆回到總壇，眼見一片廢墟，屍橫遍地，不發一言便率領各堂高手離去，再也不見踪影。

第二個消息是正義山莊召開武林大會，正義山莊莊主柴天正有鑒於正義門無故進襲黑衣幫，威脅武林其它門派安危，故召開武林大會，共商應付之策。沒有請柬的武林同道亦無任歡迎，大會日期定於是年端午，距今只個多月時間。

「玉鳳，」狄雲道：「既然正義山莊有此一舉，我也想前往一看，也許能有甚麼收獲也不定。」

「相公，白秀嵐和聶小鳳屆時亦會出席，賤妾預感可能有事發生，正義門如圖謀席捲武林的話，也許會藉此機會發

動一些陰謀，沿途相公務請小心。」

「妳可以放心，我的目標不大，正義門不會以我爲對象的。反而白秀嵐和聶小鳳兩人極有可能遇事，妳最好吩咐他們多帶人手，不過，我會儘量照應他們的。妳順道告訴他們有我這人存在吧，免得我們到時多費唇舌。」

「賤妾會通知他們的了；不過賤妾應如何介紹你呢？難道說你是太上總堂主嗎？」玉鳳說道。

春花道：「相公，婢子認爲你不若就此担任總堂主吧，既然龍鳳堂與相公的目標不謀而合，總堂主的職位又不是公開的，江湖中沒有人知道，相公當上總堂主，行事只有方便，沒有害處。」

秋月也插口道：「相公，其實你已是總堂主的啦，叫與不叫有甚麼相干？當上了，主使白堂主和聶堂主他倆也方便些，名正言順嘛！莫非相公屆時自稱龍鳳堂副總堂主的夫婿嗎？」

狄雲被三人弄得啼笑皆非，摔了秋月面頰一下，笑道：「好了，爲夫投降，當便當。不過妳們得當心，我會借此名銜，假公濟私，在翠鳳堂裏找上十個八個美女回來做妾。」

玉鳳笑道：「只要屋子能容納得下，相公找上美女百人回來也沒問題。只不過賤妾認爲，以龍鳳堂總堂主名義來找美女，倒不如相公本身花花公子狄雲的銜頭還來得容易。相公只要在窗外招呼一聲，賤妾保証這裏即時便塞滿秦淮美女。」春花、秋月兩女即時笑得花枝亂顫。

狄雲苦笑道：「我看不如早些收拾行裝才是道理。」

秋月急道：「相公，不用你來，婢子這就替相公收拾。」說罷便往內間寢室奔去。

「相公，」玉鳳道：「不若也帶同秋月去罷，沿途也有人照顧起居飲食，這裏有春花陪賤妾便行了。」

「不用了，」狄雲搖頭道：「我這次又不是赴京考試，須沿路有人服侍。多了秋月，行動不方便不用說了，萬一有事，還須費神照顧她。」

須臾，秋月已拿了狄雲之包袱出來，道：「相公，婢子已爲你準備了乾糧、碎銀、金珠等，通在包裹裏，那些經書又大又重，婢子留下了，裏面還有相公喜愛的女兒紅，給相公在路上解饞。」狄雲接過包袱，輕吻秋月一下。

狄雲別了衆妻妾，向洛陽正義山莊進發，臨別時，玉鳳還給了他龍鳳堂總堂主的信符。

＊　＊　＊

從金陵到洛陽，不到千里路，以狄雲的脚程，兩、三日便可到達，狄雲以時間尚多，一路上以普通人的脚程，慢慢地走着。沿途遊覽各地風光，並順道查看各處武林人仕的動態。

一路上，除間中有一撥武林人士，佩劍荷刀，神色匆匆地往洛陽方向趕路外，並沒有任何特別事情發生。

此日，距離端午尚有十多天，狄雲已到達開封。這曾是五代時後梁、晉、漢、周及北宋京都的名城，因宋朝定都開封時，（亦稱汴梁），曾引汴水穿城而過，航運便利，故異常繁榮，人烟稠密，屋宇櫛比，綿延數十里直抵朱仙鎭。

狄雲找了間清靜的客棧，落脚後，便信步走向馳名四遠的相國寺。這建於鬧市中心的相國寺，佔地數百畝，寺內四周興建了大小建築物，中間和寺前有大廣場，可容萬人。別的寺院多清雅幽靜，但這處卻繁鬧非常，廣場裏擺着大小攤檔，兜售之聲不絕於耳，熱鬧之處，足可與北京天橋脚下媲美。

狄雲雖師承宇內第一高僧，但如相國寺大雄寶殿那般金碧輝煌，氣勢磅礴卻是首次看見，心裏正想着當年花和尚魯智深在相國寺倒拔垂楊柳的典故之際，卻聞得一陣陣的幽香從不遠處傳來。

狄雲側首一看，只見右旁不遠處，站着一白衣勝雪，溫文爾雅，美如冠玉的儒生，正也被那雄偉莊嚴的大殿吸引着。狄雲久歷風月場中，頓覺那陣陣幽香不似男兒所有，不禁多望兩眼，只見那儒生朱唇玉面，明眸善睞，眉似新月，俊美中帶有幾分嬌媚。細看之下，不禁發出會心微笑，因儒生喉中無結，耳珠帶孔，竟是女扮男裝。

狄雲剛欲離去，那知俊美儒生已察覺狄雲注視着他，初時面帶微嗔，卻見狄雲風度翩翩，英俊瀟洒，即露齒一笑道：「在下寡見少聞，眼見當前雄偉景象，只覺自形渺小，卻教兄台見笑了。」

狄雲微笑一揖道：「在下不敢，在下因思及當年魯智深担任相國寺監寺之說，故發出微笑，致令兄台誤會，尚請兄台不要見怪，在下實無半點不敬之意。」

俊俏儒生微笑道：「想兄台亦非本地人仕，在下容慕山，世居姑蘇，未請教兄台貴姓？」

狄雲道：「在下姓狄，單字雲，從金陵而來。」

容慕山眼中一亮：「原來兄台便是近日名震武林的狄公子，狄公子果眞人中龍鳳，見面猶勝傳聞。」

狄雲雖名列金陵四大名公子，與多情公子、逍遙公子、及豪放公子齊名。但一向以來，狄雲給人的印象只是一個不學無術、揮金如土、手無縛雞之力的花花公子，自於秦淮擧手投足間擊倒西門俊等人之後，狄雲二字在武林中不脛而走。

江湖中，老一輩中，對於狄雲並沒有多大注意，原因是此乃江湖傳聞，多是誇大其詞，加上近日江湖大事迭起，吸引了各人的注意力，故忽略了這初露身手的狄雲。然而，在年輕一輩的高手中，卻極欲一會這曾打敗楓葉山莊及東方世家少主的花花公子，尤以紅粉俠女爲甚，均渴望一見這傳聞中風流倜儻、身手不凡的翩翩公子。

「容兄過譽了，狄雲一介寒儒，略懂幾下不入流的拳脚，那敢當容兄如此稱讚。」狄雲道。

「狄兄是否前往洛陽參加武林大會呢？」容慕山問道。

「在下本非江湖中人，秦淮出手，乃形勢所逼；對甚麼武林大會，興趣不大

，這次到開封，純爲避開楓葉山莊的糾纏，也可到處遊覽，增廣見聞。」逢人只說三分話，狄雲言不由衷道。

「那麼狄兄並不打算到正義山莊看熱鬧了？」容慕山眼睛一轉，頗爲失望地說道。他實在不相信狄雲會放棄這場熱鬧不看。

「這也不一定，屆時在下也許到洛陽一行；在下猜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楓葉山莊定不會出席的。」狄雲道。

「相逢也是有緣，不若小弟作東，痛飲三杯，如何？」容慕山相邀道。

「怎勞兄台破費，還是由小弟作東吧！」狄雲也略覺肚餓，也想看看這西貝公子究竟有何意圖，遂不推辭。

兩人步出相國寺，在不遠處找到一間名「太白居」的酒家。據云當年李太白曾在此飲酒作詩，故以「太白」爲名。其實當年李太白雖曾在開封城外古吹台（明朝時改稱舜王台）飲酒作詩，慷慨悲歌，但曾否到此酒家，實屬疑問。

狄雲與容慕山兩人找了一清靜雅座，分別坐下，點了酒菜，開懷暢飲起來。

別看容慕山雖本是女兒身，但喝起酒來，卻不讓鬚眉，轉眼間，兩人已盡數壺。

「痛快！」容慕山雙頰微紅，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小弟很久沒這樣痛飲過了。」

「佩服，佩服！」狄雲看見容慕山喝起酒來，毫不拖泥帶水，心裏也真的佩服，道：「容兄酒量，想必是家傳的了！」那個時代，女孩子如在外飲酒，不令人側目才怪。容慕山年紀輕輕，練得如此酒量，如不是在家練來，難道是在風塵中學得？狄雲只是有心試探容慕山的眞正身份。

「狄兄一點也沒有錯，家父有千杯不醉之量，人們還叫他做酒……酒罈子呢！」容慕山差點兒露了口風，臨時爲乃父加了個別號。

容慕山續道：「狄兄身手不凡，不知尊師是那位高人呢？」

狄雲臉有歉色，道：「先師已去世多年，生前也只是在深山靜修，自號無名，在下也不知先師姓甚名誰。請容兄莫怪。」事實上，狄雲也不知三絕神僧姓名，只是他把乃師法號從無心改爲無名，來而不往非禮也。

容慕山道：「眞可惜狄兄不去正義山莊，要不然我倆結伴而行，多麼好！」他見狄雲不肯透露師承，只好作罷。

狄雲道：「原來容兄是專程往洛陽而來，想必也是武林世家，不知是那位前輩高足？」

容慕山笑道：「小弟所學，純是家傳。家父藉藉無名，那是甚麼武林世家。小弟那三脚貓功夫，貽笑大方，那及狄兄萬一？」

說話間，聽得樓下一片擾攘，傳來店夥叱喝之聲道：「快走，這裏也是你來的嗎？」

一把蒼勁的聲音道：「我怎麼不能來，你這裏又沒有說明誰能來，誰不能來，莫非你是怕我沒錢會賬？你睜開眼睛，我這些銀子足可把你這『太白居』吃掉有餘！」

這也是，人家有錢吃飯飲酒，怎能不准他進內，店夥說他不過，只好道：「也罷，你就在那邊坐吧！」

只聽那蒼勁聲音道：「我喜歡坐到樓上去，人說這裏只有樓上比較清靜一點，還堪一坐！」上得牀來牽被蓋，這是人之常情。

「太白居」自此日起，門前掛了一個木牌，寫着：「衣履不整，恕不招待。」八個大字，實開此業先河，此乃題外話，不提。

蹬！蹬！蹬！一個老乞丐大搖大擺的從樓梯上了來。但見老乞丐雖然頭髮蓬鬆、衣衫東補西綴，卻也清潔可人，非尋常乞丐可比。手裏持着青竹杖，雙目精光暴射。

狄雲目光一掃老丐，心中大訝，想不出老丐是誰。只因老丐目光如電，炯炯有神，分明內功已臻化境；如是丐幫中人，應是幫主級八袋身份，或是九袋長老中人。但此老卻只負一袋，卻是最低級數，故令狄雲摸不透他身份。

老乞丐遊目四顧，目光在狄雲與容慕山兩人臉上停頓一下，在兩人身旁空桌坐下，便叫店夥拿酒來。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好酒！有酒欲共飲，無賓可同歡。誰來？」老丐一邊喝着酒，一邊卻自言自語，大聲吟起蘇軾與邵雍詩詞中的佳句。

狄雲一時豪氣大發，大笑道：「人生有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我來飲！」站了起來，對容慕山問道：「容兄可有雅興？」

說罷，也不待容慕山回答，便已步向老丐，邊走邊吩咐店夥：「小二，拿兩罈上等茅台來，快！」

老丐醉眼斜望狄雲一下，大笑道：「你這娃兒可眞不賴！莫要咀上說得漂亮，手底裏全不是一回事才好！」

那邊，容慕山雙脚一跺，心裏道：「你這人，眞是……」也站了起來，跟了過去，道：「我也來，小二，加一罈酒來！」

老丐大訝，道：「俏娃兒，你也能喝？」

容慕山杏眼圓睜，也不答話，拿起桌上酒壺，「骨碌骨碌」地一乾而盡。

老丐拍手笑道：「爽快，爽快！你們這對娃兒眞對口味，我們喝它一個天昏地暗。」

他們三人初時你一壺，我一壺的，也不知喝了多少壺，後來，狄雲乾脆拿起整罈酒，仰頭便喝，老丐怪叫一聲，也照樣葫蘆。

容慕山此時已酒意盈盈，雙目似水，滿臉通紅，看見兩人這樣喝法，自知酒量有限，停了下來，在旁看着。

轉眼間，又是數罈到肚。老丐怪眼圓瞪，俯下身來，在桌下猛看，只見地上毫無異狀，不禁搖頭大惑，自言自語道：「怪事，何時走出這小酒怪來！莫非是慕容老酒怪的兒子，不對呀，老酒怪的兒子也四十多歲，這小子只有廿餘歲

，究竟是誰？」

「老前輩，你老躲在桌下作甚？莫非那裏有醇酒美人？」狄雲笑道。

老丐坐直身子，注視狄雲問道：「小酒怪，你是否慕容老怪物的弟子？」

狄雲驀然大悟，心想：「是了，慕容酒怪！慕容世家不是正在姑蘇嗎？」口裏卻笑道：「這裏確有一位慕容小酒怪，但並不是我！」

容慕山瞪了狄雲一眼，對老丐道：「晚輩正是慕容家的，莫非老前輩與家祖、家父相熟？」

「老兒何只和老酒怪相熟？想當年，老酒怪一天不和老兒拚酒，便滿身不是味道，難道老酒怪沒提起過老兒嗎？」老丐瞪眼道。

「原來老前輩是酒丐老人家，家祖常常提起你老呢！爲甚麼這麼多年不來我家了，家祖和家父都非常掛念你老呢！」容慕山道。

狄雲這才想起眼前老丐是誰來。

原來約二十年前，有三人以酒量馳名武林，便是「酒丐、酒怪、酒僧」三人。酒丐便是眼前老丐，乃當今丐幫幫主之師叔，丐幫碩果僅存的九袋長老；酒怪是慕容長靑，慕容世家上代主人；酒僧則是遊戲風塵的七戒大師。但不知何事，酒僧和酒丐兩人於十七、八年前一同失去踪影；酒怪因失去兩摯友消息，便也把家主之位傳給長子慕容醅，歸隱不出。

「還不是爲了司空無愧那廝！」酒丐嘆氣道。怎麼又是司空無愧，爲甚麼各樣事端都是因他而起？酒丐隨着把失踪多年的原因一一說了出來。

原來當年司空無愧性情古怪，作惡多端的人碰上他，定必難逃劫數。除此外，另有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在別人眼中，簡直一笑置之，但司空無愧卻認爲罪大惡極，犯着他，實無生理。其中一樣便是和尚飲酒吃葷。

司空無愧認爲有些和尚說：「酒肉穿腸過，佛在心裏坐。」這話只是那些賊禿自欺欺人，逃避罪名的藉口，既然已是出了家，就應該四大皆空；但若然連最起碼的口腹之慾也不能拋開，還當甚麼和尚，倒不如還俗。所以若有和尚吃酒茹葷，他見了定殺無赦，免得污染了佛門。但若是道士或尼姑，他卻毫不理會。原來司空無愧認爲道士們只是在追求着一種虛無的理想，並不是完全出家，況且道教本身連娶妻生子也可以，葷酒不戒是理所當然的事。至於尼姑，不提也罷，司空無愧從不殺女子，莫說飲酒食肉，就是當着他面前宣淫他也毫不理會。

當年某日，酒丐和酒僧兩人正在喝酒下棋，那知玉面天魔卻恰巧路過，見了酒僧正在喝酒便悖然大怒，拔劍欲殺酒僧。酒丐深知司空無愧厲害，便與酒僧聯手禦敵，但仍非敵手。二十招尚未過，兩人便岌岌可危，眼看便要喪生司空無愧的劍下，那知三絕神僧及時趕到，救了兩人。

司空無愧看在三絕神僧面上，答應放過酒僧，但他臨行時卻表示，如酒僧不戒酒，他日遇上，也照樣殺無赦。

若要酒僧不飲酒，那比要他的命還要悽慘，於是便決定躲起來，酒丐眼看兩人聯手也不能接下司空無愧二十招，不禁心灰意冷，英雄氣短，二來也不忍酒僧單獨躲起來，要知無伴獨酌乃世間一慘事，遂和酒僧一同在僻靜鄉村隱居起來，一躲便是十七、八年，最近因聽聞司空無愧已死，酒丐便先行出來看個究竟。

容慕山聽罷酒丐所述，問道：「你老可以來姑蘇的嘛！一則可以和家祖痛飲一番，也不怕司空無愧到來殺人！」

酒丐苦笑道：「娃兒少不更事，你道司空無愧是這麼容易對付的嗎？你沒聽說黃山七十二名高手齊命喪他手上這事嗎？如他尋來，加上酒怪和你們家裏的所謂高手，不是老兒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在司空怪物手底下，能支撐上百招已是難得了。激怒了那怪物，隨時會平白送掉數十條人命，何苦來哉？」

容慕山道：「那廝竟如此厲害，難道便沒有人能勝他嗎？三絕神僧爲甚麼當日不殺他呢？」

酒丐點頭道：「依當日情形看來，無心大師與司空無愧似是交情頗深，否則以玉面天魔脾性，就是拚着和無心大師一戰也會先殺掉酒禿。所以日前傳出兩人同歸於盡的消息，老兒不大相信，但傳言鑿鑿，老兒只得出來打聽一下。」

狄雲這時開口道：「老前輩剛才不是曾說過司空無愧不殺女子的嗎？但黃山上，死者中有男有女，也有尼姑，豈不是和他平日作爲有異嗎？」

酒丐訝然，問道：「黃山血案裏有女死者？」狄雲和容慕山均點頭稱是。

酒丐大惑道：「司空無愧雖是殺人不少，但言出必行，且脾性倔强。他曾說過不殺女子，也未聽說過他曾殺任何女的，這黃山血案，依老兒推測，可能另有蹊蹺。」

容慕山問道：「你老認爲是別人做的？」

酒丐道：「老兒不敢這樣說，但極有可能，待老兒吩咐那些徒兒徒孫詳細調查！」

狄雲問道：「老前輩，據晚輩所知，當日丐幫並沒有派人參與黃山事件，你老可知原因何在？」

酒丐搖頭道：「黃山事發時，老兒與酒禿已躲了數年，這事也是道聽途聞得知，但知死者中沒有丐幫中人，便沒追問。這麼多年來，老兒也沒有和幫裏弟子接觸，所以黃山事件或是近日發生之武林大事，你倆比老兒清楚多了。」

狄雲道：「晚輩愚見認爲，武林大亂跡象已成，老前輩最好還是與貴幫幫主聯絡一下，再派人通知七戒大師重出江湖吧，也好使正義力量加添一分人手。」

酒丐道：「老兒正有此意。不管司空無愧是否已死，我倆老不死也出來行走一下了，因噎廢食，始終不是辦法。」

狄雲道：「洛陽有盛事，貴幫幫主也會到來，老前輩可先到洛陽看看清楚，容兒也似是有事到洛陽，你倆也可有伴了。」

酒丐怪眼圓睜，道：「怎麼？你這娃兒不去洛陽？」

狄雲道：「晚輩因有要事待辦，未克前往。如屆時能分身，定當往洛陽與前輩再行痛飲三罈。」

狄雲隨即會過酒賬，向酒丐和容慕山告辭離去。

酒丐在狄雲離開後，向容慕山道：「妳應是珊珊丫頭了？老兒還記得當年妳還只有三、四歲，整天流著鼻涕，在妳爺爺懷裏鑽。」

慕容珊珊道：「老前輩說起來，珊兒也依稀記起你老來了。」

酒丐跟着道：「那小子定是妳情郎了，妳這娃兒眼光可眞不差，噢！剛才忘了問他姓甚名誰，師父是誰？」

慕容珊珊紅霞滿臉，嬌羞道：「這麼多年不見，一見面你老便取笑珊兒。珊兒還是今天才認識他，只知他叫狄雲，武功極高，師父是誰，他卻不肯說！」

慕容珊珊便回客棧取過行李，與酒丐一同往洛陽。

* * *

距離洛陽武林大會之期已屈指可數。這日酒丐和慕容珊珊已抵北邙山麓。

北邙山，亦稱邙山，位於洛陽城東約十餘里。慕容珊珊風聞北邙翠雲峯風景幽美，可遠眺龍門的壯麗雄偉，亦可鳥瞰洛陽這古都全貌；此外，城南伊、洛兩川並肩東流，兩岸垂柳的風光亦盡入眼簾，便纏着酒丐要登山遊覽。

兩人沿着山徑，展開身法往峯頂奔去。驀地，酒丐身形一停，攔着慕容珊珊，側耳細聽片刻，道：「遠處有人打鬥，快隨着老兒！」邊說邊向一岔徑奔去，慕容珊珊急忙跟隨着。

不遠處，一廢祠前，正有數名藍衣人和數十名灰衣大漢圍攻着十多名汚臉篷頭，鶉衣百結的乞丐和七、八個衣着華麗的男女，其中數名乞丐行動呆滯，似是受傷不輕。

酒丐認出場中被兩名藍衣幪面人圍攻的正是現任丐幫幫主乾坤一丐林四海，看情形雖未露敗象，但可能因久戰關係，手中杖欠缺靈活，守多攻少。與丐幫弟子並肩作戰的華服男女之形勢比較好一點，其中一白衣中年儒生，手中玉扇指東打西，在一藍衣幪面人及兩名灰衣大漢合攻下仍揮洒自如，有攻有守；另一中年美婦則手持軟劍，與一藍衣幪面人及一灰衣大漢在搏鬥中，但藍衣人與灰衣人卻似有顧忌，不敢埋身攻擊，兩人的身後，躺着數名灰衣人在呻吟着。

酒丐大喝一聲，飛身直撲與乾坤一丐酣戰的藍衣幪面人，口中大聲道：「四海，別担心，待老兒來收拾這兩個老匹夫，你快去照顧其他人。」手裏青竹杖使出「打狗棒法」中「當頭棒喝」、「直搗黃龍」、「雞飛狗走」一連三招直攻兩藍衣人。

酒丐功力深厚，十多年隱居生活中，除喝酒睡覺外，便埋首苦練。杖法之精，內力之猛，與剛才林四海所施不可同日而語。

兩藍衣人大吃一驚，想不到竟然殺出一個程咬金來，看見來人竟是失踪多年的丐幫前任幫主酒丐，慌忙招架。

丐幫幫主眼見師叔竟然出現，喜出望外，大聲道：「師叔，你老人家來了？」

衆丐幫弟子聽見援兵竟是本幫長老，立即精神大振，士氣如虹，八分功夫變作十二分。

這時慕容珊珊亦早已掣出軟劍加入戰圈，看她年紀輕輕，卻已盡得家傳，慕容世家的「游龍劍法」在她手中施展出來，輕盈中不失凌厲，亦剛亦柔，實在可圈可點，轉眼間，已刺倒兩名灰衣大漢。

丐幫方面雖然增添兩員大將，情況好轉，但因各人久戰力疲，而對方人多勢衆，在寡衆懸殊下，一時間也未能反敗爲勝。

林四海在酒丐接過對手後，略一運氣調息，便撲向圍攻各丐幫弟子之灰衣漢子，瞬即被數名敵人圍攻着，以他的武功，這數名灰衣大漢實不用放在眼內；因此不敢力搏，只避重就輕，一面游鬥，一面力圖恢復元氣。

酒丐雖然以一敵二，卻仍綽綽有餘，攻多守少，打狗棒法出神入法，使兩藍衣人疲於應付；但兩藍衣人亦非弱者，兩人皆是江湖上响噹噹人物，否則亦毋須幪面上陣，是故酒丐如欲取勝，亦非一、兩百招內所能辦到。

驀地傳來不斷慘叫聲，與酒丐對壘中其一藍衣人眼角中看見己方灰衣大漢逐一無故倒下，心神爲之一分，酒丐青竹杖一招「隔山取火」已當胸點到，一時閃避不及，乳間「膻中」要穴即被擊中，當場口噴鮮血，昏死在地。

另一藍衣人眼看形勢大壞，虛攻一招，大喊道：「形勢不佳，速退！」反身便向山下奔逃。餘下藍衣人及灰衣人等亦紛紛撇下對手，望風而遁。丐幫高手意欲追殺，但被幫主林四海所制止，道：「窮寇莫追，讓他們走吧！」

林四海率領幫中高手上前參見酒丐後，向白衣文士及中年美女拱手道：「承蒙白堂主、聶堂主與各位仗義相助，此恩此德，丐幫上下，銘肌鏤骨，沒齒難忘。」

白衣秀士與中年美女正是龍鳳堂兩堂主白秀嵐和聶小鳳。白秀嵐忙還禮道：「彼此份屬武林同道，林幫主不必客氣。」隨即向酒丐施禮道：「這位前輩想必是酒丐老前輩了，晚生龍鳳堂白秀嵐與聶小鳳在此參見。」身後聶小鳳與衆龍鳳堂高手也一同施禮參見。

酒丐呵呵大笑，道：「諸位援手之情，老乞兒尚未答謝，各位又何必客氣呢？龍鳳堂，果然儘是人中龍鳳，你們記着，老兒最不喜歡俗套，今後最好稱呼老兒做『老酒鬼』！」

忽然，只聽見慕容珊珊叫道：「他們原來是中了暗器的，你們快來看。」原來慕容珊珊因見衆灰衣大漢莫名奇妙地倒下，便趁衆人相見時逐一檢查，只見各人麻穴上，均插着一枝小松針，入肉盈寸，遂大叫起來。

（未完・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天象變幻難測　陰氣形成美女

據說，宇宙萬物俱有陰陽兩性。

在天爲日月，在地爲水火，在人爲男女，在身爲心腎，在方向爲東南西北，在卦爻爲乾坤坎離，在時間爲子午。

孤陰不長，孤陽不生，陰陽調和，一切才能夠保持平衡，否則，天翻地覆，後果不堪設想。

* * *

是中國的遠古，神話時代。

人已有正邪之分，爭鬥不絕，綿延百數十年，才終於有一個結局。

邪派的被稱爲妖人，做盡傷天害理的事情，大概因此而天理不容，玄門正派的俠客替天行道，在百數十年激戰之後，終於取得最後勝利。

他們大都是菩薩心腸，將邪派的妖人制服，並沒有將之毀滅，只是將之封在一個大鼎內，藏在一個死火山的口中，由之自生自滅。

那個大鼎也就是夏禹治水所用的大鼎，是神話時代中的一件神器，能大能小。

千萬妖人俱都被封在這個禹鼎的鼎壁中，有好浮雕一樣，雖然經過那麼多年，並沒有消蝕，仍然在掙扎，哭泣嘶叫。

就因爲這麼多年，他們已接近絕望，發出來的聲音已遠沒有當年的恐怖，却是日漸陰森。

那個火山口周圍數百里俱無人烟，當年的正派高手選擇這個地方，絕無疑問是經過深思孰慮的。

稍爲有法力的妖人都難逃此劫，能夠將禹鼎內的妖人放出去的妖人可以說絕無僅有，所以這百數十年下來，可以說天下太平。

妖人這個稱呼在世上已幾乎完全消失。

* * *

太平盛世，修道的正派高手日子當然過得非常悠閒，每一個都幾乎有一種消磨時間的嗜好。

應天青選擇的是繪畫，一心一意要繪畫出一個絕世無雙的美女。

他非常年輕，絕無疑問是一個天才，所以很快便已修練到散仙的境界，能夠御劍飛行瞬息千里，也所以博得一個「萬里飛虹」的外號。

他先天八卦數三，因動而生火，後天卦數九，乃是玄門罕有的九三郎君，天生爲外陰內陽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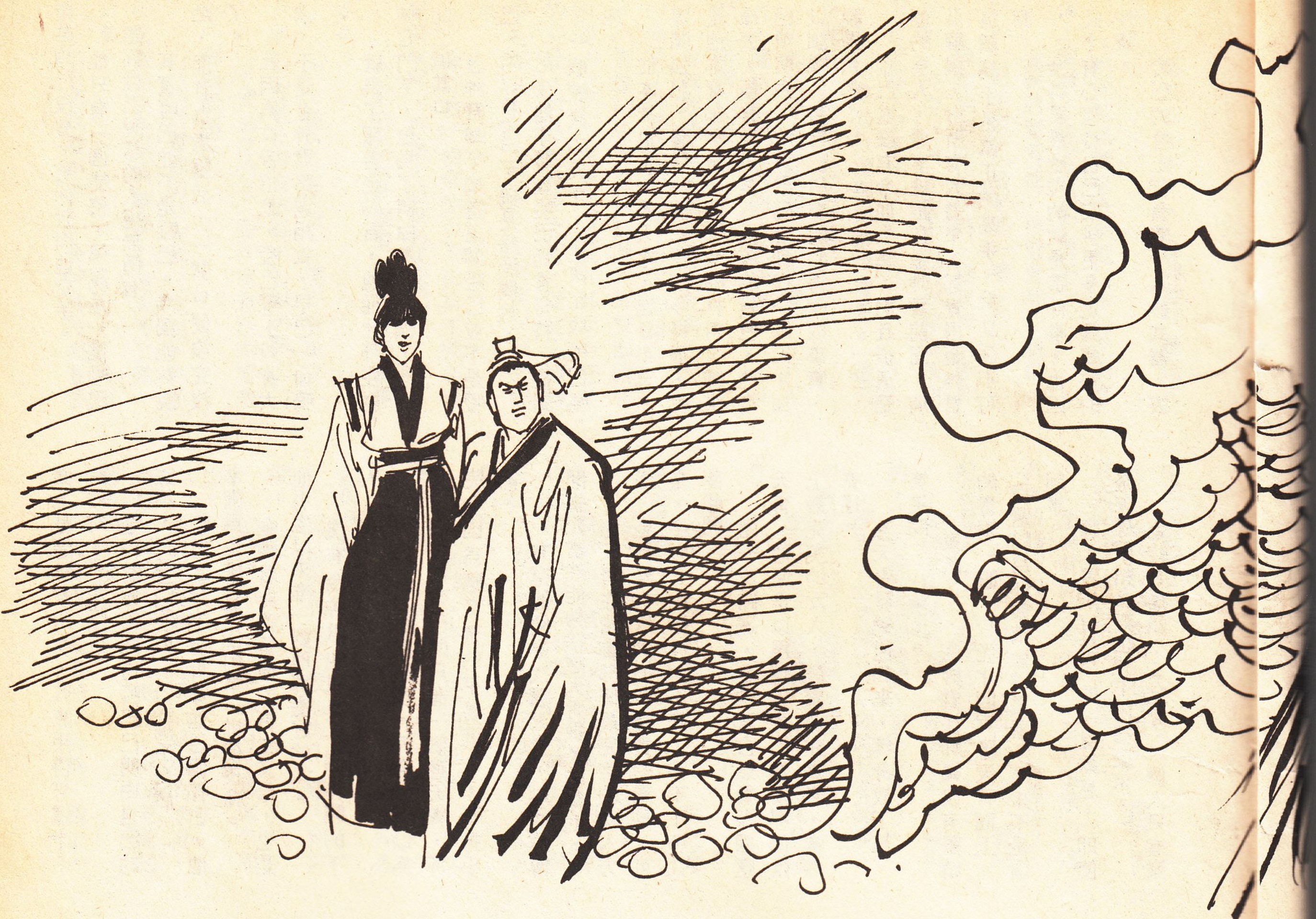
也所以他雖然外貌俊美如女子，給人的一些也沒有女子的感覺，舉手投足，任何神態都散發着一般男性也沒有的剛陽氣息。

他雖然潛心修道，到底是一個很正常的男人，對女性並非完全不感興趣，可是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找不到一個理想的女性。

這也許亦屬於一種固執，他一心就是追尋一個十全十美的女人，也相信世上一定存在。

他差不多走遍天下，然後他開始懷疑，這世上是否眞的有一個這麼完美的女人。

他見過不少很多人爭相傳誦，公認



爲天下第一美人的女人，總覺得完全不是那回事。

美與醜，原就是沒有一定的標準，除了外貌還有內心，有諸內自然形於外，所以有些外貌應該是非常美麗的女人給人的往往是一種醜惡的感覺。

應天青總算明白這個道理，放棄追尋，精神放在繪畫上，企圖畫出一個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女人。

他絕無疑問是一個繪畫的天才，花鳥蟲魚俱都能夠繪得栩栩如生，可見要繪出一個那樣的女人，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當然他有他美麗的觀點。

體態輪廓他原以爲最容易繪畫出來的，可是到拿起筆畫到紙上才發覺不是。

百數十次之後他才能夠繪畫出自己心目中認爲最美麗的輪廓。

到了雙手，所繪畫的次數也就更多了，十根手指畫來雖然很容易，但想到那纖纖十指所能夠表現的美態，便成爲困難。

那雙手完成，在他的心目中已幾乎沒有什麼動作做出來不是完美。

困難越來越大，眉毛、鼻子、嘴唇、以至耳朵，每一樣都令他費煞思量，最後到了眼睛。

只要再加上眼睛，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女人便完成。

開始的時候他已經有心理準備再花上雙倍的時間，可是到這個時限，他仍然未能夠繪畫出來。

之前他見過許多很美麗的眼睛，有些他甚至認爲已接近完美。

他的記性很强，每一雙眼睛的輪廓都清楚記得，他甚至還記得那些眼睛所蘊藏的感情。

可是到他將那些眼睛畫出來，便發覺與他已畫成的畫像完全不配合，然後他才知道那些眼睛沒有一雙是眞正的完美。

然後他着手畫他想像中認爲完美的眼睛，但是任他怎樣努力，始終畫不出來。

他終於承認，最能夠表現一個女人的美麗與內心的感情的，只有那一雙眼睛。

經過連串的失敗，他終於考慮到再次下山，踏遍天下，找尋一雙世上最完美的眼睛。

就在這時候，金神君師徒來了。

金神君姓金，原來的名字知道的人相信不多，他也從來不提。

神君是他的外號，也不是短短兩個字，他的外號很長，一共十九個字。

——驚天動地誅邪滅妖定四海鎭八方無敵金神君！

這個外號既長且誇張，說是江湖中人替他取的，其實是他擬好了，告訴江湖中人。

每想到江湖上還沒有，又頗有威勢的外號他便會加上去，越加越長，變成這樣。

只聽這外號，江湖中人已退避三舍，事實他行走江湖以來，能夠擊敗他的

徒弟的已沒有，更休說與他交手。

他只有一個徒弟，傳說是一個啞巴，聽到啞巴說話的人絕無僅有。

其實啞巴並不是啞巴，非獨能夠說話，而且口齒靈活，一開口便沒完沒了。

就因為口舌招尤，啞巴惹上殺身大禍，不是金神君路過相救，早已一命嗚呼。

就為了報答金神君，他從此拜在金神君門下，也為了明白多言啓禍，他從此三緘其口。

金神君却不知道這個啞巴並不是啞巴，所以救啞巴不過是路過偶然。

然後他才發覺啞巴筋骨奇特，絕對是一個練武的天才，才決定收啞巴為徒。

他本身也是一個天才，過目不忘，博聞强記，懂得的練功秘訣多得很，可是他本身却不是一個練武的材料，練來練去，極其量只是八九流的貨色，他自己很明白，所以早已想到找一個天才加以訓練，將自己所有的心得變成事實，發揚光大。

啞巴並沒有令他失望，而且很清楚他的為人，遇事總跑在金神君前面，消災解禍，令所有人看來，都覺得金神君這個高手是眞正的高手，武功深不可測。

金神君最欣慰的就是這件事，也因此才有心情替自己安排更多更具威勢的外號。

啞巴的身上背負着十八般武器，表面上是金神君所有，其實用得來這十八武器的，只是啞巴。

金神君並不知道啞巴已明白自己的底細，在啞巴面前一直以高手自居。

啞巴當然不會拆穿他這個秘密，他準備為金神君做任何事，即使喪命。

金神君非獨是他的再生父母，也是他有生以來唯一對他那麼好的人。

沒有金神君他只是一個卑賤的下人。

金神君的朋友很多，但令他引以為榮，引以為知己的只有一個應天青，那完全因為應天青的平易近人，不拘小節。

一有空他便會找應天青，以他的博聞强記當然能夠給應天青很多的幫助。

應天青在繪畫那個最完美的女人方面，金神君亦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可是，金神君的耐性並不好，待不了多久便離開。

這一次路過，金神君自然要探探應天青，他原是以為應天青已畫妥那個世上最完美的女人，發覺還在畫着，當然奇怪。

應天青發覺他到來，轉身放下筆，笑笑問：「什麼風？」

「東風——」金神君往那幅沒有眼睛的畫看一眼，目光才回到應天青面上。「我還以為你聚精會神畫着，原來不是這回事。」

應天青無可奈何的一聲歎息。「即使是怎樣聚精會神也想不出甚麼來。」

金神君搖頭：「怎會？一個人只有聚精會神，全心全意，沒有什麼做不好的。」

他的目光再回到畫上。「還是眼睛。」

「只是眼睛。」應天青微喟。「我總算明白最能夠表達一個人的感情的就是眼睛。」

金神君打一個「哈哈」。「這個道理你現在才明白，我可是早已經明白了。」

應天青完全不懷疑他的話，一聲歎息。「你若是早一些告訴我這件事，最低限度我可以多找幾個有一雙美麗眼睛的女人。」

金神君又打一個「哈哈」，「這麼簡單的道理那一個不曉得？」

應天青苦笑。「我就是不曉得。」

「你畫這個眼睛好像有一年多的了。」

「差不多兩年。」應天青隨口問一句：「時間多少有什麼關係？」

「你是瘋子，花這麼多時間去畫一雙眼睛。」金神君一再搖頭。

「你看我是不是瘋子？」應天青苦笑。

「當然不是了。」金神君打着「哈哈」。「我還不清楚你這個人，要做一件事便做到底，而且一定要成功。」

「可是這件事我有一種感覺，完全沒有成功的希望。」應天青突然顯得很落寞。

金神君一怔，連忙安慰他。「不會的，以你的聰明才智，有什麼幹不來的？」

「你看看這雙眼睛。」應天青拉開了旁邊的幔幕。

那之後盡是畫着眼睛的畫紙，數逹千百，每一雙眼睛都畫得栩栩如生，神情活靈活現，驟眼看去，就像是千百個美女張着眼睛望來。

金神君當場呆住，啞巴亦不例外，一看再看，以一種敬佩的眼神望着應天青。

他很想衝口而出，大讚應天青的毅力，但最後還是忍着沒有作聲。

裝啞巴以來他第一次有這種想說話的衝動。

要畫那許多眼睛需要多少心機時間？只要想想便不難明白應天青的苦心。

金神君看着看着，却突然一聲：「好美麗的眼睛。」

「你也不能不承認這些眼睛很美麗吧。」應天青盯着金神君。

「那一個說這些眼睛不美麗？」金神君搖着頭。「不是瞎子就是瘋子。」

應天青沒有說什麼，看着那些眼睛，歎息一聲。

金神君奇怪的看着他，再問：「難道你見過比這些眼睛更美麗的眼睛？」

「若是見過，問題就不會到現在也仍未解決了。」

「我不明白。」金神君轉顧啞巴。「你這個小子也不明白吧？」

啞巴當然點頭，事實他也不明白。

應天青再看看他們。「你們以為那一雙眼睛最美麗？」

啞巴只是看着金神君。

「看來都差不多。」金神君只是這句話。

「那你認為看來最美麗的拿來配到畫像上看看。」應天青很認真的。

金神君看看他，再看看那些眼睛，終於抬起手來。「唔，那一雙——」

與他的手指出同時，應天青的手亦伸出，凌空一探，他手指的那幅眼睛便飛投進應天青手中。

「你拿去放進那幅畫中看看。」應天青接將那幅畫交給金神君。

那幅畫上的眼睛大小與畫像正好配合，畫紙已接近透明，放在畫像上正好補上眼睛的空位。

那幅畫像沒有眼睛當然覺得不足，可是多了那雙眼睛又變了另一回事。

畫像的所有全都完美，那雙眼睛未放進去之前，看來很美麗，甚至有完美的感覺，可是放進去之後，便完全顯得格格不入，一比之下，竟變得醜惡起來。

金神君不由怔住，不由自主將那幅眼睛拿開，再看，眼睛是美麗的。

「你到底在玩什麼魔法？」他瞪着應天青。

「我知道你的感受。」應天青歎了一口氣。「你若是還有懷疑，可以再試。」

「怎會這樣的？」金神君奇怪的看着手中那幅眼睛。

「只因為畫像的所有都已完美，你手中這雙眼睛仍然有缺陷。」應天青又歎一口氣。

「可是我看不出。」金神君再細看手中那幅眼睛。

「有比較便能夠分得出來。」應天青目光回到那沒有眼睛的畫像上。

金神君回頭再看那千百雙眼睛。「這許多眼睛也沒有一雙配得上那幅畫像？」

「你若是仍有懷疑，可以一張一張的配着看。」應天青懶洋洋的回答。

金神君大搖其頭。「你應該不會騙我的，我若是花這個時間，豈非呆子？」

應天青忽然問：「以你的見多識廣，可曾見過比這些眼睛更美麗的眼睛？」

金神君毫不猶疑的一句：「當然見過了。」

「在那裏？」應天青喜出望外。

「忘了。」金神君摸着鬍子。「總之是有這樣美麗的一雙眼睛。」

「你仔細想清楚。」應天青着急的。

金神君其實是沒有這回事，可是衝口而出，已收不回來，只好硬着頭皮說下去。「你不是不知道我記性很壞，尤其是對女人。」

「想清楚，你一定記得起來。」應天青以懇切的神態看着金神君。

「糟了——」金神君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最近到過什麼地方？」應天青再問。

「崑崙山——」金神君又是衝口而出。

傳說中崑崙山是羣仙聚居的地方，金神君對這地方一向嚮往，所以老是記着這個地方。

應天青當然又是信以為真，接上一問：「那是在崑崙山附近的了？」

「好像不是。」金神君抓着頭髮，眉頭大皺，他知道若說是，應天青必定會立即去崑崙山。

「你應該記得起來的。」應天青索性將金神君送到榻上，令金神君盤膝坐下來。

金神君不由苦笑，只好認真的裝出一副沉思的模樣，閉上眼睛在榻上呆着。

應天青隨即將啞巴拉到一旁，只恐影響了金神君的思考。

好一會，金神君才張開眼睛，應天青那邊一眼瞥見，連忙問：「怎樣了？」

「真的省不起來。」金神君又抓着頭髮。「也許看到什麼，突然會又省起。」

應天青追問：「要看到什麼？」

金神君歎一口氣。「你的性子一向不是這樣急的，怎麼一下子變成這樣？」

應天青苦笑一下。「你應該明白的。」

金神君搖頭。「我實在不明白你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畫這幅畫像。」

應天青淡然一笑。「我却是明白你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調教啞巴。」

金神君怔住，他當然明白應天青這是以啞巴來作比喻。

應天青看看他，笑道：「你什麼時候想到告訴我好了。」

金神君點點頭。「這個當然。」一頓忽然又歎一口氣。「你看來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現在却變得很沒趣了。」

應天青笑問：「你這是要告訴我來這兒看我很沒趣？」

「所以我要跑了。」金神君揮手向啞巴打一個招呼。

啞巴不用吩咐，上前跟住金神君後面，往大堂外走去。

未出大堂，應天青已追上。「反正是閒着，我送你們一程。」

金神君一聲冷笑。「這個小子還是不相信，一定要我馬上省起來。」

「最好在你離開這座莊院之前便已經想到。」應天青這句話才說完，面上突然露出了奇怪的神情。

大堂外便是前院，並沒有什麼特別，應天青的視綫是在前院的上空。

金神君和啞巴的視綫不覺亦上移，然後亦露出了詫異的神情。

天上的烏雲這時正在四方八面的聚在一起，隨即奔馬也似的向西方移動。烏雲當中一個光影也在移動。

金神君看着不由一聲：「怎麼太陽變得這麼小？」

「這不是太陽，是月亮。」應天青說着手指向另一方向。「太陽在那兒。」

金神君循指望去，果然看見一個較小的光影在那邊移動。

「那怎會是太陽？你沒有看見這個月亮比那個太陽更光亮？」說的也是事實。

應天青搖搖頭。「這個時辰，太陽應該在那個方向，大小也應該是那樣。」

「不會吧。」金神君仍然懷疑。「這個光亮你又是怎樣解釋？」

應天青沉吟着。「天象有變了。」

金神君目光再一轉。「風起雲湧，乃

是常事，有什麼大不了。」

「太陽跟月亮太接近了。」應天青合指細算。「之前的一次天狗食日乃是在三年前，應該不會這麼快又再發生的。」

金神君一怔。「你說什麼？天狗食日？這種話不是你說的。」

不等應天青答話，他又接上。「這不過是天象變化，那來的天狗？」

應天青淡然一笑。「已有的老話大家都明白，爲什麼要改變？」

說話間，月亮已向太陽逼近，烏雲奔流更急速，風也急勁起來。

庭院中樹葉紛落，「沙沙飛舞」，光影流動，應天青仰首望天，面上的神情更疑惑。

金神君突然一句。「好像有些寒意。」

應天青點頭。「我也有這種感覺。」

金神君看看啞巴。「以我們這種高手，怎可能有這種感覺？」

應天青嘟喃着。「氣溫的確有些反常，變化而且大得很。」

他當然遠沒有金神君那種感覺，但好像他這種高手，即使是更輕微的變化也會感覺到，何況這變化這麼大。

連他也感覺寒意，這寒意絕無疑問是很重的了。

他抬頭再望去，只見那太陽的光芒越來越弱，相反月亮却是越來越光亮。

這種光芒也毫無溫暖的感覺。

金神君也留意到了，很奇怪的喃喃着。「怎麼這月亮光亮得來竟然令人有陰寒的感覺？」

「月亮就是月亮，在深夜的月亮最大最圓最光亮的了，可曾有溫暖的感覺？」

「日間總會不同的。」金神君打着哈哈。

「這個道理我也不明白。」應天青仰首凝目再看。

天上那一輪月亮這時候已接近太陽，整個移進去，停留不動，周圍的烏雲翻滾得更狂勁，四方八面的烏雲這時候又繼續向中央聚來，百川聚海的聚向月亮與太陽的深處。

「果然是天狗食日。」應天青目不轉睛的。「可是，這樣子之前可不曾見過。」

這也是事實，尋常天狗食日，雲氣絕不會變化得這麼大，現在那些烏雲就像是太陽與月亮當中有一個深淵，有一股強大的吸引力，將烏雲不住的向當中吸進去。

那烏雲就像是無盡的，源源不絕地湧來，不絕的飛投進去。

天昏地暗，月亮移進太陽當中，周圍本來有一圈光暈，這一圈光暈這時候越來越弱，突然又强盛起來，好像有什麼在當中爆開，然後千百萬股光流四方八面流竄，蔚爲奇觀。

金神君看着嚇一跳。「那是什麼？」

「陽氣吧。」應天青應一聲。

「陽氣？」金神君很奇怪。

「日爲陽，月爲陰，日光就是陽氣了。」應天青這些話出口，自己也有疑問。

「這是陰盛陽衰，陽氣抵擋不住，要落荒逃命？」金神君這些話並沒有考慮過，只是信口說來。

應天青聽着雙眉一揚。「正是這樣，這種現象可是從未見過。」

「只怕不是好預兆。」金神君這話又是脫口而出。

應天青一怔。「應該不是。」

金神君亦一怔。「我只是隨便說說，你怎麼相信？」

應天青沉着聲音。「自古以來，天象大變通常都是凶惡之兆。」

金神君口裏說：「我可不相信。」心裏其實是深信不疑。

這時候，那一條條光流在半空中遊竄得越來越急速，彷彿被那些烏雲壓迫得無地容身似的，終於又聚在一起，向一個方向投去。

應天青看着又是一怔。「那不是幻波池的所在？」

「幻波池？」金神君叫出來，他當然知道幻波池是什麼地方。

應天青雙眉不覺皺起來。「看情形眞的有什麼事情又發生了。」

金神君追問：「是什麼事情？」

應天青搖頭。「天曉得。」一頓接問：「你是否感覺又寒冷了幾分？」

「不錯，有這種感覺！」金神君機伶伶打一個寒噤。

天地間的確越來越寒冷，被月亮遮去的太陽已只見一個微弱的光圈。

金神君看着脫口一聲：「全食了。」

應天青突然亦叫出來。「看那些雲氣？」

金神君已看見，不禁又由心寒出來。

那些烏雲一變再變，在天空翻翻滾滾，彷彿千萬隻怪獸在張牙舞爪，然後非常突然的，那千萬隻怪獸四方八面狂竄，一隻緊接一隻，接着團團疾轉起來。

一個奇大無比，翻翻滾滾，黑而深的大漩渦緊接在空中出現。

「龍捲——」應天青面色一變。

天地間的寒氣這時候更濃重了。

＊　＊　＊

千萬股陽氣遊竄進幻波池同時，陷空島的陷空老祖亦從封閉的山洞中破關衝出來。

他的年歲以數百計，鬚髮俱白，長逾丈外，兩條白眉亦長及胸膛，只看外表，已令人覺得不同一般，非比尋常。

事實他正是玄門正宗之首，乃正道之尊，早已是正義的象徵。

他當然道行高深，閉關打坐在他來說已根本沒有什麼作用，只是天下太平已久，他亦早已脫離俗世，閒着無聊，除了閉關打坐，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消磨時間。

再說，閉關打坐對他多少還有一些好處，其間若是能夠打破界限，洞悉玄機，再進一層，登峯造極，當然更加理想。

只是到現在爲止，要入定對他來說是一件難事，想到那實在沒有什麼用處，對打坐入定他已經提不起多大的興趣，這自然影响到他對打坐的耐性。

也所以，天象一發生變化他便察覺，並不像其他人那樣子，入關之後非獨沒有什麼感覺，物我兩忙，甚至受不得驚擾。

他完全感覺到陰盛陽衰的寒意，衝出來看見天象這樣變化，更就是由心底寒出來。

這種感覺在他來說已實在太遙遠，可是這下子突然而來，非但清楚，而且尖銳。

他急急飛掠到山峯之頂，看見陽氣流竄向幻波池那邊，終於省起了一件事。

他的面色同時大變，探手抓起了一把樹葉，隨手一搓已經變成粉屑，揚進空中。

那把樹葉的粉屑緊接燃燒起來，化成百十股輕烟，飄飛出去。

每一股輕烟都透着發亮的淡紅色，非常穩定，彷彿是實質，不會被風吹散。

那也就是陷空老祖的訊息，通知玄門正宗所有的高手，大禍臨頭，立即到陷空島。

訊息發出，陷空老祖立即趕回閉關的石洞內，將他加以改良的一具候風地動儀搬出來。

那候風地動儀原是預測地震之用，當中一共有八個龍頭，那個方面地震，向那邊方向的龍口的玉珠便會吐出來。

陷空老祖在玉珠更加上精細的方向指示，到底什麼地方地震自然更加清楚了。

這個候風地動儀也就放在一幅大地圖上。

那幅地圖佔據了山洞的整塊地面，縮龍成寸，千百里山河盡在其中。

候風地動儀放置的位置也就正是山洞的所在。

陷空老祖絕無疑問是一個奇才，也所以才能夠弄出這許多東西。

那幅地圖的比例完全正確，沒有他御劍飛行的本領，根本不能夠清楚山川市鎮的正確位置，其間要花上多少心血，亦不難想像。

他弄出這許多東西很多沒有派上用場，候風地動儀以及那幅地圖也是現在才用上。

然後他蝙蝠也似的升起來，背貼着山洞的頂壁，靜觀候風地動儀的變化。

他已經感覺到地殻在震動，希望能夠藉着地動儀的顯示，找到震源的所在。

天地之間，每一個地方都陰陽調和，所以生機蓬勃，唯一例外的也就是幻波池。

那可以說是天下至陽至剛的地方，也就是地肺的所在，這下子烏雲遮蓋天空，天狗食日，陰氣大重，陽氣遊竄，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也就只有幻波池。

天狗食日無疑不多見，但也並不是什麼大事，陷空老祖也不知見過多少次，却沒有一次這樣，月亮停留在太陽當中這麼久。

也因此陰氣才大盛，而將陽氣迫得遊竄八方，實在是前所未有。

陷空老祖不知道陰氣大盛有什麼惡果，但陰陽不調到這個階段，他却肯定絕不是一件好事。

陷空島這個時候應該炎熱，但竟然一片陰寒，其他不炎熱的地方可想而知。

天地間的生機是必大受影响，只是陷空老祖還有一種感覺，更可怕的事情是必會跟着發生。

到底是什麼事情？陷空老祖却是怎也想不出來，只有寄望地動儀能夠顯示出事情將會在什麼地方發生，從而推算出到底是怎樣。

地殻事實在震動，由陰氣聚成的那股漩渦變成了龍捲，「轟轟發發」地向地面衝擊，所過之處，樹木房屋盡被摧毀，人畜無存。

那條龍捲繼續飛捲，迅速飛向陰氣最重的地方，也就是玄門正派囚禁羣妖的那個死火山。

龍捲飛捲進火山口內，繞着那個封着羣妖的禹鼎飛捲，本來已森寒的地方更加森寒。

一道電光即時劃空而過，直擊進死火山口內，經過龍捲，更見凌厲。

霹靂聲中，電光疾擊在禹鼎上，那個禹鼎立時片片碎裂，四面八方散射，封在禹鼎內的羣妖同時逸出來，歡呼聲中，衝天而出。

在龍捲飛捲進死火山口的時候，他們已醒轉，那股陰寒已令他們感覺到一股強烈的生機。

他們一齊衝出，那股妖氣當然強勁，整個死火山立時倒塌，一時間天崩地裂的，震撼整個宇宙。

與之同時，陷空島山洞中那座候風地動儀正向南方的那個龍頭從嘴裏吐出了一顆玉珠來。

玉珠滾動，正好落在地圖上那座死火山的方向，陷空老祖居高臨下看得清楚，一張臉立時沉下來。

有生以來，這可以說是他第一次面色變得這樣難看。

陷空老祖也不是過慮，危機的確在孕育中。

塵埃落定，死火山內並未回復平靜，那一股龍捲仍然在飛旋，只是已明顯的弱下來，凝聚成一團，在洞內遊移，突然化成千絲萬縷，鑽進洞壁內。

那邊洞壁上嵌着一塊禹鼎，雖然是一塊碎片，也已有丈許高下，上面是一個女人的浮雕。

那個女人的浮雕並非羣妖之一，只是禹鼎上一個神話故事的浮雕之一。

故事當然是動聽的，那個浮雕却並不完整，原來是仙女的那個女人浮雕並沒有面目，那團陰氣透進去，女人的浮雕才有了生氣。

浮雕隨即動起來，混身上下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美態，只是沒有面目，給人的感覺只是神秘而帶着恐怖。

那團陰氣也顯然發現了女人的浮雕並不完美，稍爲逗留便洩出來，仍然是一團陰氣，却已經凝成女人的形象。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多蕾絲與杜秋寒分頭去找于飛虹，她跌落水榭下的地室中，杜秋寒則遇到那個癲狂文士，二人異途同遇，被一看守女子脅持，多蕾絲被迫吃了定時毒藥，才能救走杜秋寒……這邊南宮慕白被金百輪的人打傷，于飛虹、若華悉心療治，面對慕白公子和共享三奇武學的杜秋寒，私心評價，難得的是捨生救己，一顆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金釵令

男女相悅微妙　單戀形成連鎖

在經過大樹旁時，也不想驚動那人，正想悄悄地走過去時，一個輕微的聲音響起——

「姑娘，請留步！」

于飛虹的脚步，隨着聲音而頓住了。

「是你？」于飛虹訝異的低呼一聲。

「是的！我驚嚇了姑娘嗎？」來人的聲音，雖然從容，却帶有幾分的猶豫遲疑。

「沒有！」于飛虹在這瞬間已鎮定了下來。「四先生！我聽說，你已調走了。怎麼還在此地守夜呢？」

四先生的表情突然間轉變，苦笑了一下。

「在下不得不承認，在下是聽命於人。」接着又道：「但在下的時間，現在却是自由的。」

「自由的？」于飛虹諷刺的重覆他的話。

「我想，在這三個月內，我是自由的！」四先生似乎陷入深思般的瞇着眼睛，望着前方的涼亭。

于飛虹也靜靜地盯着四先生。

這是她認識他一個多月以來，第一次仔細的看他，而他的樣子，讓她驚異不已。

他的臉頰都是凹陷進去了，他近一個月來是瘦了好多，他那烱烱有神的目光及自信的神態，都已不見踪影了。

四先生嘆了口氣。

「我知道，我來這裡看妳，就是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也許這個錯誤……將會要了我的命，陷我於萬刦不復之地！可是我就是忍不住！」

于飛虹楞了，她的眼眸中閃着驚訝與一絲她並未察覺的喜悅。

她絕沒有想到，這一絲的喜悅，引起了四先生的生機，他那頹敗如死的心，開始又怦怦跳了起來。

于飛虹的喜悅，是來自一個女人的天性，那就是有人喜歡、讚美。無論任何再聰明理智的女人，都對這種訴之有形與無形的傾心與讚美，都心存驕傲和喜悅的。

「如果……」四先生的聲音失去鎮定，微微顫抖着：「如果我們回到我們剛認識時……我……我所提的條件……妳會如何？」

于飛虹的手指握緊了在腰邊放下來，挺直了身軀。

「我的……」

「妳的許婚，在我的條件下。」四先生屏住了氣息：「妳的決定如何？」

——他是眞心的——于飛虹心想。她覺得自己像剛入了一個茫然的境地。

如果在以前，她一定會為四先生的莽撞行爲感到驚訝，現在則不然。那是她遵從姜全他們的建議得來的結果。

這是她第一次眞正相信她可以利用自己的姿色控制別人。

「你……你說你想娶我？」于飛虹喃喃自語着，聲音細微得幾乎聽不到。

四先生垂下眼簾，遮掩住他的目光。

「是的！『我想娶妳』……」四先生機械似的重覆着這四個字。

于飛虹低頭看着自己緊握擱在裙邊的手。

沉默持續着——



四先生默默地等了一會，然後抬起頭，看了看于飛虹：「妳爲什麼不回答我，難道妳……」

四先生眼中的生機火焰，似乎熄滅了，眼珠中呈現了一股濃重的憂傷。

于飛虹突然感到全身無力，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一個已過去的要求，在她認爲已過去時，又重現要求她重新考慮決定。可是，她再怎麼考慮決定，將來受到傷害最大的，終究是她自己！所以她遲疑了。

所謂「玩火者自焚」，只怕將來她不僅會傷到四先生，一個不是她所愛的人，也會傷害到自己。

但是，她需要外來的力量援助，她實在不知對手的勢力到底强大到什麼程度，若僅是目前敵人所展現在她面前的，就足以令她瞠目咋舌的了。

想到現實，于飛虹彷彿從九霄掉落到地面了。

她不安的搖搖頭。

很明顯的，于飛虹在猶豫着。

緊張的沉默在延續着！

于飛虹無力的搖頭思索着。

好一會兒——

「難道你還不了解嗎？」于飛虹繼續說道：「現在情勢不同了！」

「怎麼不同了？」四先生問着，不自覺得向前跨進一大步！

「你可知你犯了多大的錯誤？」

「我知道！」四先生舔舔乾澀的嘴唇。

「你曾想過那結果嗎？若失敗的話……」

「想過……」四先生的回答，模糊而嘶啞。

「那你還願意嘗試？」

「是的！」四先生的手心滲着汗水。

「你希望我回答不嗎？」于飛虹突然感到有些迷亂，不安的看着四先生的眼睛。

一道陰影劃過四先生的臉，他似乎是强自壓抑住內心的痛苦絕望憤怒。

「妳爲什麼不了解我的意思呢？姑娘，我希望妳能答應！」

于飛虹感到一陣恐懼感油然升起。

她搖搖頭，試圖抖落那股不安的恐懼。

對！良心使她無法對他說謊，她絕望的看了看四週，思索着，希望能找到一個很好的理由，來增强她作「不」的決定。

「飛虹！」這是四先生第一次叫她的名字，但聲音一閃而逝，他催促着：「能給我一個答案嗎？」

「我……不行！我需要時間考慮！」

「妳上次考慮過！」他提醒她。

「但是你走了！」

「我走後，妳已有一個月的時間考慮。」

「你沒聲息，悄悄的走了，我以爲你放棄了。」

「我有不得不走的理由！」四先生苦笑。

「爲什麼？」

「現在已經無所謂了，只要妳一點頭，這一切已經結束了。」

「是嗎？不行！我需要時間考慮。我走前，會答覆你的。」

「走？」四先生皺了皺眉：「難道妳要

離開這裡？」

「是的，我要走了。」

「為什麼？」

「為什麼？」于飛虹攤開雙手：「我已經不需要住在這裡了。」

「妳為什麼非走不可？」

「我並不是非走不可，我只是想在送南宮世兄回南宮世家後，再到他處尋幽訪勝。」

「那樣不好！」四先生有些急躁的衝口說道。

「怎麼不好？」

「不安全！」四先生語氣有點怪異：「妳考慮南宮慕白做什麼，妳根本不再需要他的幫助了。」

「南宮世兄對我有一份恩情在！我必須在他能完全照顧自己之前，將他安全送回南宮世家。因為我的能力有限，不敢保証他不再受襲。」

「我關心的不是南宮慕白，是姑娘妳。所以，我希望妳留在這裡。」

「這裡？」

「是的，請姑娘答應。」四先生的眼神不再冷厲，而是近乎霸道的企求。

于飛虹沈吟了一會，美目流轉，試探性的問道：「依你的意思，天下雖然大，但只有這座大莊院，才是我于飛虹的安全容身處？」

「至少目前是這樣的……」

「一旦姑娘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恐怕連我也幫不上忙了！」四先生嘆了口氣。

于飛虹楞了一會兒，道：「如果我留在這裡，你願竭盡一切所能幫助我？」

「願意，只要妳嫁給我。」四先生突然舉步靠近了于飛虹一大步，他額頭上明顯冒出大顆粒的汗珠，但瘦削的臉頰却因興奮渴望而泛出紅光。

兩人靠得太近，于飛虹甚至感覺到四先生濁重急促的喘息聲，吹拂在她的鼻尖，微微痲癢。

「顯然他抑制不住了他心中的害怕……」

于飛虹忖思間，蓮足輕移，已後退了五寸餘的距離。

四先生的臉色頓時又灰黯下來。

「妳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考慮了！」四先生略帶威脅的脫口而出。

于飛虹冷冷一笑，但目光轉注在四先生的臉上時，四先生的心絃又被緊緊的扣住了。

「如果你不畏懼那個你聽命於他的人……」于飛虹一字一字的說着，美眸逼視着四先生。

四先生聞言暗吸了口氣，臉上一抹陰影倏現乍隱。

「只要赢得美人歸，我說過我願意嘗試。」四先生似是下定了決心，口氣十分凝重。

「好，我答應你。」于飛虹螓首輕點，臉上的表情却變得十分僵硬、無奈。

「你」字才出口，四先生已一個箭步，搶上前緊緊握住她的一雙柔荑。

「飛虹……」

柔嫩的玉手被四先生握着，于飛虹的一雙美眸忸怩不自在地閃避四先生渴切貪婪的目光。

「不過婚姻是終身大事，我希望能先稟明家父。」于飛虹的聲音冷冷的，使出了緩兵之計。

「這個……」四先生的臉色陡地沉了下來。

「難道，以你四先生的胸懷萬里，連這點小小的要求，都不答應？」于飛虹瞟了他一眼，趁四先生一楞之間，倏地抽回雙手。

「不，不是不答應。」四先生急急說道：「好吧，我相信妳不會背信食言，多等兩、三天，又有何妨。」四先生聳聳肩，一副寬宏大量的神氣。

「只有兩、三天？唉！眞是色不迷人人自迷，慾不動心心自動。」于飛虹心中重重的嘆了口氣。

于飛虹螓首微抬，一雙美目不期然的與四先生迫切、渴慕、眩迷的目光相接觸。

此時，夜涼如水，一道冷風襲來，于飛虹陡覺芳心一寒，嬌軀竟莫名的微微顫抖起來。

于飛虹緩緩的吁了口氣，她心中十分明白，四先生眼神中，掩不住本來的冷厲和狂傲。

在夜色掩映之下，寒芒點點，格外讓人震懾三分。

「怎麼？冷嗎？」四先生似乎看透了于飛虹的神思，竟欲得寸進尺，霍地伸出右臂攬住于飛虹的削肩。

「不！」于飛虹下意識的往側斜退了兩、三步，左袖慌亂的格住了四先生伸展的右臂。

四先生臉上閃過了一片淡淡的不豫之色。

「飛虹，妳已是我的未婚妻，何必還緊守男女的防線呢！」

四先生的一字一句，極盡挑逗的能事，于飛虹的一顆芳心不由得小鹿般怦怦亂撞。

眼前這位向她示愛的男人，只是她略施美人計的對象，其實她一點也不愛四先生。

她雖然自信，芳心已如枯井死水般，波瀾不生，與杜秋寒同葬於不歸谷中。

但四先生溫文儒雅的神態，灼灼逼人的目光，竟使于飛虹有些徬徨迷茫起來。

「我……」

四先生精目一掃于飛虹的神情，以為她已屈服在自己的軟硬兼施功夫下。

嘴角掛着一抹自信的微笑，四先生反手俐落的捉住于飛虹的左手，並且輕輕揉捏撫弄着。

于飛虹嬌軀明顯的一抖，一雙美目陡射出不悅的寒光，她已回過神來。

「四先生，請你……」

「飛虹，表示一下與我合作的誠意……」四先生已到了色胆包天的地步，涎臉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

于飛虹陡覺四先生揉捏玉手的動作，雖然表面上有似輕柔，但實際上力道卻是大得很，于飛虹想抽回手一時竟不容易。

「果眞是一隻老狐狸！」于飛虹皺皺眉頭。

她忖思間，忽然嗅到身後有一股若有

似無的女子淡淡香味，幽幽傳了過來。

四先生以爲是于飛虹身上的香味，貪心地深吸了一口氣。

「是她……」于飛虹冰雪聰明，早已感知來人是誰，不由得鬆了口氣般的露齒輕笑。

這一笑，可說是傾城傾國，四先生呆住了，嘴巴張得大大的，眼珠子眨也不眨的，盯住了于飛虹燦如春花的臉蛋。

于飛虹眼波流盼，以懇摯的口吻，看着四先生道：「如果你能實踐諾言，解開困擾我多年的心中疑雲，我……」

「我四先生千金一諾！」不待于飛虹把話說完，四先生已迫不及待的搶答道。

「飛虹，到我住處談吧！」

于飛虹蓮步輕移，接着卻有意無意地朝後微微一望。

四先生樂得在前帶路，卻沒發現于飛虹的神情有異。

還沒走幾步，只聽得幾聲急促的脚步聲，由二人身後傳了過來。

「小姐，不好了，不好了……」是瑤華的喊叫聲。

半路殺出程咬金來，四先生猛地刹住了脚步。

過了一會兒，他緩緩的轉過身來，一雙冷目似怒非怒的瞪着氣喘吁吁，神色慌張的瑤華，一張臉變得十分難看。

「瑤華，什麼事不好了……」于飛虹轉身走向瑤華一步，關切的問。

「小姐，慕白公子的傷又復發了。」

「哦？那一定很痛苦，我得立刻趕往探視……」

「四先生……」于飛虹對四先生報以一個無奈歉然的苦笑。

「我會再來找妳。」

四先生深深的看了于飛虹一眼，冷冷的說了一句，身形一閃，迅速的消失在夜色中。

「小姐……」瑤華朝于飛虹眨了眨眼，小聲道。

「瑤華，南宮世兄一定不聽話，下牀走動了……」于飛虹美目一溜，早已會了意，脚下快步朝若華的房間走去。

「一定是的！」

瑤華緊緊追隨在于飛虹的身後。

二人交談的聲音已經聽不見了。

「咻！」

一條黑影一閃而逝，輕功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若華，快請劉星、茶花守在房門附近！」于飛虹和若華一走進房間，瑤華劈頭便對守在南宮慕白牀邊侍候的若華小聲說道。

若華這幾天心繫南宮慕白的傷勢，不但飲食無味，而且寢食難安。

每天夜裡不到亥時左右，等南宮慕白酣然入睡，她是說什麼也不肯離開這兒，回到瑤華房間。

這幾天，兩姊妹都是擠在一張牀上睡。

「好……」若華柳眉一皺，雖心中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她還識大體，纖腰一扭，便要朝門外走去。

「若華，不用了。」于飛虹沉吟了一會，急急阻止道。

「小姐……」

面對瑤華質疑的眼神，于飛虹抿嘴一笑，低聲道：「這樣更會引起他們的懷疑。」

瑤華眼珠子轉了轉，頓時會意道：「小姐考慮的週到。」

「世妹，瑤華姑娘……」假寐中的南宮慕白聽見于飛虹的聲音，霍然張開了雙目，眼中盛滿了盼望和欣喜，他口中雖然叫喚着兩位姑娘的名字，一雙俊目卻緊緊盯着于飛虹一人不放。

若華的心好疼。

「南宮世兄，情勢所逼，先叨擾一會兒。」于飛虹朝南宮慕白委婉一笑道。

「世妹，是否又遭到什麼難題了？」南宮慕白將枕頭貼在身後的牀頭，然後半坐起身子倚臥，滿臉關懷之色，急急問道。

「南宮世兄請安心養傷吧！」

于飛虹話下之意，是不要南宮世家和南宮慕白捲入這場紛沓神秘的事件中。

「謝謝妳，瑤華！」于飛虹目光轉注在瑤華的臉上。

「姐，妳又立了什麼大功呀？」若華大眼睛一眨，直覺的問道。

「小丫頭，別胡扯！」

瑤華輕俏的白了若華一眼，目光又轉到于飛虹臉上，問道：「小姐，若不是婢子及時出現，妳會答應四先生的要求嗎？」

「我知道妳出現後，才答應他的。」

「這麼說來，妳是不肯隨便輕易答應他的囉？」

「在他對我還沒有產生助力前，我會珍惜我自己。」于飛虹歎了口氣，話氣悲毅。

「小姐，妳眞的要以色誘四先生？」若華聽出了大概，跨近于飛虹一步，失聲驚呼道。

于飛虹苦苦一笑。

「若華，說話要有分寸！」瑤華掉臉瞧了瞧牀上的南宮慕白一眼，輕叱道。

若華臉色一紅，頑皮的吐了吐舌頭。

「別怪若華，她說的並沒錯。」于飛虹輕喟了一聲，雙眼不安的瞄了瞄南宮慕白。

只見南宮慕白不知何時已重新躺下，雙目緊閉，臉色似乎青白了一些，呼吸急促，他在裝睡。

「唉，讓他聽見了也好，這樣他就會對我死了心，接受若華的情意。」

「小姐，四先生果然很想得到妳。」瑤華對于飛虹的心思自信可了解到七、八分，因此雖在南宮慕白面前，也不再避諱了。

「嗯，」于飛虹點點頭，「不過，依今晚所見判斷，在得到我之前，也許他會先將秘密洩露也說不定。」

于飛虹嬌美絕倫的臉上閃過一絲異彩。

「哦？」瑤華沉吟了一下。

「小姐是說潛藏在園中的另一條黑影？」

「不錯，我相信那人是神秘幕後人的手下。」

「是金百輪嗎？」若華信口猜測道。

「姑娘，牀鋪已經收拾好了，請姑娘

卸粧就寢。」門外霍然傳來雍被、抱枕二位女婢的聲音。

于飛虹，瑤華和若華三人不由得同時吸了口氣，這兩位女婢身手果然了得，衣袂不驚風吹草動，行蹤比鬼魅還難測。

瑤華皺了皺眉頭。

于飛虹倒是瞭然於胸的抿唇微笑。

「好，南宮世兄，世妹明早再來探望。」

于飛虹轉頭隨便的朝牀上的人說了一句，嬌軀一扭，香風飄盪過後，身影消失在門外。

雍被、抱枕二女則緊緊的，伴隨在于飛虹身後。

「若華，妳也該早點休息，別打擾慕白公子了。」瑤華伸手拍拍妹妹的肩膀，輕聲吩咐道。

她的兩隻大眼睛，無限了解、萬般憐愛的注視着爲情消瘦了幾分的若華臉上。

「唉！想不到我們姊妹竟然都喜歡上，不……」瑤華自憐的歎了口氣，又看了若華一眼，低首疾步離去，順手帶上了房門。

「她這幾句話的意思……莫非她也有了意中人？」若華對着緊閉的房門，怔怔出神。

「他是誰呢？姊姊從來沒向我提過……」

「難道是那個生死不明的杜秋寒？」

「不可能！一個只見過一次面的男人……」

凝思到這兒，一個想法一閃即逝，若華陡覺心跳加速，內心莫名的慌亂起來。

「莫非……莫非她也喜歡上慕白公子……」

「若華姑娘，今晚妳不必走了。」凝思間，南宮慕白深沉的聲音，霍地在身後響起。

若華嚇了一大跳，怔怔的轉過身子，瞪望着倚臥在牀頭的南宮慕白。

若華所以震驚的緣故，一則是她正在凝思中，冷不防被驚醒回神過來。

大部份的原因，是南宮慕白的話。

「慕白公子，深夜男女同居一室，這……這不太好吧！」若華的頭垂得低低的直到胸前，兩朵紅雲立時飛上她的雙頰，柔聲不勝嬌羞的道。

兩隻金蓮，卻像釘在地上一般，顯然沒有離去的意思。

南宮慕白修眉軒動，不解的望着若華突然之間表露的含羞帶怯的神情，腦中則思索着她欲拒還迎，欲語還休的話意。

半晌，南宮慕白方才恍然大悟般的急急澄清道：「姑娘，在下不敢冒犯，在下的意思是，今晚我想離開這兒。」

「離開這兒？」若華自覺會錯了意，又驚又羞又窘，頰上的兩朵紅雲如同被嚇飛了一般，泛上了一片青白。

南宮慕白點了點頭，然後起身下牀。

若華看得出，他跨出了一步，顫躓了一下後，才穩住虛弱的身子。

「我不想叨擾姑娘太久，而且更不忍眼睜睜地看世妹毀了她的一生。」南宮慕白一臉落寞，道出他非走不可的理由。

「是爲了小姐！」若華悵惘的輕歎一聲，然後移步走至南宮慕白身旁，問道：

「你想幫助小姐？」

「是的。」

「如何幫法？小姐一向不希望南宮世家插手此事。」

南宮慕白道：「我想盡快的找到玉簫翁蘇天放，陰陽判童子奇，開碑手韓東望等人，請他們透露到底是誰主使他們，對世妹不利。等事情一查清楚，世妹也就不必做此不值得的犧牲了。」

「慕白公子，你對小姐太好了！」若華點點頭，幽幽的道，聲音十分乾澀。

「世妹一直是我所傾慕的人，過去如此，將來也不變。」

「你的心裡，除了小姐，容不下別人嗎？」若華突然冒出這句話，宛如曉月寒星的眼眸中，淡淡的流瀉出一抹哀怨的神色。

「姑娘，妳……」南宮慕白聞言內心一震，怔怔的望着朱唇半啓，神情有些急切的若華。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這幾日，你難道沒查覺出來嗎？」若華迎上了南宮慕白的眼神，一點也沒有逃避的意思，面泛桃紅的色。

面對若華大胆的表明心跡，南宮慕白倒覺得有些侷促，他抱拳作揖，感動莫名的道：「若華姑娘的關愛盛情，在下非冷酷無情之人，哪有不知之理，姑娘貌美如花，個性純潔爽朗，那個見了不愛，只是——」

若華聽得心花怒放，急急催問道：

「只是什麼？」

南宮慕白以無奈歉然的眼神望着若華，黯聲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若華眼圈一紅，無言的低下頭。

「若華姑娘……」南宮慕白知道剛才那句話傷透了若華的心，不由得感到萬分難安不忍，神思惘然躊躇起來。

傷了一位純潔癡情姑娘的自尊心，往往會帶來不測的後果。

南宮慕白心田中一股莫名的激動與歉意，促使他跨前一步，不由自主的雙手扳住了若華的肩頭。

這種親暱的舉動，若華覺得一股暖流由雙肩微微注入，流竄至週身各處，內心的失望、悵惘與難受，頓時煙飛雲散。

「慕白公子……」若華螓首微抬，如帶雨梨花臨風綻放，展顏一下，硬生生將綺念壓下，雙臂也倏地抽回來。

雙拳交抱，拱手作揖，有些靦覥的道：「姑娘請早點安歇，在下告辭了！」

若華見挽留他不住，於是不再爲難，朱唇啓綻，吐出自肺腑的溫馨軟語：「慕白公子一路上要保重身體，病體初癒的人，最忌奔波勞累……」

「多謝姑娘關心。」

「不送公子了。」若華右袖微招，離情依依，萬般不捨的道。

南宮慕白以感激迷惘的眼神望了若華一眼，便頭也不回，打開房門，身影疾速的隱沒在夜色中。

若華疾步跟至房門口，定定的望着門外暈黑的景物輪廓，兩隻大眼睛中閃現着神光，抿嘴而笑。

「他明白了！只要他明白我心就好

了！」若華個性天眞活潑，在心中歡喜的吶喊著。

若華拋卻了少女的矜持，動之以情，南宮慕白那輕按雙肩，以及臨別一瞥的動作眼神，使若華感到生機無限，信心大增。

第二天一大早，在于飛虹房內，若華將南宮慕白堅持深夜離去的事告訴于飛虹，當然，她保留了有關她的一小部份。

正端坐在銅鏡前，讓畫眉爲她梳粧打扮的于飛虹，眉心一皺，半埋怨半關切的道：「南宮世兄身子猶虛，還須靜養幾日，怎麼——」

「慕白公子是爲了小姐好！」若華彷彿不忍自己的心上人被輕責，於是急急的替南宮慕白說好話。

于飛虹心知肚明，對着銅鏡裡的若華倩影莞爾一笑。

若華瞥見于飛虹調侃的眼神，兩頰陣泛紅霞，嬌羞不已。

「妹妹，慕白公子還對妳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

瑤華在八仙桌旁的椅上坐着，輕巧一笑，下意識的低聲問道。

「姊姊少胡扯，慕白公子不是那種人。」若華不依的扭扭小蠻腰，噘着小嘴道。

「那種人哪？」瑤華存心逗着她玩，於是大眼睛眨了眨，調皮的追問道。

若華不打自招，雙頰如火燒般，心頭燥熱，霍地衝向瑤華身旁，兩隻手握成拳狀，交替地輕打着瑤華的肩背。

「姊姊，妳欺負我，我不依哪！」若華氣喘呼呼的嬌嗔道，手下卻不着力。

瑤華也不抵擋或閃躲，只是格格的笑着，但當她目光投注在若華幸福嬌羞的臉上時，不由得羨慕的嘆息出聲。

眼前又浮起了那個人的身影。

若華發覺姊姊神色有異，若有所思，立刻停住了手上動作，低頭細聲關切的問：「姊，疼嗎？」

瑤華並不答話，又長歎了一聲。

一旁的于飛虹耳旁聽見兩姊妹說鬧的有趣，唇角邊牽引起一抹羨慕的微笑，內心卻無奈的想着：「南宮世兄對我情深義重，只怕我要辜負他的美意了。」

「我的心早已留在不歸谷中，不管秋寒是生是死。」

「看若華對南宮世兄如此癡情，南宮世兄若能得偶如此，夫復何求！」

「姑娘，頭梳好了，妳滿意嗎？」畫眉停止了梳頭的動作，侍立在旁，微偏著頭輕聲問著。

于飛虹方回神過來，瞄了銅鏡中自己一眼，見畫眉的一雙巧手，又梳出了第十八種別緻罕見的髮型，抿嘴輕點螓首，微微一笑。

但她似乎心中有事，無心欣賞頭上巧梳，側臉吩咐道：「好，妳下去吧。」

「是。」畫眉完成了份內的職責，不多說一句話，低頭疾步的離去。

她的臉色似乎又回復了初來時的冷肅。

等畫眉一走，于飛虹立刻站了起來。

「妳們有沒有發現畫眉和前幾天不一樣了？」于飛虹輪流看着瑤華和若華二人，眉宇似有憂色的道。

「對啊！前幾天她還跟我和茶花有說有笑的，怎麼今兒像個泥雕美人一樣？」若華不解的皺皺眉頭。

「不僅畫眉如此，理廚，調味，奉衣……都有所改變，我看事出必有因。」瑤華提出疑點道。

于飛虹點點頭，表示她也注意到了，沉吟了一會兒，分析道：「一定是金叔發現了我們欲感化八龍女的企圖，施予八龍女的壓力，八龍女不敢反抗，於是回復了初時冷酷的面目。」

「我們不露聲色，他是怎麼發現的？」若華道。

「金叔老謀深算，任何事情對他來說，瞞得過一時，卻瞞不過永遠，何況還有幕後主使人施加壓力……」

「小姐，昨晚婢子想了一夜，覺得八龍女跟在咱們身旁，就好像背上芒刺一樣，我敢說昨晚雍被、抱枕二人，是奉命來監視我們的。」

「我也是這麼想。」于飛虹道。

「姊，妳想除掉八龍女嗎？」若華睜大一雙杏眼，大驚小怪的失聲道。

畢竟，她和八龍女相處得最好，所以神色有些不忍和慌張。

瑤華搖搖頭，微笑道：「八龍女只是受人利用的無辜羔羊，一旦完全脫離桎梏，一定再會恢復善良純眞的本性，花樣年華，任何人都不忍摧折……」

若華吁了一口氣。

瑤華正待說些什麼，這時房門「呀然」一聲被推開，只見理廚和調味二人手上各端了幾盤冒着熱氣的早點，步履輕飄的走了進來。

兩位婢女動作乾淨俐落的將早點擺放好桌上，屈身襝衽爲禮，向于飛虹問安道：「姑娘早，早點請趁熱食用，小婢一個時辰後，再來收拾。」

于飛虹聞言，若無其事的點頭抿嘴而笑。

這時，二位婢女轉身便欲離去。

在以往，理廚和調味都是侍立在于飛虹身邊，等于飛虹吃飽後，再收拾好碗碟、筷子後才離去。

「慢着！」若華突然大聲制住了理廚和調味。

身法迅速，已經跨過門檻的二位女婢不由得停下腳步，遲疑的互望一眼，然後回頭以惶恐驚疑的目光看着若華。

若華突然換上了滿懷親切的口氣，走近二婢，微笑着道：「妳們待會兒到我房裡來，昨天中午吃的那道醋溜黃魚，味道眞棒，我想向二位請教做法。」

原來是這麼回事，理廚和調味似乎鬆了口氣的對望一眼，理廚恭聲回道：「是，等我二人忙完了就到姐姐房裡侍候。」

「下去吧。」

等二婢身影走遠，于飛虹細聲笑問道：「若華，妳是在和金叔較量嗎？」

「嗯，我相信我贏得了他。」若華一副自信的道。

「事情恐怕沒那麼容易。」瑤華眉頭深鎖，若有所思的道。

「要不要請周杰和姜全出來，共謀對策？」若華見瑤華的凝重神情，向于飛虹

建議道。

于飛虹想了一想，道：「我看不用了，他二人正在興緻勃勃的苦練武功，若非急事，不必打擾，而且我已想好了對策。」

瑤華見于飛虹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態，心想不知和她心中想法有何不同，於是問道：「小姐，可否告知？」

「等時候到了，我自然會告訴妳們。」于飛虹神秘兮兮的道，內心卻仍在斟酌此路是否行得通。

瑤華便不再追問。

「小姐！」劉星的聲音突然在門外響起。

「進來！」于飛虹知道劉星有要事稟報，立刻命令道。

茶花也跟在後頭，大步走進。二人的神色都有些慌張。

「什麼事？」于飛虹面色凝重的問道。

劉星匆匆一抱拳，便道：「昨晚三更時份，前院發生了打鬥。」

「什麼？我們怎麼沒有發覺呢？」于飛虹大驚失色的叫道。

瑤華和若華也吃驚的互望一眼。

「糟了，會不會和慕白公子有關，萬一……」若華一顆心如吊桶般，七上八下的，手心已冒出冷汗。

「這場械鬥不但無聲無息，而且很快就結束了。」茶花補充道。

「哦？」于飛虹思索着茶花的話，立刻猜測道：「難道這場械鬥使得是暗器或者點穴法？」

茶花娟秀黝黑的臉上展露出佩服之色，拱手道：「小姐果然冰雪聰明，其中一人以點穴手法，出其不意的制服另一人。」

「有沒有看清楚那兩人是誰？」若華臉色發白，催問道。

劉星搖頭道：「我們遵小姐吩咐，不敢打草驚蛇，所以隱身在一丈開外窺看，黑夜中未看清楚那兩人是誰，不過他們顯然認識，先前交談了幾句。其中一人身材較矮小。」

「然後呢？」于飛虹秀眉一揚，問道。

「躺在地上的一人立刻被身材矮小的那人負在背上，飛縱出莊院外，疾若弩箭脫弦而去，一眨眼就不見了。」劉星道。

「我和劉星都被那人的高絕輕功嚇得目瞪口呆！」茶花接口道，一臉驚歎。

瑤華心忖道：「以劉星和茶花莫測高深的武功，能讓他們佩服的高手，恐怕武林中找不出幾人來，可見此人武功的厲害。」

「這麼要緊的事，怎麼到現在才告訴我？」于飛虹的口氣沒有責備，只是奇怪。

「我們本來打算立刻報告小姐此事，正要離開時却發現現場還有一人。」茶花解釋道。

「是誰？」若華問道。

「金百輪。」茶花道。

「是他？」于飛虹皺一皺眉頭。

「昨晚烏雲遮月，等烏雲散了一部分後，我二人才看清楚金百輪也站在那裡。」劉星道。

「我二人怕金百輪發現我們行跡，所以暫且按兵不動，唉，昨晚一夜可眞難熬呢！」茶花苦笑道。

「好，我知道了，你們下去吧。」于飛虹對二人感激的一笑，吩咐道。

劉星和茶花二人依言退了下去，照往常一樣，除了練功的時間外，他們其餘時間都在暗中巡護。

「小姐，依妳看，那二人是誰呢？」若華迫不及待的問道，她心中可千萬個不願意被制服的那人是南宮慕白。

轉念想，也不可能，因爲南宮慕白在初更左右就離開了。

「那二人一定和神秘幕後人有關，因爲金百輪也在場，他眼睜睜的看着這場好戲結束。」于飛虹肯定的道。

瑤華和若華不約而同的點頭，表示贊同于飛虹的推斷。

「小姐，四先生昨晚大胆冒犯妳，小婢在想，此事是否和他有關？」瑤華懷疑道。

「嗯，妳懷疑的有理，如果我們大胆假定制服的那人是四先生，那制服他的那個高人又是誰呢？」于飛虹急切的眼神在若華和瑤華二人的臉上交互逡巡着。

「唉！看來這件事情越來越複雜了。」若華歎氣道。

「不，越複雜越好，至少我們多了些推斷揣測的途徑。」于飛虹安慰若華，也爲自己打氣。

「小姐，屬下求見。」是金百輪的聲音。

「進來！」于飛虹朝瑤華和若華二人眨眨眼，然後蓮步輕移，拉開桌旁椅子坐下，然後端起一碗燕窩粥，淺嚐了一口。

瑤華和若華則裝出一副神色自若的樣子，分別侍立兩旁。

金百輪慢步走進來，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眸，先掃射了三人一眼，臉色甚爲凝肅。

「小姐，這飯菜妳滿意嗎？」金百輪哈着腰，小心謹愼的問道。

「滿意，理廚和調味的手藝絲毫不比皇宮御廚遜色。」于飛虹讚美道，同時挾了一口鮮醬筍吃下。

金百輪欣慰的淡笑一下。

「金叔，你來這裡，不是專門看我吃飯的吧？」于飛虹放下碗筷，螓首抬高，望着金百輪，兩隻鳳眼激射着點點光芒。

「當然！」金百輪避開于飛虹懾人的眼神，道。

「屬下是來告訴小姐，各位今後可以安心在這兒住下，衣食住行樣樣有專人侍候，高枕無憂。」

「哦？你們不再派人追殺我們了？」瑤華見金百輪說得神氣活現，諷刺道。

「你們以後保證不會發生，像南宮慕白被暗算類似的事？」若華瞪着金百輪道。

「哼！好個伶牙利嘴的鬼丫頭！」金百輪在心中暗罵，臉上可不敢露出半點憤怒與不耐煩的表情。

「屬下可以保証，而且事實上我們一直在保護小姐。」金百輪眼睛看着于飛虹，奉承的道。

「我現在不是在你們的『保護』之下嗎？金叔，我想問你一件事。」于飛虹站

起身子，抿嘴道。

金百輪眼神閃爍，道：「小姐請說，只要屬下能說而且知道的事，一點也不隱瞞。」

于飛虹鼻中冷哼一聲，道：「金叔爽快，我要知道四先生的下落。」

金百輪震了一震，吶吶的道：「四先生對妳那麼重要嗎？小姐是不是看見了什麼，或聽見了什麼？」

「在你們的嚴密保護之下，我能聽見什麼，看見什麼？」于飛虹苦笑了一下。

「只是金叔看得出來，他很關心我，於情於理，我都應該問一問。」

「是，是，四先生色胆包天，企圖對小姐無禮，屬下猜測此刻他已遭到應有的報應了！」金百輪正色道。

「啊？懲治他的人就是主使你們的幕後人嗎？」于飛虹並不太關心四先生生死，而急欲想套出金百輪的口風。

金百輪臉色一凝，苦笑道：「小姐，妳問的太多了。」

「好，我不問，你沒事就退下。」于飛虹左袖一揮，裝做不在意的吩咐道。

「小姐，屬下奉命行事，小姐請勿見怪！」金百輪沉吟了一下，抱拳作揖道，立即轉身離去。

「小姐，我看金百輪一副畏畏縮縮的模樣，擄走四先生的那人，八成就是神秘幕後人。」若華看金百輪已走不見了，信口直言道。

于飛虹不置可否的「嗯」了聲，兩道蛾眉微微一皺，思索道：「他到底是怎麼個三頭六臂人物？」

＊　＊　＊

一條船，停泊在長江岸旁，隨波有節奏的輕盪着。

船艙內，充滿了飯菜香。

「杜大哥，來，嚐嚐我們波斯的名菜。」多蕾絲嬌笑着挾了一筷子的菜，放在杜秋寒的碗裡。

只見杜秋寒的碗裡，菜和肉堆得如小山般高，這都是多蕾絲的傑作。

「姑娘……」杜秋寒兩眉深鎖，覺得一點食慾也沒有，索性放下碗筷，欲語又止的凝視着不時拿眼睛偷瞧他的多蕾絲。

「怎麼了？杜大哥，味道不好嗎？」多蕾絲將一嘴的牛肉嚥下，嬌容微變，關心的問道。

還不等杜秋寒回答，多蕾絲便板起了臉，側臉輕叱侍立在旁的侍女喜拉和凱薩兒道：「妳們又偷懶了是麼？杜大哥的口味……」

「不，姑娘，不是菜的問題，我是在担心，妳服下的九九斷腸丹……」

多蕾絲聞言內心一陣震厲，但隨即抿嘴輕笑，一張美麗的臉龐湊近身旁的杜秋寒，裝作若無其事的安慰道：「不礙事啦！杜大哥，這幾天你問我相同的問題，已經有二十次了……」

「眞的沒事嗎？妳沒騙我？」杜秋寒一雙想相信又不相信的眼眸，上下打量着多蕾絲的臉上和身上，臉上表情懷疑多過相信。

多蕾絲眨眨她那雙大而澄澈的雙眸，猛點頭脫口道：「嗯，眞的，至少我還有半年的時間；就是有什麼不對，也得等到半年以後……」多蕾絲的神態天眞、自然、嬌憨，心甘情願的爲心上人付出一切，包括最寶貴的生命。

多蕾絲這副毫無怨尤、不計生死，令人又愛又憐的模樣，頓使杜秋寒於心不忍，他在心中自責起來。

漸漸的，他的一雙俊目充滿血絲，嘴角因激動不安而不停抽搐着，身體也在發抖。

「不！妳不該救我的，爲了我，妳……我是個到處受人追殺的人……救我何用！」

杜秋寒霍地站起身來，澀聲咕噥不清的衝口說出這幾句話，便像失去了理智了一般，他「刷」的衝出艙門。

把兩個小侍女嚇得不知所措。

多蕾絲怔坐在椅上，小嘴半張，兩片飽滿的嘴唇倏忽失去原有的紅潤。

大船仍在江面上緩緩行駛着，多蕾絲跟往常一樣，翹首站在甲板上。

舉目所見，天色已近黃昏，西天彩霞艷麗詭奇，變幻在瞬息之間。

遠山環伺，雲浮霧盪，而一彎薄淡圓月，已隱隱浮昇東方了。

杜秋寒佇足船頭，已有好幾個時辰。他如木雕泥塑般的呆立着，原本俊俏的五官變得深沉無比，臉上表情或憂，或疑，或哀，或驚……腦內思緒也如萬里浪濤般翻攪着，久久無法平復。

于飛虹，多蕾絲，還有那個石室中的玉面書生、神秘女子……諸人的影像，在他腦內映現，交替，重叠，紛沓的出現。

「杜大哥，你心情好些沒有？」香風一拂，多蕾絲已出現在杜秋寒的面前。

杜秋寒如大夢初醒般，身子動了一動，深鎖的目光由遠處羣山轉移到多蕾絲的臉上。

「哦？在下失態了，請姑娘包涵。」

「我不怪你，反而很高興杜大哥能關心于姑娘一樣的關心我。」多蕾絲呆呆的凝視着杜秋寒，盈盈秋波散發出一股由憐愛、關切、信任、仰慕所交織成萬縷情網，將杜秋寒纏得緊緊的，密密的。

「姑娘……」杜秋寒心神一盪，不由得驟然伸出雙手，抓住了多蕾絲的一雙玉手。

「杜大哥，你可以叫我的小名絲兒嗎？」多蕾絲雖然雙頰上紅霞頓湧，卻反握住杜秋寒的一雙大手，朱唇啓綻，幽幽的要求道。

「當然可以，絲兒……」杜秋寒含笑喚她，頰上兩只深深的酒窩，顯得更加醉人了。

多蕾絲聽見杜秋寒喚她的小名，顯然十分激動，她朱唇微啓，皓齒微露，好半天才吁出了一口心滿意足的氣來。

在波斯，任何一位少女如果允許一位男子喚她的小名，那就表示她願意將終身託給那位男子，至死不渝，因此，少女們的小名是不能隨便讓人叫喚的。

但是，她沒有將這個不成文的禮俗，告訴杜秋寒。

多蕾絲對杜秋寒，已到了願以身相許無怨無尤的地步。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

白吃教主西門小仙和副教主多多結婚，白吃大樓張燈結綵，場面好熱鬧，送禮的人絡繹不絕，洪五爺、三絕婆婆先到了，天魔女秋水寒未到，還有阿郎的父母西門豪、公孫鳳未依時趕來，花轎已到，只好舉行婚禮，由洪五爺、三絕婆婆權充主婚人當家長，禮成設宴，又來鬧新房，一番擾攘才退出……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新娘原是刺客　座談決定措施

伸手一摸，我的親娘奶奶呀，多多果然早已一絲不掛的躺在床上，候教多時。膚若凝脂，光滑細膩，從頸部伸上雙峯，渾圓堅挺，似新出籠的發麵饅頭，更似瑤池蟠桃。

從雙峯直瀉而下，經過一片廣闊的平原，便直達風光旖旎的「金三角」地帶。金三角妙不可言。

禁不住一陣心猿意馬襲上心來，心兒在狂跳，慾火在燃燒，阿郎猛一式「鯉躍龍門」「騎」上去。

登時，四片火熱的嘴唇黏在一起，多多蛇信的舌尖馬上送過來。

匹馬單槍。

破門而入。

多多忍不住破瓜之痛，發出半聲嬌呼。

「讚啊！爽啊！」

這是西門小仙的心聲，曲徑通幽，全身舒暢，彷若中電，更似吃了迷幻藥，快感傳遍全身，簡直飄飄欲仙。

「多多，妳剛才叫什麼？」

「有一點疼。」

「現在還疼嗎？」

「感覺痲痲的。」

「忍着點，痲過去以後就會樂死妳。」

阿郎不再言語，開始做「伏地挺身」。

「現在感覺如何？」

「人家不知道，反正很爽就是啦。」

阿郎聽她如此一說，這才放心下來，當即加快速度，橫衝直闖，犂庭掃穴，片刻之後，便漸入佳境，如瘋似狂般地，以征服者的暴君姿態，盡情盡興的摧殘！蹂躪！甚至踐踏！

欲仙欲死！

如醉如痴！

忘了時辰八字！

忘了今夕何夕！

猛可間，寒芒一閃，聽到噗！一聲響。

一陣急痛攻心，立使阿郎從歡樂的巔峯，跌進痛苦的深淵裡。

有一把鋒利的匕首，插進他的背部。

兇手正是壓在他身下，行魚水之歡的女人。

當然，不可能是多多。

「妳是誰？」

「妳是誰？」

完全是武人本能的反應，匕首甫插入，阿郎一躍下床，驚極而呼。

奈何，對方必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已，雙脚尚未站穩，接着又黑忽忽的射來無數暗器。

幸好阿郎功力深厚，身懷絕技，貼着地面一個大迴旋，躲到屋角去，毫髮未傷。

那女人也衝下牙床，從枕下抽出一把寶劍來。

屋內墨黑如漆，伸手不見五指，誰也看不見誰。

阿郎喝問道：「妳究竟是什麼人？」

那女人嬌冷的聲音道：「討債者。」

「我們有仇？」

「仇字如山，恨深似海。」

「請報上名來。」

「死後問閻王便知。」

「多多現在何處。」

「或許正在與人興雲作雨，或許已經一命嗚呼。」

言語間，雙方均在聽聲辨向，發招猛攻，不曾稍歇。

然而，雙方似乎都是久經陣仗的行家高手，話一出口，便即換了方位，是以，俱皆摸黑瞎打，甚少正面對打的機會。

但，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阿郎有理由相信，這位討債的女子身手不凡，絕非泛泛之輩。

「來人呀，有刺客！」

阿郎扯開嗓門直吆喝，決心要將她生擒活捉，查明眞相。

却引來了對方的一輪猛攻，掌風呼嘯，劍氣吞吐中，早將小仙可能的退路全部封死。

「妳娘，妳找死！」

「雜種，你該死！」

二人卒告短兵相接，鬥在一起。

打得好兇好快，辛辣猛銳，殺招迭出，一霎時，皇宮也似的新房便已面目全非。

可是，討債者的身手的確了得，憑白吃教教主張小仙的本事，居然未能佔得上風。

「納命來。」

討債的女人既奸又詐，故意出聲誘敵，趁阿郎聞聲攻來的機會，挺劍分心刺過去。

阿郎又豈是省油的燈，見勢不妙，急忙閃向一旁，然後疾展「迷踪步」，從斜刺裡將她一把抱住。

是抱住了，可惱對方全身赤裸，滑不溜丢的，尚未抱緊抱穩，便被她掙脫滑走。

外面步履雜沓，人聲鼎沸，已有人提着燈籠聞訊趕到。

在屋外燈光的輝映下，阿郎這才看清楚跟自己「妖精打架」的女人的廬山眞面目。

很美，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美人。

年紀不大，約莫十七八歲。

雙峯中間，有一顆豆大的硃砂痣。

三角地帶血跡殷紅，原來是一位道道地地的處子呢。

不管是身高、三圍、體態、韻味，確與多多有幾分神似。

絕對不是多多本人。

對阿郎而言，純粹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女子。

張小仙急聲道：「妳是誰！有什麼深仇大恨，值得妳脫衣獻身，作如此重大的犧牲！」

討債的女人二話不說，疾退數步，拿起一條短褲來穿上去。

阿郎也拿起一條褲子往身上穿，罵道：「媽的，不要臉的爛貨，心甘情願送上門來給人幹，還害什麼臊，穿什麼三角褲。」

一語甫畢，討債的女子又披了一件外套，嬌叱一聲：「姑奶奶跟你拚啦。」劍尖一抖，幻化出萬道金光，瀉金潑銀般瘋狂攻來。

阿郎不退反進，全力迎戰，兩個半裸的人，到此刻方始硬碰硬的幹上。

突聞皮蛋的聲音在門外道：「小仙，怎麼回事？爲何洞房花燭夜就打起來？」

大笨牛的聲音道：「多多，是否老大太兇太猛，摧殘過甚，令妳招架不住？」

小和尚的聲音道：「常言道得好，床頭吵架床尾和，清官難斷家務事，咱們還是少管爲妙。」

阿郎總算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混蛋，你們在胡說些什麼，有刺客，多多被人掉包了。」

皮蛋道：「什麼？有刺客？是公的？還是母的？」

阿郎道：「是母的。」

大笨牛道：「母的好，把她留下來，咱們好好的招待招待她。」

張小仙道：「想要留住她，就趕快進來幫幫忙。」

皮蛋道：「怎麼？是個虎霸母？這樣難纏？」

阿郎道：「玫瑰帶刺，難纏得很！」

大笨牛道：「那就快開門呀，笨蛋！」

阿郎道：「本教主被人纏死了，分身乏術。」

大笨牛道：「糟啦，糟啦，那咱們就不得其門而入。」

阿郎罵道：「呆子，你們不會破門而入！」

「殺！殺！殺！」

討債的女子眼見大事不妙，攻勢更急更緊，三尺青鋒，如得神助，揮刺挑斬，招如雨下，根本不給張小仙還手的機會。

平心而論，阿郎的功力應略勝一籌，但他此刻背上插着一把刀，傷不在輕，鮮血仍在不停的流，自然大打折扣，兼之說話分神，被人搶去先機，以致落得只有招架的工夫，沒有還手的份兒。

轟隆隆的一聲響，房門被皮蛋、大笨牛合力撞開了，小和尚空空等人一湧而入。

幾個毛頭小子，從來也沒有見過這種場面，不由皆被少女玲瓏養眼的胴體所吸引，看得呆住了。

皮蛋脫口而呼道：「啊！好漂亮的裸女。」

小和尚空空道：「兩點空空，好迷人的大胸脯。」

大笨牛道：「好東西在下面，下面那一點才是醉人窩，銷魂窟！」

色不迷人人自迷，三個傻小子光顧着眼睛吃冰淇淋，竟忘了助拳捉刺客。

不過，話又說回來，單單擺擺樣子，也可以發生一定的作用，討債的少女睹狀，攻勢爲之一滯。

正好給了阿郎一個反攻的良機，「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佛光普照」，當年學自少林寺悟非老和尚的「大悲三絕掌」，一下子全部施出來。

少林絕技，果然威力驚人，嬌哼聲中，少女立被震得離地飛起來。

結果却上了人家的惡當，等於送了她一帆風，給她買了一張飛機票，少女乘勢疾飛三丈，踹破窗戶，逃之夭夭。

「追啊，不能放走這個女刺客！」

「追啊，不能放過這個女王蜂！」

「一定要追她回來！」

阿郎、空空、皮蛋、大笨牛，以及剛剛趕到的老蓋仙、司徒雷、三絕婆婆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爭先恐後的，紛紛穿窗奪門而出，分頭追出去。

＊　＊　＊

天上，無月有雲。

地上，烏漆抹黑。

兩個人對面而立，都看不清楚對方的耳目口鼻。

何況女王蜂早已遠遁，連逸去的方向都摸不準。

從黑夜，直追到天明，始終沒再見到那少女的芳踪。

萬般無奈，只好相繼返回白吃大樓。

大家齊聚在一座花廳內，老蓋仙洪五爺無限關懷的道：「小兄弟，要不要緊，沒有傷到致命要害的地方吧？」

張小仙哈哈一笑，朗聲道：「沒有，小弟命中註定，長命百歲，死不了。」

三絕婆婆已將匕首拔出，正在爲他敷藥療傷，道：「托天之幸，僅毫釐之差，匕首被肋骨所阻，入肉不深，不然，一旦傷及內臟，就痲煩了。」

皮蛋道：「小仙，好端端的，怎麼會突然殺出一個女刺客來？」

阿郎歎息一聲，道：「別提啦，可能咱們吹吹打打，用大花轎抬回來的就是這個女煞星。」

大笨牛道：「幾乎一模一樣，身材很像她。」

阿郎道：「不像她就不敢冒充了。」

小和尚空空道：「怪事，聲音也聽不出來。」

老蓋仙道：「聲音可以模仿，也可以服用『變音丹』。」

皮蛋道：「可是，無論如何，憑你阿郎的本事，怎會栽在她的手裡？」

「這——這——」

當時的情形，阿郎實在羞於啓齒，這了半天，還是沒勇氣說出口來。

大笨牛却毫不放鬆，打破砂鍋問到底：「老大，你們上床睡了沒有？」

「睡啦。」

「有無『入港』？」

「有『入港』啦。」

「有無『卸貨』？」

「來不及卸貨』，便挨了刀子。」

皮蛋道：「這個丫頭片子好狠，爲了殺人，不惜將自己的淸白賠進去。」

小和尚空空道：「我看是二手貨吧？」

張小仙以肯定的語氣道：「不，是尚未啓封的原裝貨。」

大笨牛惡狠狠的道：「奶奶的，難怪她一直推三阻四的，不肯掀開蓋頭來，原來不懷好意，假如咱們當時不會憐香惜玉，强行揭開，怕不早將她砸成肉餅！」

老蓋仙道：「老弟，可曾弄淸楚她的姓名來歷？」

「她死鴨子，硬嘴巴，不肯說。」

「爲何要冒充多多當新娘子？」

「她說是爲了報仇。」

「你有這樣標緻、穎慧、而又才思敏捷的才女仇人？」

「沒有呀。」

「也許她是代父報仇。」

大笨牛道：「慘啦，慘啦，我們老大替天行道，殺人無數，倘若他們的女兒都來尋仇滋事，硬往被窩裡鑽，也挺累人的。」

三絕婆婆已療傷完畢，斥責道：「哼，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什麼時候了還在胡說八道。小仙囝，那個女刺客可曾提到多多的下落？」

阿郎以最快的速度，將上衣穿好，道：「恐怕是兇多吉少。」

「毫無疑問，那個女刺客是以掉包的手法，進白吃大樓的。」

「大概是的。」

「但不知掉包的地點是在此地？中途？或是洛陽錢家？」

「都有可能。」

洪五爺接口道：「不論如何，你應該跑一趟洛陽，將這件事告訴你丈人爸。」

大笨牛乍然大叫一聲，道：「老大，我忽然想起一件天大地大的事來。」

張小仙楞了一下，道：「死大笨牛，少鬼叫，你到底想起什麼大事來了？」

大笨牛道：「我懷疑掉包的人就是你的老丈人大刀錢四海。」

阿郎道：「不會吧，丈人爸近來對本教主蠻好的。」

「那只是姿態，也是陰謀。」

「我們並無深仇大恨呀？」

「有，你忘了，曾經點過多多的姐姐錢純純的『鬼胎穴』，亦會當衆羞辱過錢老頭。」

「嗯，聽你這麼一說，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爲了報復，故示友好，另在暗中雇用一個女殺手來行兇？」

皮蛋怒沖沖的道：「娘哩，果眞如此，咱們非將錢老頭砸扁鬥臭不可！」

小和尚空空道：「同時，一定要將多多娶回來，重鬧洞房重上床，堂堂的白吃教，絕對不能擺烏龍，惹人恥笑。」

老蓋仙洪五爺沉吟一下，道：「錢家是應該去一趟，但切勿鹵莽，就算錢四海舊恨難忘，也不至於出此下策，此事透着古怪——」

話至此處，被一陣喧嘩聲打斷。

「不好啦，不好啦，有人來找痲煩。」

「要撕旗子！」

「要砸招牌！」

「還要放火呢！」

＊　＊　＊

是的，外面的確出事啦。

迎着旭日，在白吃大樓的樓頂上，出現一位不速之客。

好年輕，看年齡不過十二三歲，頭上留着一撮朝天辮，身上穿着一身紅衣服，鳳眼瑤鼻，唇紅齒白，神采飛揚，意氣風發，一看就曉得是一個精靈古怪，調皮搗蛋的傢伙。

男孩穿紅衣，已屬罕見，更妙的是，在他的脖子上還戴着一串長長的大項鍊，紅衣配上白鍊，格外顯眼奪目。

年紀雖小，功夫却高得出奇，呼！呼！呼！連攻三招劈空掌，立將「白吃教」三字的大招牌，砸得稀巴爛，變成一堆木屑碎片。

接着，輕輕一彈，比小猴子還要輕靈迅捷，跳上了三丈高的旗桿頂上，扯下白吃旗，輕飄飄的滑下來。

娃兒好大胆，將白吃教的教旗，當作了沒人要的破被單，三把兩把便撕成了無數的破布條。

然後，與木屑碎片堆在一起，取出火種，當眞就在大樓頂上放火燒起來。

拍着雙手，口中還唸唸有詞的道：「好好玩啊，好好玩啊。」

阿郎、皮蛋、大笨牛已衝至樓外廣場上，睹此情狀，差點沒氣死，張小仙怒不可當的道：「他媽的，好玩？丟掉吃飯的傢伙就不好玩啦。」

皮蛋道：「有種就別逃，下來見個眞章。」

大笨牛道：「保証熱烈招待、鍋貼、鐵板燒、酸辣湯、南京板鴨，隨你選，隨你挑！」

紅衣少年好妙好美的身法，比高空花式跳水的高手還要優雅三分，三四丈高的距離，居然連玩了幾個高級動作，才腳落實地。

啪！抽冷子給了大笨牛一巴掌，嘻皮笑臉的道：「先賞你五百，算是見面禮。」

大笨牛氣得暴跳如雷的吼道：「你娘，那來的毛頭小子，竟敢在此張牙舞爪，不把你的骨頭拆散，你是不會知道大笨牛爺爺的厲害的。」

話落招出，雙掌齊舞，以老鷹抓小雞的架式攻上去，欲將少年生擒活捉，好好的消遣他。

萬不料，紅衣少年彷彿有鬼魅附身，好似幽靈一般，大笨牛攻至切近時，少年已不知去向。

誰都沒有看清楚，少年用的是什麼身法，去了那裡，總之，當他再度出現在大家的眼內時，人已到了離有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肖像的石壁下。

屈指連彈，猛聽噗！噗！噗！噗！四聲響。

乖乖隆地咚，韮菜炒大葱，少年好厲害的指上功夫，硬生生的各戳瞎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的一隻眼珠子。

絕！絕透啦！從來也沒見過這麼邪門的小子，還掏出「傢伙」來，在上面撒了一泡尿。

氣得阿郎直跳腳，吼聲如雷：「臭小子，你找死！」

連攻三掌，以爲一定可以叫他當場出醜，却被少年輕輕鬆鬆的躲開了，亦未還手，大搖大擺的前行數步，往大夥面前一站，神氣八啦的道：「遠來是客，又逢大喜的日子，這可是你們的待客之道？」

皮蛋道：「小子，你可知這裡是什麼地方？」

紅衣少年對答如流：「七里坡。」

「本護法是指這一棟大樓？」

「白吃大樓，白吃教的老巢，也是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你們這四個武林末流，江湖小混混的賊窩。」

「娃兒，你知道的事情還眞不少。」

「小爺爺還知道，張小仙昨夜挨了一刀，新娘子已紅杏出牆，要不要咱家幫忙，幫你們到處張貼『警告逃妻』的招貼？」

張小仙神色一緊，道：「你跟那個騷女人是一夥的？」

紅衣少年搖頭道：「我們八竿子也打不到。」

「那你怎知此事？」

「純粹是道聽塗說。」

「你跟本教有仇？」

「沒有。」

「有恨？」

「也沒有。」

「既然無仇無恨，爲何要觸白吃教的霉頭？」

紅衣少年的答覆好妙：「老子高興！」

大笨牛道：「就這麼單純嗎？」

紅衣少年道：「也是爲了揚名立萬，做廣告，有人說只要將白吃教的招牌砸掉，就可以名揚天下。」

皮蛋勃然大怒道：「癩蝦蟆打呵欠，你好大的口氣，小心風大閃了舌頭。」

少年趾高氣揚的道：「哼，小小的一個白吃教，連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少在本少爺面前吹牛說大話。」

阿郎強壓住滿腹的怒火，道：「還沒有請教小友尊姓大名？」

紅衣少年挺着胸脯說：「本少爺姓自名大。」

「自大？」

「不錯！」

「自大一點臭，媽的，原來是個臭小子。」

「然也，然也，臭小子正是咱家的外號。」

這眞是今古奇譚，還沒聽說過，有人會將不雅的外號往自己身上攬。

臭小子自大却處之泰然，洋洋得意，微頓之後，繼又說道：「自大是本少爺的乳名，另外還有一個學名。」

大笨牛冷聲道：「是自首？自欺？自侮？自誇？還是自絕？自殺？或者是自來水？自大狂？」

自大四平八穩的吐出了三個字：「自天生！」

皮蛋道：「哼，天生的邪魔歪道，天生的臭小子！」

自大道：「非也，非也，天生二字，另有解釋，意義重大。」

阿郎道：「怎麼解釋？又有何意義？」

少年自大自吹自擂道：「本少爺可不是普通的凡人，是自天而降，故曰天生。」

「什麼？你是自天而降？不是生在床上？」

「完全正確。」

「你娘是誰？」

「我根本沒有娘。」

「鬼話，沒有娘，那會有你？」

「我說過，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大概是個沒人要的棄嬰。」

「放屁，本少爺乃是仙嬰。」

「此話怎講？」

「因爲生我的娘，很可能是一個仙女。」

「何以見得？」

「老頭老太婆說，我從天上掉下來的時候，風雨交加，雷電大作，說是仙女不小心，將新生的仙嬰失落，跌落凡塵。」

皮蛋冷哼一聲，道：「哼，我看是一個怪胎。」

大笨牛道：「然也，然也，是一個武林怪胎。」

小和尚空空道：「甚至於可能是一個魔胎！」

老蓋仙洪五爺道：「臭小子，你說的老頭老太婆是何許人？」

自天生道：「是我師父跟師娘。」

「你師父師娘如何稱呼？」

「不知道。」

「他們沒有說？」

「廢話，說了本少爺豈會不知。」

「你爲何不問？」

「懶，麻煩，反正一公一母，是兩個凡夫俗子，有什麼好問的。」

三絕婆婆一直在閉目沉思，這時忽然雙目一睜，道：「自大，你掉下來的那個地方，是否叫絕命谷？」

少年自天生想了想，道：「大概是吧。」

三絕婆婆聞言臉色大變，喃喃自語道：「孽！孽！孽！」

這話甚是低沉，阿郎沒有聽清楚，道：「婆婆，妳老人家在說什麼？」

三絕婆婆忙道：「沒有，婆婆是覺得，這小娃兒可能大有來頭。」

皮蛋道：「臭小子，你砸我們的招牌，毀我們的旗幟，可是單單衝着本教而來？究竟意欲何爲？」

少年自大冷然一笑，道：「哈巴狗鑲金牙，你少自抬身價，本少爺此番出山，早已向天下武林宣佈，要挑戰各路英雄。」

大笨牛不屑道：「娃兒胎毛未退，乳臭未乾，未免太自不量力了，當心將牛皮吹破，屍骨無存。」

臭小子自大的確不簡單，小小年紀，技深若海，口齒犀利，咄咄逼人，而且肚子裡還裝了不少墨汁，聞言當衆朗誦出一首打油詩來：

少爺年紀小
志氣比天高
拳打老蓋仙
腳踏白吃教

太狂太傲，簡直目中無人，惹惱了張小仙，怒氣沖天的道：「你娘，玩狠放刁，吹牛說大話，本教主是老祖宗，你算老幾，竟敢班門弄斧，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是不會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

足踩七星步，招行大悲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上去。

肉包子打狗，白搭，少年自大早已閃開，挑眉瞪眼道：「本少爺一向貨眞價實，童叟無欺，你們要不要看看我的成績單？」

皮蛋道：「什麼成績單？」

自大道：「打敗天下英雌的成績單。」

阿郎道：「在那兒？」

少年自天生撥弄一下胸前的大項鍊，道：「這就是咱家的成績單。」

大笨牛臭罵道：「放你的狗臭屁，一條破項鍊，跟戰敗羣雄有何關係？」

自大道：「大啊，關係可大着哩，這項鍊十分特別，是以人類小指的骨頭串連而成，換句話說，每一節骨頭，就代表一位戰敗者，上面還註明了此人的姓名來歷，不信你們可以親自鑑定一下。」

還眞大方，言而有信，取下項鍊擲過來。

阿郎、皮蛋、老蓋仙、三絕婆婆等人，圍在一起，細一審視，果不其然，的確是人類的指骨無誤。

數不在少，約有三十餘塊。

上面刻有姓名來歷，都是有頭有臉的成名人物。

不由皆倒抽一口寒氣，怎麼也想不通，一個十二三歲的娃兒，怎會有如此異乎尋常的功力？

將人骨項鍊擲還給自大，阿郎道：「本教主還是不信，臭小子既有如此輝煌的戰果，武林中怎會沒有風聲傳言？」

少年自大譏諷道：「差勁，虧你還是一教之主，這種丟人現眼的事，誰會到處宣揚。」

大笨牛道：「亂蓋，少了一截手指，自己不說別人也看得見。」

自天生的反駁强而有力：「未見得，據本少爺的觀察，他們均已訂做了一枚金手指戴上去，換言之，凡是戴金手指的人，都是小爺我的手下敗將，不久的將來，『洛陽紙貴』將會被『洛陽金貴』取而代之。」

老蓋仙洪五爺氣忿忿的道：「臭小子，我老人家就不信邪，不管你是仙嬰，或是魔胎，老叫化子非要掂掂你的份量不可。」

說幹眞幹，當眞捲起袖子站出來。

少年自大却並無動手的意思，道：「且慢，本少爺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從來不跟無名小卒動手過招。」

洪五爺虎吼一聲，道：「娃兒聽清楚，老蓋仙洪五就是我老人家。」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原以爲「老蓋仙洪五」五字，定可以引起臭小子的震撼，詎料，自大非但無動於衷，甚且嗤之以鼻，轉對三絕婆婆道：「這位兇巴巴的糟老婆子，想必就是小有名氣的三絕婆婆吧？」

三絕婆婆鐵青着臉，點點頭，不曾言語。

臭小子又道：「還有一位神州一奇張靜之，以及百花仙子卜乃慧，不知現在何處？」

大笨牛道：「早已蒙主寵召，上了天國，你找他們二老何事？」

少年自大道：「可惜啊可惜，本少爺此番涉足江湖，就是要取張靜之、卜乃

慧，老叫化與三絕婆婆的項上人頭。」

洪五爺臉色一沉，道：「臭小子，你要搬我老人家吃飯的傢伙？」

「正有此意。」

「老叫化想知道原因！」

「只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咱家的師父師母。」

「這兩個老東西究是何方神聖？」

「你問我，我去問誰？」

「可是惡名昭彰的雌雄雙魔？」

「不知道！」

少年自大顯然不願再多費唇舌，抓一下自己的朝天辮，接着又道：「臭化子，休再嚕七八嗦，本少爺今日只想取你的一節小指作紀念，姑且暫寄爾命生息，以後有機會再行索取！」

狂！簡直將老蓋仙視作囊中物，盤中餐，予取予求。

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蓋仙突然發出一聲獅子吼，連粗話都罵出口：「混帳王八，不長眼的小烏龜，老夫破題兒第一遭，今天要以老欺小，以大吃小。」

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面對拔頂拔尖的丐幫太上幫主洪五爺，臭小子依然懼意全無，冷言冷語的道：「算啦，土地公放屁，少神氣，你他媽的大錯特錯，改成以小欺老，以小吃大還差不多。」

「接招！」

五爺的鼻子都氣歪了，揚掌虎撲而上。

被八臂神猿司徒雷搶了先，道：「師父，殺雞焉用牛刀，讓徒兒送他上西天。」

天字出口，已連續攻出三拳一掌。

邪門，臭小子確似有鬼魅幽靈附身，身形飄忽不定，根本沾不到他的邊兒。

驀然，少年自大突如瀉電奔雷一般，從司徒雷的重重拳風掌影之中鑽進去。

「着！」

「住手！」

「住手！」

「哎呀！」

事情的變化，比閃電還要快，自天生着字甫出，已亮出一把短匕，猛往司徒雷的身上招呼，阿郎、老蓋仙嚇阻無效，八臂神猿喊叫聲中，右手的一節小指已應聲不翼而飛。

神奇，詭異，自大的身手令人匪夷所思，高深莫測。

在場高手如雲，竟無一人看清楚，臭小子是如何在一招之內便告得手？

尤其，司徒雷乃是一幫之主的身份，越發顯出紅衣小兒的可怕。

丟人，丟人的並非司徒雷獨自一個，而是在場的全體老少。

面對這位小煞星，大家都變成酒囊飯袋，阻止不了自大的下手行兇，也無力將人家截留下來，彷若游魚脫兔，就在大夥惶急呆楞間，臭小子已經飛身上了白吃大樓的樓頂。

紅衣小兒好神氣，傲然言道：「你如果不服氣，可以隨時找本少爺挑戰，不過，再度交手，代價會水漲船高，咱家說不定會吃一盤人肝、人心、人腰『炒三鮮』。

「別難過，敗在我自天生的手下是一種榮譽，不久你就會發現，你的知名度將會因而大大提高。

「建議你去訂做一隻金手指，參加『金手指聯誼』會，洛陽『寶山金店』會給你八五折特價大優待。

「老乞丐，老虔婆，格於一日一場，一場一指的原則，今天便宜你們，下次見面，再行收取，盼能多多保重，勿畏罪自殺。

「張小仙，老婆婆丟了，面上無光，刺客在逃，灰頭土臉，你風光的歲月已成過去，我臭小子的時代業已來臨，等着瞧吧，令你傷腦筋的事將會層出不窮。

「再見！」

臭小子目中無人，狂妄至極，根本未將阿郎、老蓋仙等人放在眼內，不禁激起了大家的公憤，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

「看打！」

「不要跑！」

「把命留下來！」

紛紛彈身而起，飛上大樓樓頂去。

可是，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別多，暗器乃是三絕婆婆的絕活兒，眼看十二支飛刀全部命中目標，却絲毫也奈何不了自天生，臭小子似已練成「金鐘罩」、「鐵布衫」的金剛不壞之體，好像碰上銅牆鐵壁，悉數跌落塵埃。

阿郎攔不住！

皮蛋攔不住！

三絕婆婆追不上！

老蓋仙也追不上！

紅衣少年去勢如風，瞬間便在大家的眼皮下消失不見。

洪五爺心念電轉，與三絕婆婆略作交換意見後，沉聲說道：「這個臭小子想來必然大有來歷，幕後一定有厲害的魔頭為他撐腰，如果老叫化的判斷無誤，武林中必將會有狂風暴雨出現。

「小兄弟，臭小子的事你們且先別管，由老哥哥與三絕婆婆全權負責，務必要將他的來龍去脈查個水落石出，你們可集中全力，營救多多，捉拿刺客。」

阿郎頷首稱善，三絕婆婆道：「另外，小仙囝的雙親，大笨牛的娘，未能準時前來，也透着古怪，令人費解，不可不查。」

張小仙道：「我知道，請婆婆放心。」

老蓋仙道：「知道就好，如此，咱們後會有期。」

「送婆婆！」

「送老哥哥！」

阿郎、皮蛋、空空、大笨牛一齊拱手相送，待洪五爺、三絕婆婆、八臂神猿司徒雷等人去遠後，便即轉身離開白吃大樓，踏上往洛陽的路。

* * *

洛陽。

錢家。

人來人往，充滿歡樂的喜氣，熱鬧的景況比昨天猶有過之。

因爲，今天是新姑爺回門會親，大宴親朋的好日子。

宴客的時間原定是下午，不料，午膳時分未到，姑爺張小仙便領着皮蛋、空空、大笨牛找上門來。

而且，他們的臉色都不太好看，心事重重的樣子。

「姑爺回門啦。」

早已被人發現，一邊喊叫，一邊入內通報。

不一時，老丈人大刀錢四海，大舅子錢大進，大姨子小辣椒錢純純，便匆匆忙忙的結伴迎出來。

錢四海疑雲滿面的道：「賢婿，怎麼提前回來啦，準備去接你們的人尚未出發呢。」

小辣椒錢純純往他們身後一望，道：「咦，我妹妹怎沒一起來？」

錢大進道：「該不會是，新婚之夜就夫妻反目，多多負氣出走吧？」

張小仙聲沉語重的道：「我們正是爲多多而來。」

大刀錢四海大吃一驚，道：「多多怎麼了？」

皮蛋據實說道：「坦白說，我們吹吹打打，用大紅花轎抬回白吃教的人並非多多。」

錢純純花容驟變，急聲追問：「那是誰？」

大笨牛道：「一個刺客，女刺客，一個跟多多一樣漂亮，美得冒泡，而又完全陌生的女刺客。」

錢大進道：「是什麼時候才發現的？」

小和尚空空歎息一聲，道：「很不幸，是在烏漆抹黑的牙床上，我們教主挨了一刀之後才發現的。」

錢純純緊張兮兮的道：「阿郎，你們有沒有怎麼樣？」

阿郎想阻止已經來不及，大笨牛心直口快，已和盤托出：「少男少女，乾柴烈火，那還用問，『入港』啦。」

皮蛋道：「還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僅僅『入港』，不曾『卸貨』，將來不會生孩子。」

大刀錢四海聞言跺腳道：「荒唐！荒唐！怎會發生這種荒唐事？」

小和尚空空口沒遮攔的道：「親家公說那裡話來，這不正是你處心積慮的巧安排嗎？」

這話語氣太重，激怒了錢四海，像老鷹捉小雞似的，一把將小空空提了起來，厲色喝問道：「你說什麼？懷疑老夫存心想陷害阿郎？」

大笨牛道：「然也，然也，如其不然，出嫁的怎會不是多多，而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刺客？」

皮蛋道：「事實勝於雄辯，足証親家公對過去的那些仇仇恨恨，仍耿耿於懷，沒有誠意將女兒嫁給我們偉大而又可愛的阿郎教主。」

錢純純好潑辣，破口大罵道：「你們通通放屁，這件婚事，在錢家只有錢純純一度有異議，家父早已捐棄前嫌，將阿郎當作半子看待，怎會開這種見不得人的低級玩笑。」

張小仙誠誠懇懇的道：「但是，與我同床共枕的人確非多多本人。」

大刀錢四海一臉焦急的道：「我的女兒到底跑到那裡去了？」

阿郎道：「想必是被人掉包。」

錢大進道：「掉包？錢家乃是武林世家，家父名滿天下，妹婿阿郎更是一教之主，人人敬畏有加，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裡拔牙？」

皮蛋道：「大舅子此言差矣，須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從那女刺客的身手，胆識與才華，不難看出這一羣傢伙都不是省油的燈。」

小辣椒錢純純道：「皮蛋，你說他們是一羣人？」

大笨牛道：「當然，獨一人絕對辦不了，至少在兩人以上，一人冒名頂替，一人將多多劫走。」

大刀錢四海道：「賢婿，依你看，歹徒會在何處下手？」

西門小仙沉吟一下，道：「丈人爸，無論如何，中途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一路之上，都是陽關大道，距離又這麼近，我們並未停歇。」

錢大進道：「那毛病一定是出在白吃大樓。」

大笨牛道：「不會，我敢保證，毛病不是出在白吃大樓。」

錢純純道：「大笨牛，你何敢如此肯定？」

大笨牛道：「你們大夥都知道，俺大笨牛曾經結過半次婚，雖然不曾『入港』便下台一鞠躬，却得到不少寶貴經驗，知道新娘是最寂寞的人，是以，打從多多一入門，便經常的去新房內陪她逗樂子，歹徒掉包的地方，不可能是在白吃大樓內。」

錢四海道：「跟你聊天的人，你認爲是否多多本人？」

大笨牛傻呼呼的道：「媽的，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就已經不是嬌滴滴的多多副教主本人了。」

小辣椒道：「笨蛋，從言談之中，你沒有發現破綻？」

大笨牛道：「那個母的賊得很，音容笑貌皆像極了多多，對我們四大金剛過去的戰史又瞭如指掌，那會有漏洞可尋，我看歹徒對咱們必然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說不定就是你我熟識的人。」

小辣椒道：「你不是說完全陌生嗎，怎又說可能是熟識之人？」

大笨牛馬上罵了回來：「呆瓜，她可以化裝，也可以戴面具呀。」

錢四海尋思一下，道：「如此說來，掉包的地方，反而以我們錢家的可能性最高？」

大笨牛道：「親家公，我想請教，多多在出嫁前後，都住在那裡？」

錢四海不假思索的道：「一直住在她自己的香閨裡，昨天出閣的時候，就是從那兒踏着紅氈，登上花轎。」

阿郎道：「那就別在此耗着，到多多的房裡瞧瞧，說不定可以找出一點蛛絲馬跡來。」

英雄所見略同，大家立即付諸行動，在大刀錢四海的引導下，來到錢家後院，緊鄰後花園的一座精緻小屋內。

香閨的佈置很雅很美，屋如其人，多采多姿。

前面一間是書房兼客廳，許多小飾物擺設得井然有序。

後面一間是多多的起居間，檀木雕花牙床上，羅帳錦被顯得有點亂。

大笨牛道：「多多一向沒有舖床疊被的習慣嗎？」

錢四海道：「多多這孩子性好整潔，從來不曾這樣亂過，想是昨日太忙太累的關係，一時無暇整理。」

皮蛋道：「更可能是曾經有過一番短暫的毆鬥。」

阿郎站在後窗前說道：「錯不了，此地必然有過短暫的打鬥，歹徒正是由此地出入。」

大夥跑過來一看，馬上發現，窗框上有半個腳印，雖然經過擦拭，已不甚顯明，輪廓依然清晰可辨，打開窗子，外面就是花木扶疏的後花園，另半個腳印則一清二楚，上面還帶有少量的泥土。

尋尋覓覓，在地上又陸續找到幾個帶有泥土的腳印。

猛聽大笨牛大聲喊叫道：「好消息，好消息，這裡還有字哩。」

字在床單上，好像是用指甲劃割的，許是用力過猛，破了好幾個洞，乍看不成字形，細看勉強可以認出，似是一個『公』字。

阿郎道：「丈人爸，多多在上轎前，是否就待在這裡？」

錢四海道：「沒錯，待嫁的女兒，不能隨便亂跑，一直待在她自己的房子裡。」

張小仙道：「可有人陪伴？」

小辣椒錢純純道：「大家都很忙，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皮蛋道：「這就是了，歹徒一定是趁無人的時候，闖入下手，而且動作異常迅捷，窗外花木茂盛，實乃最佳的掩護。」

錢大進道：「妹妹身懷絕技，不至於在瞬息之間就被人制服吧？」

大笨牛道：「嗨，大舅爺怎麼這樣死腦筋，人家不會用下三濫的卑劣手段偷襲暗算。」

小辣椒道：「起碼我們應該聽到一些動靜呀，多多可以出聲喊叫。」

阿郎道：「我看歹徒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冷不防先點了多多的啞穴。」

薑是老的辣，析事論理，錢四海說的頭頭是道：「賢婿之言不差，以現場情形來看，多多啞穴被制後，曾與來人動手過招，但不旋踵間，便又被人點了麻穴，這個『公』字，想必就是在麻穴被制，尚未完全麻木之前留下來的。」

錢純純道：「這個『公』字是何意思？」

張小仙道：「無疑是指劫匪的姓名或是門派而言。」

錢大進想了半天，道：「百家姓上並沒有姓公的，武林中也沒有一個跟公字有關的門派呀？」

小和尚空空另有高見：「大概是指性別而言，公的就是男的嘛。」

阿郎斥責道：「鬼扯，緊要關頭姓名門派才管用，性別太籠統啦，多多才不會跟你一樣糊塗呢，況且那刺客分明是個母的嗎。」

錢四海沉思有頃後，道：「有一點線索總比沒有好，老夫以爲，從歹徒對我錢家如此熟悉一點來看，必然有相當的地緣關係，多兒可能尚未離開洛陽，事不宜遲，咱們分頭去查探一下，或許會有所發現。」

大笨牛道：「是啊，是啊，這種事是耽擱不得，萬一歹徒是個猪哥(色鬼)，多多被他『那個那個』，就變成二手貨了。」

「哼！」錢四海聞言大爲不快，冷哼一聲，轉身就走。

張小仙同樣十分惱火：「混帳，你不說話沒有人把你當啞巴。」

通！的一聲，狠狠的給了他一個爆栗子，也接踵離去。

錢大進、錢純純亦相繼離開，屋子裡還剩下皮蛋，空空、大笨牛三個人。

大笨牛自以爲是，撫摸着挨揍的腦袋，仍自邊走邊嘟噥：「媽的，我招惹誰啦，說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老實話嘛，一個花不楞登的帥姑娘，落在男人手裡，假如不動心，這個小子生理上一定有問題，再說，老大已經將女刺客『那個』啦，一報還一報，也沒有吃虧呀。」

現在，該皮蛋來罵人了：「大笨牛，你眞混蛋，是一頭最笨的大蠻牛，坦白得令人可恨，等於是在咒多多，要是被阿郎聽到，不抽你的筋，剝你的皮，把你趕出白吃教才怪。」

至此，大笨牛始知失言，吐一下舌頭，沒敢再吭氣，當下緊走幾步，緊跟在阿郎後面，離開錢家。

＊　＊　＊

洛陽是個大地方，人口衆多，萬商雲集，單憑一個「公」字去找一個人，談何容易，忙足了大半天，毫無所獲。

也沒再見到討債的女刺客，與少年自大臭小子。

不知不覺間，來到一家裱褙店的門口，阿郎靈機一動，放步走進去。

小和尚空空道：「教主，來裱褙店做什麼？」

張小仙胸有成竹的道：「我忽然想到，該回敬臭水溝一份厚禮。」

皮蛋道：「小仙，此時萬事莫如尋回多多，回敬的事以後再說吧。」

阿郎不以爲然，道：「臭水溝是個文化流氓，也是洛陽地面上的一個角頭，多多被劫之事既然難脫地緣關係，誰敢保證臭水溝不會插上一腳。」

大笨牛道：「有道理，寧可錯殺一萬，不要放走一人，臭水溝這條線索應該查一查。」

言語間，已跨步走進店裡。

無巧不巧，出面相迎的，恰巧是前天替仇水閣送匾額至白吃大樓的那個傻小子夥計，彎腰哈背的直說：「歡迎，歡迎！」

（未完．二）

上文提要：

雲開等參觀考核比賽後便送至賓館，晚上設宴，既歡迎流星門余三公子爲二夫人的歌伎教授歌舞，又接受議和，同時亦是考核比賽慶功宴，表示蓋天幫招賢納士，以大幫風範自居，余青玉見自己留下似作人質，並提出帥嵐嵐隨雲開回去教授姐姐繪畫，帥英傑答應派女兒隨行，以示友好，余青玉只好安心留下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矜持被誘上當　糊塗變作階囚

房內黑燈瞎火的，麗萍坐在床邊胡思亂想，越想越是害怕，覺得星星只邀余青玉一人赴宴，似乎另有目的，再想起星星對余青玉暗送秋波的情景，心中不由暗道：「希望公子不會行差踏錯，否則咱們四個人可別想活着踏出這裏半步！」

她有點睏，不由自主往床上一躺，後背枕着一本册子，麗萍似受驚的兔子，又坐了起來，拿起琮鈴子那本「唱曲運氣」秘笈，又記起余青玉交代的話來，決定將秘笈藏起。她先摸出火石，將燈點亮，看看房內，卻無可收藏之隱蔽處，不由大急。

就在此時，遠處似乎傳來人聲，麗萍急中生智，雙脚夾住床頭一根支柱，慢慢爬高，這柱子甚細，只用作支撑蚊帳，幸而她身輕似燕，又因勤練舞蹈，手脚俐落，讓她爬至最高處，伸手剛可托開一塊承塵，便將那本秘笈，往上面塞。未待她滑落地，走廊已傳來一陣快速雜沓的脚步聲，白峻大聲喊道：「每間臥室都要搜索，不許放過一寸地方！」

余青玉急忙抬頭望內，只見兩個丫頭，陪着星星自內出來，却不見帥英傑，余青玉有點手足無措地站了起來。

星星格格一笑。「累余三公子久候，賤妾心裡不安，請坐，銀月，快吩咐下人把酒菜送上來！」

一個丫頭進去之後，星星也在正中那張長几之後坐下來，余青玉心頭突突亂跳，道：「帥帮主爲何不來？」

星星嫣然一笑，道：「帮主臨時有事，今晚都別想睡覺了！」

「哦！有人攻打貴帮？」

「男人的事，咱們做女人的，既無興趣問，也不宜過問。」星星抿嘴道：「三公子認爲賤妾不足以招呼你，一定要帮主款待？」

余青玉急道：「在下不敢……得二夫人款待，在下已深感榮幸！」他聲音越說越低，頭也慢慢垂下來。

星星道：「三公子爲敝帮培養人材，又要受離鄉別井之苦，賤妾能夠代表本帮答謝三公子，亦是賤妾之幸，而且是拜三公子所賜！」

余青玉不由有點飄飄然，恰好下人將酒菜捧上來，並爲余青玉斟酒，星星舉杯道：「三公子，賤妾敬你一杯，祝你萬事如意，嗯，將來繼承父業，執掌流星門！」

余青玉忙道：「在下一無所長，怎能夠執掌流星門？且在下上面還有兩位哥哥！」

「三公子太謙了！」星星嬌嗔道：「人家手都酸了，你還不喝酒？」

余青玉這才發現星星握杯的玉手仍然抬着，忙長身雙手持杯道：「多謝二夫人！在下亦祝二夫人萬事如意！」言畢仰首一飲而盡。

星星慢慢將酒喝乾，讚道：「三公子好酒量，請坐下吃菜。」她目光一瞥，指着碟上的燒烤山鷄，問道：「這便是三公子的獵物，好箭法，好酒量，賤妾非試試不可！」

余青玉這時才稍爲恢復常態，覺得星星宜嗔宜喜，又親切和靄，心情輕鬆了不少，道：「二夫人若喜歡吃的，在下日後

再替妳獵幾隻！」

星星用銀牙咬了幾口，又盛讚了一番，道：「下次三公子去狩獵，請帶賤妾去開開眼界，嗯！銀月還不快替三公子斟酒！」就在此刻，背後又傳來一陣脚步聲，余青玉不由自主的望過去。

原來是一位漢子，看模樣是蓋天帮內的，地位甚爲低微，那漢子來至中間長几前，抱拳行禮道：「啓稟二夫人，帮主命屬下來通知您，說今夜不回來歇息了，請二夫人宴會之後，自行安寢！」

「知道了，你退下吧！」星星揮揮手，道：「你們都退下，我有話要與余三公子商量！」

「是！」丫頭和下人一齊退下，偌大的一座廳堂，只剩下星星和余青玉兩人，余青玉又開始侷促不安。

「三公子，請再乾一杯！」

余青玉有點神魂不附地把盞中美酒喝下，只覺自丹田下冲上一股熱氣，他一張臉登時紅了。星星臉上也染了紅暈，秋波流轉地道：「三公子，你爲何不吃東西，這可是你獵來的啊！因何還客氣？」

余青玉不知其味地咬了幾口，訥訥地道：「二夫人有何事欲與在下商量？」

星星抿咀道：「先吃了再說吧，賤妾都不急，你倒急了！嗯，賤妾先問你一件事，未知你是否肯老實作答？」

余青玉微微一笑，道：「二夫人欲問何事？在下若能答的，自不會隱瞞！」

「你瞧，賤妾尚未問，你已先將門關上了！」星星又舉杯道：「來，賤妾先再敬你一杯！」

余青玉道：「請二夫人原諒，在下向來量淺，恕不能奉陪了！」

「無三不成禮，三公子才喝了兩杯哩，何況賤妾尚且有捨命陪君子之勇氣，難道三公子這個臉也不賞！」

余青玉腹內又是一熱，只覺甚是煩躁，無奈在女子面前不能失禮，只好再喝了一杯。星星格格笑道：「三公子果然是虎門之後，嗯！咱們適才說到那裡？啊，是啦……」她未問又嬌笑起來，笑得花枝亂顫，只看得余青玉心頭怦怦亂跳，連忙將目光拿開。

「三公子的心上人是不是麗萍？嗯，才子佳人，天造地設，只不知令尊大人會否答應汝等的婚事？」

余青玉臉上更紅，直如含羞之新娘子一般，急忙否認。

「三公子含羞不敢承認！」

「並無此事，叫在下爲何承認？何況男歡女愛，是天經地義之事……」余青玉話猶未了，忽聞外面傳來一聲暴喝：「站住！」

余青玉一愕，星星粉臉一變，愠道：「誰在外面大呼小嚷？不知帮規麼？」

屏風前傳來侍衛的聲音：「啓稟二夫人，三公子的隨從譚勝，要硬闖進來見余三公子！」

星星堆下笑臉，低聲道：「三公子的隨從好關心您的安全，好像賤妾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看來今晚是不能盡興的了！」

余青玉心中倏地升起一團怒火，道：「小僕無禮，敗了二夫人的興，待在下斥退他！」他長身走過屏風，只見譚勝立在門外，爲兩個侍衛所攔，他沉聲道：「譚勝，你不知禮儀麼？難道不知道咱們是客？」

譚勝道：「屬下是擔心三公子的安危！」

余青玉怒道：「你担心有個屁用，眞的有事，難道憑你一個人便救得了我？回去睡覺吧，宴後，我自然會回去，莫留在此令我左右爲難！」

譚勝沉吟道：「如此請三公子保重！」言畢離去，余青玉回座斟酒向星星謝罪。星星笑道：「三公子果然威風，英雄出少年，賤妾敬佩萬分！」她仰脖一飲而盡，在酒精的蒸發下，雪白的脖子也被薰紅了，雙頰嬌艷欲滴，令人不敢正視。

「三公子因何一直低着頭？莫非是看不起我這做人小星的女人？」

余青玉忙道：「二夫人言重，在下毫無不敬之意！」

星星又響起一陣銀鈴似的笑聲。「那一定是賤妾生得醜陋，所以不值三公子一顧！」

余青玉心頭如小鹿亂撞，腦袋嗡的一聲，但覺星星的聲音似有魔力般，禁不住的緩緩抬起頭，偷眼望去，只見她酡紅欲醉，紅唇似火，秋波盈眶，流轉間令人神魂爲之一奪，心頭一蕩，又再低下頭去。

星星嗔道：「原來三公子果然嫌賤妾蒲柳之姿……我……還不自量力坐在這裏……」說着起身欲行。

余青玉一急，脫口道：「二夫人國色天香，乃人間罕見的尤物，又怎會是蒲柳之姿？在下只不過是……」

星星慢慢向他走過去，故意放軟腰肢，走動時，搖曳生姿，「你只是如何？」

「我……」余青玉聲音結結巴巴地答不上來，忽覺香風撲鼻，一回頭，星星已坐在身邊。

余青玉忙不迭挪一挪身，不料星星隨之移近，呵氣如蘭地道：「你怎還不答話？」

「我……二夫人，您……」余青玉手足無措，又覺胸膛間似有一團烈火在燃燒，燒得他渾身無力，忽然軟玉生懷，星星斜倚在他身上，余青玉心頭一盪，牛喘起來。

星星幽幽地道：「你知不知道……那天在競技場……賤妾一見到你，一顆心便繫在你身上了！」

余青玉如在夢中，又聞星星輕聲道：「余郎余郎，你可知我的心？你可是嫌我是殘花敗柳？」

余青玉小腹熱力四射，腦門發漲，神志有點模糊，一扭腰，雙臂一圈，將星星緊緊抱在懷裡，星星嘴角微微一笑，湊首在余青玉耳畔輕聲道：「余郎余郎，賤妾已是你的人了，賤妾帶你去一處好地方！」

余青玉如中了魔般，迷迷糊糊地跟着星星走向內堂……

* * *

麗萍先發制人，快步走前將門打開，白峻恰走至門口，她立即問道：「白先生憑什麼要搜咱們？」

白峻冷冷地道：「這是本帮的命令，

任何人在本帮之內都不許私藏武器！」

麗萍心知有異，不動聲色地問道：「爲何一早不說，爲什麼三公子不在時才進來搜索？」

「白峻只知依令到來，你有話對帮主說吧！」白峻目無表情地揮揮手，幾個大漢立即進房搜索。

麗萍故意伸手將他一攔道：「貴帮主有凌雲之志，應該有容人之量，若要搜查，也得等三公子回來之後！」

白峻厲聲道：「白某職責所在，請您放明白，否則若有得罪之處，請莫怪！快搜！」

那兩個大漢將麗萍推開，進去搜查，麗萍見楊秋潭恐惶地站立在廊裏，不由怒道：「枉你是個男人，胆子比老鼠還不如！」

楊秋潭苦笑道：「姑娘，妳何必生氣，反正咱們沒什麼東西，何須因此與主人鬧翻！」

「這是尊嚴的問題！」

話音剛落，外面傳來譚勝宏亮的聲音：「什麼事？」

麗萍喜道：「譚壯士來得正好，他們要搜房！」

只見譚勝如一陣風般飛到，喝道：「誰敢搜房，先過譚某這一關！」

白峻冷冷地道：「譚勝，你有胆的便向敝帮主發火！對不起，白某只是奉命到來！」

譚勝手腕一抬，寶刀出鞘，刀鋒已臨白峻的脖子，並及時止住去勢，白峻一張臉登時沒了血色，這一刀速度之快，實在匪夷所思，大出其意外；就連楊秋潭和麗萍也看傻了眼。「貴帮剛與敝門簽了友好協議，幾天工夫便想毀約？枉帥英傑有雄霸天下之心，却會害怕咱們四個人，豈不好笑？」

白峻却笑不出來，譚勝見房內那兩人仍搜索，又喝道：「你們不停手，便休怪我刀下不留人！」

白峻沒奈何，只好道：「暫停，你們出去！」那兩個大漢離屋之後，譚勝才收了刀。「希望貴帮自重！」

白峻悻悻然地道：「姓譚的，今晚且讓你一步，這筆帳，日後咱們再慢慢算！」

譚勝道：「譚某早把命豁出去，還怕您算賬！」白峻揮手帶着手下離開。

楊秋潭堆下笑容，走前獻上諂詞。「譚壯士，想不到你武功如此高强，那姓白的，在你眼中根本不堪一擊。」

譚勝似乎頗爲討厭他，冷冷地道：「別廢話，這是怎麼一回事？」

楊秋潭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下，麗萍已急着問道：「譚壯士，你不是陪三公子飲宴麼？怎地一個人回來？莫不成出了事故？」

譚勝將經過述了一遍，道：「帥英傑野心甚大，料不會在簽下友好協議書之後，加害公子，難道他不怕遭天下英雄辱罵？」

麗萍稍稍放心，略一沉吟，道：「譚壯士請進來，賤妾有話同你商量！」譚勝猶疑了一下，才走進房內，麗萍立即將門關上。

「姑娘有什麼事？」

麗萍本來想將余青玉借與她的秘笈交他保管，但話至嘴邊，又覺不大妥當，不由沉吟起來，譚勝道：「姑娘不說，譚某可要出去了！」

麗萍一急之下，忽道：「譚壯士，他們請三公子飲宴，却在這個時候來搜房，這裏面必有玄妙，你可知道？」

譚勝抓抓頭皮，道：「是有點奇怪，姑娘有何高見，不妨直說！」

「高見不敢！」麗萍摸了火石，將燈點亮，邊思索邊道：「他們對咱們尚有何不放心的？」

譚勝嘆了一口氣，道：「三公子說得好，在此龍潭虎穴之中，即使咱們都有三頭六臂，有萬人莫敵之勇，也休想離開，他們對咱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除非他們懷疑咱們帶了火藥來！」

麗萍搖搖頭，忽然心頭一跳，道：「爲何他們不在咱們出去打獵時，進來搜索？」

譚勝目光一閃，道：「也許已經搜過了，你可曾注意過？」

麗萍道：「賤妾回來便留意過了，不曾發現！」

楊秋潭在外面接道：「小的也不覺得房內被人搜索過！」

譚勝回頭道：「你少說兩句！」

麗萍急得團團轉，道：「賤妾此刻心亂如蔴，沒法冷靜下來思索，但却覺得他們這樣做，一定是已經對三公子不利，否則……」

話猶未了，譚勝已霍地跳起來，道：「你們兩個留在這裡，待譚某去接三公子回來！」來字尾音未過，他人已不見，可是當他到院子大門口時，發覺周圍氣氛有異，急忙立定，抽出刀來。

黑暗中似乎埋伏了很多人，有人喝道：「本帮有令，院子裡的人，不許踏出大門一步！」

譚勝一怔，停步道：「那有這門子的規距？這是蓋天帮待客之道？」

「咱們只知奉令行事，請莫令咱們難做！」

「譚某要見三公子，要不便請帥帮主來一趟！」

黑暗中跳出一位中年漢來，道：「好大的口氣，你憑什麼見咱們帮主？請立即退回去！」

譚勝一聽他語氣不善，更加擔心余青玉的安危，他沉思了一下，抽出寶刀來，道：「譚某想領教一下高招！」說着走了出去。那漢子不爲所動，只見他手臂一揮，忽然有二三十枝長箭，自四面八方向譚勝射去！

這一着大出譚勝意料，一邊揮刀擋格，一邊飛身後退，倒縱回院門內，箭手立即停止射擊，那中年漢哈哈笑道：「沒有人能違抗本帮命令的！」

譚勝心頭火起，正想不顧一切衝出去，不料臂膀一緊，被人緊緊扯住。

他回頭一望，却是麗萍，「譚壯士，生命寶貴，不要輕易犯險，請回去吧！」

譚勝道：「譚某負有保護三公子安全之責，豈可臨陣退縮？」

那中年漢道：「余三公子尚在飲宴，

他並沒有離開，不過本帮一向嚴禁外人在這裡四處走動的，請您明白一點，龔某言盡於此！」言畢已進入黑暗中。

麗萍低聲道：「譚壯士，咱們一定要冷靜，否則不但要賠上自己的生命，還可能會連累三公子，尙請三思！」譚勝回心想想，自己不熟門徑，黑暗中又不知埋伏了多少敵人，實在沒有一點把握衝出去，便輕嘆一聲，隨麗萍進去。「請壯士到賤妾房間來！」譚勝似有所顧忌，在走廊裏踟躕不前。

麗萍輕輕一笑。「譚壯士認爲賤妾是賤女人麼？我是女子尙且不怕，你是光明磊落的好男兒，也有顧忌？」

譚勝吸了一口氣，終於點點頭，隨麗萍進房，麗萍將門關上，聽見火石敲打聲，忙道：「不要點燈引人注目！」

譚勝住手問道：「姑娘有何話說？」

「譚壯士，請恕小女子大胆，問你一句話，萬一三公子出了事，你打算怎辦？」

「獨力難支，譚某除了拚命之外，餘無妙策！」

「拚命豈能解決問題？賤妾絕對不敢懷疑譚壯士的勇氣，不過咱們總該一切以流星門爲重，以三公子的安危爲重！」麗萍在他對面坐下，幽幽一嘆。「在此情勢之下，唯一可行之辦法，便是忍辱偷生！」

「忍辱偷生？」譚勝聲音透着幾分驚詫和不滿。

麗萍聲音却十分堅定。「不錯！忍辱偷生！料譚壯士必聽過臥薪嚐胆的故事，忍辱偷生是爲了等待良機！」

「姑娘純是勸譚某，還是亦有此決心？說不定他們明早便放你出去！」

麗萍搖頭道：「假如他們已對公子不利，便絕對不會放咱們一個人離開：忍辱偷生不但是勸壯士，亦是我麗萍將來做事的準則：無論受什麼凌辱打擊，只要有一口氣在，我都要設法活下來，即使三公子已遭不幸，我也要活着回流星門，將一切詳細告訴余掌門！」她聲音雖輕，但這幾句話，却說得堅決無比，彷彿每個字都蘊藏了千鈞之力，擲地有聲！

譚勝心頭一時激動，對這個無拳無勇的歌妓，不由另眼相看，衷心的道：「聽了姑娘這番話，譚勝深感慚愧，姑娘豪情智慧猶勝鬚眉，譚某決心依你，咱也忍辱偷生！」

麗萍一對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發光，道：「譚壯士這樣說我就放心啦！來，我們擊掌爲誓！」

譚勝這刹那間，忽然覺得自己在麗萍面前似乎矮了一截，猛覺肩上的負担輕了一半，當下舉掌與她擊了一下，低聲道：「那姓楊的……」

麗萍輕「殊」一聲。「賤妾對他不大放心！」稍頓又道：「賤妾尙有一事相求，未知壯士肯收我這個出身風塵的女子爲義妹否？」

譚勝一怔，麗萍又道：「既是兄妹，日後相處便方便得多！」

譚勝略一沉吟道：「好，一言爲定！如今一切從簡，日後再行補禮！」

「有一項禮是不能廢的！」麗萍忽然跪下向他拜了三拜，譚勝急忙回禮，麗萍只讓他拜了一拜，便將他拉起來。「大哥，小妹如今能夠高攀，高興之至！」

「妹子這樣說不但見外，也太輕視自己了！」

忽然走廊上傳來一陣脚步聲，譚勝立即跳起，跑到門後，只聞楊秋潭道：「譚壯士，白峻又來了，說二夫人請麗萍姑娘過去，要她與三公子表演歌舞！」

譚勝將門拉開，佇立在黑暗中思索，楊秋潭對他有點害怕，訥訥地道：「到底去不去，請壯士表示一下！」

「去！」麗萍道：「當然要去！」她忽然又將門關上，把譚勝拉到一旁，湊在他耳邊低聲道：「三公子有一本秘笈，小妹將它藏在床頂的承塵裏！」然後又大聲道：「大哥你放心，他們不會對小妹無禮！小妹一定會安然回來！」她又將房門打開，楊秋潭站在廊里，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着。

譚勝道：「愚兄送你一程！」三人來至院門口，果見白峻帶了七八個人在那裏等候。「姓白的，俺告訴你，麗萍是俺義妹，她此去若有什麼閃失，唯你是問！」

白峻冷冷地道：「你太看得起白某了！白某在蓋天帮內，只是一名無足輕重的小卒，一切只能奉命行事！來人，小心保護麗萍姑娘！姓譚的，你回去吧！」

譚勝問道：「什麼時候才放她回來！」

白峻道：「這很難說，帮主和二夫人常飮宴至天亮，白某職位卑微，未能答你，但麗萍姑娘此去是好事，不是歹事！她若是你義妹，那就更加恭喜了！」

譚勝一時之間聽不透他話中之意，只好叮嚀道：「妹子，你一切小心！」

「大哥回去吧，莫忘記咱們剛才的誓言：無論如何，小妹會活着回來看你！」麗萍一回頭，從容地道：「請白先生帶路！」

白峻帶着麗萍向內堂方向走去，也不知穿過多少房舍，入到這一座小院前，院子後面好些人守衛，白峻道：「麗萍姑娘到！」

一個侍衛道：「請跟在下進去！」麗萍跟他進院，庭院中種了許多花樹，周圍掛了許多盞氣死風燈，把庭院照得光如白晝，紅墻綠瓦，假山凉亭，極具匠心。

進得裏面，白雲質石砌地，畫棟飛樑，美侖美奐，偌大的一座廳堂，只有兩個持宮燈的丫環，那侍衛到此，立即退出去，一個丫頭道：「請姑娘跟婢子進內！」

麗萍有點忐忑不安，忍不住問道：「余三公子在何處？你們要帶我去那裏？」

「婢子只知奉令行事，到時你自然明白！」兩個丫環一前一後，將麗萍夾在中間，一直送她到一間寢室。「姑娘請進！」

麗萍心頭猛地一跳，大聲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帮主的臥室之一！」

「爲什麼帶我來此？」

「這是帮主的命令，咱們也不知這是何原因！」

麗萍要想離開，誰知那兩個丫頭的武功甚是不弱，蓮步一移，已將其去路封住。麗萍叫道：「我要見三公子！」

一個丫頭將房門推開，另一個將她拽

進去，冷冷地道：「你大呼小嚷對你對余三公子都沒好處！」這句話似有莫大的威力，麗萍登時冷靜下來。

丫環將燈點起，只見小桌上放着各式小菜，還有一壺酒，兩副杯箸，麗萍顫聲問：「是誰吃的？」

話音剛落，房外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是本座與你！」麗萍一回頭，便見帥英傑寒着臉走了進來，一屁股坐在麗萍對面。

帥英傑手一揮，那兩位丫環行禮退出去，順手將門關上，「你可知道本座爲何要找你來麼？」他邊說邊斟酒，一斟便兩杯。

麗萍見他滿臉怒容，心頭更忐忑不安，不知道是否余青玉得罪過他，當下小心翼翼地道：「帮主不說，小女子又怎會知道？」

「你想知道？好，先喝了這杯酒，本座給你一件東西看看！」帥英傑舉杯一飲而盡，眼光落在麗萍臉上。「你很鎮定，好得很！喝吧！」

麗萍見他喝同一壺酒，稍一猶疑，也將酒喝了。帥英傑舉箸吃菜，麗萍道：「帮主要給什麼東西我看？」

「本座今晚還未吃飯，你陪我吃點東西！」帥英傑放下牙箸，伸手要斟酒，但麗萍快一步，抓起酒壺替他斟，出身青樓，酒壺若另有乾坤，必然瞞不過她。「你再陪本座喝一杯！」

麗萍此刻已頗鎮定，道：「帮主要小女子相陪，乃是看得起我，小女子恭敬不如從命！」她舉箸挾了一塊鷄肉慢慢咀嚼！

帥英傑望着她，雙眼閃現異采，用欣賞的語氣道：「想不到，眞想不到！」

麗萍問道：「帮主想不到什麼？」

「不錯不錯！」帥英傑色迷迷地望着麗萍。「你勉强可以作爲賠償品！」

麗萍霍地站了起來，問道：「帮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看看！但不許撕毀，否則本座絕不客氣！」帥英傑忽然自懷內摸出一張白紙來，麗萍連忙接過觀閱。

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麗萍臉色登時大變，瘋狂似地嚷道：「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

「你認不得他的字麼？這還能假的！不過只要你以後陪本座……嘿嘿，本座便可以從輕發落！」

麗萍忽然一把將信撕碎，帥英傑一跳而起，麗萍挺胸道：「證據已消滅，你殺了我吧！」

帥英傑臉色一變再變，忽然笑道：「本座爲何要殺你？我要你的人！」

麗萍咬一咬唇，猛吸一口氣，問道：「你要我陪你多久？」

「那須看本座的心情！」

麗萍雙眼也瞪着對方。「你身爲一帮之主，說話模稜兩可，有失身份，何況我只不過是一名歌妓！」

「你服侍得好，本座心情高興，自然早日讓你恢復自由！」帥英傑邊說邊向麗萍迫近，麗萍不斷退後，一直退至床邊，重心一失，上身已躺了下去。

* * *

余青玉迷迷糊糊中，覺得有個人陪自己倒在床上，耳畔只聞一陣令人心悸的喘息聲，他覺得自己一側身，便睡着了。

就在此刻，房門忽然拉開，猛聽一個人大喝一聲：「賤人，你做的好事！」

余青玉忽覺被人拉醒，緊接着眼前一亮，錦帳一掀，一隻大手伸了進來，將他提了出去，他惘然地問道：「什麼事？」

話音未落，「啪啪」四聲，已吃了四記耳光，此際，他才較爲清醒，發現提住自己的，竟然是帥英傑！心頭一陣慌亂，不由低下頭去，這才發覺自己赤身露體，不由打了個冷噤，睡意全消。

帥英傑喝道：「賤人出來！」

余青玉偷眼望去，只見錦帳掀開，床上走下一個半裸的美人，可不正是星星？他魂飛魄散，不由自主地驚呼起來，帥英傑兇狠地道：「小子，你好大的胆子，連本座的女人，你也敢染指？」

「我……在下沒有……」

「啪！」帥英傑又摑了他一記耳光。「還敢說沒有？你看看你身上的穢物，人證物證俱全，不容你抵賴！」

星星低聲飲泣，帥英傑怒道：「賤人，枉我如此待你，你居然敢背着我偷漢！若非本座來得早，豈不要閉眼烏龜？來人，將他倆拉出去斬！」

星星霍地跪下，道：「帮主，你要殺便殺賤妾吧！」

「你還敢替他說好話？」

「咱們是喝多了些酒……諒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賤妾也是……」

余青玉這才霍然一醒，道：「帮主，在下的確是喝多了些酒，所以才做下這種糊塗事，請你原諒！」

「原諒你？哈哈，那本座豈不白白做了一場烏龜？」

星星扯着帥英傑的褲管。「帮主，你千萬莫殺他！」

帥英傑脚一抬，將星星踢開，駡道：「賤人，虧你有胆替他求情！」

「你若殺了三公子，人家不知就裏的，必會以爲你食言，對你和對本帮都無好處！」

「但本座醜事豈非要外揚？」帥英傑道：「不行，本座非殺了你們不可！」

余青玉見星星爲自己受苦，心如刀割，道：「你要就殺死我，要就將我扣留起來，這就不怕家醜外揚！」

帥英傑想了一陣，抬頭道：「好，本座便留你一條生命，不過你可得留在本帮，永不能離開！還有，本座不能白當烏龜，要你那麗萍作賠償！」

「這個……」余青玉不由猶疑起來。

「帮主！還有其他辦法否？」

「本座告訴你，若將你之醜事宣揚出去，不但你前程盡喪，就連你父親也永遠抬不起頭來，你知道後果！」

余青玉身子猛地一震，他已覺自己不肖，更不能因此而影响父兄之聲譽，沒奈何只好點頭答應，兩行清淚已沿腮淌下。

帥英傑道：「拿紙筆墨硯進來！」

未幾，一個丫頭拿了文房四寶進來，帥英傑道：「本座恐怕不讓你回去，令尊會怪我，所以你最好親筆將經過實情寫下來，共寫三份！」余青玉此刻已沒了主意

，只好乖乖提筆書寫，帥英傑道：「請在信未註明願以麗萍作賠償！」

余青玉心情沉重，但手中的毛筆更似有千斤重般，不斷寫錯字，想到傷心處，淚水長流，星星粉臉忽然露出一絲憐憫之色，慢慢站起來，穿好衣服。余青玉好不容易才將信寫好，再抄了兩張。

帥英傑看了一遍，頗覺滿意，道：「將他倆拉出去，分開囚禁！」他留下兩張信，鎖在箱子裏，再將第三張放進懷內。

此刻，白峻已趕至，道：「啓稟帮主，麗萍已帶到，在您行樂房內！」帥英傑大笑，抬步走去。

* * *

麗萍飽受蹂躪之後，梨花帶淚，當她被帥英傑壓在身下時，覺得自己好像在十八層地獄裏受刑，所幸能以自己的清白，換來余青玉的性命，以及毀掉了余青玉寫的自白書，她更希望以自己的身體，平息這件事。

麗萍耳畔聽到帥英傑的鼻鼾聲，她仍不敢妄動，慢慢坐起來穿衣服，目光一落，見褥上落英片片，心頭一酸，不由滾下兩行熱淚。

「你哭了？」帥英傑似乎並沒有睡。

麗萍連忙舉袖拭淚，輕輕吸了一口氣，嗚咽道：「你不會食言吧？」

帥英傑轉了一個身，笑嘻嘻地道：「本座不知你是處子，適才太粗暴了吧？」

麗萍粉臉一熱，咬唇道：「你該答我的話！」

帥英傑覺得這女子有異尋常，對她產生了興趣，道：「帥某不會虧待你，只要你喜歡，我可以正式納你爲妾；至於余青玉，便饒他一死！」

「只饒他一命？」

「哼！難道要本座放他回去，到處宣揚？」

「三公子亦有自尊，怎會到處宣揚？這又不是什麼好事！」

帥英傑道：「不怕一萬，最怕萬一，不殺他已是最大的寬恕！」他伸手輕輕將她拉倒。

「你要將他囚困起來？賤妾可否去見見他？」

帥英傑一把將她拉進懷內，道：「等本座心情稍好，才作考慮吧！」麗萍在他火熱的懷抱中，只覺自己如身陷冰窖，不但手足冰冷，連體內的血液亦快凝固。

* * *

人頭般大小的兩個小窗子，開始透進光線，余青玉躺在石板地上，雙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子，魂魄似已由窗口飛出去，一切都已痲木，這一夜對他來說，就像是一場夢，似是一場春夢，又是一場噩夢，夢醒之時，已由流星門的三公子，變成蓋天帮的階下囚！

陽光由窗口射了入來，首先落在對面的牆壁上，再慢慢向下移動，也不知過了多久，終於照在余青玉的臉上，憔悴的臉色，一夜之間，似乎令他變老了十年般！

他恨不得一頭撞在牆上自盡，可是心念剛一動，心底忽然現上星星的倩影來，他感到一陣羞愧，又夾着一絲甜蜜，她確是人間尤物，但又是害人精，若不是她，自己又怎會躺在這間一丈見方的石室內？今後漫長的歲月，似乎要消磨在這石室裏。他不由長長嘆了一口氣，剛轉了個身，鐵閘上忽然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

余青玉像頭受驚的兔子一般，霍地坐了起來，瑟縮在牆角，將頭臉埋在自己的雙掌中，「叮噹」之聲，終於停止，接着是「吱」的一聲響，鐵門似被人推開了。余青玉像一頭蝙蝠，見不得一點光亮，緊閉雙眼，不敢看人。

一個充滿不屑的男子聲音却像鑽子一般，鑽入他的耳鼓。「不必裝蒜，帮主怕你餓死，給你送食物來！嘿嘿！小子，你艷福不淺！二夫人肯陪你睡覺，也是你的造化！咱們連這種夢也不敢發一個！」那漢子說時輕哼着淫邪的小調：「我願學那蝴蝶，在牡丹花下死……」

「砰！」鐵門再度關上，余青玉一顆心才逐漸定了下來，慢慢拿開手掌，只見地上放着兩隻碗，一個小罐子，碗是放着幾個饅頭和咸菜，罐裡裝着清水。

余青玉此刻莫說是饅頭，就算有山珍海鮮，擺在他面前，也毫無食慾，倒是口渴難挨，他抓起罐子，一仰脖，一口氣喝了半罐。

當他放下罐子，耳鼓裡又似響起那漢子的歌聲，心頭如打翻了五味散，分不出是什麼滋味，但覺自己十分窩囊，恨不得哭個痛快！一陣衝動，使他滾落地上，不斷地打滾着，把那兩隻碗撞得粉碎！

鐵門「砰砰」地響起，那漢子在外面罵道：「奶奶的熊，你是不是要討打？再鬧老子明天連水也不給你！」

余青玉如胸膛中了刄，身子在地上不斷抽搐痙攣，上牙把下唇也咬破，不覺疼痛，但眼眶却淌下兩行長長的淚水，陽光又慢慢向上移，終於隱去，石室之內，又恢復黑暗，就像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空空洞洞，什麼也沒有，只有黑暗和粗濁的呼吸聲的世界！

* * *

譚勝跟余青玉和麗萍一樣，一夜都合不上眼。他打發楊秋潭去睡之後，便一個人坐在麗萍房裡等候，他欠雲開一條命，曾經對他發下誓言，要爲雲開赴湯蹈火，還他一條命，雲開偏將這比山還重的任務，交於自己，壓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尤其是武林中人，將信諾看得比生命還重，他譚勝既然接下任務，便不能推卸！可是這又是幾乎沒法子辦得好的工作，除非運氣好，獲得蓋天帮網開一面，但照今夜此情況看來，他的運氣並不好，因此譚勝在房內不斷地踱着方步，似乎要將地板磨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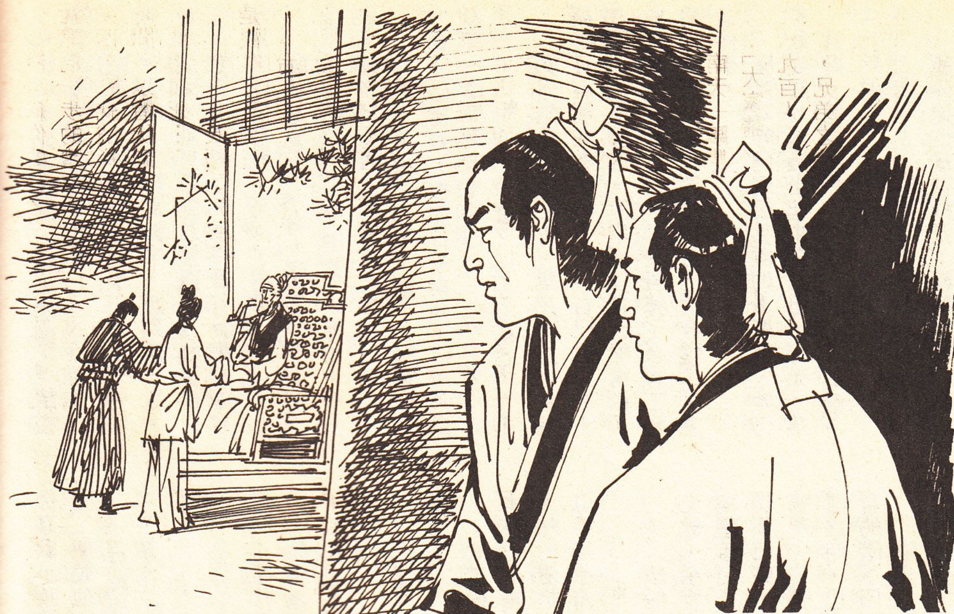
時光流逝，但在譚勝的心中，光陰似乎是停在黑暗中，好不容易才挨到紗窗上現出灰白，可是譚勝的心却不斷的向下沉！

余三公子赴宴至今未回，麗萍中途奉召，亦消息杳然，此事十居其九凶多吉少！

譚勝見架上臉盆裡還有半盆清水，猛地走前，以手掬水洗了個臉，精神似乎稍爲恢復了一點，他決定冒天大的險，也要去見一見余青玉！

（未完·四）

上文提要： 端午節日，武功門發起召開的江南武林聯誼大會，澄清謠傳「風雷寶笈」之事，經過開卷驗證，謠傳瓦解，於是設宴招待，以盡地主之誼，並在大會勸諭盛世民釋放被囚失踪之人，豈料他變本加厲，在酒中下「對消散」，聲言是他下的毒，要脅羣豪就範，取出解藥爲抗拒他的馮五服食，說明非聽他不可……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敵對弟兄訴前因　夫妻父女慶團聚

馮五哦了一聲道：「兄弟想起來了，兄弟是和南天一鵰對了一掌，引發體內劇毒的，好，容兄弟檢查一遍之後，再向諸位道長報告。」

說完，立即就地盤膝坐下，閉上眼睛，緩緩運起氣來。

＊　＊　＊

這樣又過了盞茶工夫，才睜開眼來。

仲子和急着問道：「馮老哥，結果如何？」

馮五緩緩吁了口氣，站起身，雙手抱拳，朗聲說道：「兄弟向諸位在座的道長報告，兄弟中了對消散，又和南天一鵰對了一掌之後，只覺內腑灼熱如焚，一身內力幾乎十失其八，體力不支，以致昏死過去，剛才醒來，灼熱如焚的感覺業已完全消失，差點使兄弟想不起中毒之事來，等到仲掌門人要兄弟運氣檢查，經兄弟詳細檢查，體內眞力已完全恢復，剛才那種中毒之後的灼熱之感也蕩然無存，應該說是完全好了。」

「啊！」大會場上數百人差不多在同一時候發出歡呼之聲！

「善哉！善哉！」松陽子打了個稽首道：「馮大施主眞的康復了就好。」

仲子和含笑點頭道：「恭喜馮兄，總算沒事了。」

萬天聲望了白仰高一眼，低聲道：「兄弟不信盛世民有這般好心，給大家送來解藥。」

李瘦石在旁道：「但馮寨主服下解藥，對消散劇毒已解，却是事實。」

白仰高微笑道：「李掌門人是君子，不像兄弟終日在江湖上打滾，什麼把戲見得多了，這點障眼法兒，如何瞞得過我窮化子？」

李瘦石愕然道：「不知白老哥看出什麼來了？」

白仰高聳了下肩道：「一個剛說到此毒無藥可解，另一個就出現了，接着又有一個出手了，出手的因對消散毒發，當場昏迷，另一個就說帶來了解藥，於是就用毒發的那個作試驗品，一下就解去了他身中奇毒，完全好了這四個字由敵對一方的人口中說出來，效果自然比他自己說要勝過十倍，自可使大家信服，試想這一前一後兩人，一使人驚，一使人喜，豈不吹噓得法？運用之妙，當眞歎爲觀止！」

這話連萬天聲也聽得大感意外，他（白仰高）雖沒說出這二人姓名來；但所指的分明是湯藥師和馮五，這二人會是南天一鵰的同路人？

只見白仰高抬了下下巴說道：「別說話了，看他（南天一鵰）下一步還有些什麼把戲？」

這時站在台上的南天一鵰盛世民已在飛魚馮五向大家報告完畢之後，就慢條斯理的道：「諸位現在都看到了，馮寨主方才和兄弟對了一掌，引發體內對消散，毒發昏迷，不省人事，服下解藥，人也立即康復了，由此可以証明解藥不假了……」

他拖長語氣，目光徐徐掃過全場，眼看大家都沒有說話，這是說大家至少對自己已沒有反感，而且還期待着自己的下文，這就接着說道：「對消散毒性雖烈，但進入人體，只要不妄動眞力，它會一直潛伏下去，一年半載都不會發作，它的特性

是緩慢消耗你的體力，譬如你走一步路，就消耗一步的體力，你手中拿過十斤重的東西，它就消耗你十斤重的力氣，最長的時間可以潛伏到三年，那時就像燈盡油乾，枯竭而死……」

他又拖長語氣，停了下來，目的當然是觀察台下大家的反應。

台下的人，愈聽愈胆顫心驚，不少人目中流露出驚懼和期待之色，迫切的想聽他下文，自然還是沒有人開口。

南天一鵰依然慢條斯理的道：「兄弟給大家帶來了解藥，而且也經過試驗，確實有效，這是有目共覩之事，那顆解藥，是兄弟隨手從藥樽中取出來的，方才兄弟也曾聲明過，分發解藥，沒有任何條件。好了，現在就開始分發解藥……」

他話聲甫落，台下衆人立時起了一陣騷動，八九百人宛如潮水一般，萬頭鑽動，一齊朝台前湧了過去。

南天一鵰雙手向空連搖，提高聲音說道：「大家請聽兄弟一言，台下人數，總在八九百人之譜，這樣擁上來，就不好分發了，兄弟之意，大家最好分左右排成兩行，從中間過來，每人贈與解藥一顆，領藥之後，左邊一行的人，向左退去，右邊一行的人，向右退下，這樣就不會亂了秩序……」

他說出來的話，果然比聖旨還靈，大家立即在中間走道上，宛如長蛇陣一般，排成了左右兩行。

南天一鵰又道：「兄弟想請湯藥師和馮寨主兩位上台來幫個忙，替兄弟分贈解藥，以昭鄭重，不知二位可肯相助？」

湯藥師立即應聲道：「替衆人服務，兄弟自當效勞。」

飛魚馮五剛才服過他的解藥，更是義不容辭，兩人相繼越衆而出，躍登上台。

萬天聲不覺朝白仰高望去，說道：「白老哥果然目光如電，明察秋毫。」

白仰高聳聳肩，嘿的笑道：「事情只怕還不止此呢！」

萬天聲愕然道：「還有什麼事？」

白仰高神秘一笑，低聲道：「咱們等着瞧吧！」

這時所有的人都在爭先恐後搶着排隊領藥，丁少秋和李飛虹兩人本來坐在最後一排，眼看大家都紛紛離席，排成了兩條長龍，兩人也就站了起來，往前面行去。

一百二十張八仙桌，圍坐了上千個人，誰不愛惜自己的性命？中了對消散的後果，方才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他分贈解藥，既無任何條件，又有飛魚馮五爲証，服藥之後，並無異處，大家自然深信不疑，紛紛加入行列，都去排隊了。

現在沒有去排隊的人，除了貴賓席上的東海採薺叟、太湖洞庭釣叟徐璜，通臂門掌門人畢友三、徽幫幫主楊三泰、古靈門主古靈子、鄢茂元、鄱陽水寨鄱陽龍王劉行，以及八位主人白鶴門掌門人松陽子，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仲子和、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黃山萬天聲、八卦門名宿謝傳忠、丐幫南昌分柁主蒼鷹白仰高、丁南屏、以及況南强、松雲子、丁伯超、丁少秋、李飛虹、武功門弟子柏長青、伍世賢等人，其餘百餘桌上，每張桌上，也或多或少，疏朗朗的坐着兩三個心存觀望的人。

丁少秋、李飛虹剛擠到前面，丁伯超一眼看到兩人，忙道：「少秋，你們方才坐在那裡？我正在找你們呢！」

丁少秋道：「大伯父找我們有事？」

丁伯超道：「形勢變幻莫測，你們不可走遠了。」

丁少秋道：「侄兒知道。」

萬天聲拍拍身旁櫈子，含笑道：「來，丁小兄弟，李小兄弟，你們就在這裡坐好了。」

丁少秋說了聲：「謝謝。」就和李飛虹一起在他身旁一張長櫈上並肩坐下。

李飛虹轉身朝坐在右首的蒼鷹白仰高問道：「白大叔，南天一鵰分給大家的解藥是眞的嗎？」

白仰高點着頭道：「解藥是眞的，可能不會錯。」

李飛虹問道：「那白大叔爲什麼不去排隊呢？」

白仰高笑了笑道：「你看，咱們這兩張桌上，都沒去排隊，我怎麼好意思一個人去排隊呢？」

李飛虹哼了一聲道：「白大叔，你有什麼話不肯和我說，對不？」

白仰高手掌當胸一豎，連聲道：「沒有，絕對沒有。」

李飛虹道：「那你說，咱們要怎麼辦呢？」

白仰高苦笑道：「我的少……少俠，你這題目出得太難了，教我怎麼說呢？現在還沒到時間，看戲要看壓軸戲，人家還沒上演，咱們就只好等着瞧了。」

李飛虹道：「你說他（指盛世民）會有把戲？」

白仰高低笑道：「如果沒要把戲，咱們中了毒，關他屁事？要巴巴的趕來，分解藥給大家。」

李飛虹道：「這麼說問題就在解藥上了，爲什麼不阻止大家去領呢？」

「誰能阻止得了？」白仰高搖搖頭道：「何況這老小子究竟要什麼把戲，現在還很難預計，你們兩個好好坐在這裡看下去就是了。」

丁少秋心中暗道：「看來李兄弟和這位白大叔是很熟的人了。」

台上，南天一鵰居中，站在長案後面，目光深隼，不住的左右顧盼。他是察看領了解藥的人，是否立即吞下藥丸？其實他這一顧慮是多餘的，所有排隊的人，都已看到解藥靈效，領到之後，無不一口吞了下去。

湯一帖和馮五一左一右，站在長案兩旁，每人每次左手從青瓷小罈中抓起一把藥丸，右手再從左掌心取起一顆藥丸，朝台下排隊的第一人投去。

雙方都是武林中人，一投一接，自是十分快速，接住藥丸的人，迅即納入口中，就向邊上退下。

雙方進行得極快，前後不到半個時辰，本來排了兩排長龍的人羣，現在差不多都已領取了解藥。

南天一鵰高聲說道：「各位已經服下解藥的人，請到左首大草坪上去坐下來調一回息，就可以無事。」

其實不用他說，早已有許多人在左首一片大草坪上三三兩兩的盤膝坐下，正在調息了。(那是因爲左右兩處棚下，放滿了八仙桌和長櫈，空隙有限，左首却有一片大草坪之故)

此時經他一說，又有不少人就紛紛朝左首草坪上走去。

南天一鵰目光轉向貴賓席上，陰笑一聲道：「還有二十幾位貴賓，怎麼不來領解藥呢？兄弟留此時間有限，諸位貴賓身中對消散，非此不解，希望不可錯過機會才好。」

古靈子眼看所有的人都已領取了解藥，而且從第一個服下解藥的人，已經過了半個時辰，不聞有何不妥，他本來心存觀望，現在如果再不去領取，當眞會錯過機會。

這就乾咳一聲，回頭朝鄢茂元道：「鄢兄，看來咱們也要去領取一顆才行。」

鄢茂元雙目失明，但耳朶十分敏銳，他原來也抱着和古靈子同樣的想法，聞言頷首道：「古門主說得極是。」

兩人同時站起身朝台下走去。

古靈子門下四個弟子看到師父朝台下走去，也立即跟了過去。

他們領取了解藥，自然也往左首草坪走去，六個人聚在一起，席地圍坐。

南天一鵰目光掠過，全場除了貴賓席上十幾個人之外，其餘席上幾乎全已領服了解藥，只有疏疏朗朗的還有一二十個人，大概是貴賓席上那些門派的門下弟子、師長沒有領取解藥，他們自然坐着不動了。

這就雙手抱拳，含笑說道：「貴賓席上諸位道兄，現在與會同道，均已領取解藥，剩下的只有諸位十幾個人了，對消散只有此藥能解，這是最後機會，幸勿錯過……」

仲子和沒待他說完，沉聲道：「盛世民，好意心領，對消散咱們這些人還不在乎。」

「不在乎，哈哈！」南天一鵰大笑一聲道：「你們會在乎的！」

他舉手拍兩下，只見一名青衣勁裝漢子從台後轉出，走近案前，垂手躬身。

南天一鵰取起木塞，塞住青瓷小罈罈口，揮手道：「帶下去。」

那勁裝漢子雙手捧起瓷罈，躬身退下。

南天一鵰盛世民忽然間沉下臉來，洪喝道：「仲子和，爾等召開江南武林大會，明目張胆和天南莊作對，盛某還以爲你們聚集了多少人，原來這不過區區十幾二十個人而已，你們都身中對消散，又不肯領服解藥，這就是自取滅亡，怨不得人，現在盛某再給你們一次機會，只要歸投天南莊者，天南莊仍把朋友視爲朋友，待若上賓，否則休怪盛某對諸位有失禮之處。」

身中對消散，不能動武，自然成了他甕中之鱉。原來他發放解藥，就是早有安排的離間之計，大家都領取解藥，剩下來的人，豈不就孤立了？

邵南山瞋目喝道：「盛世民，你待怎的？」

盛世民厲笑道：「天南莊雄霸天南，一向都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和天南莊作對的人，只有格殺勿論！」

丁南屏大喝道：「盛世民你好大的口氣！」

盛世民嘿然道：「不信，你們朝四周看看清楚，就知道盛某口氣大不了？」

他話聲甫落，但聽一陣急驟的刀劍出鞘之聲，因爲動作劃一，且在同一時間發出，滙成一起，聽來就特別响亮，這一片拔劍之聲，少說也有百來柄之多！

大家回頭看去，姬夫人盛錦花、言鳳姑、總管公孫軒、總領隊繆千里、副總領隊荀吉率同八隊武士把蘆棚圍了起來。

幾十名白鶴觀弟子也立即聚在一起，一手按劍，作出戒備之狀。

萬天聲怒聲喝道：「盛世民，你以爲這點陣仗，就能唬得到在座的人嗎？」

公孫軒手搖摺扇，含笑道：「萬莊主，你們每一個人只有一次出手的機會，一擊之後，後果就不堪設想，諸位最好冷靜想想，識時務者爲俊傑，和天南莊合作有什麼不好？」

丁少秋憤然道：「我去把他拏下了！」正待往外行去。

丁伯超一把把他拉住，說道：「少秋，魯莽不得。」

丁少秋道：「大伯父，侄兒已把劇毒逼聚一處，不會有事的。」

李飛虹道：「我沒有中毒，我和你一起去。」

萬天聲聽他們說一個把毒逼住了，一個說沒有中毒，心中不由大奇，要知「對消散」潛伏體內，運氣檢查都不易查得出來，不知丁少秋如何能把它逼聚一處？李飛虹沒有中毒，更難令人置信，忍不住問道：「少秋，你怎麼能把劇毒逼住的？」

丁少秋道：「小侄也說不出來，只是確實把劇毒逼在一處了。」

李飛虹笑道：「我只喝了一口酒，自然沒有中毒了。」

丁伯超道：「那就好，少秋，你們兩個快去保護掌門人和爺爺的安全，目前只有先退入玉皇殿去，再作計較了。」

丁少秋點頭道：「侄兒省得。」左手一揮，說道：「賢弟隨我來。」

李飛虹一手抽出長劍，趕緊跟了過去。

丁少秋走到松陽子、邵南山和丁南屏前面，抱抱拳道：「師父、掌門人、爺爺，徒兒已把劇毒逼住，李賢弟只喝了一口酒，並未中毒，方才大伯父要徒兒替大家開路，先退入玉皇殿再說。」

松陽子頷首道：「好吧！」

邵南山道：「那些服了解藥的人，該怎麼辦呢？」

白仰高道：「他們對消散或許解了，但有些什麼後果，就很難說了，因此兄弟覺得暫時不用去管他們。」

丁南屏道：「那就請諸位道長退入玉皇殿再作商量吧！」

仲子和抬手道：「諸位請。」

丁少秋道：「賢弟，咱們兩人替大家開路，遇上有人阻攔，只管出手。」

李飛虹笑道：「小弟早就長劍出匣了，只要有人衝上來，我就會掃出去。」

兩人說話之時，丁伯超和松雲子兩人

已暗中指揮六十名白鶴觀弟子(灰衣道人)聚集一處，護衛在場的人，作退入玉皇殿的準備。

這一情形，姬夫人盛錦花、言鳳姑等人自然很快就發覺了，盛錦花揮了下手，總管公孫軒率同鐵總領隊繆千里、副總領隊荀吉兩人匆匆趕了過來，志在攔阻衆人退入玉皇殿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仲子和、松陽子、邵南山、丁南屏等人陪同東海採薺叟、洞庭釣叟等一起朝玉皇殿走去，白鶴觀弟子立即分作兩邊保護，丁少秋和李飛虹却搶在東海採薺叟等人的前頭，正好和趕過來的公孫軒、繆千里、荀吉三人迎面碰上。

八隊鐵衛武士也因公孫軒和繆千里三人趕上前去，就跟着把包圍圈縮小，和六十名白鶴觀弟子形成了正面相對，雙方距離已不到一丈，雙方劍拔弩張之勢，很可能一觸即發！

丁少秋手持八寸長的寒鐵短劍，俊目含煞，朗聲喝道：「公孫軒，你們再不讓開，休怪我出手無情。」

公孫軒搖着鐵骨摺扇，朗笑一聲道：「丁少秋，上次讓你逃出天南莊，今天沒有那麼便宜了，你還是乖乖的束手就縛吧！」

丁少秋沒待他說完，就大喝一聲：「還不讓開。」

收起短劍，左手朝外微揚，右手朝前直劈出去。出手就使出老道長教他的一記「鶴舞空庭」，一道强勁的內力，陡向公孫軒身前湧去。

公孫軒早知道他年事雖輕，一身武功却極爲高明，看他左手揚起，右手堪堪劈出，立即身形一晃，向旁閃出，快若陀螺，只一個輕旋，就閃到了丁少秋的右後側，右手抬處，手中摺扇疾若流星，朝丁少秋身後「鳳尾穴」點來。

李飛虹看得大怒，喝道：「你敢偷襲我大哥！」

長劍疾發，朝他扇上擊去。

丁少秋也在此時轉過身來，笑道：「他偷襲不了我的。」

右手帶轉，朝公孫軒肩頭橫掃過去。

公孫軒鐵扇一縮，朝李飛虹道：「在下和丁少秋已經交上手了，如何能說在下偷襲？」

他口中說着，人已一下閃開，左手似爪如鈎，朝丁少秋面門抓去。

這一下可說相當快速，他在說話之時，輕輕一閃，就已閃開了李飛虹攔擊他鐵扇的一劍，和丁少秋橫掃的掌勢。尤其在他這輕輕一閃之際，左手就抓了出去。

他人雖已閃出，但五支尖銳爪風，依然直向丁少秋激射過來，毫不受他人已閃出去的影响，這一手可說使得十分奇詭，使人有突如其來之感！

因爲任何人既已閃了出去，抓出去的手勢，必然成爲虛招，所謂虛晃一招是也，斷斷不可能具有眞正的攻擊力量，但公孫軒這一抓就不一樣，他人已閃出去數尺之遠，抓出來的爪風依然尖銳凌厲，如同對面發爪一般。

武林中能夠這樣發爪的，只有陰山派的「七陰爪」。公孫軒正是陰山派的人。

丁少秋左手拍出一掌，擊散迎面襲來的五縷尖風，身形疾向左轉，右手握拳，一記「百步神掌」朝公孫軒閃出的人擊了過去。

站在公孫軒右首的荀吉眼看李飛虹發劍朝公孫軒出手，立即一擺手中二尺長的鐵手，喝道：「小子，來，咱們兩人玩玩！」

刷的一聲，鐵手迎着長劍蓋來。

李飛虹怒聲道：「你才是小子。」

長劍一收再發，寒光電閃，一連三劍急攻而出。

這三劍急勁無匹，荀吉鐵手連展，居然無法鎖拏得住，心頭不禁一怔，喝道：「屠狗劍法，你是丐幫的人！」

李飛虹哼道：「你管我是什麼幫的人！」

長劍連搖，一劍快過一劍，劍劍都是殺着。

荀吉怒聲道：「屠狗劍法算不得如何高明。」

鐵手開闔，記記朝李飛虹劍上擊撞過去。

這邊丁少秋和公孫軒，李飛虹和荀吉剛動上手，姬夫人盛錦花手中長劍凌空一揮，厲聲喝道：「上，給我殺！」

這是下了屠殺令，準備把不領取解藥的人，一律格殺勿論！

她喝聲甫出，盛世民、言鳳姑、繆千里各自亮出兵刃，當先衝撲上來，同時從蘆棚上也如飛鳥一般疾掠下兩個手仗長劍的道士，那是嶽麓觀主常清風和他師弟白靈風兩人。

八隊鐵衛武士，每隊十人，也各自揮動厚背朴刀，朝六十名白鶴觀門人砍殺上來，雙方立即展開了一場大規模廝殺，刀劍交擊，响成一片。

仲子和仰天大笑道：「咱們縱然中了對消散，但仍有一搏之力，大家只有和他們拚了。」

萬天聲「鏘」的一聲拔劍在手，大聲道：「仲掌門人說得極是，咱們和他們拚了。」

徽幫幫主楊三泰、鄱陽水寨寨主劉行同聲道：「不錯，咱們一起上。」

正當他們心情激動，準備和天南莊孤注一擲之際，突聽有人冷喝一聲：「你們不用出手，區區這幾個毛賊，在下自會打發他們的。」

衆人聞聲看去，這說話的是一個面情冷漠的青衣人，方才坐在最左邊一席，不和任何人招呼，因此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誰。

只有蒼鷹白仰高認得他，這青衣人就是佛頭塔以「鑠金掌」在自己鐵葫蘆上烙了一隻手掌的人，另外丁伯超也認出來了，這人正是在武德堂前替自己和丁少秋解圍，以「鑠金掌」驚走姬夫人的青衣人。

青衣人話聲甫落，身形一閃，已經搶到盛世民、言鳳姑、繆千里三人面前，冷喝道：「你們要我動手呢？還是夾着尾巴給我滾？」

盛世民雙目圓睜，哼道：「又是你。」

姬夫人喝道：「不用和他多說，凡有阻撓之人，一律給我格殺勿論。」

話聲堪堪出口，突覺疾風颯然，一道

青影飛瀉而下，落到面前，那是一個臉色白中透青的青衣人，腰懸長劍，目光森冷，直向自己射來，一時之間還當是使「鑠金掌」的青衣人，慌忙後退半步，喝道：「爾是何人，一再和天南莊作對……」

青衣人沒待她說完，冷笑一聲道：「妳怎麼不說你們一再和江南武林作對？」

姬夫人喝聲道：「憑你一個人的力量，豈不是螳臂擋車，依我相勸，你還是少管閒事的好。」

青衣人冷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在下是管定了。」

姬夫人聽得大怒，柳眉挑動，厲聲道：「好個不識好歹的狂徒，你以為我真的怕了你『鑠金掌』不成？」

青衣人微哂道：「在下使的不是鑠金掌。」

姬夫人道：「那麼你有什麼本領，就只管使出來！」

青衣人嘴角噙着冷笑，右手朝前推出，說道：「妳試試就知道了。」

一道掌風應手而生，悄無聲息的向姬夫人捲撞過來，掌風離身前還有數尺光景，但徹骨奇寒之氣已經直逼肌膚，幾乎令人氣息為之一窒！

姬夫人心頭暗暗震驚，急向左閃開數尺，目光凝注，失聲道：「玄冰掌！你是北海門下？」

青衣人冷哂道：「妳管我是何人門下？」

姬夫人道：「天南莊和北海一向毫無過節可言，你插手擋橫，豈不有傷兩家和氣？」

她因發現青衣人是北海門下，說話的口氣就軟了許多。

青衣人哼道：「江南武林同道和你們有何過節？白鶴門、武功門，又和你們何怨何仇，你們居然不惜暗下奇毒，大動干戈，就不怕傷了和氣嗎？」

姬夫人憤然撤劍，喝道：「很好，咱們那就不用多說，只有在兵刃上分個勝負了，你亮劍！」

青衣人微哂道：「咱們本來就不用多說廢話。」鏘的一聲，撤出長劍，抬目道：「盛錦花，妳以為劍上或可僥倖勝我，對不？在下就讓你先發招好了。」

姬夫人咬牙切齒的應了聲：「好！」寒光陡閃，一支長劍出手就幻起七八道劍光，電射而出，襲向青衣人身前八處大穴。

青衣人不退反進，手中長劍掄動，一連擋開她八劍，又還攻了三招，剎那間响起一片鏘鏘金鐵交鳴！

從蘆棚上飛落下來的嶽麓觀主常清風和師弟白靈風，雙脚堪着地，也遇上了兩個青衣人。

這兩個青衣人面蒙輕紗，不知是從那裏閃出來的，一聲不作揮動長劍截住兩人，就動上了手。

那八隊鐵衛武士，雖有八十人之多，但都是近年來才編練成的。天南莊原先只有十八鐵衛，個個都有一身橫練功夫，武功極高，驍勇善戰，後來擴大編制，分為九個隊，每一隊由原來的十八鐵衛兩人，担任正副隊長，負責訓練其他八名武士。

天南莊這回雖然出動了八隊武士，但八十名武士中，只有十六名正副隊長武功高强，其餘六十四名武士，訓練為時不久，武功平平。

六十個白鶴門的弟子（灰衣道人）可不同了！白鶴觀有二百多個道士，這回江南武林大會，松陽子為了全力支援，就選派了八十名門人担任大會工作，實際上是暗中監視是否有人搗亂，從二百多個道士中挑選出來的，自然都是身手較高的。

何況白鶴觀一向不准門人涉足江湖，道士們飽食終日，除了練武，心無旁騖，而且這些道士差不多全是三四十歲的人，少說也練了二三十年的劍。

這回縱然比八隊鐵衛武士少了二十個人，一旦交上手，就分出高低來了，六十個道士長劍揮洒自如，逼得鐵衛武士們連連後退不迭。

丁少秋和公孫軒徒手相搏，丁少秋的厲害殺着，只有一招「鶴舞空庭」，另外還有一招是劍法「畫龍點睛」，他以劍訣代劍，試過幾次，極具威力。除了這兩招以外，他只會武功門的掌劍，和白鶴門的掌劍了。

公孫軒見多識廣，每逢丁少秋施展這兩招的時候，他就一下閃了開去，因此他們已經打了四五十個照面，還是不分勝負。

獨自截住南天一雕盛世民、言鳳姑、繆千里，三人的青衣人武功極高，他使出來的「鑠金掌」宛如洪爐烈燄，熾熱得使人有炙焦皮膚之感，無法抗拒，三個人就圍着他像走馬燈一般，除了躲閃，大概三人中只有一個人有機會可以還手，那是在閃到他身後的時候，才能發掌。

但就在雙方交手不過十招左右，突見一道人影淩空飛撲而來，口中大喝一聲：「姓繆的，咱們一筆帳今天該作個了結吧？」

這人一下落到繆千里身前，原來是個六十出頭的藍衫漢子，白面劍眉，看去英氣逼人，此刻雙目圓睜，幾乎要冒出火來，手握長劍，好像要找繆千里尋仇來的！

邵南山噫道：「會是四師弟！」

他口中的四師弟，就是耿南華，三年前率同芮璜、全義興二人，去找姚淑鳳母女，一去沒有消息，沒想到會在這裏出現。

丁南屏喜道：「四師弟總算無恙，兄弟也安心多了！」

繆千里乍覩耿南華，不覺一怔道：「姓耿的，算你命長，但今天趕來，就……」

耿南華截住他話頭，瞋目喝道：「繆千里，不必多說，看劍！」

口中喝的是看劍，左手一抬，朝前推出一掌，一道掌風颯然有聲，去勢極勁，掌風擊出，手掌已經收了回去，右手長劍又嘶的一聲，斜刺過去。

繆千里看得出耿南華僅是這一掌的力道，就比三年前精進了數倍，自然不敢輕敵，身形一側，避開掌勢，右手太極牌迎着長劍蓋去。

這一記原是想試試對方內力如何，但聽「噹」的一聲，耿南華劍尖刺在太極牌上，居然平分秋色，各自震得後退了一步。

這一下雖然誰也沒有勝過誰，但太極牌乃是重兵刃，劍尖戳上鐵牌，所佔的地

方，比米粒還細，一下能頂得住，就必須有精純的內力不可！

繆千里口中嘿了一聲，一退即上，左手橫立，閃電朝耿南華胸口印來。

耿南華毫不退讓，左掌直豎，朝前推出，硬接對方一掌。

雙方出手均快，緊接着「噹」聲之後，又响起「拍」的一聲，這回繆千里使的是「黑沙掌」，耿南華使的是武功門「開山掌」，兩下都是外門功夫，雙掌接實，都感到心頭狂跳，身不由己的被震得退了三步。

只見從玉皇殿大門衝出三十幾名手仗長劍的灰衣道士由白鶴門大弟子通玄爲首，奔衍而來。松雲、松雪立即迎了上去，要他們護着各大門派中毒的人退入玉皇殿去。

盛錦花和使玄冰掌的青衣人雙劍並擧，激戰了二十幾招，對方雖然沒有再施展「玄冰掌」，但劍光連翩，劃過之處，「玄冰眞氣」就形成了一道道的寒鋒，時間稍久，但覺一丈方圓全被寒氣瀰漫，使人手脚僵凍，長劍已有使展不開之感，心知再打下去，自己絕非對方敵手。一念及此，立即吸氣後退。

青衣人也不追擊，長劍一收，大笑道：「盛錦花，妳只和我打了二十五招，就不敢再打下去了？」

盛錦花滿臉怒容，哼道：「你亮個萬兒，咱們山不轉路轉，天南莊不會和你善罷甘休的。」

「哈哈！」青衣人敞笑一聲，道：「用不着，天南莊不退出江南，在下隨時會去找你們的。」

「好！」盛錦花色厲內荏，應了聲「好」，左手隨即向身後兩名侍女打了個手勢。一名侍女立即從懷中取出一個銀哨，吹了三聲。

這自然是撤退的哨音了，盛世民、言鳳姑、公孫軒、繆千里、荀吉、常清風、白靈風等人，以及八隊鐵衛武士，幾乎每一個人都陷入苦戰之中，聽到哨音，紛紛往後躍出戰圈，迅速退下。

耿南華長劍戟指，厲聲喝道：「繆千里，你不要走。」

繆千里退出三丈，笑道：「耿朋友，你要找繆某一決勝負，繆某隨時奉陪，今天咱們暫且到此爲止。」

丁少秋和公孫軒纏鬥多時，依然打成平手，又因李飛虹不是荀吉的對手，已和李飛虹聯在一起，而且正在動手之時，也並不知道己方已來了許多幫手，因此對方聽到銀哨突然後退也就不好追擊。

四個青衣人也互不相識，對方退了，就讓他們退去，其實自己這一邊已經穩佔上風，如果乘勝追擊，天南莊的人就未必能全身而退。

就在天南莊的人退走之際，使「鏇金掌」的青衣人就飄然行去。

使「玄冰掌」的青衣人急步追了上去，沉喝道：「閣下留步。」

使「鏇金掌」的青衣人低聲道：「在下知道朋友找我很久了，但此處不是談話之所，朋友隨我來。」脚步突然加快，往前行去。

使「玄冰掌」的青衣人沉哼一聲，立即跟踪行去。

這時正當天南莊的人紛紛退走，況南强、丁伯超兩人指揮着六十名白鶴門道士集中一處，清點人數。因此兩個青衣人的悄然離去，並未注意。

丁少秋眸光一動，看到方才和常清風、白靈風動手的兩個青衣人還站在那裏，急忙迎了上去，口中叫道：「大伯母，妳就是大伯母！」

右首一個青衣人怔怔的望着急步奔來的丁少秋，忽然一把撕去蒙面青紗，一把抱住丁少秋，雙目迸出淚水，笑道：「少秋，你長大了，你不知道我多想你！」

她這一撕下面紗，露出一張清秀的臉頰，那不是姚淑鳳還會是誰來？雖然沒施脂粉，依然風韻猶存！

丁少秋也抱着大伯母流淚道：「大伯母，侄兒也一直在想着妳，心裏一直堅信大伯母不會有事的，今天大伯母果然趕回來了。」

就在丁少秋喊出「大伯母」三字，丁伯超不由一怔，急忙擧目看去，只見右首青衣人已扯下面紗，正是失蹤三年的妻子淑鳳，心頭悲喜交集，一連兩個箭步掠上前去，叫道：「淑鳳，果然是妳，這三年妳到那裏去了？」

姚淑鳳拭着臉上淚水，說道：「賤妾本是找你去的，却在中途遇伏，遭多人圍攻，身中七處劍傷，正當危急之際，幸蒙一位神尼相救，後來小鳳也尋來了，賤妾傷癒之後，就拜在神尼門下……」

在她說話之時，另一個青衣人丁小鳳也早已揭下面紗，喊了聲：「爹。」

丁伯超看着小鳳，虎目之中忍不住滴下淚來，拉着小鳳的手，淒然道：「乖女兒，爲父差點看不到妳們了。」

丁小鳳道：「爹，快別傷心，我們不是都重逢了嗎？」

另一邊，況南强也迎着耿南華叫道：「四師弟，你總算趕回來了，這些年到那裏去了？哦，還有芮璜、全興義二人呢？沒跟你來？」

耿南華黯然道：「三師兄，說來話長，當時兄弟率同芮、全二人，是找尋丁伯超的媳婦去的，沒想在劉陽附近就遇上姓繆的和五、六個鐵衛武士，也許他們是有意守在那裏的，看到兄弟三人，就出言不遜，故意尋釁，雙方就這樣動上了手，咱們只有三個人，寡不敵衆，就這樣兄弟爲他黑沙掌所傷，昏死過去，也就不知道這一場交手後果如何？」

況南强問道：「芮橫和全義興的下落，你也不知道？」

耿南華搖頭道：「小弟一點也不知道，小弟醒來，已是深夜，發覺內傷極重，就在附近一座山神廟裏，足足養了兩年傷，才勉强能夠行動，直到最近才完全復原。」

況南强道：「大家都已進去了，咱們也該進去了。」

* * *

兩條青影一前一後在山嶺下的草原上飛掠，這兩人的陸地飛行術，確已到了草上飛行的境界，一路追逐過去，草偃而復起，不見有人踐踏的形迹。

現在離玉皇殿已有四五里之遙，前面的青衣人忽然停住，轉過身來。

後面的青衣人跟着立即刹住身形。雙方相距，仍然保持了一丈光景。

他們立身之處，正是一片空曠草地中間，四周不見人影，如果有人走近過來，就算還在二三十丈以外，他們也立時可以發現。

前面的青衣人（就是使「鑠金掌」的）目光一掠，點頭道：「好了，我們就在這裏談談好了。」

「談談？」後面的青衣人（就是使「玄冰掌」的）目光凝注着對方，愈來愈冷，充滿了濃重的殺機，嘿然冷笑道：「我們沒有好談的。」

前面青衣人淡淡一笑道：「我約你到這裏來，就是想和你詳細談談的。」

「我不要聽。」後面的青衣人充滿了仇怒怨毒，突然揚手一掌，朝身右一片草地劈去，口中咬牙切齒的道：「你看清楚了！」

他這一掌風聲急勁，一道掌風從草上括過，數寸長的青草，立時偃了下去。

本來，就算最強烈的風從草上括過，但風過去了，草就會極自然的直起來，但這回經他掌風掃過之處，青草不但沒有再起來，而且在頃刻之間，由黃變枯，好像經過嚴霜之後，全枯萎了！

前面的青衣人只投以一瞥，點着頭道：「玄冰掌，有志者事竟成，你這一掌，已有八九成火候，眞是難爲你了。」

後面的青衣人沉聲道：「你應該知道我爲什麼要練玄冰掌？」

前面的青衣人微哂道：「我自然知道，當時我還勸你不用去練玄冰掌的，但你卻在短短的十幾年之間，居然練成功了。」

後面的青衣人雙目幾乎要冒出火來，右手緩緩抬起，叱道：「你既然知道，那就廢話少說，我已經等了十八年，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不是會鑠金掌嗎，還不快使出來，咱們不妨放手一搏。」

「我當初勸你不用去練玄冰掌。」前面青衣人望着他，徐徐說道：「因爲我不會和你動手的。」

後面的青衣人右掌業已引滿待發，暴吼的道：「你可是怕了？」

前面的青衣人從容的道：「我並不是怕……」

後面的青衣人喝道：「那你還不出手？」

前面的青衣人道：「你就是要和我動手，也應該聽我說完前因後果。」

「我不要聽。」後面的青衣人厲聲道：「我要殺你。」

他恨不得立時出手，殺了對面這青衣人，才消十八年來積壓在心頭的仇怒之火。

前面的青衣人道：「你殺了我，能找得到她嗎？」

後面青衣人聽他提到「她」字，身軀不禁一陣顫動，急急問道：「她在那裏，你快說！」

前面青衣人微微一笑道：「所以你必須聽我把話說完了。」

後面青衣人刻不容緩的道：「好，你說。」

前面青衣人忽然伸出左手，緩緩從面頰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目光一抬，問道：「你仔細看看，認不認得我？」

揭下面具，後面青衣人並不認識，也從未見過，但依稀却又有似曾相識之感，心中暗暗奇怪，一面冷然道：「我不認識你。」

前面青衣人點着頭笑道：「你沒見過我，當然不認識了，但說出我的名字來，你也許會知道。」

後面青衣人疑惑的道：「你叫什麼名字？」

前面青衣人徐徐說道：「丁仲謀。」

後面的青衣人微微一震，目光緊盯着前面的青衣人，不信的道：「你……說什麼？」

前面的青衣人含笑道：「我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叫丁仲謀，就是你二哥。」

他是丁仲謀，是後面青衣人的二哥，那麼後面青衣人豈不是丁季友了？

後面的青衣人憤怒的道：「你不是。」

前面的青衣人領首道：「我就是丁仲謀，何用騙你？」

丁季友（後面的青衣人）神情激動，當胸右掌發出輕微的顫抖，幾乎要直劈出去，他盡力的忍着，怒聲道：「你既是丁仲謀，爲什麼要刦持秋雲，爲什麼？」

「唉！愚兄這是身不由己。」丁仲謀（前面的青衣人）歎了口氣道：「愚兄五歲那年被人拐走，賣給了一個神秘門派，再由該神秘門派介紹投入恩師門下，藝成之後，就担任該神秘門派的護法，你妻子祝香珠原是該門的大弟子，她私自逃離師門，愚兄奉命追踪，務必把她擒回去，因此在三弟成親之日，愚兄已感事態嚴重，只可惜當日被一位道長橫加插手，以致三弟受了十八年委屈，愚兄眞是過意不去……」

丁季友問道：「秋雲人呢？」

丁仲謀微笑道：「弟婦如今……」

他忽然咀皮微動，改以「傳音入密」說話。

丁季友聽得雙眉飛揚，注目問道：「你此話當眞？」

丁仲謀含笑道：「愚兄騙你則甚？」

丁季友道：「但江南武林同道多人中毒，盛世民雖已退去，未必肯就此罷休……」

丁仲謀道：「不要緊，今天會場上忽然出現了鑠掌和玄冰掌，料想盛錦花一時之間，也沒有這個胆量，敢輕舉妄動，三弟不用替爹担心，一旦有事，愚兄自會知道。」

丁季友點頭道：「好，我姑且信你一次。」

* * *

玉皇殿內，耿南華的無恙回來，和丁伯超夫妻父女團聚，各自見過了在座諸人，大家落坐。

丁少秋走上幾步，在丁南屏身邊低聲說：「爺爺，孫兒身邊有老道長給我的『太乙解毒丹』，不知能不能解『對消散』之毒？」

李飛虹也道：「丁爺爺，晚輩身邊有三顆『九九丹』，能解天下奇毒……」

丁南屏含笑道：「九九丹能治病，三

顆爲數也太少了，還是留着吧。少秋，老道長的解毒丹如何解法？不妨分給大家服下，能解對消散之毒，自是最好不過，如果不能解，也不至於有害。」

丁少秋應了聲「是」，就從懷中葯瓶，每人三粒，分與在座中毒之人，用開水吞服。

大家服藥之後，各自閉目靜坐，不再作聲，大廳上立時靜了下來，不聞一點聲息。

廳上就由耿南華、姚淑鳳、丁小鳳、丁少秋、李飛虹五人守護。

就在此時，只見大步走進一個人來，直向丁南屏面前奔了過來。

姚淑鳳急忙一個箭步把他攔住，低聲道：「福老爹快站住，公公他們剛服下解藥，此刻正在運功之際，不可打擾，天南莊那邊情形如何了？」

原來丁福隨同姚淑鳳母女同來，姚淑鳳母女現身之際，要他雜在領取了解藥的衆人之中，查看天南莊究竟有何陰謀？他此時趕回來，自然已查探清楚了。

丁福連忙刹住身子，低聲道：「回大娘的話，所有服過盛世民解藥的人，由飛魚馮五和湯一帖兩人領頭，向東而去，分明是跟着天南莊的人去的，老朽看出情形不對，就故意漸漸落後，趕回來報告的。」

丁少秋道：「這些人怎麼會跟着天南莊的人去的呢？」

姚淑鳳哼道：「由此可見盛世民的解藥果然有問題了！」

丁福雙目盯着丁少秋不住的打量，喜形於色的道：「六年不見了，哈，小少爺眞是長大了，如果在路上遇見，老朽眞還認不出來了呢！」

丁少秋道：「福老爹，你一直跟着大伯母嗎？」

丁福笑道：「老朽是跟大娘去的，自然一直都跟着大娘了。」

說話之間，松陽子當先睜開眼來，丁少秋急忙趨上去，問道：「師父，你老人家覺得怎樣了？」

松陽子微微頷首道：「太乙解毒丹果然靈效得很，爲師體內劇毒已經完全消解了。」

這時所有瞑目坐着的人紛紛睜開雙目，徽幫幫主楊三泰道：「小兄弟，大家都該謝謝你才是，哦，你這解毒丹是那裏來的？」

丁少秋道：「是一位老道長送給晚輩的。」

萬天聲問道：「小兄弟知不知道他的道號？」

洞庭釣叟徐璜笑道：「說不定是小兄弟遇上了仙人，試想武林中近百年來只出了一位九九先生，窮他一生之力，只練製了三顆『九九丹』，除他之外，就沒有聽到有名的大夫和藥師了，小兄弟這解毒丹有此靈效，那還不是神仙嗎？」

鄱陽水寨寨主劉行道：「沒錯，小兄弟福緣深厚，準是遇上了神仙。」

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道：「只不知那些服了盛世民解藥的人，現在如何了？」

姚淑鳳道：「公公，兒媳正要向你老人家報告，剛才兒媳還沒現身之前，眼看盛世民在衆人身上下毒之後，又分贈解藥，必有陰謀，因此要福老爹假裝來賓，排隊領取解藥，混入衆人之中，方才丁福老爹趕回來……」

丁南屏急急問道：「阿福回來了？人呢？」

丁福急步走了上去，說道：「老奴託老爺子洪福，死裏逃生，總算回來了。」

丁南屏站起身，拍着他肩膀，笑道：「你身體硬朗得很，怎麼會死？唔，依我看這三年來，你武功也大有精進呢！」

丁福道：「老爺子誇獎。」

丁南屏回頭朝姚淑鳳道：「妳說下去。」

姚淑鳳應了聲「是」，才道：「媳婦是聽福老爹回來說的，還是由福老爹來說，較爲清楚。」

丁南屏點頭道：「好，阿福，那就由你來向大家報告吧！」

丁福也應了聲「是」，說道：「所有服過盛世民解藥的人，都在草坪上瞑目靜坐，老奴接過解藥，裝作吞服模樣，把藥丸暗藏掌心，也在草坪上盤膝坐下，後來天南莊的人動上了手，老奴瞇着眼睛朝左右偷看，所有服過解藥的人好像一無所覺，依然瞑目危坐如故，直到天南莊的人忽然全數撤退，湯一帖好像說了句：『現在大家也可以走了。』大家就紛紛站起，跟着飛魚馮五和湯一帖行去，因爲老奴看到天南莊的人是朝東去的，現在大家也一起跟着朝東行去，情形不對，就故意落後，趕回來報告……」

仲子和口中「唉」了一聲道：「可惜。」

萬天聲接口道：「不錯，丁老管家如果繼續跟下去，可能還會有更大的收穫呢！」

採藥叟沉吟道：「由此看來，盛世民那顆解藥之中，果然另有花樣，哦，丁老管家，你沒有服下去的那顆解藥，還在不在？」

丁福道：「在、在，老朽偷偷塞入懷裏，差幸並沒丟掉。」說着，從懷中取了出來。

採藥叟道：「你先收着，可惜湯藥師也跟了過來，不然他可能會試驗得出藥丸中還有什麼名堂？」

白仰高冷笑道：「湯一帖分明是和天南莊沆瀣一氣的！」

萬天聲笑道：「這倒不難，貴幫李長老不是也精研藥理嗎？還有少林寺藥王殿，也是武林中出了名的藥劑大行家，咱們只要派人把這顆藥丸，送給丐幫或少林寺，自可得到結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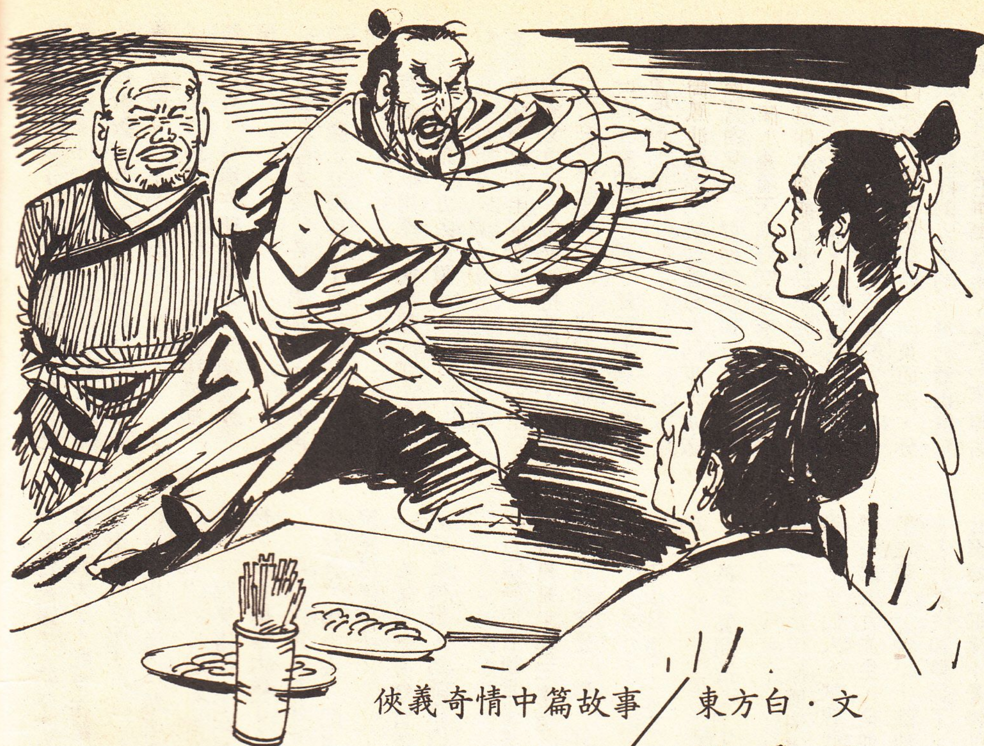
白鶴掌門人松陽子點頭道：「萬大莊主說得極是，不過少林寺很少過問江湖之事，貧道覺得這件事還是請白大俠偏勞，走一趟洛陽，請李長老幫個忙，不知白大俠意下如何？」

白仰高抱拳道：「道長言重，事關江南武林數百人生死，白某豈敢推辭？」

丁南屏道：「丁福，你把藥丸交給白大俠好了。」

丁福答應了一聲，伸手從懷中取出藥丸，雙手送到白仰高面前，白仰高接過，就收入懷中。

（未完・十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母子再次重逢　冤家偏遇路窄

上文提要：

孫寒香、南宮白發現死神原來是銅人，忙四處找尋，却遇到綠毛幫主，暗中得銅人協助，南宮白用天魔傘打走魔頭，銅人亦失去踪影。南宮白面對母親和大悲龍隱鬧得情怨不可開交，自己又和周茜茜、周薏文弄出情仇恩怨集結一身，現在又和于眞、百里香爲了功力而借重二人香涎，吞服萬年龍鬚參，互相擁抱又種下情苗……

周茜茜立即收手。

朱麗葉冷笑道：「不捨得死就快滾，何必做樣子給人家看！這套苦肉計並不新鮮！」

突聞周茜茜狂笑一聲，顫巍巍地站了起來，道：「不錯！我不能死！這樣太便宜了你們！咱們後會有期！」

說畢，回頭狂奔而去。

南宮白不由長嘆一聲，道：「妳又何必多事！」

朱麗葉粉面鐵青，道：「難道我救你的性命也救錯了？」

南宮白嘆道：「算了！我沒有怪妳！」

「哼！」朱麗葉重重地哼了一聲，道：「『萬年龍鬚參』得到了麼？」

南宮白道：「得到了！謝謝妳！」

「服用了沒有？」

「服了六分之二！」

「六分之二？爲甚麼不一次服下去？」

「這……」

南宮白不願對她說出兩女爲他送涎之事。

朱麗葉又哼了一聲，道：「這件事也不敢對我說麼？須知我並不想要那龍鬚參？」

「妳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爲甚麼？」

南宮白只得說了，朱麗葉心中說不出是甚麼滋味，但她又不能怪南宮白，因爲她知道此事乃孫寒香作主，南宮白不能不遵。

但她又哼了一聲，道：「你敢瞧不起我？」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我何曾瞧不起妳來？」

朱麗葉一張玉臉陡地紅到耳根，道：「那你爲甚麼不叫我……」

「叫妳幹甚麼？」

朱麗葉走到他的身邊，道：「我也應該算一份！」

說畢，羞不可仰，伏在南宮白的胸前。

南宮白恍然大悟，道：「葉妹，謝謝妳這份心意，妳當然應算一份了。」

南宮白說著，忽自懷中掏出一個翠蝙蝠傘墜，道：「葉妹，妳還記得此物？」

朱麗葉一見南宮白自懷中掏出一個翠蝙蝠傘墜，便道：「小妹怎能不記得此物！這是小妹交給你的。」

南宮白道：「另一個，小兄已經找到了！」

「在那裡？」

「在持有天魔傘兵刄那個銅人傘柄之上。」

他立即把那天谷中之事說了一遍。

朱麗葉不由一震，道：「他會幫你退敵，這眞是怪事，此人即使不是家父母的仇人，也必與血仇有關，因爲天魔傘是家父母之物，難道昔年是他打傷了家父母，搶走了天魔傘？」

南宮白道：「綠毛幫幫主和令堂有何關係？聽他們交談好像早就相識。」

朱麗葉道：「我也要知道，我曾問過媽媽，她說她還不敢確定他是誰，但她相信不久便知他的身份。」

兩人就地埋了周薏文之後，南宮白道

：「走吧！幾位前輩見我失踪一定焦急萬分！」

兩小回到茅屋，果然大家都急得團團轉，南宮白把情形說了，孫寒香道：「這銅人一定是你爹爹，他把內力運輸給你，我眞爲他担心！不知他繼續冒充銅人是何居心？」

第二天，朱麗葉又幫南宮白服下一段「萬年龍鬚參」，而且孫寒香對朱麗葉也很歡喜。

南宮白服下一段寶參，照例要運功一天一夜，就在南宮白功行圓滿的夜裡，竟發生了一件大事。

待南宮白走出小屋，尙鳳池和百里空等人已站在門口，顯然他們已經等了很久，一個個都面色肅然。

南宮白知道發生了不幸之事，連忙問道：「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尙鳳池道：「令堂失踪了！」

南宮白腦中「嗡」地一聲，眼前金星直冒，三個少女即將他扶住，道：「不必太焦急，這件事總能查個水落石出。」

南宮白含淚道：「家母是怎樣失踪的？」

百里空道：「昨夜大家循例爲你輪班守護，令堂堅持要輪流兩班，因爲她不放心，我們自然不便攔阻，她輪了兩班之後，已是四更過後，也就去睡了，想不到天明之後，發現她已失踪，她如果要離開這裡，絕不會不打個招呼，所以——」

南宮白道：「各位前輩想想看，家母會不會被人暗算？」

眾人也不便胡亂揣猜，默默無語。

百里空肅然地道：「老夫前些日子在洛河橋上曾對各位說過，『混沌叟』不但兩手血腥，而且有個奇異的怪癖，各位諒還記得，但願不是失陷在綠毛幫中。」

此言一出，眾人相顧失色，南宮白記得百里空曾說過，「混沌叟」性喜漁色，對徐娘及老嫗猶有偏愛，不由心頭一震。

顯然地，假如孫寒香確是被人所制，失陷在綠毛幫中成份居多。

萬一孫寒香被老魔糟塌了，南宮白如何做人？一干高手即兼程向綠毛幫趕去。

＊　＊　＊

月黑風高，大地一片漆黑，以南宮白爲首，率領著一干高手進入綠毛幫之中。

只見幫主那座高樓之上射出明亮的燈光，且有絲竹管弦之聲由樓上傳來，而樓房之上人影幢幢，戒備森嚴。

南宮白一打手勢，叫一干高手伏在附近，他帶著朱麗葉、百里香和于眞，逕向樓上撲去。

因這三個少女，那一個也比尙鳳池高明多多。

南宮白施出上乘身法，制住了「鐵掃帚」金九和「八臂雷公」兩人，而三女也各自制住了三個高手，動作之快，僅是眨眼工夫就解決了暗卡。

四小向樓中望去，不由心頭大震，原來四個婦人都被打扮得珠冠霞珮，一身宮裝，坐在四張椅上。

第一個就是孫寒香，第二個是「大悲龍隱」朱芳芳，第三個是周薏文之母，第四個年紀最大，雞皮鶴髮，老態龍鍾，恐怕在七十以上，但四小都不認識這個老嫗。

四人都是兩眼無神，好像白痴一樣。幫主的特製鏤金太師椅上空著，樓中一片死寂。

南宮白不由怒火如焚，正待穿窗而入，突見綠毛幫幫主率領一干魔頭自後面走了出來。

一個個都穿了嶄新的衣衫，好像有喜慶之事一樣。

一干魔頭走到鏤金太師椅之前，深施一禮，道：「四位夫人都已盛裝坐待，請太上幫主昇座！」

語畢，後退三丈，肅然無嘩。

接著，一陣管弦之聲傳來，走出八個老嫗，一個個濃裝艷抹，像老妖怪似的，簇擁著一個鼠目削髮，骨瘦如柴的小老頭。

四小不由一震，心道：「難道這就是震驚武林的『混沌叟』？」

八個老嫗之中，「七嫁寡婦」也在其中，別看她生就一副尅夫相，臉上厚施粉脂，再抹上胭脂，也有幾分姿色。

小老頭坐上鏤金交椅後，綠毛幫幫主道：「一切都已準備就緒，四位夫人也都被徒兒服了『逍遙露』，藥力已經發作。」

果然，此刻四個婦人都是面泛紅色，好像在這刹那間年輕了許多。

小老頭一雙鼠目在四位婦人面上身上溜來溜去，道：「這裡面最老的是誰？」

綠毛幫幫主道：「最老的是四川唐門掌門人『六月雪』唐飛之母！」

四小不由一怔，原來是唐飛的母親，唐飛年屆四旬，他的母親至少也有六十五歲以上。

小老頭道：「好，『逍遙榻』侍候！」

一聲轟喏，樓上發出「隆隆」之聲，只見八個大漢推著一個特製巨榻，自一房中走出，榻下有四個木輪，輪上有一個大木架，木架四端有四根鐵索，栓著一張雕花巨榻，那巨榻悠悠晃晃，像搖籃一般。

榻上錦衾繡被，粉帳香枕，陣陣幽香中人欲醉。

綠毛幫幫主走到年紀最大的老娘面前，輕輕向她人中一戳，那老嫗顫巍巍地站了起來，逕向「逍遙榻」走去。

南宮白正待現身，突聞一聲暴喝，樓中漫空都是暗器，有沒羽箭、棗核鏢、天狼釘、蜂尾針以及見所未見的暗器。

有的直射，有的迴旋，有的快，有的慢，齊向小老頭及綠毛幫幫主全身罩去。

接著一條身影飄入樓中，小老頭冷笑一聲，伸手一招，所有的暗器，都集中在一起，像一團黑球，向南宮白伏身的窗上襲來。

四小駭然暴退，只聞「卜」地一聲，那一團暗器破窗而出，射出數十丈外。

接着樓中大震，立即漆黑一片，寂靜無聲。

四小不由大驚，向樓中一看，已經變了樣子，不但「逍遙榻」已經不見，即小老頭和幫主及四個婦人也失去踪跡。

這時尙鳳池、百里空等人已經聞聲趕來。

南宮白道：「各位在這裡看著，我下去看看！」

百里空道：「小子，你可要小心了，

此樓機關重重，顯然『六月雪』唐飛已經遇險，我看——」

說話工夫，南宮白已經飄身落於樓中。

幾個少女正要跟下，百里空伸手一攔，道：「別動，妳們下去反而使他分神，更加危險，以他目前的功力，若小心應付，可保無虞！」

這時南宮白在樓中走了一週，不見任何動靜，他小心翼翼地敲打著牆壁和地板。

突聞「蓬」地一聲，四週門窗都緊閉起來，樓中一片漆黑。

南宮白靜立不動，以耳代目，凝神戒備。

突聞樓中有輕微的步履之聲，有如幽靈鬼魂一般。

不久，步履之聲停止，只聞綠毛幫幫主道：「請太上幫主，放過朱芳！」

小老頭道：「為甚麼？」

綠毛幫幫主道：「因為他是——」

南宮白悶聲不響，循聲全力推出一掌。

那知道一掌推出之後，竟如石沉大海，只聞小老頭沉聲道：「把這小子擒住，放在唐飛一起！」

綠毛幫幫主應了一聲，南宮白蓄勢以待，樓中危機四伏。

突然，一陣細微的聲音在他耳邊道：「往左橫邁三步，再後退一步半，用力震樓板即可脫身。」

南宮白不由一怔，不知何人以傳音入密指點他，難道會是綠毛幫幫主，他不敢相信。

他不暇思考，依言往左橫邁三大步，後退一步半，只感腳下「忽」地一聲，樓板昇起，向上飛去。

他暗叫一聲不好，因為這樣昇上去，到了樓頂，非被砸成肉醬不可。

那知他意念未畢，只聞樓頂開了一個圓孔，他的身子竟被彈出孔外，達十丈之高。

向下一看，百里空等人已不知去向，他剛剛落在樓頂上，立即閃出三人。

為首三人乃是副幫主「五花肉」黃奮，另外兩人是「水上飄」馬帝和「八臂雷公」史不秀。

南宮白惦念三個少女，不願久戰，全力推出一式魔傘絕學。

「蓬」地一聲，趁勢倒掠而去。

他在綠毛幫中轉了一匝，仍不見百里空等人的影子，立即出了綠毛幫。

他放心不下，坐在一塊大石上，心想：在這裡等一會，如果仍不見他們，再進去看看，然後再走。

他剛坐不久，突聞夜風之中，隱隱傳來男女交談之聲。

南宮白不由一怔，聽出那男人的聲音有點像司馬英，立即掩了過去。

只見司馬英仍和「南海酒客」鎖在一起，形態至為狼狽，對面站著個少女，正是周茜茜。

周茜茜粉面低垂，道：「你怎會落得如此狼狽？」

兩人嘆了口氣，臉上無光，尤其是「南海酒客」宇文高，他昔年也頗具俠名，想不到此番現身，一敗塗地，一念之差，身敗名裂。

司馬英切齒地道：「歸根結底，都是南宮白那小子害的！」

周茜茜道：「是他把你們拴在一起？」

司馬英道：「他還不夠資格，是那個銅人！」

周茜茜不由一震，道：「是那一個銅人？」

司馬英道：「反正是三個銅人之一，小兄也不知道是那一個！」

周茜茜道：「這鍊子難道無法截斷？」

司馬英道：「當然有法，當今之世，只有數人能截，第一個是本幫太上幫主及幫主，第二是三個銅人，第三是南宮白！」

周茜茜道：「南宮白也能截？」

司馬英道：「不錯！那小子連獲奇遇，最近又服了『萬年龍鬚參』，內力大增。」

周茜茜狠聲道：「這賊子的武功越來越高，小妹的血仇更不易報了！」

司馬英道：「他和妳有何深仇？」

周茜茜把南宮白殺死周至剛夫婦之事說了一遍。

司馬英眼球一轉，道：「茜妹，妳想不想報仇？」

周茜茜冷峻地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小妹當然要報！」

司馬英道：「茜妹，妳靠過來我對妳講！」

周茜茜不疑有他，走到他的身邊，把耳朵貼了過去，道：「說吧！你有甚麼妙法？」

語音未畢，司馬英獰笑一聲，扣住她的肩井穴，陰聲說道：「周茜茜，我不但恨南宮白，更恨妳這見異思遷的蕩女，當初我們已有口頭上的婚約，想不到妳見了南宮白之後，立刻變了心，嘿嘿！如今妳也嘗到了失戀的滋味，這就是罪有應得。」

周茜茜驚得呆了，厲聲道：「司馬英，你……你……要幹甚麼？」

司馬英陰聲道：「我要拿妳的肉體塡補我內心的恨壑！」

周茜茜面色大變，見他一臉邪惡之色，心知今夜難逃毒手，恨聲道：「狗賊，你到底準備怎樣？」

司馬英道：「妳和南宮白是否也有口頭上的婚約？」

周茜茜道：「不錯，但現在已經完了！」

司馬英陰笑道：「妳完了，他可沒完！他是一個要面子的人，我司馬英要叫他戴頂綠帽子！嘿嘿，這也是朝秦暮楚的報應！」

周茜茜掙了一下，無濟於事，司馬英對「南海酒客」道：「宇文兄，小弟只有在你面前放肆了！」

宇文高道：「你我弄得如此狼狽，難道你還有心情幹這種事？」

司馬英笑道：「這叫著『黃連樹下彈琵琶』——苦中作樂，小弟好久沒有沾腥了！」

南宮白殺機陡起，心道：「好賊子，你專門往死路走，這可怪不得我了！」

他一閃而出，冷笑連連，向司馬英欺去。

周茜茜回頭一看是他，在這刹那間，她的面色變化萬千，是恨、是愛連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但她的父母都死在南宮白手中，而且死得奇慘，她銀牙一咬，別過頭去。

南宮白厲聲道：「司馬英，想不到你惡性仍然不改，嘿嘿！你要怎樣死法？我成全你！」

司馬英扣著周茜茜的肩井穴不放，眼珠疾轉，他知道南宮白是一個君子，雖然和周茜茜有仇，但他絕不讓周茜茜吃虧。

「南海酒客」無臉見人，低著頭不敢正視南宮白。

南宮白厲聲道：「你還不放人？」

周茜茜不知那裡來的勇氣，大聲道：「我的事不要你管！」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難道妳有心被他……」

周茜茜冷峻地道：「當然有心，他總比你這沒有人性的東西好得多！」

南宮白强壓一腔怒火，道：「茜茜，我再向妳鄭重道歉，我殺死周至剛確是有心，但令堂之死却是無意！」

「住口！」

周茜茜一想起母親的慘死，就要發狂，厲聲道：「你以為打人一拳再給人家一塊糖吃就能脫罪麼？哼！我周茜茜恨不得食汝之肉，寢汝之皮！」

南宮白又忍下了，對司馬英道：「司馬英，你放不放人？」

司馬英道：「你問她好了，你何必管人家的閒事，人家並不領你的情，須知天下男人不光是你一個人，我司馬英雖然已被毀容，但一顆心却——」

「住口！」

南宮白吐了一口唾液，不屑地道：「你還算人？你連祖宗八代都忘了！」

司馬英不理不睬，扣著周茜茜仍然不放。

南宮白緩緩欺近，道：「狗賊，我殺你易如反掌！」

周茜茜厲聲道：「滾開！我的事你別管！」

南宮白忍無可忍，大聲道：「難道妳愛他？」

周茜茜道：「我愛他，一點也不錯，你吃醋麼？」

南宮白冷笑道：「笑話，我南宮白才不吃這個飛醋，我不過是怕妳上當，既然如此，我何必又多管閒事。」

他雖然這樣說著，身子仍然沒有動，因為他清楚，周茜茜在司馬英身邊，八成不會有好結果。

周茜茜冷笑道：「既然不願多管閒事，就請便吧！」

南宮白頹然一嘆，回頭就走。

突然，司馬英哈哈狂笑一陣，道：「原來這個世界上也有不喜歡你的女人！哈……」

南宮白突然回頭，正待發作，周茜茜冷笑道：「他沒有說錯，他雖然已被毀容，但我仍喜歡他！」

南宮白討了沒趣，心中當然不是滋味，但他仍然不放心周茜茜，再次强忍怒火，道：「茜茜，對於令尊和令堂之事，不管妳能否原諒我，我都不怪妳，但為了妳的清白，我希望妳不要和這個敗類在一起！」

「咭……」

周茜茜一拉司馬英，道：「我們走吧！我不願看這種虛偽的討好市儈！」司馬英和周茜茜攜著手，掉頭而去，「南海酒客」也不得不跟著走。

南宮白所有的怒火都集中在雙目上，血絲隱現，沈聲道：「茜茜，妳怎麼才能原諒我？」

周茜茜突然止步，大聲道：「我永遠也不會原諒你，但你如果能截斷他們的鎖鍊，我就離開他！」

南宮白大步走近，將畢生功力貫於兩臂，吐氣開聲，只聞「刈」地一聲，一條堅韌的鋼鍊一分為二。

周茜茜怔了一下，突然掩面狂馳而去。

南宮白厲聲道：「司馬英，我南宮白對你已經仁至義盡，如仍怙惡不悛，下次遇上，你應該知道後果如何！」

說畢，又厲聲道：「往那邊走！」

司馬英自知不是敵手，但自他的陰毒目光看來，根本就沒有悔意。

南宮白長嘆一聲，正待再到綠毛幫去一趟，只見一個奇大的烟球直上霄漢。

南宮白立即看出這是「雲烟叟」席足樂的「烟罡」，立即趕去。

只見「黑燈追魂」冷清秋和「雲煙叟」席足樂、「活無常」牛七，「厚黑尊者」秦同四人，將柳浩然兄妹圍在核心。

「雲烟叟」吸了一口煙，一張口向柳浩然噴去。

奇大的烟球聚而不散，突然變成一個烟圈，向柳浩然頸上套去。

柳浩然施出一式「飛熊八式」，「蓬」地一聲，煙圈被震散，但柳浩然也被震退一步。

「哈……」四個魔頭狂笑一陣，其餘三人仍然無意出手，存心想戲弄柳氏兄妹。

「雲烟叟」又吸了一口烟，自鼻中冒了出來，立刻形成兩隻大手，逕奔柳飛燕的前胸。

敢情是大施祿山之爪，想去摸她的雙峯，柳飛燕大怒，右手推出一式「飛燕八式」，左袖一甩，「嘩啦啦」，三支「子母魂叉」電射而出。

好個「雲烟叟」，果然名不虛傳，大烟鍋一擺，未待「子母離魂叉」分開，就飛出一個鹿皮烟荷包及烟籤和綠玉墜。

只聞「錚錚」之聲不絕於耳，三支「子母離魂叉」被擊落兩支，另一支叉頭下沈，直戳「雲烟叟」的脚面。

「雲烟叟」吃了一驚，烟鍋下沈，一式「力劃鴻溝」，又是一聲大震，「子母離魂叉」又被擊落。

「哈……」

「活無常」牛七道：「席兄這一手眞痛快！果然名不虛傳！」

「雲烟叟」得意洋洋，成心想露兩手，上步欺身，出烟鍋、丟荷包、飛烟籤、震玉墜，連擊柳飛燕前胸四大要穴。

柳飛燕本就比他略差一籌，見他所擊部份都是女人隱私之處，不由暴怒。

正因為她動了肝火，竟有些手忙腳亂，柳浩然大喝一聲，正要上前援手。

那知「雲烟叟」早已成竹在胸，預先藏在口中的一口「烟罡」疾吐而出。

「蓬」地一聲，柳浩然未防這一手，竟被震退五步，而「雲烟叟」的綠玉烟墜竟飛向柳飛燕的手腕纏去。

突然，一聲厲喝，一條人影快逾電掣，一瀉而至，只聞「刈」地一聲，「雲烟叟」的綠玉烟墜，竟被切斷。

柳飛燕趁機暴退三步，「雲烟叟」也駭然退了兩步，只見南宮白一臉煞氣站在兩人中間。

他手中托著那個綠玉墜，冷峻地道：「席老賊，你也算是一號人物，想不到就會欺負女流之輩！」

「雲烟叟」驚魂甫定，雖知不敵，但身邊還有三個高手，立即壯起胆子，冷笑道：「你小子要插手？」

南宮白冷峻地道：「席足樂，不要發狂，你那一套我早就見識過，這樣吧！你若能接住這個綠玉烟墜而不被震退，今天就饒你一次，反之，嘿嘿……」

此言一出，四個魔頭同時嘿嘿冷笑，顯然不大相信。

南宮白道：「接著——」

一道綠影逕奔席足樂前胸。

席足樂雖然不大相信，在衆目睽睽之下却不敢大意，力貫手心，向綠影抓去。

只聞「卜」地一聲，席足樂面色大變，蹬蹬蹬倒退了三大步，一個綠玉烟墜，已沒入掌心。

鮮血自指縫中滲出，楞在當地。

另外三個魔頭吃了一驚，同時欺上，就待羣毆。

南宮白厲聲道：「在下出手之先，仍有一言相勸，明知是『馬耳東風』，却不能不給你們一個方便之門，你等若能從此改邪歸正，仍有可為，須知——」

四個魔頭暴喝一聲，猛撲而上。

南宮白暗運玄勁，雙目射出駭人的紫芒，魔傘絕學已告出手。

刹那間罡風勁氣有如翻江倒海，地動山搖，只聞「刈刈刈刈」四聲，四個魔頭跟蹌退了一丈多遠，長衫下襬全被截去，而且整齊劃一，有如刀切一般。

場中一片死寂，落針可聞，四個魔頭呼呼牛喘，像鬥敗的公鷄，驚駭之情難以形容。

南宮白冷笑道：「快滾！在本人未改變心意之前，得暫保爾狗命！」

突然，一陣破空之聲傳來，凌空飛來兩個身影，南宮白不由心頭大震，來的是綠毛幫幫主和那個小老頭。

柳氏兄妹還不知小老頭的來歷，準備出手。南宮白沈聲道：「兩位請吧！」

柳氏兄妹那能撇下他一人在此，都沒有動。

小老頭道：「你就是後起之秀南宮白？」

南宮白朗聲道：「不錯，尊駕必是『混沌叟』了！」

「嘿嘿……」「混沌叟」陰笑一陣，道：「敢直呼老夫綽號之人，尚無一人生還！」

南宮白冷笑道：「好大的口氣！今天就叫你開開眼界，老魔，那四位婦人現在如何了？」

「混沌叟」不由暴怒，道：「好小子，你敢消遣老夫？嘿嘿！她們被人救走了，小子，你差點變成我的兒子！」

南宮白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隱憂已去，心知母親未被玷汚，胆氣壯，大聲道：「老魔，今天我要你灰頭土臉，爬著回去！」

「混沌叟」鼠目中射出冷電似的光芒，

綠毛幫幫主緩緩欺上，厲聲道：「你現在逃走還來得及！」

這句話乍聽起來是諷刺南宮白，拿話扣住他；但另一方面也有暗示之意，也就是說，你若逃走，我們不會追你。

南宮白當然懂得他的用意，冷笑道：「單打獨鬥令人不耐，乾脆你們一齊上吧！」

綠毛幫幫主大喝一聲，罡風乍起，方圓十丈之內砂飛石走。

南宮白集八成眞力推出魔傘第七式。

「轟」地一聲，黃塵暴捲而起，兩人各退了三大步，正是旗鼓相當。

「混沌叟」嘿嘿陰笑道：「果然有點名堂！」

南宮白道：「且慢！我倆內力相差不多，你可敢和我在招式上見個高下？」

綠毛幫幫主嘻嘻笑道：「本幫主奉陪你就是！」

說畢，一撩衣襟，撤出一柄紫金降魔杵。

南宮白撤下虬龍角，各自開了門戶。

兩人內力相當，而且招式也差不多，這是一場空前的高手相搏，場中充滿了死亡之氣息。

南宮白虬龍角一掄，帶起嘯聲，摟頭砸下，正是魔傘絕學起手式。

「噹」地一聲巨響，冒起一溜火花，兩人稍退即進，罡風撕裂著十丈之內每一寸的空間，形成一個暴風漩渦。

十丈之外松濤如嘯，枝葉橫飛，柳氏兄妹駭然後退，衣衫「邋邋」作響。

「噹噹」之聲響入雲霄，震人耳膜，有如鐵打一般。

只聞兩人同時大喝一聲，兩件兵器互接，又是一聲震天價的巨響。

場外傳來一聲驚呼，只見兩件兵刃飛上半天，兩人同時直拔再起，各自去抓自己的兵刃。

兩人在三四十丈高空接住了自己的兵刃，同時一式「橫掃六合」，又是一聲大震，在空中接了一招。

兩人身形急瀉而下，誰也沒勝，誰也沒敗。

黃塵砂石滾滾洒落，場中死寂一片。

「混沌叟」沈聲喝道：「你退下來！」

綠毛幫幫主默然退下，「混沌叟」步入場中。

此魔在八十年前冠絕天下，此番出山，自是更加了得，他一出手，定是石破天驚。

「混沌叟」沈聲道：「小子，你若接下老夫三招，綠毛幫幫主讓你來當！」

南宮白冷笑道：「道不同不相為謀，誰稀罕當那幫主！」

「混沌叟」面色一沈，只見他那骨瘦如

柴的身子像鼓一樣脹了起來。

利那間，三丈之內紋風不起，却黑霧氤氳。

南宮白知道是他的「混沌罡氣」，非同小可，立即將全部勁力納足。

突然，一陣「咚咚」之聲傳來，只見兩個銅人，步伐一致，併肩急掠而來。

兩個銅人在場中站定，其中一個銅人一伸手，作客氣揖讓之狀，另一個銅人點點頭，走到「混沌叟」面前站定。

「混沌叟」獰笑一聲，道：「四個婦人想必是你們救走，老夫非捉住你們不可……」說著向銅人抓去。

那銅人一挫身讓過一招，那知「混沌叟」非比尋常，原勢不變，又橫抓過來，銅人要閃已是不及。

南宮白正待出手，只聞「轟」地一聲，銅人退了三大步，銅衣被抓了五個爪印。

南宮白不由大驚，正待撲上，另一個銅人一揮手，示意叫他退下去，他自己却又向「混沌叟」欺進。

兩個銅人併肩而立，「混沌叟」並沒放在心上，再次欺身，方圓三五丈之地混沌一片，天昏地暗，有如鬼域。

「混沌叟」兩掌一分，向兩個銅人頭上力按而下。

只聞「卜」地一聲，黃塵暴起，兩個銅人竟陷入土中達兩尺多深。

這份內力簡直匪夷所思，兩個銅人同時推出一掌，竟是魔傘絕學。

「轟」地一聲，灰塵四起，接著發出銅衣撕裂的聲音。

只見兩個銅人胸衣裂了尺餘長的裂縫，倒退一丈多遠。

南宮白大喝一聲，虬龍角挾着無儔罡風，向「混沌叟」當頭砸下。

聲震九霄，地売爆裂，柳氏兄妹身形倒飛一丈多遠，坐在地上。

而南宮白也歪歪斜斜退出七八步，右臂已經脫臼，垂了下來。

「哈……」「混沌叟」獰笑一陣，神態至爲駭人，向兩個銅人疾撲而上。

就在這當兒，又是一個銅人帶著四個婦人疾奔而至，四個婦人暴喝一聲，各自劈出一掌。

又是一聲大震，四個婦人飛出一丈多遠，摔了個四仰八叉。

後來這個銅人悶聲不響，脚下「咚咚」有聲，一步步向「混沌叟」欺進。

「混沌叟」連挫數大絕世高手，狂妄已極，也向銅人欺近。

五步！

三步！

兩人同時出手，地動山搖，四週合抱松樹，「卡察卡察」之聲不絕於耳。

黃塵暴捲，石塊漫天飛舞，打得一干魔頭抱頭鼠竄，慘呼連連。

黃塵落定，三個銅人一齊失踪，連「混沌叟」、綠毛幫幫主及一干魔頭也不知去向，只賸下四個婦人和南宮白五人。

另外柳氏兄妹倒在五六丈之外，頭破血出，一身汚泥，已經昏了過去。

場中靜得有如古墓，一個丈餘深的大坑中，遺下幾塊銅屑。

南宮白立即向孫寒香撲去。

「媽，妳沒有受傷吧？」

孫寒香道：「還好，孩子，你的功力進步多了，雖然仍不是『混沌叟』的敵手，却能和綠毛幫幫主打成平手，當今之世，你已算是一流高手了！」

孫寒香激動得熱淚盈眶，摟著南宮白相對而泣。

此刻，柳氏兄妹悄悄爬了起來，他們自感無顏，黯然離去。

「大悲龍隱」厲喝一聲，道：「孫寒香，咱們大難不死，撿了一條命，也該了斷我們的宿仇了！」

孫寒香道：「那個怕你不成！」

兩人怒目相向，即待動手。

南宮白大聲道：「兩位前輩既無深仇大恨，在這大敵當前之時，應該和衷共濟，同仇敵愾才對，怎地——」

孫寒香道：「白兒，你別管，這老乞婆屢次出言不遜，以爲我怕她呢！今天索性作一了斷！」

「六月雪」唐飛之母大聲道：「咱們曾同甘共苦過幾天，劫後餘生，應該痛定思痛，兩位可否看在姊姊面上，言歸於好？」

「大悲龍隱」道：「唐大姐，你不知道，當年她搶奪小妹的『天魔傘』秘笈，將小妹打入絕壑之下，落入虬龍口中，使我受罪十餘載，而且她是一個下流女人，就會搶漢子！」

唐夫人不由一怔，道：「朱大姐，妳可否詳細說說昔年的恩怨？」

孫寒香道：「唐大姐，妳別聽她的，她被軒轅斌遺棄，怨天尤人，像一條瘋狗一樣，你問問她，是誰在搶漢子？」

唐夫人輩份極高，對於她們之間昔年一段恩怨也略有所聞，道：「咱們也都是年過半百之人，即使昔年有點過不去，到了這把年紀，也該看開點，你說是不是，周弟妹？」

她又向周薏文之母點點頭，希望她能出面和解。

那知周薏文之母昔年和「大悲龍隱」有仇，況且她得知此事，立即冷笑道：「據小妹所知，昔年『風雷客』南宮柳，確實和孫姊姊交好，但朱大姐却以有夫之婦的身份死纏不休……」

朱芳芳老臉一紅，不由暴怒，道：「小娼婦，妳給周至剛作如夫人，作小星，作小老婆，妳不要臉，大概是周至剛的床上功夫好，把妳迷住了……」

周夫人見她滿口噴糞，胡說八道，不由大怒，道：「朱芳芳，別惱羞成怒，昔年妳痴纏『風雷客』之事，可以說是武林一段笑柄，老一輩的誰不知道，咱們兩人之中可有一個不要臉的！」

朱芳芳厲叱一聲，向周夫人撲去。

「蓬」！周夫人竟被打出五丈多遠，摔在地上。

這一來可惱了孫寒香和唐夫人，孫寒香疾撲而上，厲喝道：「朱芳芳，我今天才知道妳是一個潑婦，妳不必欺負人，有本事咱們拚上千招！」

朱芳芳切齒道：「廢話少說，妳爲什麼要搶我的秘笈？」

孫寒香冷笑道：「南宮柳被人打傷，非天魔傘秘笈不能治療，況且天魔傘秘笈並非妳們祖傳之寶，人人可得，而當時本

人不是在妳手中搶去，而是在軒轅斌手中搶走！」

「什麼？」朱芳芳吃了一驚，道：「妳是在軒轅斌手中搶走？」

孫寒香冷笑道：「也許不叫算搶的，而只能說是撿來的。」

朱芳芳啐了一口，道：「賤婦，妳別信口開河，那秘笈是老身之物，我和軒轅斌雖是夫婦，却未給他看過，甚至于連放秘笈的地方他都不知道。」

孫寒香咭咭笑道：「這就是了，正因爲你們夫婦貌合神離，各懷鬼胎，所以他早就想偷你的秘笈，那夜我去盜秘笈，恰巧軒轅斌正和一個蒙面人大打出手，我就趁機而入，以後遇上妳，將妳打下絕壑，找了半天，未獲秘笈，出來見軒轅斌和那蒙面人仍在捨命拚鬥，兩人功力彷彿，難分勝負，後來自軒轅斌身上掉落一物，我偷偷撿起來一看，竟是天魔傘秘笈，不由大喜過望，悄悄溜走，這就是當年……」

朱芳芳突然悲號一聲，掉頭狂奔而去，悽厲的哭聲，令人鼻酸。

南宮白恍然大悟，這才知道母親和「大悲龍隱」朱芳芳之間還有這麼一段恩怨。

不過，他以爲母親爲了父親重傷而盜秘笈，終是理屈，況且她又把朱芳芳打下絕壑，使朱芳芳受苦十餘年。

此刻，周、唐兩位夫人一齊告別，聯袂而去。

孫寒香長嘆了一聲，道：「媽媽也知此事有點過份，朱芳芳若不是屢次口出不遜，媽媽準備向她道歉！」

南宮白道：「媽，軒轅斌既然和『大悲龍隱』反目，以後是否離異？」

孫寒香道：「並未離異，但不久軒轅斌就失踪了。」

南宮白道：「不知和軒轅斌動手的那個蒙面人是誰？」

孫寒香道：「當時我也未看清楚，但那蒙面人的身手十分了得，不在軒轅斌之下，我只看出他穿著土布衣褂，像個鄉下人打扮。」

南宮白心中一動，想起在酒樓上指點他的那個土老頭，立即對孫寒香說了。

孫寒香想了一會，道：「昔年常穿土布衣褂的一流高手，只有『烏雲追月』黃哲夫一人，但他和朱芳芳夫婦乃是好友，他當然不會和軒轅斌動手！」

南宮白道：「既然他不會暗算朱芳芳夫婦，怎地迄今不露面？那個持有天魔傘兵刃的銅人會不會是他？」

孫寒香道：「不可能吧！記得他的『元嬰眞氣』，已被你吸收，自然沒有練成，而且那個持有天魔傘的銅人，武功之高，恐怕不在『混沌叟』之下，爲娘以爲不會是他！」

南宮白道：「另外兩個銅人是不是我爹爹和我師父？」

孫寒香道：「爲娘也被他們攪糊塗了，按理說應該是他們兩人，但他們避而不見，不知是何道理？」

南宮白道：「如果那兩個銅人是爹爹和師父，顯然功力精進不少，而且和那持有天魔傘的銅人在一起，說不定是那個銅人教的！」

孫寒香道：「我也是這樣想，但不知那個銅人是誰？天魔傘本是朱芳芳之物，怎會在他手中？」

南宮白道：「聽朱芳芳的口氣，好像知道綠毛幫幫主是誰！」

孫寒香凝思了一陣，道：「也許是失踪數十年的軒轅斌！」

「什麼？會是他？他會有一頭綠髮？」

「這就是爲娘無法解答的問題了，綠毛幫既然能使入幫者落髮再生出綠髮，軒轅斌有了一頭綠髮就不足爲奇了！不過他爲什麼要弄成那個樣子，就令人不解了。」

南宮白道：「媽，這次是誰救了四位前輩？」

孫寒香道：「就是那個銅人，但他始終未說一句話，所以爲娘仍不知他是誰？」

南宮白道：「這大坑中有幾塊銅屑，剛才雙方對了一掌，是不是那銅人吃了虧？」

孫寒香道：「可能雙方都未佔到便宜，如果銅人一方失敗，『混沌叟』也不會讓他逃走！」

＊　＊　＊

母子兩人在附近找了一匝，未見百里空和三小等人，立即向洛陽方向馳去。

來到伊川南方白沙小鎭附近，孫寒香道：「白兒，我們在這裡打尖吧！反正幾個年輕人和尙鳳池、百里空在一起，也不會有危險！」

兩人找了一家飯店，叫了酒菜，邊吃邊談，南宮白道：「媽，當今之世，有沒有比『混沌叟』和持有天魔傘那個銅人的功力更高的？」

孫寒香道：「老一輩的爲娘不知道，如果『烏雲追月』黃哲夫仍在世的話，或者……」

孫寒香說到這裡，突然以傳音之術對南宮白道：「白兒，你看那伙計像誰？」

南宮白側頭一看那個店小二，似乎十分面熟，猛然一震，覺得有點像「鐵板欖」胡不開。

孫寒香道：「你再看看那個帳房先生是誰？」

南宮白一看，又是一震，那不是「黑燈追魂」冷清秋嗎？

兩人再四下一看，嘿！「鐵掃帚」金九、「無雙刀」洪寬、「八臂雷公」史不秀、「蟹面老祖」等人都打扮成伙計和廚司模樣。

孫寒香道：「白兒，這些魔頭不會是在這裡開飯館，必有陰謀。」

南宮白道：「這酒菜之中難道有毒？」

孫寒香道：「我已經放了解毒藥了，有毒也不要緊，不知他們在玩什麼花樣？」

南宮白道：「這菜中一定有毒，我們乾脆佯作中毒，伏在桌上，觀察動靜！」

兩人立即佯作中毒，伏在桌上，暗中監視。

果然，一干魔頭紛紛離開崗位，脫了伙計衣衫，一個個都失去踪跡。

南宮白母子等了一會，毫無動靜，不由稱奇，心道：「難道他們能放過母子兩人？」

意念未畢，突然走進兩人，一個身似竹竿，見風就倒，身背錢袋；另一個身高四尺，頭如南瓜，腰粗兩圍，正是「海天雙醜」。

「生死簿」白武道：「二爺，今天是單日還是雙日子？」

「黑心員外」道：「大爺，單日子雙日子都是一樣，反正你的規矩是單日子不請客，雙日子是人家請。」

「生死簿」道：「二爺你的規矩是……」

「二爺我是初一十五不請客，其餘的日子吃人家的！」

「生死簿」道：「彼此，彼此！今天誰請客？」

「黑心員外」道：「這次總該輪到大爺了吧？」

「生死簿」道：「也好！大爺我上次就有意請客，二爺你搶著付了，大爺我過意不去呢！咱們的臭規矩是對付別人，對自己人却又當別論！」

「黑心員外」道：「大爺您眞開通，請點菜吧！」

「生死簿」抽下毛筆，又抽出一張紙條，運筆疾書，寫完把紙條拿起來，道：「二爺，我記得你這幾天瀉肚！」

「不錯，上次油膩的東西吃多了一點！」

「生死簿」臉上開了花，道：「咱爺們這份交情非比泛泛，大爺我對二爺自是十分關心，既然二爺這幾天油膩吃太多，最好換換口味，吃點清淡的！」

「黑心員外」心知上當，一下奪過菜單，唸道：「清炒空心菜、涼拌黃瓜、韭菜炒豆芽、蝦子燜豆腐，請奉送一碗清湯。」

「黑心員外」白板臉上變了顏色，道：「大爺你……」

「生死簿」搶著道：「就憑大爺我這份意思，比吃燕窩魚翅還好吧？」

他大聲喊道：「店家，店家！」

喊了半天，沒有一個應聲，「生死簿」道：「這是怎麼回事？我下去看看！」

「生死簿」下樓一會又走上來，手中拿著一張紙條，道：「二爺！這飯店的上下人等都被點了穴道！」

「黑心員外」不由一震，道：「是那個幹的？」

「生死簿」道：「你看！」說著把那紙條遞了過來。

「黑心員外」一看那上面的字跡，說道：「此店上下人等，被兩個綠毛幫的人點了穴道，搶走了所有的銀錢，然後喝得酩酊大醉，就是伏在桌上男女兩人！」

「黑心員外」嘿嘿笑道：「爺們，咱們把這兩個敗類宰了再說。」

說著，立掌如刀，向南宮白母子頭上劈去。

南宮白母子一躍而起，沈喝一聲「住手！」

「海天雙醜」不由一怔，道：「原來是兩位主人！」

孫寒香接過紙條一看，道：「這些魔頭可能跑掉了，你們兩人差點被人利用，還懵然不知，快追！」

「海天雙醜」解開了飯店人等的穴道，退了出去，只聞一陣馬蹄聲在數里前疾馳。

南宮白母子施展絕頂輕功疾追，不久就追上了，原來那些魔頭每人挾著一個昏死之人。

南宮白長身一掠，迎頭攔住，大喝一聲：「站住！」

六匹健馬嘶叫數聲，立即打住，六個魔頭一看是南宮白母子，不由暗吃一驚。

原來他們挾著之人，正是百里空、尙鳳池、樓兩層、「血嫦娥」于眞、朱麗葉和百里香。

按這六人的身手，本不應被他們生擒，乃是剛才六人進入飯店，六個魔頭尾隨入內，將飯店之人全部制住，扮裝伙計，將他們迷倒的。

而南宮白母子入店之時六人已經遭了暗算，六個魔頭正準備走，「海天雙醜」又到，幾個魔頭乃想「借刀殺人」。

此刻，六個魔頭雖然自知不敵，但他們手中有重要人質，不怕南宮白母子下手。

孫寒香厲聲道：「冷清秋，把人放下來，老身念在過去的情份上，放你們一馬！」

「黑燈追魂」看了「蟹面老祖」一眼，「蟹面老祖」獰笑道：「要人不難，請到綠毛幫中來！」

南宮白厲聲道：「你們還想不想活命？」

「蟹面老祖」道：「一命換一命，誰也不吃虧！」

南宮白母子爲之氣結，此刻百里空已經醒來，大聲道：「別聽他們嚇，你們只管出手，他不敢動我們一根汗毛！」

「黑燈追魂」立即點了他的穴道，道：「別作夢了，你們若動手，一個也活不成！」

南宮白厲聲道：「冷清秋，即使你殺了他們，也不過一死，但我要使你們受盡人間酷刑，慢慢折磨你們！」

一干魔頭嘿嘿冷笑不已。

南宮白道：「你們聽過『鹽水胡椒刑』沒有？」

冷清秋道：「沒聽說過這種刑法！」

南宮白道：「告訴你們，就是把你們衣服剝光，用小刀割上千百條血槽，然後再往上潑鹽水，鹽水乾了之後，再洒上胡椒粉……」

「啊！」一干魔頭面色大變。

南宮白道：「這還沒完呢，然後再放在有風的地方吹，吹乾之後，再洒鹽水，然後，再在每一條血槽上劃個十字……」

「蟹面老祖」道：「不必危言聳聽，我們走！」

「且慢！」南宮白提掌當胸，沈聲道：「你們想同歸於盡？」

「蟹面老祖」道：「除非你不要這六個人！」

突然，一陣「嘻嘻」的笑聲，「絕戶神偸」百里空，竟自解穴道，自「蟹面老祖」腋下溜了下來，道：「老怪物，這一下是六對五，我們又賺了一個……」

「蟹面老祖」的面孔本就是紫色的，這一下更加難看。

百里空在南宮白耳邊說了一陣，南宮白立即面呈喜色，而百里空佯作無事，走

到一邊。

南宮白道：「我要告訴你們一件大事，你們自己酌量點。」

「蟹面老祖」冷笑道：「不要多費唇舌，六個換五個也不算吃虧！」

南宮白道：「你先聽我說！」

他看了百里空一眼，只見他負手向那邊踱去，好像在觀望月色。

南宮白道：「你們可知道你們幫主是誰？」

這句話確有吸引力，因爲綠毛幫中人，連副幫主也不知幫主是誰。

「蟹面老祖」道：「難道你知道？」

南宮白道：「本人當然知道，說出來你們一定會大吃一驚！」

一干魔頭都聚精會神，南宮白道：「算了，你們知不知道都是一樣！」

「蟹面老祖」被他吊上了胃口，冷笑道：「你不要花言巧語，諒你也不知道！」

南宮白大聲道：「你們聽清楚了，他就是昔年一代……」

一干魔頭耳朵都豎了起來，南宮白只見一條人影在對方馬肚下一閃而過，不由暗暗佩服。

他大聲道：「你們到底願不願聽？」

冷清秋道：「你如果知道，早就講出來了！」

南宮白見百里空又負著手走了過來，知道已經做好了手脚，大聲道：「你們要聽清楚了，我可不講第二次……」

「次」字甫落，只聞「蓬蓬」數聲，一干魔頭紛紛落馬，尙鳳池、「大力神」樓兩層及三女都打了幾個魔頭一掌，掠出一丈之外。

而幾個魔頭被打了一掌，馬鞍兜帶都斷了，一齊翻下馬來，原來是「絕戶神偷」剛才做了手脚，而且解了他們的穴道。

一干魔頭吃了暗虧，那敢怠慢，一一躍起，狂奔而去。

孫寒香笑道：「百里空，小巧身法被你練絕了，今天若非你出奇制勝，眞是個不了之局呢！」

孫寒香接著又道：「老偸兒，『萬年龍鬚蔘』還有一半，如今只有三個孩子，怎辦？」

百里空道：「不妨，讓她們再來一次也行，好在她們都是童身，只是力量稍差一點。」

孫寒香把剛才三個銅人之事說了一遍道：「『混沌叟』不除，就永遠無法揭開綠毛幫幫主的面目，看起來綠毛幫不除，三個銅人不會以眞面目相見，剛才土坑中遺下銅屑，那銅人一定受了傷，我們必須在附近找一下，我想三個銅人必隱在綠毛幫附近。」

百里空道：「這也不急在一時，我們必須趁機使這小子武功大成，一旦遇上那幾個魔頭才有保障，孫寒香，不是老偸兒打妳的高興，現在我們這些人中，應該以這小子爲首！」

孫寒香道：「光憑武功有時仍要吃虧，今天你們被人暗算之事就是一例。」

百里空道：「別罵人了，我們已經夠瞧的啦，走吧！還是成全妳那寶貝兒子吧！」

一行人來到伊川大鎭，入了店，立即將三女送到南宮白的房中。

但另外兩個小巧的身影，却先進入南宮白房中隱起。

百里空道：「孫寒香，這次妳可要小心了，再被『混沌叟』捉去可就難免被……」

孫寒香笑罵道：「老偸兒，你不怕嚼了舌頭？」

此刻南宮白房中漆黑一片，三個少女爲了害羞，不敢開燈，然而，正因爲如此，竟鑄下大錯，血染桃衣。

南宮白上了床，道：「那一位先來？」

突然有一個輕應了一聲，道：「我先來吧！」

南宮白立即把她擁抱著，張開口，對方的涎水送了過來，他立即送下丹田。

約盞茶之久，即已完畢，那少女下床而去。

「第二位……」

位字未落，又是一個少女已經上了床，南宮白也不知道是那一個，但他一摟，却感覺身軀頗爲豐滿，心想：一定于眞。

他張開口，對方的舌尖就送了進去，立感一股異香流下喉頭，同時感覺對方的嬌軀像一團烈火，而且微微顫抖。

南宮白不由一怔，心想：「于姊姊今天怎地有點不對勁？難道她無法收攝心神，動了遐思？」

就在這思念之間，南宮白突感一股熱力由丹田昇起，直達四肢，慾念橫生，不克自制。

他吃了一驚，立即收攝心神，那知軀內熱力有增無減，好像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

他緊緊地摟著這個豐滿的胴體，心猿意馬，漸漸的無法自持，而且神智開始模糊起來。

那知這時身邊的少女早已解開衣衫，一絲不掛，而且也將南宮白的衣衫脫去。

兩團烈火在燃燒，立即扭在一起，南宮白的慾火雖然熊熊燃燒，却是第一次，當然不得其門而入。

但對方好像已有準備，把他抱在身上，幫他入港。

那少女輕哼了一聲，床上發出翻雲覆雨的聲音。

屋中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于眞、朱麗葉和百里香三人不禁疑心大起，但任何一個少女都有自尊心，雖覺床上聲音不對，却也不便出言相問，因爲那樣就表示自己急了。

但她們忽略了一件事，一共是三個人，怎會多此一個？

當然，她們看不到對方，更想不到會有兩個人預先藏在床下，正是利用大家不好意思出口相問的這種心理，於是造成大錯。

床上的聲浪越來越大，三個少女雖無翻雲覆雨的經驗，却知道床上不是在練功。

她們都暗自哼了一聲，以爲另外一人正在和南宮白纏綿，但心裡雖然不高興，她們仍然不願先出口相問。

時間就在矛盾中溜走，約半個時辰，床上已經沒有了聲音，只是傳出南宮白疲憊的呼吸之聲。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關洛奇、喬五娘知道珍珠花是流沙門的後人，正想追查流沙門後人匿藏的踪影，準備一網打盡，天劍林鏗察知情由，見珍珠花因拯救自己而被捉，便露面要脅關洛奇放人，並顯示自己功力恢復，關洛奇只好依從放人，於是天劍和兒子盲劍客、展雲龍、珍珠花離開日月山，各自分別。展雲龍在路上碰到鐵心寒、關天虹……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私奔只求歸宿　觸動老父傷懷

鐵中錚嗯了一聲，道：「你說了半天還未告訴我心寒這孩子，到底是跟着了那一派的小子跑了，看看我認不認識……」

「不提了……」關天虹洩氣的道：「說出來鐵伯父你會給氣個半死，像小姪這樣通達的人都覺得十分委曲，世妹要跟着那個小子，眞是鮮花插在牛糞上，可惜這樣純潔美麗的……」

鐵中錚雙目一皺，道：「到底是誰啊？」

關天虹嘆了口氣，道：「鐵伯父，你還是自己去看吧，小姪說了也許會遭世妹的冷眼，萬一給小姪一個難堪，嘿！那才難過呢。」

鐵中錚心裏被關天虹弄得癢癢的，恨不得展翅飛到女兒的身邊，看看那個不長眼睛的瞎子，敢拐帶帝王谷鐵皇爺的女兒，當然，主要的還是要看看這大胆的狂徒夠不夠做鐵家女婿的資格。

他冷哼一聲道：「關天虹，你到底愛不愛心寒？」

關天虹精神一振，道：「這還用說，由小侄維護鐵世妹那種情形上，鐵伯父就知道小侄是多麼喜歡她，那天要不是小侄一時大意，鐵世妹也不會讓人家搶去……」

「搶去？」鐵中錚一愣，道：「你是說心寒是讓那小子搶去的……」他嘿地一聲道：「眞沒想到我鐵中錚幾天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便有人搶我姓鐵的女兒了，嘿！我倒要見識一下這個人是否長得三頭六臂呢？還是比平常人多出兩個狗胆……」

「鐵伯父，」關天虹急道：「若說他搶去的麼，也不完全是這回事，這完全是鐵世妹在半推半就的情形下，而造成今日這殘局……」

鐵中錚冷冷道：「這麼說是我女兒看上他了……」

「這——」關天虹苦笑，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鐵中錚狠狠地道：「我非去弄個清楚，看看誰有這個胆子……」

兩人冒着細細雨絲，在泥濘的路上奔馳，轉眼之間，眼前出現了一個大鎮，在那鎮南的一座「鴻運老店」在旗幟上繡着一個「老」字。

關天虹一指前面，道：「鐵伯父，那小子就住在這裏。」

鐵中錚嗯一聲道：「不會錯麼？你已問清楚了？」

關天虹嘿嘿地笑道：「小侄打聽得明明白白，那小子和世妹一路南下，在這裏已經住了三天，鐵伯父只要一查便知……」

鐵中錚哼了一聲，自馬上輕輕飄了下來，將馬交給關天虹，大步的向店中行去，店小二躬身哈腰，道：「這位大爺，你可是要住店？」

鐵中錚將那小二運掌一推，嘴裏說道：「去你的……」

那個店小二沒有想到生意上門，居然是個蠻不講理的凶神，他身子在地上一翻，楞楞地道：「奶奶的，這個生意眞難做……」

關天虹隨後跟了上來，道：「我們是

找人，沒你的事……」

鐵中錚看了店中一眼，問道：「他們是在那個房間？」

關天虹囁嚅地道：「我也不知道，這要問掌櫃的……」

鐵中錚心裏急得恨不得立時將鐵心寒找着，奔躍到店房掌櫃的桌子邊，抓起一個正在寫賬的瘦小老頭子，道：「你們這裏可有一男一女投店？」掌櫃的正忙着寫賬，隨手一指，道：「那一間。」

鐵中錚嘿地一聲，搶過身去，在那門上重重地敲了三下，大聲的道：「小子，你給我滾出來！」

房中沉默得沒有一絲聲音，彷如是沒有人住的一樣，鐵中錚氣得大吼一聲，重重地踢了一脚，道：「開門，開門。」

「誰？」裏面飄出一個冷冰聲音，鐵中錚心頭怒火正熾，一聽有人答腔，無疑是火上加油，他嘿嘿地揚聲大笑。

他冷冰的道：「你祖宗，小子，給老子開門。」

「哼——」裏面的鼻子裏傳出一聲重重地冷哼，門輕輕地啓開，自裏面飄出一個藍衫青帽的青年人，他冷漠的道：「你找誰？」

鐵中錚怒吼道：「小子，你把我女兒藏到那裏去了？」

關天虹一楞，沒有想到出來的竟不是展雲龍，而是一個不相識的少年，他曉得這誤會可鬧大了，急急地道：「鐵伯父，不是他……」

「什麼？」鐵中錚一瞪眼叱道：「你怎麼不早說？」

他一向是自傲自狂，不將任何人放在眼內，一見找錯了人了，急忙到另一個房間行去，連陪個不是都不表示一下。

那青年冷冷道：「閣下這樣大呼大叫的將我們夫婦的好夢驚醒，這樣一走就能了了麼？」

鐵中錚一愕，哈哈地道：「你要怎麼樣？」

這青年冷冷地道：「你要不講理，我自有不講理的辦法對付你，閣下去打聽打聽，我西風劍客宇文夢可是好相欺的……」

鐵中錚沒有想到這個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青年會是海心山主宇文瑤的大公子，他愕了一愕道：「令尊好麼？」

宇文夢嘿地一笑道：「託福，現在我們不談交情，你犯到我的身上，我可不會這樣輕易的放過你……」他身形一飄，左掌倏地抓了過來，對着鐵中錚的肩上疾抓而去。

鐵中錚似乎一怔，像是沒有想到這小子胆子這樣大，居然敢和自己一方至尊的人動手，他冷冷地道：「你差得太遠，令尊來到都不敢奈我如何。」

肩頭輕輕晃動，美妙的將這一抓避過，反手一掌，迅快的切向宇文夢的脈門，這一着大出宇文夢的意料，駭得他連番倒退七八步。

關天虹急急上前道：「宇文兄，這是鐵皇爺，大家都是自己人。」

「哦——」宇文夢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帝王谷之主鐵伯父。」

鐵中錚嗯了一聲道：「如果不是看在宇文瑤的面子上，本皇爺今天非要好好教訓教訓你不可……」

宇文夢連聲稱是，急忙退回自己的房中。

「爹——」

自鐵中錚背後輕輕傳來一聲「爹」，鐵中錚全身一顫，疾忙的回過頭去，只見鐵心寒悄悄地凝立在自己的身後，一股畏懼的神色在她那愁苦的臉龐上浮現出來。

鐵中錚心中一軟，幾乎不忍心責罵這個自小親手扶養成人的女兒，可是他臉上冷冰冰，重重地哼了一聲，大聲的叫道：「心寒，那小子呢？」

「爹！」鐵心寒道：「你是說那一個呀——」

鐵中錚不悅的道：「我說那個誘拐我女兒，不將鐵家放在眼裏的狂徒，我要看看這狂妄的小子是不是有五個腦袋……」

鐵心寒一見鐵中錚和關天虹在這裏出現，曉得事情漸漸鬧大了，她深深知道鐵中錚的脾氣，稍有不如意就殺人。

眼前他找上這裏，如果展雲龍和鐵中錚見了面，勢必有一場劇烈的鬥爭，以鐵中錚的武功，展雲龍未必就是其父之敵，她左思右想，暗中一急，道：「爹，你不要聽關天虹亂說。」

關天虹一呆，顫道：「世妹，妳……」

鐵心寒臉色一沉，道：「你不要離間我們父女的感情，那天你做的事你自己曉得，要不要我將你的醜事給抖露出來……」

關天虹生色大變，道：「世妹，有話好說……」他苦笑道：「鐵伯父，小侄說過這件事吃力不討好，現在世妹已責備小侄了，早知這樣，我才不管這件事情呢……」

鐵中錚嗯了一聲，道：「這不能怪你……」

他緩緩前走了兩步，道：「心寒，跟我回帝王谷。」

鐵心寒神情略略一變，道：「爹，我現在還不要回去，在江湖上跑跑再回帝王谷，爹，你難道還不放心女兒……」

鐵中錚嘿嘿一笑道：「我只有你這樣的一個孩子，自然不放心妳獨自一個女孩家在江湖上闖盪，雖然憑着我們帝王谷三字，沒有人敢怎麼樣對妳，可是江湖詭譎波詐，難免不會發生事情。」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像是有着無限的心事一樣，道：「況且爹的年紀已不少，想在沒有蒼老之前，替妳找個親家，了結爹這許多年的一樁心願……」

鐵心寒臉上掠過了一朵紅暈，羞澀的道：「女兒還小，這事情以後再說……」

「不！」鐵中錚堅決的道：「妳現在必須先回去，我決不讓妳一個人流落在江湖上，我們一回帝王谷就找人來下聘……」

關天虹聽得心裏一陣狂跳，上前道：「世妹，鐵伯父說的都是實情……」

鐵心寒冷笑道：「誰要你多嘴，這是我們兩父女的事，與你沒有關係。」

關天虹一時語結，讓鐵心寒搶白了一陣，竟吶吶不知該如何回答，那種尷尬的樣子，使店裏的人都不覺掩嘴大笑。

鐵中錚看不過去，輕叱道：「心寒，妳怎可這樣對待關天虹？」

鐵心寒沒好氣的道：「這還是客氣，惹火了還有更難堪的……」

鐵中錚回過頭去，道：「關天虹，你去將那個狂小子給我拉出來，如果他已畏罪逃跑，我限你三天之內給我追回來……」

關天虹心中一寒，道：「鐵伯父，我還不知道他住那一間？」

他正待向鐵心寒請問的時候，突然瞥見展雲龍自店外一步跨了進來，他心中暗喜，向鐵中錚道：「鐵伯父，那個……」

鐵中錚回頭一看，一青年正拍拭身上的雨珠，他心中怒火一湧，嘿嘿地一笑，大吼道：「你，你這小子給我滾過來……」這大吼之聲使這個青年眉頭一動，四目相接，鐵中錚不覺詫異的道：「原來是你……」他嘿地一聲道：「你那個林大哥呢？」

展雲龍冷冷地道：「帝王谷一分手，至今也不算短的時間，閣下由關兄陪着找上這裏，不知有何見教……」

嘿！眞他媽的有眼不識泰山，在鐵中錚面前還是這麼狂傲，鐵中錚殺機一湧，頓現眉梢，雙目直似噴出火來，紅紅的還眞駭人。

他嘿地一聲道：「展雲龍，你爲什麼要誘拐我的女兒？」

展雲龍聞言一愣，沒有料到自對方嘴裏會說出這樣難以入耳的字眼，他嘴角一噏，冷漠的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鐵中錚恨恨地道：「我要你的命——」

「爹——」

鐵心寒眸子裏淚水一湧，隱隱浮現出兩顆晶瑩的淚水，她哀傷的道：「爹，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鐵中錚冷笑道：「妳要我怎麼說，難道這不是事實，如果不是我趕到這裏，誰知道你們會怎樣？嗯！」

關天虹連連頷首道：「鐵伯父說的極是，若不是我們趕來得快，世妹要是吃了虧……那可眞是一件人間的恨事……」

敢情這小子想邪了，竟會想到那一方面去，鐵心寒氣得杏眼直瞪，而展雲龍也因這句話神情一變。

展雲龍怒喝道：「關天虹，你這個小人……」

關天虹冷冷地道：「我關天虹確實不是個君子，可是我却不會像閣下這樣誘騙一個不懂事的少女，跟着你私奔……」

「什麼？」展雲龍大怒道：「你滿嘴胡說什麼？」

他目光如刃，凜然的投落在關天虹的身上，使關天虹心中一寒，一時竟是不敢答腔，畏怯的退到鐵皇爺身邊。

鐵中錚哼了一聲道：「你好像很神氣——」

展雲龍冷冷地道：「豈敢，在你的面前誰敢神氣……」

鐵中錚心裏怒火如熾，手掌一掄，突然伸手向展雲龍的肘脈之處拍去，這一着大出展雲龍的意外，逼得他一換身形，揮手拍了過去。

「彭——」

雙掌相交，空中響起一聲大響，震得四牆顫搖，嚇得店裏的人俱往外面奔去，唯恐遭到魚池之殃。

鐵中錚冷冷地道：「你這小子還眞不簡單，幾天不見，功力又進步不少。」

他正待揚掌再度出擊，鐵心寒突然晃身走在他的面前，急得直搖手，道：「爹，不要動手。」

女大外向這句話一點不假，鐵中錚沒有想到自己愛女捨身不顧的不讓自己出手，他心裏怒氣疾湧，道：「滾開！」

鐵心寒輕泣道：「不！爹，你要是對付展雲龍，女兒立刻死在地上，他是個好人，你不該這樣對付他……」

「嘿——」關天虹冷冷的道：「世妹，這就是妳的不對，鐵伯父爲了妳才不惜跑來這裏，現在要懲戒一下這個輕薄小子，而妳……」

「住嘴——」鐵心寒寒着臉道：「你滾出這裏去！」

鐵心寒確實使關天虹太難堪了，她那種咄咄逼人之勢令得關天虹下不了台，關天虹神情一變，不覺有些惱火，他心中雖然已怒到了極點，却不敢表示出來，只乾笑一聲道：「世妹，妳這是幹什麼？」

鐵心寒寒着臉，道：「沒什麼好說的，這裡是做生意的地方，不要擾亂了人家主顧，關天虹你給我滾出去，否則我將不認你了。」

關天虹氣得低嘿一聲道：「鐵伯父，我得先回去，世妹她不歡迎我，這只怪小姪多事，管些不相干的事情，唉，好人難作……」

鐵中錚確實有些看不過去，他又不便當店裡那麼多人責備自己女兒，斜睨了作勢欲去的關天虹一眼，道：「你不要走，心寒的脾氣就是這個樣子，以後你會習慣的！」

關天虹可眞不願離開，由於這種情形使人太下不了台，他只好硬着頭皮要走，鐵中錚這一挽留正好中了他的心意，神情冷漠的一笑，道：「鐵伯父，你要小姪留下，小姪天作胆也不敢不給你這個面子，只是我看世妹的態度有些不對，心情好像很壞，我看小姪還是躲開點好，等世妹的氣消了，再來給世妹賠禮，也算是小姪一份心意，嘿！」

鐵中錚嘿嘿地笑道：「別和心寒一般見識，以後都是一家人了，她就是有什麼地方不對，你這個……也該多擔待點！」他有心要將關天虹看成女婿，只是在這時可不敢說出來，但在語氣中却不難領會出來。關天虹可不是個傻小子，他這時待機而變，一見有機可乘，那還能輕易放過，急忙笑道：「當然，當然，鐵伯父交待的，小姪那敢做不到，嘿嘿，世妹年紀還輕，容易受那些下三流的狂徒幾句美言所惑，她對這個社會的確了解太少，不知人心的險惡，有許多人假藉爲善之名，專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情，有一年我在湖南湘潭縣，遇上一件事，與目前這種情形差不多湘潭那個地方民風樸實，大多是安貧樂道之士，那地方有個姓林的財主，他有一個女兒叫小玉，小玉人事初解，對於世事多不甚了解，有一天遇上一個唐姓的少年，這少年惡事做盡，在家鄉待不住了，流落到湘潭，他一看小玉長得楚楚動人，邪心頓生，運用花言巧語，將小玉騙到外鄉，還拐帶了林財主一筆爲數不少的財產，

若是這個少年安份守己還好，他一到外鄉立即將小玉玩弄了，最後逼良爲娼，終日爲其揮霍，那時小姪正好經過那裡，得知這件事後忿而將這少年打死，把小玉送回家鄉……」

他得意的一笑：「鐵伯父，由這件事情理，你可看出這世上什麼人都有，只要欲達目的，是不會計較何種手段的……」

鐵心寒冷叱道：「你滾，沒有人在這裡聽你賣膏藥……」

關天虹偷偷看了展雲龍一眼，道：「世妹，我說的都是實情呀！」

鐵中錚嘿嘿地道：「很好，你是個可造就的青年，有見義勇爲的精神，我輩武林人雖然不求顯達，但遇上這種事情都會管一管。」

關天虹忙道：「那裡，那裡，小姪只是適逢其會而已！」

這小子眞是厚皮得很，幾乎連萬里長城都不如他那樣厚，他口沫橫飛的得意一陣子，連四週圍着看熱鬧的人都爲這小子胡謅所迷，可是這時却惹起一個看熱鬧的人的興趣了，這人一身生意人的樣子，向前走了幾步，伸手一抱拳，道：「這位兄弟請了，在下林大彬，對仁兄這種見義勇爲的事情可是佩服到了極點，只是小的最是好奇，有幾點事情想向兄台請教，啓開小的茅塞，多增長點見識！」

關天虹得意的道：「先生請說。」

林大彬哈哈地道：「仁兄當眞去過湘潭那地方麼？」

關天虹一愣，忽然不悅的道：「湖南湘潭是個好地方，那裡民風樸實，多是有知之士，在下因去辦一件事，順便在那裡玩了幾天……」

林大彬哦了一聲道：「關於湘潭的林財主，不知仁兄還記得姓名否？」

關天虹怔了一怔，道：「事隔多年，我那會記得那麼清楚，不過這姓林的是個財主，將來我會打聽出來，這位仁兄，你好端端的問這些事幹什麼？」

林大彬一拍腦袋，道：「這就奇了，湖南湘潭林姓財主只有一家，若以仁兄這種說法，與事實可能就不符了……」

關天虹怒叱道：「你是什麼東西，湘潭地方那麼大，你怎知只有一家姓林的朋友，你還是請吧，我沒時間和你胡纏……」

林大彬正容的道：「朋友，說句不好聽的，我林大彬五代居於湘潭，還沒找出第二家姓林的，仁兄剛才說的那件事，顯然指的是我家，對於仁兄這種無中生有的說法，小的實在不敢恭維……」

關天虹一愣，道：「這……」

「哈哈！」四處站滿的客旅，一見關天虹所吹的牛一下子讓這個姓林的給拆穿了，忍不住轟然大笑，有許多人俱不屑的走開了，氣得關天虹面色大變，神情非常的狠狽。

林大彬則很識趣的走開，關天虹上前將他身子一揪冷喝道：「朋友，你他媽的在這裡胡說什麼？」

林大彬雖然是個生意人，却也不是個畏懼權勢的人，他一見關天虹猙獰的將自己一把抓起，不禁怒叱道：「你講不講理，我說的都是眞實的事情，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會瞞過我，況且你說的正是我家，我怎能不申訴一下這事的眞僞……」嘿，這小子還眞不怕死，湖南人的驢子脾氣可拿出來了，這叫做硬碰硬，石頭對石頭了。

關天虹左掌一撩，怒道：「我打死你……」

他自覺沒有辦法下得了這個台，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只得使出强硬手段了，那知他掌勢才起，四週的人頓時嘩然，紛紛指關天虹挾技欺人。

「住手！」

展雲龍身形一躍，翻手將關天虹的左掌抓住，凜然的喝道：「閣下可以放手了！」

關天虹這時眞的氣紅了眼，正感全身怒氣沒地方發洩之時，突見展雲龍揮手抓來，左手往外一扯，喝道：「好不要臉的騙子，你眞他媽的有種……」

他身形一晃，放了林大彬，右拳斜斜一搗，對展雲龍的胸口之處搗去，拳勁威烈，勁勢如山。

「哼！」一聲，冷冷地道：「你罵誰，姓關的，我們就較量較量……」

他正待要和關天虹動手的時候，滿懷幽怨的鐵心寒突然搶身奔了過來，溫柔的向展雲龍一笑，道：「龍哥，我們走，不要和這種人一般見識……」

展雲龍冷冷地一笑道：「對，和這種人計較，簡直是有失身份。」

他回身和鐵心寒並肩而行，那種親熱的情形瞧進關天虹的眼裡，使他不覺的一呆，一股醋火自心底燃起，使得關天虹幾乎克制不住自己。

關天虹顫聲道：「世妹，妳怎麼可以和這種人在一起……」

鐵心寒回頭，道：「他怎麼樣？比你這個沒良心的人可要强得多了，關天虹，我不會再理你，你也不要再找我。」

關天虹呆呆的望着鐵心寒，心中泛起一陣難過的滋味，嘴角輕輕顫動，可是吶吶的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心寒！」鐵中錚再也不能保持肅默了，他知道關天虹今天所受的氣也太大了，所以他向前一曳袍角，閃身躍到鐵心寒的身邊。望着這個自小沒有母親的女兒，確實有些難過，他將鐵心寒看成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生命中，他曉得自己沒有辦法失去她，因爲她是他唯一的骨肉，可是女兒這種外向的行爲太令這個老人家傷心了，他幾乎不相信一個女孩子會爲了追尋自己的愛人，連父母都不顧了，可是事情已經很清楚，擺明的事實是沒有法子抹煞的。

鐵中錚沉痛的道：「孩子，你連爹都不要了……」

沉痛的話聲後面，尚傳來一聲悲傷的嘆息，這種令人心酸的嘆息穿進鐵心寒的心裡，使她全身突然的一顫，幾乎沒有料到一個剛愎自用的老爹，會因爲自己的不孝而如此的傷心。她眸子裡隨着這聲輕嘆而噙滿了淚水，幽傷的回過身來顫聲的道：「爹……」

她幾乎想撲到鐵中錚的懷中痛哭一場，可是下意識中使她又堅强的阻止了那種行動，她知道，自己只要稍爲輭弱，展雲龍和自己便要勞燕分飛，再也不會在一起

了。

在愛人與父親之間的選擇中，她寧願失去了後者，因爲她那顆幽傷的心裡，不能沒有展雲龍，她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她只要一回帝王谷，冷淸和孤獨將會永遠伴隨着自己，要想再脫出那個無形的囚籠，就沒有那樣容易了。

鐵中錚深愛自己的女兒，晚年的孤寂使這個雄霸的老人再也堅强不起來，歲月的催襲使他很淸楚自己的衰老，他的目光裡逐漸浮現出一絲淚影，他滄然的道：「心寒，妳還記着爹爹麼？」

鐵心寒寒悚的抬起頭來，顫道：「爹，孩子並沒有忘記你老人家……」

鐵中錚淒然的一笑，由內心裡尙存着些微的安慰，鐵心寒那句話裡，他知道愛女並沒有摒棄自己，在那顆快要乾枯的心房裡，他覺得尙有一絲餘溫……

他黯然的道：「妳能記得爹爹就好，也許妳已長大了，覺得我這個父親已不甚重要了，自從妳媽因爲妳而死去以至現在，我所以能活到現在，全是因爲妳，妳該知道我對妳媽是一片痴心，有多少人來給我說親再娶，我都婉言的回絕了，那是爲了什麼？就因爲妳不能有一個繼母，我不願促使女兒與繼母之間的不融洽，也不願意妳因爲有個繼母而感到悲哀……」

「爹，」鐵心寒悲傷的道：「我知道你對我好……」

鐵中錚苦笑道：「妳能知道爹爹的苦心就好了，自從妳降臨到這個世間來之後，我已將妳看成我的生命，我知道不能沒有妳，每當妳一天一天的長大，爹爹也感到愈來愈害怕，害怕的是妳將離開我，因爲妳不能不找個婆家，所以我時時都想找個妳中意的人，把妳許配給他，妳是曉得這種事可遇而不可求，我們要顧忌的東西太多了，像對方的人品、容貌、武功、出身，都是要經過謹愼選擇的，所以使妳靑春一拖就是好幾年……」

他婉轉的一笑，道：「經過各方所得的資料，爹認爲眞正能匹配給妳的，江湖上也不過是兩三個人，但是由於門派上的差異，爹爹想來想去也只有一個可以談得上……」

關天虹聽得心裡劇烈的狂跳不已，他眞希望鐵中錚能將自己的名字說出來，而在展雲龍面前神氣一下，可惜鐵皇爺非常識得大體，在這重要關頭的時候，把話停住了。

鐵心寒這時雖然是在傷心的時候，一聽父親公然的談起自己的婚事，也不禁羞得粉靨通紅，急忙低下頭去。

她不安的道：「爹！我年紀還小，這事以後再談……」

鐵中錚搖搖頭道：「妳年紀不小了，女兒十七八歲一朶花，只要三十一過，便是昨日黃花了，孩子，女孩兒家總要找個婆家，我不能將妳留在家裡一輩子……」

他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心寒，妳懂得我的意思麼？」

鐵心寒嗯了一聲道：「我懂，爹爹待我太好了……」

鐵中錚目中神光一寒，道：「妳能懂得就好，那麼我們回去吧……」

鐵心寒全身一顫，道：「我……」

她幾乎沒有勇氣再抵抗年邁力衰的爹爹這一要求，可是要她回去帝王谷，她確實是千萬個不願意，可是爹爹的要求也不再過份，她沒有更好的辦法再推拒了……

鐵皇爺乘機一笑，道：「妳一個女孩子流落在外，並不是件好事情，萬一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非但誤了妳的終生，甚至於連爹爹都沒有辦法向江湖上交待……」

關天虹乘機嘿嘿一笑道：「世妹，伯父說的實在是的，希望妳能作出明智的選擇，不要辜負了他的一片好意，况且……」他斜睨了展雲龍一眼，嘿嘿地道：「對方只是個江湖浪子，論身份人品都不見得怎麼樣，妳和這種人爲伍，帝王谷在江湖上的聲望可能會遭受到非議，那時，嘿嘿，世妹要後悔都來不及了……」

「住嘴，」鐵心寒叱道：「誰要你多嘴，這是我的事，與你們日月山並沒有關係，要是你在這裡不識趣，當心我對你不客氣！」

關天虹尷尬的道：「世妹！這就是妳不對了，我好意勸告妳，可並沒有什麼錯，我們日月山和帝王谷世代交情，小弟照顧妳是應該的。」

「謝謝！」鐵心寒不屑的道：「我不稀罕，你還是照顧別人吧！」

關天虹氣得滿臉通紅，轉頭對鐵皇爺道：「鐵伯父，我看你非將小姪的身份表明一下了，如果世妹一直給我難堪，我根本就沒有說話的餘地……」

鐵皇爺嗯了一聲，道：「好！心寒，你不該對他這種態度，他是個忠厚的青年，也是個出衆的高手，爹爹……」他艱澀的道：「我要將妳許配給關家！」

關天虹最會利用機會，一見鐵皇爺果然有意將鐵心寒許配給自己，心裡那份狂喜，頓時將剛才所受的那些侮辱抛諸腦後，他急忙向前一跪，道：「小婿叩見岳父大人……」

鐵皇爺伸手一扶，道：「起來，起來，以後都是一家人了……」

這種突然而來的決定，像晴空裡響起霹靂一樣，擊得鐵心寒身子搖搖一晃，幾乎不敢相信爹爹會糊塗到這種程度，連女兒終生的幸福都敢輕易的抛出去，不是麼？像那抛起的皮球一樣，輕輕一推便會滾出了老遠。

鐵心寒傷心的道：「爹，你！」

鐵皇爺搖搖頭，苦笑道：「這是一件好事，一件大喜事……」

眞他媽的大喜的事，虧他還能說得出口，這麼一個俏生生的花樣姑娘，居然一句話便許了親，沒想想，她那一生將怎樣渡過？可見今後的生活，必然充滿了冷淸、悲傷、幽怨、憤恨……總而言之，那可不是一種好受的滋味，比失去了一條胳臂還要難過。

好悲涼的少女！她捂着臉哭了，哭得很傷心，那個聲音可不怎麼好聽！傳進人的心裡，有種悲傷的感覺，似乎連想笑一笑的動作都不可能做出來，嘿嘿，不是麼，那些觀看的人都搖搖頭走了，好像不忍再看這幕慘劇。

唯有一個人能笑得出來，可是他却不敢表示出來，只是偷偷躲在暗中發笑，一

股春風在他臉上漾起，嘿，那副德性，眞使人嘔心，一個人看看這個，又望望那個，甭瞧這小崽子長得倒蠻像個人的，肚子裡那些花貨可沒有一樁是好的，他向鐵皇爺施眼色，裝得倒是非常難過的樣子，搖搖頭，向前輕輕一移身，關天虹道：「岳父大人，我們請心寒回去吧！」

嘿，這小崽子的那些名堂可不少，敢情他也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子在這種地方哭哭啼啼的不好看，讓那些不知死活的雜碎看了笑話，所以念頭一動，催促鐵皇爺趕快把鐵心寒帶回去。帶回去之後，不用說，只要等自己一下聘，那時，嘿嘿！妳這個又白又嫩的小妞，還不是自己口中之食，再也飛不掉了？

鐵中錚嗯了一聲，道：「心寒，天虹說的對，我們該回去了！」

這老小子也眞是個大笨牛，難道在這個時候還沒有看出女兒的心，他一味的催，鐵心寒不但沒有一絲的去意，反而哭聲更大了，她在這裡悲傷自我發洩感情，關天虹在那裡又急的直搔耳抓癢，恨不得拉着這小妞直奔回家。

鐵心寒終於不哭了，她緩緩的抬起頭來，撩起纖纖的玉手輕輕拭去眼角上掛滿的淚水，平緩的道：「我不回去，永遠的……」

「什麼？」這可急壞了鐵皇爺和關天虹，兩個人同時大吃一驚，幾乎是在同時聲大喝道：「妳不回去？」

那最後一句還眞行，居然是永遠的不回去，非但是鐵中錚心中直冒冷氣，連關天虹也覺得涼了半截，登時四隻眼睛像是要哭出來一樣，直勾勾地望着鐵心寒。

鐵心寒神情堅決的道：「我再也不回去了，沒有人能阻擋我的決定！」

鐵皇爺忿忿地道：「妳眞的不要爹，嗯？」

鐵心寒搖搖頭道：「我不是不要爹，而是你老人家不要女兒，你也不想想，女兒這麼大了，婚姻大事總有個選擇的餘地，你這樣的把女兒許配給關天虹，女兒寧死也不從！」

鐵皇爺氣得揚起一掌，大喝道：「不從也得從，從也得從，我鐵中錚決定的事從不更改，現在妳跟我回去，不要我親自動手！」

鐵心寒顫聲的道：「爹！」

關天虹看了展雲龍一眼，低聲道：「岳父，心寒所以敢這樣作梗，是因爲心裡存了一種希望，我們要使鐵心寒回心轉意，只有將她這個希望給毀掉！」

鐵皇爺先是一怔，後來始會過意來，他目中凶光一閃，臉上登時湧起一股殺氣，嘿嘿地笑道：「不錯，幸好你提醒了我！」

展雲龍今日所以會有這樣深的涵養，完全是不想介入這種紛雜糾纏的感情漩渦裡，他忍耐了許久，沒有料到關天虹會逼迫着自己，逼得他動了眞怒。

他冷冷地道：「關天虹，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不希望爲了這種事鬧僵出去，你如果再不乾不淨的胡說，不要怪我對你不客氣。」

「嘿！」關天虹大眼一瞪，叱道：「你想怎麼樣？」

展雲龍淡淡地道：「我會把你的嘴撕爛，像一個缺了口的尿壺，再也發不出什麼聲音了，那種樣子是怎麼個難看法，我相信你比我還要清楚！」

關天虹冷哼道：「你他媽的少嚇唬，我姓關的可不含糊！」

「眞的麼？」繼而瀟洒的一笑，展雲龍不屑的道：「我倒要看看你是怎麼個不含糊！」

他神情隨着一冷，身子輕輕地躍了過來，右掌徐徐地揚起，一股冷灩的光華自掌心之中顫吐而出，他不屑的嘴角一掀，問道：「請，我等你先出手！」

「嘿！」關天虹可不是個傻小子，他一看對方找上門來了，知道不動手是不行了，低嘿一聲，道：「好，我正要和你試試！」

話音甫落，這個陰沉的年輕人立時斜斜的躍了過來，右掌圈起，一股渾厚的掌勁劈了過來。

「呼！」地一聲，勁激漩盪的掌風疾如閃電的推去。

展雲龍右掌斜迎，大笑道：「不錯，你還不算是太差勁的人！」

「砰！」

猛地一聲大響，兩股寒刃似的掌勁立時交結在一起，那在空中顫動的嗡嗡聲響，經歷許久方才徐徐散去。

「呃！」字音拖得很長，繼在嗡嗡之聲之後……

關天虹的臉色一陣蒼白，冷汗自額上顆顆的滾落了下來，低沉的呃了一聲，身子連續退了七八步。

一股血水由嘴角上溢滲出來，順着嘴唇上流出，他詫異的望着對方，幾乎不相信對方能在一掌之中，將自己傷成這個樣子。

展雲龍冷笑道：「怎麼樣？關天虹，我們還有兩招可以較量。」

關天虹顫聲的道：「這話怎麼說？」

展雲龍不屑的道：「你只能再接我兩掌了，關天虹，這一掌的滋味你大概可以領略出來是什麼味道吧？」

關天虹憤憤地道：「我不信！」

鐵中錚可瞧出情形不對了，他深知以展雲龍目前的功力，在當今武林鮮有敵手，如果展雲龍再加上一掌，關天虹就是再有二條命也會丟進九幽裡去了。

他急忙一晃身形，道：「天虹，你給我退下去！」

關天虹又吐了一口血，道：「鐵伯父！岳父！」

「哈哈！」突然，自店外傳來了一連串哈哈大笑聲，只見一大隊黑衣人朝這店裡湧來，這羣人來得太令人吃驚了，關天虹神情大變，目中閃出一絲懼意。

鐵中錚一怔，道：「你們是那一派的？」

他斜睨了最前面的那個漢子一眼，問道：「你是誰？」

領頭的是個濃眉黑髯的漢子，他哈哈地一笑道：「我是流沙門的領隊隊長李文揚，現在奉我們珍首領之命來接這位關爺，往我們流沙門總壇走一遭！」

流沙門這三個字在鐵中錚心中一顫，沒有想到毀滅已久的流沙門會在江湖上重

新出現，他斜睨了李文揚一眼，道：「你們首領是誰？」

李文揚冷冷地道：「你可問問關爺，他好像比你清楚……」

那種倔傲的口氣，冷漠的表情，簡直是沒有將這個雄踞一方的霸王看在眼裡，鐵中錚看得眉頭一皺，道：「你好像很不和善……也許你還不知道我是誰？」

李文揚哈哈地道：「如果你不是帝王谷之主，在下不會對你這樣客氣，我李文揚的招呼可打在前面，等會兒得罪之處可不能說我等沒有禮貌！」

「哦！」鐵中錚憤憤地道：「這麼說你是瞧得起我了？」

李文揚神情一冷，道：「至少還將你看成一個人物，其實這件事與你也沒有什麼關係，只是關爺是跟着你來的，我們請關爺去見首領，在禮貌上先和你招呼一聲，底下的事情便是我們流沙門的私事，希望閣下不要再多惹是非！」

嘿！這個姓李的還有兩把刷子，僅憑這份胆色就夠人瞧的，鐵中錚居然不曾料到江湖上還有不敢把自己放在眼裡的人，他氣得沖天大笑道：「李大隊長，你這個情面可眞使我感動，嘿嘿，我鐵中錚除了敬佩你之外，還準備和你結個交情……」他目中一冷，一股殺氣陡然隱現於眉梢之上，冷笑道：「李隊長，可否事先和我姓鐵的擺擺場面……」

「行！」李文揚朗爽的道：「只要我的事辦完之後，鐵先生愛怎麼擺都行，我們是大鍋飯都能吃，這個場面我接下了……」

鐵中錚哼了一聲道：「好，流沙門的李隊長不愧是個人物……」

李文揚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斜睨了關天虹一眼，道：「關爺，我們可以上路了！」

關天虹怔了怔，道：「到那裡去？」

李文揚冷冷地道：「你心裡有數，難道還要我說得太明白麼？關爺，你可得看清楚，我姓李的現在是相請，等會兒弄不好，可得綁架了，那時，嘿嘿，大家臉上都不好看……」

神情陡變，關天虹氣得怒笑道：「我們這可耗上了，李兄，小弟的人在這裡，你有什麼絕活不妨都露露，瞧瞧能不能拔掉我姓關的一根毛！」

李文揚見關天虹態度極硬，彷如沒有將流沙門放在眼裡，他嘴角一掀，「嘿」地冷笑一聲，冷冰的道：「關爺，你別石頭砸豆腐，自找沒趣！」

他輕輕一揮手，人影晃動，兩個身配刀刃的黑衣漢子大步的走了過來，左右兩邊一站，把關天虹挾持在中間，只聽一個人冷冰的話聲，道：「關爺，我們是奉命辦事，你是個聰明人，不要令我們這些下人太難堪，那樣會引起大家的不安！」

關天虹想不到流沙門的人居然這樣大胆，毫無所懼公然來綁架自己，他自幼生長在日月山，平日都是指揮別人，那裡料到今天會讓別人來挾持自己，頓時氣得幾乎要吐出血來，看了看那兩個漢子，嘿地一聲道：「他媽的，你們這簡直是找死……」

他奮起全身僅有的餘力，以超人的快速陡地揮起手掌，對着身邊的兩個漢子拍去，勁勢又猛又快。

「呃！」

那個黑衣漢子僅是李文揚的兩個隨從，若論功力着實差得太遠，只見空中幻起一片掌影，閃電劈來，同時發出一聲慘呃，翻身滾倒在地上，身子顫了顫便寂然不動，口吐鮮血而死，四目暴睜，死不瞑目。

「嘿！」李文揚目眥欲裂，身子突然搶了過來，右掌斜斜兜一大弧，掌心已抵住關天虹的背上要穴，他留勁不發，冷冷地道：「關爺，你還是識趣點吧！」

關天虹因爲剛才負傷極重，擊斃兩個漢子之後，全身勁力像是突然凝結一樣，只覺胸口狂跳，心血翻騰，李文揚突然上身伸手，他根本沒有回身的餘地，只得任對方擺佈，空有一身詭秘幻奇的功夫，而沒有辦法施出。

他心裡一陣難過，回頭冷冷地道：「你勝了，我們可以走了！」

李文揚哈哈地笑道：「關爺眞是聰明人，我李文揚這裡失禮了！」

關天虹沒有說話，大步的向店門行去，他經過鐵心寒的面前，身子稍稍停了一停，嘴唇蠕動，似是有話要說，可是却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目光凶光一閃，關天虹突然看了看展雲龍，道：「今日所賜，只要我關天虹有生之日，定會雙倍報答。」

展雲龍淡淡地道：「我會等着你……」

那種冷傲不屑的樣子，氣得關天虹幾乎要衝上前去和展雲龍再次動手，可惜這時力不從心，關天虹只得忍下一肚子悶氣，哼了一聲，大步跨出。

「站住！」

這聲冰冷的喝聲是發自鐵皇爺的嘴裡，李文揚和關天虹同時愕然的回過頭來，不知鐵皇爺又要幹什麼？

李文揚冷冷地道：「鐵先生，還有什麼事要指教？」

鐵皇爺冰冷的道：「放了關天虹，否則你的人將沒有一個能活着離開這裡，李文揚！我的手段你一定很清楚，能否辦得到，結果很快便可分曉！」

李文揚心中一寒，暗中陡地起了一個冷顫，這形勢很顯然，流沙門如果要想將關天虹架走，勢非引起鐵皇爺的追擊，他心中念頭疾快的一轉，冷冷地道：「鐵先生，這事你管不了，希望閣下不要因爲此事而傷了兩家的和氣，流沙門和帝王谷還不需要發生衝突。」

他長長吐了口氣，道：「鐵先生只要肯放過這件事情，流沙門日後定有所報……況且關爺的事與你們帝王谷並沒有什麼關係！」

鐵皇爺冷笑道：「你怎麼知道沒有關係，李大隊長，關天虹是隨我來的，我有權保護他的安全，你們要架人也得等老夫將他送回日月山再動手，在我面前，我不准你們這樣猖狂！」

李文揚搖搖頭道：「鐵先生眞會開玩笑，何必跟我們這些下人過不去呢！關爺和鐵家沾不上一點關係，鐵先生又何必强自出頭呢！」

鐵皇爺目空四海，雄霸五州，自是不

會將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李文揚放在心上，他這時雖然非常生氣，却不願失去一派宗主的風度，寒着臉，道：「怎麼？李大隊長不給我姓鐵的這個面子麼？」

「不敢！」李文揚客氣的道：「鐵先生的要求在下那敢違拗，只是這事敝首領交待下來的，我們縱然是粉身碎骨也不敢答應這事！」

鐵皇爺似乎是一愣，沒有料到流沙門的人會不賣這個交情，他氣得頷下長髯拂動，沉聲的喝道：「這麼說你是要老夫動手了？」

李文揚正容的道：「請鐵先生息怒，在下這裡有一番心意！」

他遙空擊了三掌，「啪啪啪」的掌擊之聲清脆的傳了出去，掌聲一落，門外立時響起一連串步履之聲，只見十二個袒胸露脯的漢子俱拿着一柄鋒銳的利刃，放在自己的頸子上，朝鐵皇爺身前行來。

鐵皇爺怔怔地道：「這是幹什麼？」

李文揚凝重的道：「流沙門所以會從江湖上從新崛起，全靠着上下一心，精神一致，鐵先生一代宗師，我們不堪言敵，但爲了報答鐵先生對我等的照顧，只得以血報答先生！」

鐵皇爺不解的道：「怎麼個報答法？是不是要我和這些人動手，嗯？」

李文揚臉色愈來愈凝重，他肅默的道：「不是，我們自知不是鐵先生的對手，願意以十二個人的生命換取關爺的一條命，只望鐵先生能乘此罷手。」

鐵皇爺哼了一聲道：「辦不到，除非是這些人都死光！」

那十二個敞胸持刃的漢子這時俱已排定，他們一揚手中銳刃，高高舉在頭頂，同聲叱喝道：「我們首領自知得罪先生，沒有辦法報答，屬下等願以我們的鮮血，報答先生的好處……」

血影迸濺，刀刃齊飛，這十二個流沙門忠義之士，竟然罔顧性命而舉刀自盡，店中血影流起，屍體滿地，不但將店裡所有的人都嚇跑了，連店主也拋店不要，亡奔而出了。

鐵皇爺心中一愣，沒有料到流沙門的人有此一着煞手，他心裡一寒，頓時有一股心酸湧上心頭，這些人雖非死在他的手裡，可是間接也毀在他的手中，他目睹世間這幕慘事，一時啞口無言，只是傻楞楞的站在地上。

「爹！」鐵心寒心中一寒，道：「這就是你所堅持的代價，一個關天虹值得這麼多人喪命麼？爹！你不覺得難過麼？我們和流沙門，並沒有過節，值得這樣犧牲麼？」

鐵皇爺搖搖頭道：「孩子，爹並沒有逼他們這樣做！」

鐵心寒黯然的道：「誰也忘不了這血的教訓，流沙門和我們都不會忘記，雖然流沙門不會怪爹，可是我們心裡的自責遠比怪罪還要來得悲痛……」

李文揚躬身的向那十二個死去的好漢一禮，目中流下了二行英雄淚水，他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安息吧，在天之國，流沙門不會讓你們的鮮血白流，只要能手刃關洛奇，你們的鮮血就已換回了代價！」

他悲傷的看了鐵皇爺一眼，默默地一揮手，那些隨來的高手押着關天虹轉身欲行，所有的人俱不發一言。

關天虹面若死灰，顫聲道：「岳父，請你告訴我爹，要他趕快來救我。」

鐵皇爺全身直顫，因爲這次讓流沙門的人架去關天虹，自己在江湖上就甭想再混了，就是見了關洛奇也沒有辦法交待，何況此時他已將關天虹看爲自己的女婿，身爲岳父豈能讓愛婿去冒險？只是……那血一般的教訓在眼前尚未褪去，如果自己再插手，勢必要和流沙門結下不解之仇。

他猶疑的道：「李隊長。」

口氣間不再含有一絲敵意，態度上也緩和了不少，李文揚正待移步，急忙刹住了身勢，回頭愕然的望着他。

李文揚輕聲地問道：「鐵先生，還有什麼事？」

鐵皇爺艱澀的道：「我想和你談談！」

李文揚嗯了一聲，道：「只要拋開我們雙方的立場不談，鐵先生，我們私下還是好朋友，什麼事情都好商量……」

鐵皇爺這才覺得流沙門的李文揚果然不是個簡單的人物，自己還未開口，他已先發制人，鐵皇爺心中大寒，腦海中不由疾快的忖思道：「流沙門滅派之前，江湖上便沒聽說有李文揚這個人物，可是由今天他所表現的種種跡象看去，他已是個老江湖……」

他詭異的一笑道：「李隊長，關天虹是本皇爺的女婿，你這樣帶走，對本皇爺和關家都沒有辦法交待過去，我們來個折衷的辦法，請李隊長將人留下，日後再由老夫去向貴首領領罪！」

李文揚神態不由一變，怔了一怔，道：「鐵先生，你這不是在開玩笑吧！」

鐵皇爺肅容的道：「李隊長，本皇爺知道這種要求太過於無禮，你也在道上混世面的，知道我們江湖人物都有種寧折不彎的怪脾氣，凡事都得說得過去，只要李隊長肯給本皇爺這個薄面，本皇爺也不會讓李隊長空手而回，你說怎麼樣？」

這樣一來可觸怒了所有流沙門的高手，他們爲了達成任務不惜犧牲了門中十二條好漢的性命，所爲的是要鐵皇爺不要插手其間，那知鐵皇爺不但不管那十二個人的生死，竟硬要將關天虹留下，這個氣誰都沒有辦法再忍了。

「哼！」一個漢子斜跨而出，冷哼一聲，道：「隊長，我們還能容忍麼？」

李文揚揮手要他退下去，莊重的嘆了口氣道：「鐵先生，我要借用令嫒剛才所說的一句話告訴你，『這是血的教訓，』我們所以會不戰而死這麼多兄弟，完全是因爲鐵先生不是尋常之人，流沙門的仇敵唯有日月山，只要能報仇雪恨，流沙門縱然全部犧牲，也是在所不惜，我不希望先生插手這事，就是不願和帝王谷結怨，因爲我們沒有必要再結仇端，鐵先生，你是個明智的人，我這番話是一番苦心……」

鐵皇爺神情慘然，道：「不錯，你們的苦心我知道，我們易地而處，你也該替我想想，你叫我怎麼向江湖上交待，嗯？」

李文揚毫不放鬆的道：「難道十二條

命換不回先生的一個面子麼？」

鐵皇爺一顫，道：「這……」

默立一旁的展雲龍這時再也不肯保持緘默了，他面上罩滿了一層寒霜怒冲冲的瞪了鐵皇爺一眼，道：「你這個沒有人心的東西！」

鐵皇爺憤怒的擊出一掌，道：「你說什麼？」

展雲龍身形斜飄，曲掌握拳，在空中一揚，道：「我說你不是人，李隊長這樣委曲求全，無非是不願得罪你，這個面子在你已經夠大了，想不到你的面子比屁股大，竟然還要作無理要求！」

他自覺心裏有一股煩悶的濁氣，這一訴說，頓時覺得舒暢了不少，一股凜然的神色在臉上顯現出來，他對李文揚一揮手，道：「李隊長，你請吧，這裡的事我接下！」

李文揚恭肅的道：「展兄的厚恩在下心領，流沙門的人都不會忘記！」

他這時顯得很匆忙，急忙揮手和那些手下離去。

鐵皇爺有意阻攔，却見展雲龍冷冰的道：「像閣下這種沒有理性的蠢舉，確實令人齒冷……」

鐵皇爺狠狠地一揮掌，連着拍出三掌，逼得展雲龍身形急晃，回手一記金魔神砸出，道：「你給我出去！」

鐵皇爺目眥欲裂，大喝道：「如果我追不上關天虹，你這小子非替他抵命不可！」

他正待搶身追出門外，鐵心寒突然攔住鐵皇爺，道：「爹，關天虹難道比女兒還重要？」

鐵皇爺黯然的道：「妳不知道，爹爹往後怎麼去見江湖同道……」

他冷煞的一笑，氣得揮掌，道：「我要追上去，把李文揚活活劈死，他用這種苦肉計逼得我不能出手，嘿！流沙門的人俱該殺！」

「嘿！」突然有一聲冷嘿傳來，門口人影晃動，關洛奇閃電般的闖了進來，一見鐵皇爺，大聲的道：「鐵兄！」

鐵皇爺喜道：「關兄，你來得正好！」

關洛奇憂急的問道：「我兒子呢？」

鐵皇爺却搖搖頭道：「給流沙門的人架走了，關兄，這事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流沙門的人施出苦肉計，使我幾乎沒有辦法出手……」

關洛奇嘿嘿一笑道：「這事怎敢怪罪鐵兄，我接到手下報告急忙趕來，那知仍慢了一步，好在這附近都是我的人，流沙門在那裡落脚不難查出來，至於犬兒的生命，嘿嘿，我相信流沙門還不敢將他怎麼樣？嘿嘿，鐵兄你說是麼？」

他斜睨了展雲龍一眼，笑道：「姓展的，你的胆子好大，居然連我的媳婦都敢勾引，我看你是有八個頭，九條臂，嘿嘿，你想找死！」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不要含血噴人！」

關洛奇冷笑道：「姓展的，如果不是我兒子讓流沙門的擄去，現在定要給你點顏色瞧瞧……」他看了鐵心寒一眼，道：「心寒，這小子有沒有給妳苦頭吃？」

鐵心寒冷冷的道：「我不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關洛奇嘿嘿地道：「我是說他有沒有對妳動手動脚，我們關家的媳婦如果讓別人得了便宜，嘿！老夫準先要了那小子的命！」

鐵心寒神情一片慘然，氣青了臉，道：「我並沒有嫁給你們關家，關伯父，令郎有的是辦法，你還是給他娶別的女孩子吧！」

關洛奇一怔，道：「這是什麼話？妳爹爹已答應我們關家的求婚，雙方已成了親家，天虹愛妳情深如海，他是非妳不娶！」

鐵皇爺知道愛女在這時決不會答應這門親事，他有意讓展雲龍和鐵心寒死了這條心，含笑說道：「關兄，我想將關天虹救出之後，就讓兩個孩子成親，那時帝王谷和日月山就成爲一家人了，哈哈！」他怨毒的看了展雲龍一眼，冷冷地道：「你可以請了，我女兒你以後少沾……」

展雲龍冷哼一聲，滿臉都是不屑的樣子，他斜睨了鐵心寒一眼，拿起金魔神往外行去。

「展雲龍！」

鐵心寒的心裡彷如中了一擊似的，通體泛起一股劇烈的顫抖，她眸中淚光一現，兩顆清瑩的淚水自腮上滾落了下來，蓬亂的髮絲流瀉在肩上。

她痛苦的道：「展雲龍，你帶我走！」

展雲龍驟然看見鐵心寒那種痛苦凄然的神情，心神陡地一緊，一股心酸湧上心頭，黯然的搖搖頭。

他悲傷的道：「心寒，妳不能跟我走，我不是個值得妳愛的人，妳也不值得這樣做，這是我們的命運，誰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不！」鐵心寒顫聲的道：「龍哥，你該知道和一個所愛的人在一起，那怕是一天，兩天也是幸福的，總比兩個不相愛的人相處一輩子來得好受，我寧願要這僅有的一兩天，也不願和那個令我悲傷的人在一起。」

展雲龍搖搖頭道：「我不能，心寒妳該曉得環境上的不許可，不要忘了，妳爹已把妳許配給關家，妳已是關家的人！」

「哼！」鐵心寒哼了一聲道：「關天虹是什麼東西，我不會愛他一絲一毫，龍哥，請你相信我，我的心裡只有你，誰也佔不了我心中對你的愛，這是眞的，請你相信我！」

她掩面而泣，心靈上的空虛與惆悵使她幾乎沒有活下去的勇氣，殘酷的事實，粉碎了她的美夢，她那幻想的白馬王子已變成了一個猙獰的厲鬼，所以她悲傷，悲傷自己的命運，也悲傷自己有一個這樣不通情理的爹爹。

展雲龍苦笑，道：「我知道，妳的心我都知道……」

關洛奇親眼看見這兩個少年男女那種糾纏不捨的情景，不禁滿肚子的不高興，他氣得一瞪眼，道：「鐵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鐵皇爺尷尬的一笑，道：「小女不懂事，居然會看上一個窮小子，關兄請不要誤會，他們除了一點感情外，還沒有別的事情！」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黑夜的大漠上，一條黑影如鬼魅般呼號着，尾隨着兪劍峯、南荒五邪叟及岑少風三人，當那黑影在瞬息間消失於無形時，一方巨石突然崩落，幸三人反應敏捷，逃過大難……石塔台階上，赫然發現回復女兒身裝扮的顏眞卿，兪劍峯並從她手中接過青牛童子所贈的一顆白棋子，其後四人更被邀進塔內得見左姓奇人及那山野老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塔內迷離疑惑　塔外戰情激烈

走到廻廊盡頭，四座方屋面向廊梯並排而立，兪福伸手拉開最右邊的一扇門，回頭說道：「三樓的房間，已有許久沒有人住過了，你們要在此下榻，便得自己整理……」

兪劍峯環目觀察了一下樓屋的位置，道：「區區就住這一間好了。」

迅即推門入室，岑少風住進第二間，到了左側那間房室門前，兪福忽然停身站住，久久未曾離開。

廊道上，只剩得顏眞卿與老漢兪福二人，望著兪福那沉重可怕的神色，顏眞卿心頭不禁感到惴惴不安。

兪福冷冷道：「現在只有妳單獨一個人，絕對塡不滿這一幢牢獄，妳說這間房室，到底像不像牢獄呢？」他用著一種異樣的眼色，瞪住顏眞卿。

顏眞卿囁嚅道：「你——你胡說什麼？」

兪福道：「進房子裡去，我讓妳看一樣物事。」

顏眞卿像被催了眠似的，隨他走進房門，只見房內黝黑異常，到處結著蜘蛛網，顯然已有許久無人居住。

兪福端著油燈，走到窗台前面，顏眞卿一望，那窗台上爲人以刀子刻上一幅奇怪的圖畫。

圖畫的一邊是一個男人和女人的屍體，躺在一幢建築物之前面，依稀可以辨出那建築物已被燒得焦垣殘瓦。

另一邊，則用黑墨畫著一座房屋，由加鐵柵的窗戶看來，頗像是一座監獄。鐵柵內坐著一人，分別不出是男是女。

顏眞卿感到一陣顫慄，道：「這莫非是我？」

兪福不答，半晌道：「他在這裡……在圖畫裡面，在一個監獄裡面……」

顏眞卿納悶道：「他，他是誰？」

兪福喃喃道：「我看得到他，就在你的身邊，他全身穿黑，背對著我們，使人難以認出他是誰。」

顏眞卿嬌軀一震，下意識往窗口外面望將出去，陡然她又瞥見了那剛才曾經神秘出現過的一人一馬。

這一次她瞧得較爲分明，馬上騎士穿著一身黑色大袍，中門鑲著一條寬邊紅巾，正如兪福所形容一般。

那人也正仰首遙望著石塔，顏眞卿視線到處，只一晃，又隱沒在沙坑後面！

顏眞卿脫口呼道：「那騎士又出現了！」

兪福呆滯的眼光掠過窗口，低道：「妳在瞧外頭的景物嗎？沙漠中的夜色是可愛的，星辰滿天，今晚的天氣也不致於太過寒冷，還有，由窗口看出去的景色特別美麗。」

顏眞卿道：「我並非與你談沙漠的夜色，我說的是那個騎士。」

兪福面無表情，道：「無論妳還要談什麼，我都不能再聽下去了，我該走了。」

轉身欲待離去，顏眞卿急道：「等一下……」

兪福回首道：「今夜妳下榻在此，其實大可不必如此坐立不安，這房間從前還

是有人住過的，那人……」

顏眞卿打斷道：「我正要問你，從前有誰住過這個房間？」

兪福一字一字道：「兪肇山。」

說著頭也不回，疾步走出房外，但他步行數步，忽又折返，一手按在顏眞卿的肩上，顏眞卿嬌軀開始不停的抖顫起來。

兪福冷冷道：「油燈，小姑娘妳需要一盞油燈，把老夫這一盞拿去。」

他將油燈塞到顏眞卿抖顫不歇的小手上，直到兪福的背影消失在門外時，顏眞卿仍然在劇烈的喘著氣。

她望著手上的油燈發呆，始終無法擺脫兪福在她心上所造成的紛亂印象，她知曉其中必有某種不可告人的內幕。

她的直覺告訴自己，在這個神秘而又怪異人物的腦際，所隱藏的秘密，只怕要比沙漠中種種詭秘的景象，還要可怕十倍百倍。

楞楞佇立了許久，顏眞卿再也不能忍耐籠罩在房內的陰森氣息，疾快地走出房屋，穿過廊道，來到兪劍峯所住的房門前面。

顏眞卿輕敲著房門，低聲道：「兪大哥，你睡著了嗎？」

半晌沒有人應聲，顏眞卿又繼續敲了兩下，輕輕推門進去，視線到處，却發現房內空無一人，兪劍峯竟在短短一刻之間，失去了踪影！

顏眞卿心底陡然昇起一股莫名的恐怖之意，她迅速的步向另一門房中，房門虛掩，同樣的，岑少風也已不在房內。

顏眞卿緊張的神經，幾乎就要爆裂開來，這座神秘石塔的第三層樓，似乎只剩下了她孤孤單單一個人。

回到自己的房間，顏眞卿和衣躺在床上，眼睛却無法閉得下去，儘自靜靜地望著屋頂出神。

房中一燈如豆，靜寂無聲。

她腦中思慮紛紛，不斷尋思兪、岑二人緣何會突然失踪不見，照理說，他倆若有什麼事欲暫時離開，亦應該向她招呼一聲才對，但目下他們兩人都沒有這樣做，因此顏眞卿才會感到惑然不解。

正自沉思間，偶爾一抬頭，瞥見靠窗台那一面的石牆上，似乎有一對眸子一隱而逝。

燈光乍滅又明，像是有風吹過，顏眞卿暗暗稱奇，此房門窗皆閉，如何會有風吹入房內？

顏眞卿初時只是覺得駭訝而已，而她眼睛轉動間旋即發現了一宗奇事，使她不由得瞪大了雙眼。

只見靠近窗台那堵石牆上，此刻突然裂爲兩半，探出一個人頭出來。

由於燈光過於昏黯，又是匆匆一瞥之下，故此顏眞卿並未瞧得眞切，只瞥見那人自牆上探頭出來，向顏眞卿躺著的床舖瞧了一眼，旋即隱沒不見。

顏眞卿霍地從床上躍起身子，目光在那片石牆上來回巡視，却未發現有任何異狀。

她心中忖道：「牆壁是死的東西，如何可能有人從牆中鑽出來，大概是我神色提心吊膽，才會有此等錯覺。」

但她立刻聽到一點聲息，猶未轉念過來，眼前已多了一個人！

那人一臉邪氣，正對著顏眞卿皆目咧嘴地笑著，那副尊容，顏眞卿可不會忘記，不是南荒五邪叟是誰？

顏眞卿張口欲呼，却因驚駭過甚，發不出聲音。

五邪叟臉上透著不可思議的古怪神色，用手指按了按嘴唇，低道：「別喊！」

顏眞卿好不容易透過一口氣，道：「你是從牆壁中走出來的嗎？」

五邪叟道：「誰說不是？」

顏眞卿猛然醒悟到，對方突然會出現於此，顯然是不懷善意，當下戒心一生，暗暗運功待發。

五邪叟陰笑一聲，道：「老夫不想對妳怎樣，妳甭緊張。」

顏眞卿道：「你不是業已離開落英塔了嗎？如何又在這裡現身了？」

五邪叟道：「妳還猜不出嗎？老夫是從秘道走進來的。」

顏眞卿訝道：「這座石塔居然還有秘道！」

五邪叟道：「此塔建築頗爲複雜，據老夫所知，塔內共有十五條秘道，可通達全塔，並有幾條通出塔外，除此之外，又有三間地下室，地下寶殿……」

語至中途，倏然住口不語。

顏眞卿道：「原來你對此塔構造，瞭如指掌，故此能夠任你來去自如。」

五邪叟得意地笑道：「這有何難？此一秘密，當世只有少數人得知，老夫亦爲其中之一，妳總該知曉老夫神通廣大了吧！」

顏眞卿道：「然則你從何處得悉這個秘密？」

五邪叟道：「老夫與兪肇山拍檔時，他曾對我透露此事，此外他還告訴我一件驚人的秘聞，老夫若非爲了這些，何必老眼巴巴，自中原趕到這鬼地方來？」

顏眞卿若有所悟，道：「對了，兪肇山曾在落英塔住過，我一時竟沒有想到他身上去？」

五邪叟眼睛一眨，道：「小姑娘，妳要到秘道裡走一走嗎？」

顏眞卿摸不透對方心中懷著什麼鬼胎！想了一想，道：「不行，兪大哥與岑少風不知到那裡了！我必須在此等他們回來，再說那位左姓老前輩乃是石塔的主人，未得他的允許，怎可任意走動？」

五邪叟詫道：「你沒說錯吧？姓兪和姓岑的小子都失踪了？」

顏眞卿瞧見對方吃驚的神情，不像作僞，內心已可肯定兪、岑二人的失踪與五邪叟無關，但惟其如此，更使她感到憂慮若焚。

顏眞卿道：「我剛剛去過他們兩人的房間，他倆都不在房裡……」

五邪叟冷笑道：「那兩個小子精靈得很，敢情他們也發現了塔內的秘道，妳要去尋找他倆，不妨隨我來。」

顏眞卿好奇心一長，恐懼之意大減，暗忖：「如果兪大哥他們眞是走進秘道去了，極有可能會與五邪叟碰頭，他倆對此塔建築定必沒有五邪叟熟悉，在乍不及防下，便有遭到暗算之虞，我與五邪叟走在一道，見面時也好向他們警告一聲。」

當下道：「好吧，不過你若玩弄詭計，可得當心我的武當神劍。」

她此言是爲了壯膽而說的，五邪叟只是陰然一笑，不予理睬。

他移身上前，舉起左掌凌空向牆上所掛的一幅雕案一拍，雕案忽然自動向內移縮，現出了一道密門。

五邪叟一閃身，進入密門之內，顏眞卿不暇多慮，亦自隨後縱入。

密門迅即自動合閉房中，窗台上那盞油燈火蕊一爆，火光突然熄滅了，周遭又黝黑一片。

這會子，房門「咿呀」響了一聲，一人無聲無息閃了進來！

那人掏出火摺，重新將油燈點亮了，火光照映出他那頎長的身影，正是那老漢兪福，他拿眼望了石牆一眼，臉上仍然淡淡而無任何表情，誰也無法從他的外表察看出他心中所想的。

兪福擎起油燈，緩步離房而去，萬籟俱寂中，足步聲漸去漸遠，終至杳不可聞。

＊　＊　＊

這時候，岑少風和兪劍峯又到那裡去了呢？

他們兩人是被一道奇異的馬嘶聲音所引，因而離開了石塔。

岑、兪二人各自往通接鄰室的房間，馬嘶聲一起，他倆立刻有所警覺，下意識聯想到剎前曾一度在沙漠上出現過，後來又消失在沙漠後面的神秘騎士，遂不約而同，由窗口躍出石塔。

落地後，二人幾乎在同時瞧見了對方，會意地打個手勢，雙雙展開身形，朝沙漠那面閃掠而去。

至於顏眞卿，她並未曾聽到那一聲馬嘶，其時，老漢兪福正逗留在她的房內，顏眞卿被他那奇異的言語舉止攪得心神不寧，故而忽略過去。

沙漠上，岑少風移近兪劍峯身側，低聲道：「兄弟，你也聽到了馬兒嘶叫嗎？」

兪劍峯頷首道：「這番我不可能再聽錯了，足證我先時見到的一人一馬，絕對不是幻象。」

岑少風道：「此事大有蹊蹺，故此我決定下來察看一下。」

兪劍峯回望了石塔一眼，道：「顏姑娘未見跟來，咱們要不要回去通知她一聲？」

岑少風搖頭道：「來不及了。」

他未待兪劍峯開口，又急促地道：「有人來了！」

兪劍峯反應何等迅速，聞言隨著岑少風就地伏身下去，斜躺在沙丘背面，距離沙坑約莫有五丈遠近。

岑少風傳聲道：「咱們隱藏於此，仍有敗露行藏之虞，沙漠上一望無際，偏偏又無任何掩蔽處所可供咱們藏身。」

兪劍峯靈機一動，道：「有了，你我快將沙粒堆到身上，夜晚中或可蒙混過旁人的耳目。」

岑少風道：「善！」

當下二人迅速動手，彼此將沙粒往對方身上堆積，岑少風及兪劍峯自頸以下，已完全埋藏在沙堆下面，只留得頭露在外邊。、

砂粒堆在身上，除了渾身搔癢，甚是不舒服外，更感到呼吸不暢，胸中有一種窒悶的感覺。

所幸他們兩人功力俱都不弱，連忙施展吐納內功，運氣調息，窒悶之感立刻消失。

方自藏好身子，只聞一陣馬蹄聲音，起自前面那堆砂坑的後邊，不一會，一人一馬出現在他倆的視野。

岑少風脫口低呼道：「噫！騎士是個喇嘛僧哩！」

兪劍峯放眼望去，但見馬上騎士身材高大，面孔頗爲陌生，披著一件天藍袈裟，果然是個西域喇嘛僧。

兪劍峯大感意外，道：「想不到會是個藏僧，先時我猶以爲此人就是兪肇山呢。」

那喇嘛僧騎在馬上，來回轉了一圈，面對砂坑高聲道：「灑家在此相候多時，左檀樾竟猶如此吝於一見嗎？」

他說的竟是一口漢語，抑且口齒十分清楚。

岑、兪二人聽到「左檀樾」三個字，心子不覺一震。

那西域喇嘛僧口中所指，分明便是左姓奇人，目下不但未見後者露面，而且那喇嘛僧不逕自進入落英塔，却停留在此地對著砂坑高喊，誠更令人大惑不解了。

岑少風忍不住低道：「那堆砂坑後面必有古怪。」

兪劍峯點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見解。

一道蒼勁的聲音接著響起：「老朽有事在身，未及遠迎，有勞大師法駕等候了。」

兪劍峯方認出那正是左姓奇人的口音，沙坑後頭人影一閃，步出那年屆古稀，一身粗布衣衫的山野老人來。

西域喇嘛僧合掌道：「阿彌陀佛，檀樾再不來，灑家可要直接闖進落英塔去了。」

老人道：「幸好大師沒有這樣做，否則你一破壞咱們的約定，後果即不堪想像。」

那高大喇嘛僧道：「前此咱們一總見了三次面，三次灑家都在塔外相候，備嘗喝西北風之苦，這豈是待客之道？」

左姓老人淡然一笑，沒有置答。

喇嘛僧道：「檀樾且說說看，爲何不讓灑家進塔？」

左姓老人道：「老朽住守落英塔數十年，從未讓出家人踏進古塔一步，自然不能在你身上破例了，大師何必强人之所難？」

喇嘛僧道：「依灑家瞧，這話不過是個托詞罷了。」

他哼了一下，復道：「反正今夜是咱們最後一戰，你若敗了，除依約定行事外，灑家的行動，你自然管束不了，到時灑家好歹也得闖一闖落英塔。」

左姓老人哈哈笑道：「大師好說了。」

笑聲不大，却是中氣十足，西域喇嘛僧神色一變，亦自張口大笑起來，相形之下，後者的聲音顯然較爲尖銳，便如巨鼓鳴耳，聽得人心驚肉跳。

岑、兪二人相顧駭然，齊忖道：「此僧是誰？功力之高，分明已達登峯造極之

境，武林中怎地未聽見有這麼一個人物存在？」

須臾，左姓老人笑聲一斂，道：「半載不見，大師功力又有長進了。」

喇嘛僧道：「彼此彼此。」

左姓老人道：「大師等不及要動手了嗎？」

喇嘛僧道：「左檀樾若猶未將三年前的言忘却，咱們便開始動手罷。」

語落，合掌當胸，緩緩向前一推一送，發出一股颷風直襲過去，勁道之强剛猛厲，令人乍舌。

左姓老人右手微微一拂，刹地周遭激起了一陣旋風，漫空飛沙之中，左姓老人足步浮動，雙眉連晃四次。

反觀西域喇嘛僧袈裟飄拂不止，高大的身軀一仰，向後退了蹭步。

一旁的岑少風霍然色變，悄悄自沙堆裡抽出右手，用指頭在沙上寫道：「此僧竟然足夠當得上左姓奇人的對手，兄弟你知道他的來歷嗎？」

俞劍峯搖頭表示不知，他心中之震駭，並不在岑少風之下，須知左姓奇人在武林中人的心目中，已近乎是個傳奇性的人物，江湖上傳出來有關他的軼事雖絕無僅有，人們對他功力之深淺亦知之不詳，但在老一輩的高手中，差堪能和他相提並論的，却只有大禪宗、桑乾獅王，青牛童子等少數幾人而已。

但目下他倆却偶爾發覺，一個來歷不明的藏僧，足堪與左姓老人匹敵，簡直使人難以置信，是以令他倆驚駭如斯。

左姓老人面不改色，道：「大師未免操之過急了吧。」

喇嘛僧道：「三年來，你我已交過三次手，三次都是勝負未分，今夜這最後一戰，務須打出個結果來，此戰既然在所不免，不如早些打了卻一事，左檀樾莫非有異議嗎？」

左姓老人道：「話雖如此，咱們總不必急於一時的。」

語音一歇，續道：「那物事你帶來了沒有？」

喇嘛僧聞言，伸手入懷掏出一個黃色小木匣，置於地上道：「物事在此，檀樾是否也已準備好了？」

左姓老人視線從地上那黃色小木匣着過後，道：「老朽應備之物，已置放在石塔正堂內，你若贏了老朽，隨時可以入塔拿取。」

喇嘛僧道：「很好，左檀樾行事倒也乾脆得很。」

他縱聲長笑一聲，復道：「其實洒家只要將你擊敗在手下，放眼中原武林，大約已找不出幾個能與洒家相抗之人，要這物事何用？」

左姓老人淡淡道：「老朽已有許久未曾離塔一步，中原武林不知又出了多少能人異士，大師此言未免太過自負了。」

喇嘛僧哂道：「看來左檀樾所知所聞，較貧衲猶要有限了，貧衲門下弟子爾來曾多次入中原走動，有關武林最近的動態，總比你熟悉多了。」

左姓老人道：「依大師瞧又如何？」

喇嘛僧道：「中原武林，老一輩的特等高手死的死，隱退的隱退，業已凋零殆盡，碩果僅存的亦不過三兩人而已，年輕的一輩氣候未成，自然不足爲患，倒是不久前崛起的一股勢力，頗值得洒家重視。」

左姓老人道：「那一股勢力？」

喇嘛僧道：「百毒教主俞肇山，諒檀樾亦有所聞。」

左姓老人聳然動容，喃喃自語道：「居然會是他嗎？我本來不該離開落英塔的，難道我是做錯了？」

喇嘛僧未曾細聽左姓老人之言，逕自續道：「聽說他本人武功雖則高明，離頂尖拔萃可還有一段距離，但他却懷有一鬼神莫測的輕功，較之當年的鬼影子遑不多讓。」

左姓老人沉聲道：「你說俞肇山的輕功高明嗎？他是從老朽這裡學去的！」

喇嘛僧瞠目道：「此言可眞？」

左姓老人沉重地點一點頭，藏身在近處的俞、岑二人一顆心子也似乎隨之沉了下去，他倆對俞肇山那身輕功的出處，早就懷疑於心，此刻一聽竟然是出自左姓老人所授，不禁詫訝交集。

那俞肇山心術險惡，多行不義，而左姓奇人竟會傳他輕身功夫，不啻爲虎添翼，更使他倆感到難以置信。

半晌，喇嘛僧一字一字道：「檀樾能傳俞肇山那一身輕功，然則你果然是傳說中那鬼影子的後人了？」

左姓老人淡然一笑，既沒有承認，也不加否認。

俞劍峯及岑少風聞及「鬼影子」三字，只覺心潮澎湃不已，他倆都想聽左姓老人親口加以證實，既見他默然不答，不免多少有些失望。

左姓老人岔開話題，道：「敢問大師那西域飛龍掌，是否已練到十成火候了！」

喇嘛僧道：「目下尚差一成火候，假以時日便差不多了。」

左姓老人道：「大師自問尚須多少時日，始能將西域飛龍掌練到登峯造極之境？」

喇嘛僧想了一想，道：「約莫半年光景。」

左姓老人道：「那麼咱們不妨將約期延後半載，一俟神功告成之際，再行決戰不遲。」

喇嘛僧凝目望了對方好一忽，道：「再過半年，雖則洒家能將神功習成，但左檀樾那『七傷』掌力，只怕更已精進了一層，何況夜長夢多，到時不知又要發生什麼變化，還是如約動手的好。」

左姓老人道：「既是如此，大師發招吧。」

喇嘛僧道：「有僭了——」話聲中，高大的身軀猛然淩空直飛過去，久未落地，手臂已然伸探而出，直向左姓老人天靈蓋劈至。

他手臂劈出之際，挾著一股陰風寒氣，左姓老人情知對方所練武功，別闢蹊徑，這一掌襲來，其勢不能硬架，身子未見晃動，人已向左移開了五尺，那西域喇嘛的掌勢雖快，却也不免撲了個空。

喇嘛僧一撲未著，立刻落下實地，他一撲之勢原本極爲疾猛，但落地時却輕飄

飄有若落花飛絮。

旁觀的俞、岑二人瞪眼宛如銅鈴，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在那種强猛的衝力中，能夠如此不露痕跡的化卸去勢，這等神乎其技的功夫，誠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俞劍峯低聲道：「這喇嘛僧太不簡單了，可怕的是咱們一直不知西域有這麼一個蓋世高手存在，若讓他闖入中原，武林道上欲找出能與他抗拒的，只怕已是寥若晨星了。」

岑少風道：「從他的身手觀之，似乎屬於西域密宗一脈，此派與俞兄弟你的師門禪宗異流同歸，一向未在江湖走動，是以你我亦鮮有所聞。」

俞劍峯道：「你看左老前輩有把握贏得這一仗嗎？」

岑少風搖首道：「這個我可不敢預言，假設左老前輩眞能取勝，亦必贏得甚爲艱苦，此乃惟一可以斷言者……」

那西域喇嘛僧落地後，舉步向前逼去，面罩寒冰，眼泛殺機，同時他的步子也踏得極爲沉重，自然而然產生一種懾人的力量。

逼至左姓老人三步之前，喇嘛僧忽然定身，好半晌未嘗再移動一下身子，便像一尊石刻佛像，嚴肅之極。

岑、俞二人偶爾一抖頭，與喇嘛僧的目光接觸，只覺對方那兩道冷電般的眼神透著奇異的采光，不覺寒意上衝，打了個冷顫。

俞劍峯低呼道：「不好，這喇嘛僧會使邪功！」

岑少風道：「密宗一門的功夫，最是詭異難測，看來他似乎在施展……」

話猶未完，陡聞左姓老人一聲大吼道：「大師的懾魂大法已然領教，西域飛龍掌不施出更待何時？」

他此言乃運足丹田眞氣而發，吐字如雷，彷若有形之物，聚在空中久久不散。

經他這一聲暴吼，岑、俞兩人靈台登時清醒許多。

喇嘛僧冷笑道：「左檀樾好生接招了！」

雙目之中，精光陡長，隨之長長吸一口氣，全身骨節格格作響，聽來異常生硬陰沉。

左姓老人情知對方即將發出密宗絕招「西域飛龍掌」，此刻他心中可不敢存有半分雜念。

他一心一意注視著敵手的每一動作，雙目一定，立時神斂氣靜。

喇嘛僧面色泛起一種不正常的青氣，左足緩緩踏前一步，右掌向下一劃，但聞「嗚」地一聲亮起，一股奇鉅無匹的旋力自中邊起，另有一道廻旋眞力自旁側邊沿斜斜廻擊而來，尖嘯之聲大作。

這一霎間，喇嘛僧業已發出了「西域飛龍掌」！

左姓老人清嘯一聲，猛可一個斜身，疾起一掌相迎，掌勁有如鐵石巨斧，氣勢上竟似不亞於對方。

喇嘛僧不待招式用老，右掌一撤，左掌相繼翻出。

「拍」的一響，這兩個蓋代奇人實對了一掌，喇嘛僧那「西域飛龍掌」乃畢生功力所聚，左姓老人倉卒迎戰，顯然已落居下風，只見他身軀一陣搖晃，寬大的布衫被振飄得拂拂有聲。

喇嘛僧既佔先機，「飛龍掌」連綿使出，左右掌交相而起，無端亮起尖銳噓聲，氣勢駭人之極。

左姓老人欲退不及，對方掌臂又已欺近身前不及三尺之地，發掌封迎勢將力有不逮，一忽裡，險象畢露。

說時遲，那時快，左姓老人足一夌，身子未見作勢，整個人忽然變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不說場上的喇嘛僧，則連旁觀的岑、俞二人亦瞧得目爲之眩，便如風中飄盪的輕煙，分辨不出他的身形到底是向何方擺動。

俞劍峯喃喃低呼道：「暗香掠影——鬼影子？鬼影子？」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當日他曾目覩俞肇山那不可思議的輕功，以爲是當世無二了，做夢也想不出今世有人的輕功身法，更在他之上，那等身形，竟似已超出了人類體能的極限！

但聽得「嗚」、「嗚」怪風亮起，人影交錯一掠，喇嘛僧一掌當胸，面上神色陰晴不定。

左姓老人則佇立在尋丈之外，緩緩吁了一口氣。

喇嘛僧厲聲道：「左檀樾！你接住這一招『九天飛龍』！」

高大的身軀冲天掠起，挾著嘯嘯風聲，環繞著敵手的前後左右轉了一匝，身形在半空連擺九次，宛若九條飛龍自不同的方向飛襲過來。

左姓老人斂聲道：「好啊，大師在這半載裡又悟出新招了。」

他面色凝重，右掌一拂緩緩切出。

就在雙方施出畢生絕學，勝負將分之際，古塔那一面突然閃出兩條人影，並肩急掠而至，速度快得驚人。

岑少風首先發覺，驚道：「俞弟，那邊有人奔過來了！」

俞劍峯瞿然一驚，連忙轉目望去，只見那兩人一先一後，轉瞬間已掠到近前，當先一名身著黑袍，後面的一人身上穿著一襲華服，面目十分陌生。

俞劍峯道：「岑兄瞧得出他們是何許人嗎？」

岑少風道：「我見過那華服老者，他是俞肇山新近造就的一名蓋代高手，姓易……」

言猶未盡，那兩人已躍過前面一片砂土，直投場中；左姓老人與那西域喇嘛僧正値酣戰之中居然沒有察覺。

沙漠上，左姓老人與西域喇嘛僧鏖戰方酣，似乎沒有發覺有人已縱過他們身後的沙堆，潛到近處。

岑少風瞧得眞切，傳聲道：「兄弟，那走在前面的華服老者，已可確定是俞肇山最近造就的一名蓋代高手，姓易，名字不詳，他的後頭，想必便是俞肇山本人。」

俞劍峯脫口低呼道：「是他！那試圖阻攔咱們闖過星星峽的人就是他！」

岑少風道：「兄弟認爲那黑衣人便是俞肇山嗎？」

兪劍峯頷首道：「我早就有此懷疑，奇怪的是兪肇山往常總穿著一件大紅長袍，目下卻突然改變了裝束，面上又幪了一方黑布，不知是何道理？」

岑少風略一尋思，道：「兪肇山不惜改頭換面，只怕是唯恐旁人認出來。」

兪劍峯道：「聽說他以前曾經在落英塔躭過一陣子，除了咱們之外，若說有人能夠認出兪肇山的本來面目，那就只有左姓老人和老僕兪福了，他心中所顧忌的，也許便是這兩個人——」

他眼角一瞥沙漠上那兩條疾掠的人影，復道：「大哥，你方才提到的易姓華服老者，小弟似乎從未見過這麼一個人。」

岑少風道：「此人乃是兪肇山的一大傑作，直到最近方始現身江湖，我在子午峽谷的小島上與他見過面……」

兪劍峯道：「你說他是兪肇山所造就的蓋代高手，到底他的功夫高到何等地步？」

岑少風沉聲道：「功夫嗎？據我所知，姓易的已練成了金剛經上所錄載的武功——」

兪劍峯心內重重一震，腦海中登時憶起當日兪肇山千方百計，脅迫自己爲他詮譯經上所載梵文的一幕，那一夜在竹篁裡，因自己拚死不肯相從，以致被打得奄奄一息，昏迷之前，更聽到兪肇山對溫世達透露，尚有錢繼原亦通曉梵文。

他想到此處，不覺脫口道：「金剛經係以梵文所錄，莫非是兪肇山要脅錢繼原爲他譯的經嗎？」

岑少風道：「不錯。」語聲微歇，道：「子午峽中，我非但碰上了錢繼原，令師大禪宗亦適逢其會趕到那裡，並曾與那華服老者動手過招……」

說到這裡略爲猶豫了一下，似乎正在考慮要不要將是日所見說出。

兪劍峯可忍不住了，問道：「家師與華服老者之戰，結果如何？」

岑少風仍然躊躇不語。

兪劍峯莞爾一笑，道：「不用說，自然是家師贏了，華服老人雖則練就金剛心法，但禪宗他老人家何等功力，豈會敗在他手上。」

岑少風沉下嗓子，一字一字道：「本來我也認爲那姓易的絕對不堪與禪宗匹敵，詎料事實卻不盡如此。」

兪劍峯一怔，面上頓時露出緊張之色，道：「然則家師與那華服老者之戰孰勝孰敗？你說——你說……」

岑少風久久無語，兪劍峯不禁略現焦急，然而從對方那欲言又止的神態上，他大致已經可以猜到一半了。

霎時他心底掠過一陣不祥的感覺，正待再次開口催問，陡見場上的情勢忽然有了變化，朔風獵獵中，兪肇山及華服老者的身形，已掠到沙堆前面不及五丈之處。

左姓老人首先察覺有人潛到近處，高聲道：「大師居然帶同幫手隨你前來嗎？」

他一邊喝問，手下毫不怠慢，單掌一振，當胸直劈出去，挾帶著強勁的嘯風之聲，將那西域喇嘛僧迫退了兩步。

喇嘛僧拿樁站穩，愕道：「誰說貧衲帶來了助拳之人？」

語聲戛然而止，他目光流動間，亦自發現到那疾掠而至的兩條人影。

當先那華服老者長笑道：「大師莫慌，老夫特地趕來助大師一臂之力。」

喝聲中，已掠到了西域喇嘛僧的身側。

喇嘛僧恚道：「貧衲壓根兒就不認得你，滾開去，誰要你前來相助？」

話猶未完，那華服老者驀地欺身一撲而上，雙掌抬處，往西域喇嘛僧胸前要害猛擊出去。

這下禍起蕭牆，西域喇嘛僧萬萬料不到眼前這與自己素昧平生的老人會突起發難，他一呆之下，疾地拂袖封迎。

華服老者嘿然冷笑一聲，右掌一挫，另一掌遞出之勢陡然加速數倍有奇，那西域喇嘛僧雖然及時揮起袈袖相迎，但仍是慢了一步，一忽裏，華服老者的一掌，已遞到他胸前不及半尺之處。

喇嘛僧失聲道：「你——你……」

他雙目盡赤，疾地扭身飛轉，足踏原地，身軀卻一連轉了數圈，華服老者的一掌也隨着對方身形的移動而移動，轉到第五圈時，他和喇嘛僧業已易地換了一個方向，然而他的一掌依然威脅著喇嘛僧的胸前——

喇嘛僧暗嘆一聲「罷了」，袈袖揮出之際，內力連綿湧出，雖能勉强擋住敵人的攻勢，却被那眞氣反彈之力，迫得倒退了數步。

華服老者不讓對方有俄頃喘息機會，只見他吐氣開聲，叱吒若雷，雙掌虛空連揚，一口氣擊出了三掌之多——

這三掌一一擊出，直有雷霆之威，强如西域喇嘛僧之輩，竟不敢直攖其鋒，他不得不收回袈袖，側身避過。

旁立的左姓老人見狀道：「看樣子，這兩人果然不是大師找來的幫手。」

他白眉微皺，足履未離地面，身軀已如行雲流水般往前移動，掠到了喇嘛僧與華服老者的中間。

左姓老人衝著華服老者道：「足下雖然使用偸襲手段，但能在三招兩式間將這位大師逼退，顯非一代宗師莫辦，敢問足下何方高人？」

華服老者道：「老夫易岐山。」

左姓老人一怔，喃喃道：「易岐山？沒聽過江湖上有這一號人物啊，老夫多年未履中州，不知武林中到底又出了多少能人異士，未免過於孤陋寡聞了。」

華服老者陰笑道：「在此之前我確是一介無名之輩，知道老夫姓名者，以老先生爲第一人。」

左姓老人又是一愕，兩道目光宛若利箭，盯在對方身上，彷彿欲洞穿他肺腑似的，華服老者面上却洋洋自若，全然不爲左姓老人那凌厲的目光所動。

西域喇嘛僧大聲道：「不論你是誰，咱們且對一掌才說！」

華服老者冷冷道：「不忙，不忙。」

言罷，緩緩跨前兩步，視線有意無意地掃過方才那西域喇嘛僧置放在地上的黃色小木匣。

就在這一忽，陡聞一道冷哼亮起：「倒下——」

一直闃聲不響，有如鬼魅般站立在左姓老人後面的黑衣幪面人兪肇山身形猛地

一弓，雙掌閃電一抬，擊向左姓老人背宮，這一下由於太過突然，即連那西域喇嘛僧的目光本也凝注在華服老者身上，絕不會料到俞肇山會來這麼一手，一時之間，不覺緊張得呼叫出聲——

驀然一聲銳響，左姓老人身形一扭，驟然向前移了三尺，隨後便是一個轉身，雙袖連揮間，護住前身洞開的要害，那反應之速，已是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俞肇山的偷襲，眼看就要落空了。

說時遲，那時快，左姓老人正全神貫注應付俞肇山的突施暗擊，倏覺背上勁風斐然，又是一股蓋世掌力壓下。

華服老者竟繼俞肇山之後出手奇襲，動作之快，簡直分不出先後，左姓老人前後受敵夾擊，要躲過華服老者掌下隱藏的殺著，簡直是難之又難。

西域喇嘛僧大吼道：「好卑鄙的手段！你與洒家撒手！」

他雖與左姓奇人站在敵對的一方，但一種出家人的天生性格却促使他不能坐視，當下大喝一聲，揮掌就打。

喇嘛僧出掌雖疾，但他心中仍然知道遲了一步，只希望在危機一瞬之際有所作為，是以一伸手便施出生平所浸淫的密宗絕學「西域飛龍掌」！

華服老者頭也不回，空出的一掌朝後反拍，破風生響，一股强勁無匹的掌力應手而出。

刹時「嗡」「嗡」之聲大作，周遭的氣流像在一時之間被撕裂了，氣勢居然絲毫不弱於對方。

喇嘛僧忍不住大吼道：「金剛掌！」

他額上汗珠陡現，顯見內心的激動，單掌在胸前連劃半圓，「飛龍掌」連綿使出。

兩股力道一觸之下，喇嘛僧一個立足不穩，被震退了半步。

喇嘛僧又驚又駭，那「西域飛龍掌」乃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强如左姓奇人，亦無法在這等密宗掌招下佔得上風，然而眼下竟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陌生老人一掌將他逼退，心中之駭訝，自是不在話下。

抑有進者，他雖久居西陲，對天下各派絕學却無不瞭如指掌，那華服老者所施出的一手，分明是已失傳很久的少林「大金剛掌」，難怪對方掌上所發的堅凝潛勁，竟似有摧毀一切的威力。

喇嘛僧喃喃道：「金剛掌？……金剛掌……原來是少林寺的高手到了。」

華服老者冷冷道：「大師錯了，老夫可不是少林寺的人。」

這當口，俞肇山趁着喇嘛僧錯愕失神之際，忽然捨下了左姓奇人，雙足一錯，「虎」地從左姓奇人身側斜繞過去，哈腰一手抄起放置在地上的黃色小木匣，身子凌空一晃，往前平掠而去。

左姓奇人大感意外，右手一抬，內家先天眞氣自掌心直透出去，發出一聲霹靂般的巨震。

華服老者看見對方發出先天眞氣，猛可一斜身，雙足一提，繼俞肇山之後，騰空如飛疾馳。

那喇嘛僧眼見黃色木匣被奪，急怒攻心，哇地吐出一口鮮血！

他大吼道：「無恥之輩竟敢覬竊神器，還洒家的木匣來！」

雙掌一抬，遙擊出去。

那殿後的華服老者身在空中，單掌倒拍，這麼遠的距離，掌勁擊到居然毫無減弱，喇嘛僧只覺右手一窒，再也遞不出去，情急之下，振身一躍而起，追向疾閃而逝的俞肇山及華服老者。

夜色茫茫，三條人影如星飛丸射般先後在沙漠上馳掠，速度快得驚人，須臾便消失在遠處星星峽口……

約莫一盞熱茶的工夫，喇嘛僧又從原路上折轉回來，臉上神情顯得頗為頹喪，足步迂緩而沉重。

左姓奇人心中已有七八分，道：「人追着了沒有？」

喇嘛僧垂頭喪氣道：「那兩個人的輕功身法好不驚人，尤以走在前頭的黑衣人身形之快，委實令人難以相信，洒家起慢了一步，終究無法趕得上他們。」

左姓奇人面色凝重，道：「一個是掌力無匹，一個是擅長於輕功，這兩人相互聯合輔佐之下，普天下大約再也難找出敵手來了！」

喇嘛僧道：「那自稱易岐山的老施主，非但名不見經傳，面孔亦陌生得緊，他究竟是誰？竟然身懷這等驚人的功夫？」

左姓奇人沉吟道：「雖不知那易岐山的底子如何？但自他的掌上功夫而來，當今武林只怕要數他第一了！」

喇嘛僧沉聲道：「連你姓左的也要甘拜下風？」

左姓奇人仰天長笑道：「適才匆忙與他對了一掌，試不出深淺，以後有機會，老夫還要向他領教領教——」

他朗聲長笑不止，笑聲中却隱隱透露着些許蒼涼落寞的味道。

自始至終，藏身在近處沙堆下的岑少風及俞劍峯一聽這蒼涼的笑聲，彼此會意的互望一眼，他倆從笑聲中似乎已可體會出，眼前這一代奇人的心中感觸。

左姓奇人笑罷，微喟道：「我到底是老耄了，下回眞遇上易岐山時，勝敗如何連自己也無法預測呢……」

喇嘛僧狠狠地道：「左施主乃當今武林之泰山北斗，緣何消沉如斯？剛剛我猶有絕學未及施展，否則那廝縱已修成金剛掌，亦無法在洒家的『九天飛龍』下全身而退。」

左姓奇人喃喃道：「事情的癥結正在這裏，姓易的居然練成了失傳已近百年的內家第一至剛神力的金剛掌法，簡直令人太不能置信了。」

喇嘛僧神色一變，恨聲道：「那易施主挾雷霆之威，發出金剛掌力，洒家再不會看錯的，我西域密宗一門，爾來高手輩出，正思逐鹿中原武林，不想猶未出道，就在此時遭到挫折，唉，此誠貧衲之咎……」

左姓奇人情知他語中含意，乃是指黃色木匣被奪之事，遂默默將事態始末尋思一遍，說道：「那兩人連番使用偷襲手法，其實志在奪取那小木匣，你我未能防範及此，致讓他們得手而去。」

喇嘛僧沉聲道：「照這樣說，他們事先已曉得匣內所裝何物了？」

左姓奇人點一點頭，道：「只怕正是

如此。」

喇嘛僧道：「那木匣之內，除了我密宗門下高手名單一份外，尚有本門歷代相傳的飛龍令牌，得此令牌，凡我門下弟子均得聽命其指揮，縱然要他們赴湯蹈火，拚死以赴，亦是推辭不得。」

說着緩緩闔上雙目，續道：「洒家將這令牌與名單，拏來用於和左施主比武之彩物，以交換左老施主胸中的秘密，不想奇變突生，令牌竟讓第三人橫刀奪走，叫洒家如何對同門交待？」

左姓老人有感於事態之嚴重，道：「那兩人包藏禍心，飛龍令牌在他們手中，貴派弟子包括大師在內，恐將不免受其挾持驅遣，後果眞是不堪想像了，大師須儘快想法子將令牌奪回才是……」

那西域喇嘛僧一言不發，俄爾猛一跌足，身軀縱起有如飛鳥，掉頭往西方峯頭奔去，不一會便人影俱杳。

左姓老人目送西域喇嘛去遠，面向岑、俞二人藏身之處，沉聲道：「兩位小哥瞧夠了便出來吧——」

俞、岑二人瞿然一驚，他們將沙粒堆到身上，只剩得兩顆頭顱在外邊，原以爲在黑夜中，必能瞞過他人耳目，不想還是被左姓老人發覺，當下只有硬着頭皮站將起來。

顆顆沙粒落進衣裳裏面，只覺渾身騷癢難過，但此刻他們兩人却無暇顧此，儘在心中思維如何向左姓老人解釋自己緣何隱伏一旁偷窺的措詞。

左姓老人却像若無其事般，淡淡一笑道：「夜已闌，你們也該休歇去了。」一轉身，緩緩走向石塔，推門而入。

他對俞劍峯及岑少風偷窺之事，來個不聞不問，頗出他倆意中所料，二人面面相覷，半晌，俞劍峯道：「奇了，左老前輩開口喝破咱們，却又不加追究，倒教人莫測他心中所想……」

岑少風道：「刻前老弟問到令師與那華服老者易岐山之戰——」

話猶未完，俞劍峯擺手打斷道：「岑兄不用說，現在我也知曉定必是禪宗他老人家輸了，適才我目睹那易岐山掌上神威，連左老前輩及那西域喇嘛僧都無可奈何他，家師自然是凶多吉少了。」

岑少風低聲道：「大禪宗僅在千招之上，敗給易岐山一式，頗教岑某扼腕。」

俞劍峯心潮洶湧，臉上情不自禁露出黯然之色，暗道師父爲佛門曠代高僧，擧世宗師，但竟在晚年重入中原時，栽上這一個大觔斗，一世英名，毀於一朝，他不禁暗暗感到難過。

岑少風何嘗不知俞劍峯胸中的激動，想開口安慰幾句，唇角動了動，却又不知如何啓齒。

終於他輕咳一聲，道：「兄弟可聽到有關飛龍令牌的事了？此牌目下落在俞肇山等人手中，密宗高手盡爲他奴役驅遣，不啻如虎添翼，不出多久，武林定是一片腥風血雨，俞老弟，你以爲如何？」

他想着想着，只有設法岔開話題，此言果然引開了俞劍峯的注意。

俞劍峯道：「情勢果然十分嚴重，那俞肇山的性格，我知之最詳，他得手後或許尚不曾走遠，咱們不如趕到星星峽那邊去瞧瞧，見機行事。」

岑少風道：「善。」

兩人大步飛縱而行，迅被無邊的夜色吞沒。

俞、岑二人走後不久，沙堆後面突然發出一聲異響，偏斜的月色逐漸映出一條頎長的黑影，一人緩緩走了出來。

如果岑少風與俞劍峯適才曾經用心細瞧的話，必可發現那沙堆後面，原來是一條密道的出口，可惜他們都因心有旁騖，遂輕易忽略過去了。

淡淡的月色照在那人陰沉的面孔，但見他年屆半百，身材削痩，蓬散的頭髮直覆蓋到眉毛上面，容貌甚是猥瑣，却是那瘋態時露的老僕俞福，他正用着一種異樣的眼色，望着岑、俞二人逐漸消失的身影。

老僕俞福嘴角掛着一絲冷笑，自言自語道：「還有兩個更次天就要亮了，他爲何還不出來？」

他佇立一忽，遠處隱約傳來一聲怪嘯，聲音雖則微弱，但在這寂靜的空間，却顯得清晰異常。

過了一陣，遠遠沙丘上，出現了一個白點，朦朧中彷彿有一團霧氣包圍着一樣物事滾滾而來！

那白點移動得迅速之極，晃眼已來到切近。

仔細瞧時，却是一個體格彪大無朋，全身上下長滿了白色長毛的怪物，這怪物赫然是俞劍峯等人在星星峽裏，曾經碰上的沙漠雪人！

老僕俞福趨前一步，說道：「一切都佈置停當了麼？」

說也奇怪，那模樣與野獸無異的雪人血口一開，竟然說了話：「佈置妥了，這邊情形怎樣？」

老僕俞福道：「剛剛此地才打過一場擧世難逢的大戰，那西域喇嘛僧鎩羽而去，物事已到俞大先生手上——」

雪人道：「便是那飛龍令牌麼？」

老僕俞福道：「除了那撈什令牌還有什麼？」

雪人慘綠的眼睛一轉，道：「你的主人刻下在那裏？我是說姓左的——」

俞福道：「他走進古塔去了，今夜警訊頻傳，你的行動得格外當心一些，莫要露出破綻，叫人瞧破了。」

雪人道：「毋庸費心，這個我自省得。」

俞福冷冷道：「你還記得攻擊的對象麼？可別出任何差錯了。」

雪人道：「錯不了。」

俞福冷然一哼，道：「聽你道來，生像成竹在胸，但上次是怎麼回事？如何竟然讓那兩個少年和南荒九邪叟闖過來？」

雪人道：「這怪不得我，此前我只得到指示，專找帶紅色瓜皮帽子之人攻擊，他們突然先後將頭上的紅帽摘掉，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匆匆退走了。」

俞福哂道：「你的腦筋難道不會轉動一下嘛？若再出差池，連我都躭待不了。」

語聲一頓，復道：「那兩個小子還不怎樣麻煩，就是南荒五邪叟可狡猾多端，滿肚子陰謀詭計不在俞大先生之下，目下

已叫他發現了塔下密道……」

雪人咧嘴笑道：「是嘛！平空又添出了一場麻煩，你打算如何處置？」

俞福沉聲道：「我自有計算，儘管辦你自己的事去吧。」

雪人哈哈狂笑一聲，舉步欲行，倏聞一道陰沉的喝聲揚起：「站住——」

喝聲甫落，沙堆後面的密道出口突又閃出一個一臉邪裏怪氣的老者，不是南荒五邪叟是誰？

雪人聞聲霍地回轉過身軀，一雙凶睛直盯在五邪叟身上。

俞福神色霍變，旋又冷笑道：「五邪叟，我早就曉得你走進了密道，但你又怎生尋到這出口的？」

五邪叟怪笑道：「老夫閱歷已多，什麼樣的土木建築沒有見過？這石塔密道構築得雖然精巧，倒也瞞不過我。」

笑聲稍止，續道：「惟一讓老夫感到意外的是眼前所見的事物，嘿嘿，錯非親眼目覩，又有誰能夠相信——」

俞福冷冰冰地道：「甭含沙射影了，你是說雪人嗎？」

五邪叟道：「江湖上，風傳漠北落英塔附近，爾來出現一個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惡物，因爲牠全身雪白，故此稱呼爲雪人，據說其兇殘暴虐，專門擇人而噬，老夫此來路過星星峽時就曾碰過——」

說到此處，瞥了站在俞福身後的雪人一瞥，道：「但老夫做夢都想不到，這雪人居然會是一個活生生的武林高手所喬扮，嘿，這下老夫在無意中解開這道謎，開了一次眼界，江湖中人必然很樂意聽有關雪人之謎的眞實消息……」

俞福截口道：「雪人本來就是人嘛，否則又怎樣稱做雪人？」

五邪叟道：「老夫可沒打算跟你抬槓，這雪人樣貌如同鬼魅野獸，在沙漠裏出沒無常，眼下却站在此地跟你閒話家常，說的又是你我俱懂的人話，敢問你將如何解釋以自圓其說？」

俞福冷冷道：「笑話，老子有對你解釋的必要嗎？」

五邪叟道：「笑話，的是笑話，一個平時表現得瘋瘋癲癲的老漢，却有著雙重人格，一面當人家的老僕，一面……」

俞福眼色陰晴不定，正欲開口打斷，那旁立的雪人驀地咆哮一聲，探出多毛的長臂直拍了過來。

五邪叟見識過雪人的功夫，連忙閃身避過。

雪人一拍不著，颶風直襲平沙，但聞「轟隆隆」一聲大響，五邪叟原來所立的地面應手陷進了一個大窟窿，沙塵激揚。

五邪叟目覩此狀，寒意直冒而起，匆忙中運起內力全神戒備。

那雪人慘碧的眼珠骨碌碌一轉，彪大的身軀一斜，呼地衝上前來，身猶未到，一股腥氣惡臭已然撲鼻而至，中人欲嘔。

呵呵聲中，雪人一臂僵直不彎，撲向南荒五邪叟。

五邪叟剛才話說得十分硬朗，目下多少却顯得有些心虛，在雪人爪臂探抓下，連連倒退。

俞福沉喝道：「快住手！」

雪人彷若未聞，張口不住呼呼作態，他身軀雖然龐大笨重，但撲罩的身形却迅快如風，絕不亞於武林一等高手，晃眼間，已欺到五邪叟身前不及二尺之處，掌臂連抓之下，迫得五邪叟閃避不迭。

俞福再度喝道：「停下手來，此地離落英塔太近，不能動手，莫要被左老爺子瞧見了！」

雪人低聲咆哮一聲，微一錯步，硬生生頓住身形。

他側首朝俞福道：「此叟不除，難保秘密不會外洩。」

俞福道：「你走吧，我自有計較。」

雪人躊躇一忽，掉頭如飛縱跳而去。

俞福道：「五邪叟，你莫在老夫面前玩弄手段啦，今日被你撞見此等秘密，未必是福，莫非打算敲詐什麼？」

五邪叟吁一口氣，乾笑道：「老漢誠瞭解人，一說就說到我的心眼裡來了，嘿！嘿！你且跟我到密道裡便知分曉——」

俞福皺眉道：「武當派那姓顏的小妮子不是被你誘騙走進密道了嗎？在落英塔中，你也未免太胆大妄爲了。」

五邪叟笑道：「你就不胆大妄爲嗎？咱們心裏有數，誰也不用說誰，況且我老眼巴巴，橫渡大漠趕到此地，目的未達豈能甘心，你我何不來個小人之交，相互利用？」

俞福未置可否，唇下掛着一絲陰沉的冷笑，隨同五邪叟步進沙堆後面的密道，這時落英塔內僅有的一線燈光，突然黯淡了下來。

且說岑少風和俞劍峯二人展開輕功，在沙漠上直奔，堪堪翻過一個土丘，那條窄狹的星星峽已在他倆的視野之內。

從峽道四方的入口行去，光線忽地一暗，原來月兒被峽谷兩邊的峯頭遮掩住了，投下一片陰影。

兩人心緒無端端顯得沉重起來，慢慢已走到峽道最窄的地段。

岑少風輕聲道：「兄弟，你有否把握俞肇山和那姓易的，回程時會走這條峽谷嗎？」

俞劍峯道：「峽谷乃必經之路，怕的是他們已經走遠。」

岑少風眼望前處，忽然脫口低呼道：「你瞧——本來那封道的巨石被移開去了。」

俞劍峯循聲望去，但見峽谷暢通無阻，來時崩落的巨石已被移開，他腦際念頭略一轉動，說道：「這就證明俞肇山等人走過這裡，推動巨石之人，若說不是他，除非另有武林高手來到……」

突聽到前方隱約傳來人語之聲，俞劍峯不覺住口不語。

岑少風低道：「前頭有人，咱們快攀上崖壁！」

俞劍峯點點頭，抬眼打量周遭形勢，見兩崖夾峙，陡峭如壁，幸而兩人身手俱都不弱，相繼一拔足，幾個起落間已爬到崖上。

居高臨下望去，俞肇山與華服老者易岐山正邊說邊行，眼看即將出峽，忽然在一抹昏灰的亮光中，一條人影如飛朝這邊駛來！

（未完．卅六）